

穗拾

第三十四期

本期要目

小島枝頭亦朋友

自欺欺人

捕諜記

人和颶風的奮鬥

古窟探幽記

不眠夜

女演員

海上漁翁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二月一日出版

黎然嶺風景

德·佛里德利奇作



減低修理成本
發揮機器效能
增加生產速率



請用
德士古煤油出品

德士古煤油公司出品滑機油適應各種
機件需要減低機器修理費用

美商德士古煤油公司

CALTEX (CHINA) LIMITED

臺北市博愛路十九號二樓

電話：二三五四

電報：CALTEX



(1)

貴刊三十二期之醫藥近訊頁內曾論及維他命之新功用。關於變態反應性——如蕁麻疹、疥癬、發疹等病——略謂試用維他命C和普魯卡因合用以治療之。……本人於閱讀後即走詢本市藥房，但對普魯卡因一病，則均稱不知，可否請將該藥原名及服法見告。

張自立

覆

普魯卡因 (Procaine) 一名 (Novocaine)，為人工合成之強烈局部麻醉劑，與天然植物鹼 (Cocaine) 具有相似功效，而較少毒性，通常作針劑注射，一般藥房有售，但用量及濃度因須待醫生處方決定之，切勿自行試用。

(2)

貴刊第五種譯叢「海上漁翁」不知能否把原文也刊上，印成中英對照的形式。

覆

拾穗譯叢原有一定型式，不擬刊成中英文對照本，請原諒，如果將來事實許可的話，我們可以另外出版一套中英對照的叢書。

(3)

我欣喜的在貴刊中看到「郵票投資指南」這篇文章，使我的集郵常識充實了不少，本省集郵人士甚多，其中不少是初集的，如貴刊能每三、四期刊一篇集郵文章，則將是我們這些集郵讀者所樂望的，不知貴刊能採納否。

集郵讀者

覆

①如果能找到好材料，我們一定刊登。但不一定能每隔三、四期刊出。

②我們又收到金天志、蔡財源二位先生關於集郵的幾個問題，我們已在代為探詢中，俟有答案後，另函奉告。

(4)

①希望每期有一篇幽默或輕鬆的文章，包茲故事，可否每期刊出一篇。

②又長期訂戶到期時，請把印有拾穗帳號的函聯單與通知單一併寄給訂戶。

覆

①幽默輕鬆文章大概每期都有，包茲故事因一部份不合我國人口味，故譯者須精心選擇，不一定每期都有。

②這一點早已在實行。謝謝你的好意。

(續後編輯室版)

拾

穗

第三十四期

目錄

扉頁——藝苑選粹 仙女之跳舞 黎然鎮風景

小鳥枝頭亦朋友

老鼠與遺傳醫學

人和颶風的奮鬥

自欺欺人

比利時

治療頭皮屑的對症良藥

古窟探幽記——維爾德岡洞窟治桑史

金屬中的奇葩——鋳

捕諜記

太太做事的苦惱經

一

十一

十八

二十七

三七

四二

四五

五七

六六

八五

拾

穗

第三十四期

目錄

亞歷山大大包茲故事之十一——逃稅妙術

一曲難忘

瑞士錶

不眠夜

女演員

海上漁翁（續完）——拾穗文淵

雪萊詩選

西書評介——介紹「伊甸園之東」並論史坦培克

專科厚新知

醫藥近訊

藝苑選粹

漫畫三則 補白十一則

九一

一〇四

一二六

一二六

一三三

一五九

一八四

一四六

一五二

一五六

一八六



小鳥枝頭亦朋友

A. A. Allen 著
侃譯

在我們鄰近，有一隻紅冠鳥，牠在人們中間所引起的情緒，或好或惡，頗不一致。

對於吉勃一家而言，那紅冠鳥或是飛到他家窗前的飼養站來飽享盛餐，或是在楓樹的梢頭隨風吟咏，其色彩鮮麗，予人樂觀，簡直是種自然界的恩賜，可是，對於馬路對面的勞易一家而言，他却是一個慣於給人麻煩的厭物。

這紅冠鳥在吉勃家的飼養站中噙了幾顆葵花子以後，立刻就飛掠過馬路，撞倒勞易家的窗戶上去，牠這種動作，已經做了差不多三年了，勞易家人，爲了揩拭窗戶，已經費去了不少時間。

對自己的映像「顧影自擊」

這一隻紅冠鳥，特別是在日出以後半點鐘內，最不受人歡迎，這時候，牠會一刻不停地在窗戶上面撞上四五十回，或者會留下一段足夠的間隔，可以讓清夢受擾的人們

適足以瞌睡睡去。

在這紅冠鳥的目光中看來，勞易家中充滿了牠的敵人，牠決不會想到過，原來侵犯到牠領域中來的那許多敵人，就祇是牠自己的映像，從窗玻璃上反射出來而已。牠從一個窗戶飛到另一個窗戶，把每一隻鳥都趕回老家，好讓這鄰近地區，爲牠自己和牠的配偶所獨佔下來。

至少是在春季裏面，牠的配偶，那雌紅冠鳥，也毫不反對地來幫牠的忙，或許並不在實際的戰鬥裏幫同去衝鋒陷陣，但卻在旁邊用取悅的鳴聲，或者甚至於用一首完全的歌曲，來給牠鼓勵，在鳥類中間，雌鳥能鳴的，爲數很少，紅冠鳥就是雌鳥能鳴的一種。

勞易家人在揩拭窗戶揩了兩年以後，終於遞給我一封愛的美敦書，他們憫憫我說，他們要把那隻鳥抓起來，送到鄉下去，我爲息事寧人起見，就在他們家會客室的窗戶外面懸掛了一面鏡子，在這裏，那隻紅冠鳥可以找一個



在此我們首先謝謝讀者們對本刊的愛護，我們在新年號所舉辦的禮品訂閱和譯叢全套寄贈的辦法，竟獲得了廣大讀者羣的愛好和贊助。自十二月初刊出廣告起，我們每天都收到一大疊劃撥通知單和讀者來函，竟使本社負責業務的幾位同人忙得應接不暇，但這種忙碌是够興奮的。

我們原估計新年特大號的銷數要比往常爲多，但沒有想到需要量的增加竟遠超過本社的預計。新年號提早一星期出版，出版後的第三天，庫存已空，但訂閱單還源源而來。我們趕快向各地書局發信，希望他們能退回一部份，可是各地書局的回信却相反地希望我們再寄一些書去，才能應付這一期激增的銷路。這時大錯業已鑄成，添印又斷乎不可能，我們只好萬分歉仄地寫信向數百位寄來訂閱單較遲的讀者解釋原因，並擅自把訂閱期數改爲從三十四期開始。這一次出於不得已的舉動，務請讀者加以原諒。

漢明威氏去年震憾世界文壇的小說「海上漁翁」(The Old Man and Sea)自新年特大號中刊出上半部後，讀者對此反應極

佳，可見一本真正的好書是不會有國籍界限的。本期已將它全部刊完，並立即籌備出版單行本，作爲拾遺譯叢第五種，約於二月二十日前可與讀者見面。「海上漁翁」雖然算不上是一篇長篇小說(中文全譯本亦僅六萬字)，但它那嚴謹的結構，洗鍊的筆調，以及內涵的深邃哲理却遠勝於一般冗長庸俗的作品，讀者們請勿失之交臂。

(五)

①爲提高閱讀興趣及便利選照原文對閱起見，用特建議貴刊嗣後請將主要譯文之原著名稱，原作者姓名，原載書刊名稱及出版日期等項注列。

②三十二期內「十個士兵的家」一文請書附原名及原載何書。

何價候

①我們當盡可能加以註明。

②原名爲 A Soldier's Home 自漢明威短篇小說集內譯出。

很清幽的映像，真正值得牠去勇猛地戰鬥，牠可以在這裏集中全力去作戰，免得到一個個臥室窗前去擾人清夢。

這面鏡子立刻就見效了，但也祇是暫時生效而已。最後，勞易祇好在每年的飛行季節開始以前，很早就窗窗外掛上了簾子，這樣，那紅冠鸚鵡就看不到自己的映像，不會大發雷霆了。

像這種不合群的行為，並不是這一隻紅冠鸚鵡所特有的現象：早在一五九九年時，意大利籍的大博物家阿德羅凡第 (Ulisse Aldrovandi) 就說過，有一隻從美洲運到比薩來的紅冠鸚鵡，化費了每日的大部份時間，來向自己的映 大發攻擊。

在紐約州綺色佳地方我自己的家裏，有一隻雌紅冠鸚鵡，扮演了吉訶德先生的角色，向一個根本不存在的敵人揮舞刀鎗，那雄紅冠鸚鵡也在旁助戰，代牠噓碎了葵花子送給牠吃，這樣牠就可以毫無止息地英勇作戰，來防衛牠們所揀定的土地了。

在鸚鵡類繁殖區域的極北邊緣上的紅冠鸚鵡，看來似乎比南方的紅冠鸚鵡更易於對自己的映像「顯影自擊」，因為在南方，紅冠鸚鵡的數目比較衆多，牠們習慣於有很多鄰友聚居在一起。

的雌鳥中的一個良好例子。

在某些情形下，雌鳥的「領土感」並不強烈，那麼在一隻侵略成性的雄鳥的領土之內，有時候會有好幾隻雌鳥安頓下來，這樣，某幾種在正常情形下應該是一夫一妻制的鳥類中間，就形成了一夫多妻的局面，我們曾發現到家鸚鵡，金鸚鵡，歐椋鳥，紅翼鵲，草地鸚鵡（椋鳥屬），和知更鳥中間，有若干雄鳥竟同時做了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家族的家主，不過同一類中多數的雄鳥，却仍嚴格遵守一夫一妻的制度。

前人的記載中曾談起過，有兩隻雌知更雀，共有一個配偶，並且共居一個鳥巢，還有種情形，是兩個鳥巢銜接在一起，兩隻雌鳥都能平安相處，一無勃谿，我甚至於還聽見過，有兩隻雌紅冠鸚鵡同住一個鳥巢裏面；不過這是極端反常的一例，因為這情形而產生的混亂局面，使得鳥卵都打得粉碎。

在某一件一夫兩妻的實例中，兩隻雌知更鳥的鳥巢相鄰而居，一個鳥巢中孵出雛鳥來的那一天，剛正是另一鳥巢中的雌鳥準備離巢的日子，那些較大的雛鳥嗷嗷待哺，騷亂不休，因此兩隻母鳥竟把那些剛孵出的雛鳥整個兒忘掉了，結果這些雛鳥就此死去。

也許這些北方的拓荒者，曾天賦有較多量的荷爾蒙，較強大的生命力，這股旺盛的生命力，促使牠們勇往直前，走向新的領域，正如同我們自己的祖先一樣；而同時，也就是這股旺盛的生命力，促使牠們厭惡同類。

多數鳥類能捍衛疆土

紅冠鸚鵡的這種行動，在鳥類的世界中，一點也不奇特，我知道有許多知更鳥，貓鳥（鶉屬），歐鵲，雛雀，金鸚鵡，和類白鳥，當牠們的築巢區域裏面有玻璃窗存在的時候，牠們就會對自己的映像攻擊起來，鳥學家們把鳥類的築巢區域稱之為鳥類的「領土」，牠們之所以顯影自擊，就為了要捍衛疆土。

有少數鳥類，像燕燕，巖燕，紫燕等，往往羣聚而居，似乎樂於和鄰友密集，有時候，甚至於這樣，即使有朋友飛近來窺探牠們的鳥巢，牠們似乎也毫不反對，可是，多數鳥類在牠們的築巢季節中却很嚴格地具有「領土感」，在牠們居所四周一定距離以內，決不能讓同種類的另一雄鳥越雷池一步。

捍衛疆土之責，通常都由雄鳥來擔負，可是，在某幾種鳥中間，雌鳥決不讓和牠同性的另一鳥進入到牠的禁域中來，我的那隻勇猛好鬥的雌紅冠鸚鵡，就是這些英武善戰

鳥類行為的兩大要鍵

一般說來，鳥類在一年四季中行為的變易，常為兩支主要的力量所控制，這些力量控制得非常嚴格，因此鳥類就很少機會可以自由運用其智慧了。

第一支力量，就是鳥類身體內部所發出來的生理上的控制力，這支力量能告訴鳥類，應該在何時移棲，何時停止，何時擇取領土，何時鳴叫，何時戰鬥，何時交配，何時築巢下蛋，何時孵蛋，何時離巢，何時羣聚，等等。

就一隻健康的鳥而言，這些本能上的週期，逐一更遞，時間上絲毫不爽，如果沒有氣候變化或意外事件等的發生，很可能的，每一種鳥都會在一定的日子內離開牠們多季的巢窩，在每年同一天之內經過華盛頓，或是其他中間站，並且，我們可以用同樣的準確性來推測到，牠們一定在某一內到達牠們的築巢區域，生下蛋來。

事實上，某些很少受到氣候影響的鳥類——譬如說，在加利福尼亞州 San Juan Capistrano 地方的巖燕，或是 Labrador 地方的善知鳥——其行為上的週期性確屬如此，我們可以在數年以前就預先計劃好行程，和巖燕在同一天內到達 Capistrano，或者和善知鳥在同一天內到達聖勞倫斯灣 (Gulf of St. Lawrence) 的 Perroquet 島。

不過，假若一切鳥類的行為，都是這樣可以預測的話，那麼對於鳥類的研究，就失去其大部分的熱誠和魔力了。

另一支主要的力量來自外界，依照天才洋溢的鳥類行爲學者羅倫茲 (Konrad E. Lorenz) 的說法，那是一大串錯綜複雜的「發放因素」，發放因素中大部分屬於視覺，有很多屬於聽覺，有少數屬於觸覺，或且屬於嗅覺，雖然在鳥類中嗅覺極不發達。

譬方說，如果一隻鳥四固的環境看起來，聽起來，摸起來，或者甚至於嗅起來不大對的話，牠就不會生育了。因爲牠的正常行為方式不能被發放出來。

內分泌腺能使陰柔者變成陽剛

生理上的控制力似乎是被腦下垂體的活動力以及某些荷爾蒙的分泌所支配着，這些荷爾蒙並且還掌握着其他分泌腺的活動能力。

比方說，在冬季裏，生殖腺靜止着，所有與生育季節相關聯的一切活動全都停頓下來，多數鳥類在冬季並不鳴叫，或者，即使是鳴叫的話，其鳴聲也與築巢地區上的鳴聲截然不同。

如果牠們間互相爭鬭的話，那也一定和性一方面絕無牽涉，而祇是爲了要建立起所謂「啄序」來罷了——「啄

序」也者，就是決定哪一類鳥可以啄哪一類鳥，威嚇哪一類鳥的一種序次，啄序高者，不論雌雄，都享有優越地位已經建立起來的啄序，仍可加以作種種更改，當春季來臨，行爲上一種新的週期開始的時候，啄序甚至於會顛倒過來。

幾年以前，在我所飼養的一羣水禽中，有一隻白雁，在冬季裏，一直統治着其他一切的水禽；可是，到四月裏，竟已經進入了生育週期，而白雁則在性一方面仍舊靜止不動，結果呢，一隻在冬季裏一直屬於白雁壓威的雄鳥，竟在啄序中突然昇起，把白雁驅逐到池塘以外，使牠無法飲水。

控制腦下垂體的一切因素，我們還無法知悉，不過曾經有人從實驗中證明出來，鳥所接受到的陽光的多寡，爲人造光線的久暫，足以影響到腦下垂體的活動力，而腦下垂體的活動力能轉而支配到生殖腺的活動，同樣情形，牠還影響到一切的第二性徵，諸如喙部，足部，以及其他「柔軟部分」的顏色。我們知道，柔軟部分的顏色通常在春季裏是會有所改變的。

麻雀，Junco 雀，歐椋鳥，雉，松雞，鴨，以及其他野鳥家禽之類，曾經在秋冬兩季，被引入到生育狀態，這祇要

使籠中的鳥每天得到光線的時間逐漸加長，和春季中白晝日漸加長的情形約畧相等就行。

人工養大的雉，松雞，與鵝鶉，真的能够在冬天裏生蛋；不過野外捉來的鳥類，却不能和牠們一樣，因爲築巢與生蛋等行爲都得受「發放因素」的控制，而要供給適宜的「發放因素」却並非易易。

水禽尚懷念着某些不可知的「發放因素」

多年以來，我一直嘗試着，想使從野外捉來的布背鴨，紅首鴨，和其他水禽，能够在拘囚狀態下生育繁衍，我把牠們的翅膀剪短，放在四周圍有籬笆的池塘裏，在這池塘裏面，有很多天然的食物，有巢居用的覆蓋物，並且，我還特爲供給了富於刺激性的蛋卵時用的和水飼料。

每年春天，這些水禽都經過了爭鬭，求偶，交配等正常的週期，可是這週期却到此而止；牠們既不築巢，也不生蛋，我所擺佈的環境中間，一定有什麼東西，不能使正常的築巢行爲發放出來。

如此經過數年以後，我從加拿大野外的鳥巢中取得了幾枚鳥卵，由家鷄把牠們孵化了，紅首鴨孵得很好，給了我一群能生育繁衍的雛鴨，把牠們和野外捉來的水禽放在同一池塘裏去之後，牠們居然在第一個春季裏，就築起巢

窩生下鴨蛋，一點禁忌都沒有。

這些人工哺養長大的鴨子，從來沒有看到過一個正常的家庭，從來沒有經驗到過一隻母鴨的撫愛；可是牠們選擇築巢地點，牠們建築巢窩，牠們孵化時把胸部的絨毛拔去——事實上，牠們的整個行爲都是——都似乎完完全全合乎牠們同族中一般的法度。

這種經驗使我相信，每一種鳥的行爲，都有一個正常的一年一度周而復始的週期，如果不受阻碍的話，牠們就按此行事，絲毫不紊，可是這種週期也常爲外界的發放因素所支配，所改變，這些發放因素則由各鳥個別的經驗中學習得來。

那些野外捉來的水禽，把我的池塘作爲冬季休息之所，或是作爲交配的場所，都覺得完全滿意，可是當牠們應該發放出來築巢行爲來的期間到臨之時，牠們就發現到，這池塘在某些細節上欠缺了什麼——牠們從過去在野外的生活中獲知了這種細節，但人工哺養長大的水禽却從未經驗到過。

春季裏回到童年的故居

當鳥類在春天回到我們這邊(指美國)來的時候，有一部分繼續前進，飛向加拿大的樺林，飛向更北端的荒地

(The Barren Grounds)，到了那邊，才把築巢行為發放出來，美國本土內的鳥類，也依據牠們童年時的經驗，分散到森林，田野，或沼澤中去。

大自然的律則嚴格規定，一定得有各種發放因素配合得宜才行，所以，我們很少能找到有一隻鳥，竟會在適當地區以外築巢而居。在美國阿帕拉欽山嶺的小叢林，有時確也會使若干加拿大的鳥類認錯了，居然會在像喬治亞州那麼南面的地方停留下來，築起鳥巢；可是，我們更時常看到，如果有少數鳥迷失了路途，不得不在牠們同族者歷來的繁殖地區以外停留下來，那麼即使牠們找到了配偶，牠們也決不生育，因為牠們找不到合適於生育行為的某些發放因素。多年以來，大多數鳥類的避暑地區，就很少變動過。

美國本土以內的各種繁殖區域比較廣闊的鳥類，諸如雛雀，黃鸝之流，也許逐漸會發展出輕微的變種來。這些變種也許會保存下去，一直到後來，竟發展成爲一個亞種，這亞種的所以能繁衍延續，全有賴於某些生育行為的發放因素，但就我們粗略的觀察力看去，這些發放因素却無法辨認得出。

同樣的情形，在某一種鳥類的繁殖區域中的各部份間

許還在地行爲週期中的侵略階段，也許還不想交配，或是不能交配。

大多數野生的鳥類，不管是雄鳥或是雌鳥，其交配期都非常短暫，牠們在春季裏的整個行為方式，就是讓一對對行為週期滴在同一階段的鳥類生活在一起，這樣，纔會產生出能孵育的鳥卵來。

高度生產率的鎖鏈中的這一個較弱的一環，在家鳥方面並不看到，因此，牠在野生鳥類中的重要性也很容易被我們所忽視。

很可能的，每一個富於領土感的雄鳥，在一隻適當階段的雌鳥，或是一隻將近適當階段的雌鳥來臨之前，會趕走了許多雄鳥，以及許多雌鳥。在多數情形下，單是雄鳥的鳴聲就足以使其他雄鳥繼續前進，不致停留。如果其他雄鳥還要飛近來的話，牠就向牠們飛去，作出一種威嚇的姿態。

紅翼山鳥往往大聲歌唱，蓬羽毛，舉起猩紅色的肩章，來向其他同類示威，這種行為足以向牠的近鄰顯示出，牠已準備就緒，要防衛牠的疆土。

在白胸的五十雀，牠翅膀內部的黑白兩色以及尾部的花紋，平時並不顯著，等到牠飛近一個侵略者身前時，牠

，也許會在各種鳴聲上以及各種求偶時的表現上發展出輕微的差異來，這樣，可以幫助我們來分門別類。可是，有一樣事情却特別值得注意，那就是說，同一種鳥中間的成千成萬個鳥，其行為方式必有一定的規律可循，而且，牠們對於發放因素的各種細節全都一成不變地盲目堅持，因此，在正常情況下，兩種不同鳥類間的雜交每能自動地加以避免。

在拘囚之下長大的水禽中，在從未經驗到牠們各種屬間特有的發放因素的那些雌或者甚至於鳴禽中，雜種並不常看到，可是在正常的野生鳥類，雜種却極不多見。有之，則大都發生於兩類鳥的繁殖區域互相重疊的邊界上，在這邊境上面兩種鳥的雌雄數目不成比例，因此才發生雜交，圈一塊土地，找一個配偶。

當一隻雄鳥建立起一片領土來的時候，牠是在響應着一連串的發放因素，這些發放因素指示牠說，牠定居的那一塊地區最適合於牠一族的居住，如果牠能力夠強，能防衛領土，不讓同類中其他雄鳥侵入的話，最後就有一隻也同樣受到發放因素影響的雌鳥飛了過來，準備卜居在這同一領土之內。

最初，那隻雄鳥也許會想法要把雌鳥趕走，因為牠也

就展開了翅膀和尾部，在侵入者的面前閃耀。

頸毛蓬鬆的松鴉，會先低垂下翅膀，翹起尾部，像雄吐綫雞一樣，然後伸展開牠的頸毛，和英國依利沙伯女王時代所流行的綢緞衣完全相似，並且會把頭部迅速地向左右搖晃，同時發出一種有如小火車一般的叫聲來。

草原雞會兩足領地，蓬蓬作聲；尖尾松鴉會展開翅膀，翹起尾巴，作一種腿部僵直的舞蹈，兩足發出急速的頓地之聲；金翼啄木鳥則低頭向前，急遽振動，並且顯示出翅膀和尾巴內部的金色襯裏來；等等。

事實上，在生育週期的這一階段，每一種鳥都會用某些方法使牠自己顯得比實際情形更為壯大，更為美好，這樣，一方面固足以威嚇一切的對敵，而另一方面，祇要稍加改變，就可以使那些飛到牠領土中來住居的雌鳥得到刺激。

雄鳥的歌聲能增加雌鳥的脈搏

究竟能使雌鳥得到多少刺激，這很難量度，不過，當已故的鮑爾溫 (Samuel Premiss Baldwin) 與坎戴 (Charles Kendeligh) 兩氏研究家鵲的時候，他們把一隻心臟脈搏計放在鳥巢裏面，結果發現，每當雄鳥鳴叫的時候，雌鳥的脈速總會增高。

雄鳥的展示羽毛和跳躍等行為，雖然雌鳥假裝並不注意，但却無疑地也會產生同樣的效應。最後，兩隻鳥發現到牠們剛正在交配週期的同一階段，結果就產生了能孵育的鳥卵。

正當這時候，雌鳥不但接受了雄鳥的領土，而且已經感到了要建築一個鳥巢的迫切需要，這鳥巢必須在第一個鳥卵產出以前及時完成。當最初的蛋黃在卵子四周沈積下來以後，一直到整個鳥卵形成並且生下時為止，費時約需六天，大多數鳥類建築一個鳥巢，費時也需六天，所以從這一事實看來我們可以推測到，築巢的本能通常就當初的蛋黃在卵巢中形成時開始。雖然如此，這一條規則當然也有許多的例外。

懼內的雄鰥足鵲料理家務

通常築巢一事都是雌鳥的工作，不要雄鳥的任何幫助，不過，在這一點上，也有許多的例外。譬方說，雄的家雀在築巢工作上總比雌雀更為努力。雄的啄木鳥也復如此。在鰥足鵲的情形下，雌雄兩性的地位剛正相反。雄鳥不但選擇鳥巢地點，建築鳥巢，而且還孵化鳥卵，哺養幼雛，雌鳥則反而成羣結隊出去遨遊。不過這些閒蕩者也確

鳥像知更鳥及麻雀之類，平均需時十二天至十四天。

有些鳥類，像大部分的海濱鳥類，白頭翁科，鳴禽類等，經常在一季裏面祇生一窩蛋；其他像鴿類，雀類，鵲類等，也許會生兩三窩蛋。多數的鳥類，如果鳥巢毀壞的話，會重新再建造起一個來。

鳥世界中的壞蛋

有少數幾種鳥，像舊大陸的杜鵑，非洲的指賓鳥，某些織巢鳥，新大陸的棕鳥等，已經完全失去了牠們撫育幼雛的本能，而成了鳥類社會的寄生蟲。牠們把鳥卵生在其他鳥的鳥巢裏面，讓養父養母代為孵蛋，代為哺養雛鳥。

有些鳥，像歐鵲，貓鳥，知更鳥等，就把棕鳥蛋擲出巢外，還有些鳥，像黃鶯之流，常常把棕鳥蛋放進巢的底部。但大多數的小鳥，則就接受下來，代為孵蛋，代為把幼小的棕鳥撫養長大。這樣一來，常把牠們自己的幼鳥給犧牲掉了，因為牠們自己的幼鳥身材較小，成長較慢，終於被悶死了，或者被擠出巢外。

有時候，棕鳥為了讓自己的鳥蛋有空隙好放，竟把養父母的幾個蛋中拿去一個，不過牠通常總是當鳥巢中原來祇有一兩個鳥蛋時才進去下蛋。牠總是等在人家孵化期間始以前生下蛋來。

實屈就了，來擔任產卵的工作。順便說一句，這些雌鳥的色彩比較鮮艷，並且比牠們的懼內的丈夫還要壯大些。

許多鳥類中，雄鳥和雌鳥分擔着孵化和育幼的責任。特別是在雌雄兩性顏色相似的鳥類中尤其如此。不過，甚至於在顏色平庸的雛雀中間，如果同類中人口特多，而且疆土特小，那麼雄鳥就覺得牠應該把牠的一切時間都化費在歌唱和守衛疆土上，因此就不擔任孵蛋工作了。

像類白鳥，小鵲，和多數的鳴禽，牠們的雄鳥羽色非常華麗，而雌鳥則色彩很平庸，那麼雄鳥就不孵蛋了，不過還幫忙哺養幼雛。胸部玫瑰紅色的鸚鵡鳥是雄鳥色澤鮮艷而仍能幫忙孵蛋的一種，不過頭部紅寶石的蜂雀，則不但不擔任孵蛋工作，而且對於一切家務都表示厭棄。

各種鳥蛋的大小，形狀，顏色，和花紋，都有一定。同樣每一種鳥的一窩蛋的個數也有一定，很少差異，海燕和海鳩每窩祇有一個蛋；蜂雀，兩個；知更鳥，三個至五個；四十雀，五個至八個；松鴉，八個至十五個；等等。個數之多寡也許是適應鳥卵和雛鳥所可能遭遇到的危險大小而定。

每一鳥蛋有其一定的孵化期，最短者如棕鳥，祇需十天，最長者如信天翁，需時七十八天才能孵出，普通的小

幼小的雛鳥常為其兄長所食

鳥類通常要等到鳥蛋全數生下之後才開始孵蛋，不然的話，孵出來的雛鳥就會長幼參差，大小不齊了。這樣的缺點非常明顯，較大的雛鳥會把食物獨吞了去。

這一規律也有極少例外，像鷹與梟，就不是等齊了才孵的，結果在一個家族中就有些特別幼小的雛鳥，這個不幸的小鳥，當牠和牠的哥哥或姊姊們一起鑽下身去同搶同一塊食物的時候，就被牠們吞下去了。

幼鳥通常有兩大類型。一類是生下來就全身被覆絨毛，双目張開，並且立即能下地步行的。另一類是孵下來全身赤裸，双目閉緊，並且不能走路的。

前者像雛鴨雛雞等即是，這一類中，有很多鳥，像松雞和海濱鳥類，一生下來就必須自己覓取食物。牠們就祇在抱卵期內才依靠着牠們的父母，而且，等到牠們幼年期的羽毛能保持足夠數量，不致受凍以後，抱卵期也即停止。後者像啄木鳥，藍鵲鳥等，生下後全身赤裸；可是大多數在上半身還有小簇絨毛，而幼年期的羽毛成長得很快，所以在巢中的雛鳥在十天以內就全身被覆羽毛了。不過，牠們的食物，全得取給於牠們的父母，老鳥把食物傳遞給幼鳥的方法很多，各各不一。

老鼠與遺傳醫學

J. D. Rateliff 作

依洛湧譯

在傑克遜實驗室的老鼠籠裡，或許正藏着許多疾病的秘密和它的答案。
這些疾病使三分之二的病人遭致死亡。



統障礙、腎臟病、糖尿病等等。這些疾病並不能從一個人傳給另一個人，而是起因於身體內在的弱點，換句話說，大部份疾病

「在未來廿四小時內，美國將有四千人死亡，其中三分之二的病人將死於體質遺傳病 (Constitutional Diseases)——包括癌症、心臟病、循環系

勝的用法。在這裏，牠們仍由其父母照料，期間之長短，則各種鳥類不一致。有時候，雄鳥看管第一窩雛鳥，而雌鳥則另築新巢，以備第二窩之用。

最後，雛鳥們和牠們同族的其他雛鳥成羣結隊，向各方向飛去，以覓取食糧。就這樣，在全族鳥向別處移棲以前，同一家庭裏的鳥早就分離開來散居各處了。雖然有幾隻鳥也許還留在牠們生長的地方左近，但同一家庭內的其他兄弟姊妹則也許已飛到數百哩外的遠處。

因此，到第二年，也許有少數幾隻雛鳥還會回到牠們生長的區域裏來，但其他的全都勞燕分飛了，所以很少機會作近親交配。大多數鳥類在第一年內就覓取適當地區來建立領土，獲得配偶，並且撫養幼雛，雖然有幾種鳥還需要較長時間才能成熟。

一般說來，鳥類的一年就剛正是一個世代。如果一隻鳥能活上三年的話，牠就已經有了孫子，在生物學的觀點來說，牠已經有極大成就，和我們人類中的古稀老翁不相上下了。

(譯自國家地理雜誌)

我們曾經養過一隻黑燕鷗，從牠第一天由蛋中孵出來以後，一直養到牠飛開去為止。有一天早晨，牠體重三十一公分，那一天裏，牠吃掉的蚯蚓却共重四十八公分。
如果小孩們也有雛鳥一樣的雅量
如果一個成長期中的小孩能够這樣吃法，那麼他一天功夫就能吃兩三隻羔羊，或是一隻牛犢。

雛鳥離巢的年齡各不相同，紅翼山鳥，當第十二天時即可離巢，信天翁與兀鷹，則需六個月才得羽毛豐滿，牠們在飛到附近的樹林中去以前，先在鳥巢的邊緣上練習翅

的發生都不是由於外力，也不是由於已為人發現的那些細菌作祟，而是因為自己身體機能的敗壞，才引起了這些疾病，這便是我們今日所面臨的最主要的研究對象。我們必須找出為什麼它會在人體裡發生，同時我們還要找出怎樣去防止它們。上面這一番話是當今世界上最出色的一所研究機構——R.B. 傑克遜紀念實驗室的主持人 C.C. 李脫博士所說。傑克遜實驗室位於緬因州瑞港 (Bar Harbor)，這裡的工作大部份從研究老鼠着手，他們收集了全世界各式各樣鼠類有六十餘種之多。例如肥鼠，矮鼠，短尾鼠，尾巴呈螺旋形的老鼠，鬚毛彎曲的老鼠，還有全身無毛的老鼠。

有一類老鼠先天患有狼咽 (Cleft Palate)，有一類生下來就是癱足 (Clubfeet)。另外還有一種叫擺鼠和舞鼠的 (Shaking Mice & Waltz Mice)，牠們控制身體平衡的內耳受遺傳影響而發育不全，所以走起路來好像跳華爾滋舞一樣。有一類老鼠的子女不能生長牙齒，因此在斷奶以後即因不能吃固體食物而餓死。但是，另一類老鼠却天生一副特別長的牙齒，經常刺激鼠唇而引起癌瘤。還有很多鼠類因為遺傳關係極易罹患某種疾病，例如各種癌症、貧血、白血病 (Leukemia) 一種白血球急遽增加的疾

病——譯者），和內分泌等等。

李脫博士說：「用人體來研究這些內發的疾病幾乎是不可能的。人的壽命太長了，一個病人也許比一個研究員活的還長，所以我們只好拿那些短命的動物；主要的是老鼠來做研究對象了。」

「比如說，以人來講，除非毒瘤在人體裡已經長得更大，甚或即將置病人於死地我們是不易發現它的。但是，在老鼠身上，我們可以在牠沒有出世之前就可一步步觀察瘤的發展了。因為我們知道某一類老鼠將來必會長毒瘤。我們養了一種老鼠，牠們百分之九十五患有癌症。」

「飼養這許多患有體質遺傳病的老鼠，使得每一種老鼠患有某種特定的病症，再分別加以研究，這正好像巴斯德培養各種細菌以分別研究傳染病一樣。事實上全世界每一個實驗室現在都用老鼠當作他們最主要的研究工具。」

傑克遜實驗室建築在距離壩港一英里半一個長滿青草的山丘上面。這是一座三層樓用磚頭，鋁片和玻璃造成的建築物。老鼠便放在實驗室的動物園裡用一排排木籠裝着。然後利用鐵路，公路或者空運分別送到世界各處三百多個研究機關裡，同時又利用定期船到歐洲，非洲，南美

前四千年，那時候人類的文明還不過剛剛在埃及發軔呢。

在他離開哈佛大學並且服完第一次歐戰的兵役以後，李脫博士於一九二二年帶了他飼養的老鼠來到緬因大學當任校長之職，那時他才卅四歲，為全美最年輕的一位大學校長。三年後，他又轉到安雅波就任密歇根大學校長。

一九二九年李脫的一群好友——R. B. 傑克遜（赫森汽車公司總經理），E. 佛德（赫森公司主任），R. H. 衛伯（底特律百貨公司老闆）和另外一些人——湊集了一筆資金在壩港建築了一所實驗室，俾李脫可以把全部時間從事於研究工作。正當建造的時候，傑克遜不幸因心臟病死於歐洲旅次。死者家屬和朋友遂決定以此試驗室來紀念他。

一九四七年傑克遜實驗室因為一連串找到幾種最重要的發現而獲得全世界的崇敬。但是不幸之事也隨之而來。在十月下旬的最初三天裡，一場森林大火在荒山島發生，壩港即位於此處。起初僅有輕微的南風把火向海邊吹，火的前端有半哩寬，側面有五哩闊，實驗室人員一直以爲沒有危險。但是等到廿三號下午三點三刻，忽然風向轉了個九十度，風速又增加到每小時六十哩，側面五哩闊的火頭立刻變成正面的大火，地火變成天火，火焰好像從氣鼎噴

去搜尋鼠類，在戰前，有些老鼠是遠從韓國國立漢城大學得到的。有一些特別的鼠類可以用來研究小兒麻痺症，黃熱病，肺病以及其他各種疾病。

李脫博士和傑克遜實驗室

傑克遜實驗室的創辦人李脫博士是一個身材高大，愛管閑事和愛抽煙斗的人，生於波士敦城郊外，現年六十四歲。他是 Paul Revere（註一）的後代。他的同事和老朋友們管他叫「皮特」，年青一輩的人稱他爲「大學校長」。他拿一半時間花在自己的研究工作上，其餘的時間便用來處理事務和幫助增加實驗室收入達到每年七十萬元的預算。

一九〇七年當李脫在哈佛大學讀二年級時便開始他的研究工作。那時孟德爾遺傳定律——基於孟德爾在澳洲一所僧院花園中所作高矮豌豆雜交的試驗結果——剛在美國公佈不久，李脫就想知道是否孟德爾定律可以同樣地應用在動物界呢？於是他開始用老鼠來作親近交配試驗——同輩交配，親子交配——以便儘可能地獲得遺傳性近乎完全相同的後代。現在這批老鼠已經繁衍了 25 代。假使比之於人類，這已可追溯到人類的石器時代，大約相當於紀元

嘴裡噴出來的火舌一樣從樅樹，赤楊，楓樹，松樹的樹頂一直燒過去。

風轉向不到半小時，整個實驗室建築便化爲一堆灰燼，高溫使熱水汀熔成鐵漿，使濕凝土化爲粉末。什麼東西都沒有搶出來，九萬隻老鼠；這些具有無上價值世界上最有系統的收集物也全部葬身火窟。

噩耗傳出以後，全世界均爲之惋惜不置，美國癌症協會，聯邦政府，海外退伍婦女輔助隊，蘭察癌症紀念基金和許多其他團體馬上捐出錢來充作實驗室重建基金。各個研究機關送回來剛運到的老鼠以備重新培育新鼠。同時實驗室的工作移到另外一個研究室裡——原來隸屬於傑克遜實驗室的漢密爾頓分所，它位於壩港的另一端，因此得免於難。

現在傑克遜實驗室的工作又如以前一樣地忙碌起來，這裡包括一百卅位研究員，每年出產一百萬頭老鼠，七十萬頭留爲自用，其餘的則以每頭兩角九分至三塊美金的價格出售與其他機關。

每一類老鼠都有許多特點吸引着研究員的興趣，以肥鼠爲例，牠的體重約爲普通老鼠的三倍，有極易患糖尿病的特性，而且不能生育，這並不是因爲牠不能妊娠而實在

因為太胖的原故。我們有時可以在普通老鼠的後代裡發現幾隻肥鼠，但主要的繁殖還要靠人工移植——把卵子自雌肥鼠體內取出，授精以後再移植到普通老鼠身上。

這種肥鼠可用來研究人類身體過重的問題，最近，這個問題才被認為是全國最嚴重的健康問題之一。根據研究員的觀察，若令肥鼠任其所好的去吃，牠的食量不過較一般老鼠略多一點，但是牠所選擇的多半是含熱量較高的食物。這不正和我們那些胖子朋友一樣嗎？

乍看之下，在壩港進行的各式各樣研究未免太多太雜而顯得有點漠不相關。事實上，他們只有一個目標，就是他們正在設法找出那一部分遺傳因素會引起疾病；尤其是體質遺傳病，同時那一部份環境因素也會引起這些病症。而這兩者往往是不易分開的。

防止乳癌的研究

例如，有一類老鼠對於乳癌極易感染，這一項工作對於婦女最關重要，因為婦女之死於乳癌較其他癌症為多。經過親近交配，傑克遜實驗室現在獲得一種鼠類其中五分之四的雌鼠患有乳癌。從表面上看來，這無疑是一種遺傳病。李脫博士和威廉茂頓發覺在乳癌的傳播上母鼠較公鼠

扮演了一個更重要的角色，何以呢。這會起因於乳汁嗎？為了證實這個假設，畢特勒博士把新生下來的幼鼠交給沒有乳癌的母鼠去餵養，結果僅有百分之五的幼鼠患有乳癌，百分之八十五的幼鼠在長大以後亦不生此病。畢特勒又作了一個反試驗——把不生乳癌的幼鼠讓養有此病的母鼠去餵養，結果幼鼠在長大以後患病的百分比是一個可觀的數字。

那麼，我們就可以得到一個結論了：即是必有某種神秘物質存在於母鼠的奶水裡因而引起乳癌的發生，它可能是一種病菌或是類乎病菌的東西。但是若以人體比鼠體，它如何並且為什麼會在人體內潛伏到四五十年然後再發作呢？這個問題到現在仍是個謎。同時現在還沒有人知道這種現象是否也可應用於人類，是否一位乳癌母親真的會把「疾病的種子」傳給她正在哺乳的女兒。

全美國有一打實驗室現在正對這些問題加以研究。利用一部最新發明的濾乳器有人從鼠奶裡分離出一種病毒，或類似病毒的物質。從各方面看來，這種病毒可能是某種乳癌的起因，至少在老鼠方面是如此。更多的知識，我們可能找出一種乳癌的免疫方法。

根據日益明顯的事實，說明了白血病的傳播也是由於

同樣情形。這種可怕的疾病直到現在還無法醫治。顯然，母親奶水對此是沒有關係的，但是必有某種物能够引起這種疾病。為了解答這項問題，傑克遜實驗室做了一個驚人的試驗——製造人工連體雙生兒 (Artificial Siamese Twins) 由一條肉帶左右連接之雙生兒 (譯者)：用兩隻遺傳性不同的老鼠，在麻醉以後把牠們身體側面在橫腹處割開，然後把兩隻腹腔內部肌肉和血管縫在一起，等到創口復原這兩隻聯體鼠通過聯體肉帶交換着血液和腺分泌物，並且可以生活一段相當長的時期。在這種情形下，患白血病的老鼠有時會將此病傳給牠沒有病的「伴侶」。另外有一類老鼠能够把肝瘤傳給另一類不易感染此病的同伴。可惜這些老鼠在那一次大火裡全部喪失了。

在腫瘤 (Tumor) 的移植上研究員們也做了一些成功的試驗。在某些情況下腫瘤是可以從一隻老鼠傳給另一隻老鼠的。只要抽出一點腫瘤體素注射到另一只老鼠皮下就行，一旦腫瘤蔓延開去，老鼠便會死亡。有幾類老鼠對於這種移植是百分之百的靈驗。

但是，我們必須注意，在某些情形之下，老鼠也能够不生腫瘤。史奈爾博士和卡歷斯博士曾經發現假使先用含有腫瘤體素的淡肉汁注射到鼠體內，這種移植的腫瘤就可

不再長大。這是一個具有重大意義的發現，它可能——請注意可能二字——是對毒瘤施行免疫的第一步，正好像種痘可以免疫天花，以及白喉黃熱病等的免疫。假使我們能發現一種免疫方法以消除癌症對人類的威脅，那才是歷史上第一個最偉大的醫藥發明。

環境與精神特徵影響遺傳的研究

四十五歲的卡歷斯博士是一位身體結實，談吐謹慎的人，頭上蓋滿灰髮。「我們成功的機會，」他說，「也許不會超過千分之一，但是這是我們的責任，我們必須研究這些問題。」

關於環境對遺傳的影響可以從移植卵子的方法來着手研究。把成熟的卵子從一隻雌鼠的卵巢裡取出，授精以後，再把它放入另一隻「寄母」的子宮裡。這個受精卵已包含了全部原有的遺傳因素，所以直至長成幼鼠亦不受「寄母」的遺傳影響。用這個方法我們可以找出環境會發生些什麼影響；尤其是子宮裡的環境究竟會予胎兒產生什麼影響，很明顯地，白血病有自「寄母」傳給胎兒的傾向，何以如此？也仍然是個謎。同時寄母子宮的環境也可以影響日後幼鼠的身體構造。

傑克遜實驗室又培養了一種家兔，具有一種類似人類血管硬化的病症，這種病會使很多人因心臟病併發而告死亡。另一種家兔生性愛亂跳亂跳，咬嘴，挖地抓坑，研究這一類家兔可以幫助解釋人類的行為。

老鼠性情突然改變予人以研究人類情緒緊張尤其是癲癇症的新方法。這一類老鼠當聽到喧聲的聲音後便會因情緒緊張而死去。假使把老鼠放在一隻小籠子裡，再把籠子擺在一個白鐵皮浴缸中部，在一陣錘錘錘的鈴聲響起之後，十分之九的老鼠就開始發病，卒致死亡。但是假使讓牠們自由自在地在浴缸裡行走，則死亡率可降低至百分之廿五。為什麼會這樣？現在還無法解釋，不過很顯明的，老鼠們圍與不圍在籠子裡是控制死亡的一個重要因素。

香港的工程師們現在正尋求各種方法來防止此項易使老鼠死亡的疾病——這個希望已漸露曙光。例如，他們發現假使在響鈴之前把老鼠浸在水裡，那麼死亡率率便會急遽降落。他們又發現幾種有效的藥物可以把老鼠的緊張情緒和緩下來。這種方法將來可能應用到人類身上以防止癲癇的發作。

從各種遺傳試驗裡我們已明瞭紅髮，藍眼，色盲等身體特徵是藉着什麼一代一代相傳下去，可是精神特徵是如

不智的行為。

實驗結果的應用

從爛港實驗室研究出來許多可靠的方法，最後已應用到治療人類的疾病上來。從研究老鼠的工作上，他們發現用性質爾蒙可以控制某種終期性癌——外科手術對此尚無能為力——男性性質爾蒙對於婦女的乳癌治療很有益處，同時女性性質爾蒙對於男子攝腺癌的防止亦有效力。這一間實驗室在遺傳方面的研究大大地幫助了實驗遺傳醫學的建立，這一門新的科學旨在說明遺傳疾病是在一代一代地相傳下去。它對於多數性硬化（註11），關節炎和其他許多慢性病的病具有價值的貢獻。

這裡的工作現在正受着世界各地研究機構的重視，這兒的科學家們經常將他們的研究報告公諸於世。每年夏季很多其他地方的研究員到爛港來工作，每隔幾個月全世界各處的科學家們都集合在這兒開會，討論某類特殊的研究問題。

傑克遜實驗室的經費很短絀，只從聯邦衛生署、美國癌症學會以及其他幾個基金會和私人團體獲得支持。自從一九三〇年後收入更形短少，因此研究員們不得不止

何遺傳的呢？我們却很少知道。傑克遜實驗室業已着手用狗來從事廣泛的研究以解釋精神遺傳方面的問題。

傑克遜實驗室對狗類研究工作正在漢密爾頓分所進行着，這裡曾經一度是一所漂亮的養馬場，現在約有兩百隻狗受着科學的管理。出產於中菲的益吉斯種獵犬，鬆毛而活潑的獵犬，睡犬，垂耳長毛的西班牙犬以及其他犬類都在受着各種試驗以觀察牠們的學習能力，合作能力，群居生活，好鬥性，忠義心等等。然後讓牠們雜交——比如一隻馴順的西班牙犬和一隻孤獨的益吉斯犬交配——觀察牠的精神特徵如何向下代遺傳。

或許有人認為從狗的行為來研究心臟問題未免離題太遠，事實不儘如此，人類行為（包括過度疲勞和煩惱）常會引起高血壓症，從而導致心臟衰弱。同樣地，人的情緒也能影響腺的分泌，這是引起心臟病的一個重要角色。

傑克遜實驗室會偶然地替養狗的人發現了好些有價值的指示。例如，一隻狗的終生行為在牠長到第三個到第六個禮拜這一段時期，便開始定型。在這一段重要時期裡，牠最容易駕御也最容易訓練。是一隻友善而忠心的動物還是一隻兇殘嗜鬥的惡狗，食物和訓練都是重要因素。小狗在這一段時期裡極易受驚，因為過失而予以懲罰常是一椿

午辦公，下午出去釣魚，打獵，種花以減低飼料支出和增加收入。

但是傑克遜實驗室頗以他們在「基本上」的研究工作引以自豪，這種工作已替解決各項疾病問題打下個良好基礎。誰會相信一顆丸藥便可醫好心臟病；一針疫苗可以撲滅癌症；一貼藥就能治好癲癇呢？即使有一天能够如此，人們也一定願意飲水思源將榮譽歸諸在爛港那些先進者的工作。

〔註1〕：Paul Revere (1735-1818) 一位美國英雄，曾於一七五五年四月十八日夜夜單騎赴麻省勒辛頓警告入侵之英軍。

〔註11〕：多數性硬化 (Multiple Sclerosis) 一種神經系統疾病，病徵是手足麻痺，言語遲緩，頭部震顫等。

譯自Colliers Nov. 8 1952.

聖路易士的電根脫醫生研究分泌黏液腺體在人體中所司的工作。他認為不但這種腺體所產生的荷爾蒙可用作腦部營養的控制器，並且還有其他各種未知的秘密尚待繼續研究。（腦子吸取腺體內大部份有用糖質以為燃料）



穿逾颶風中心

美國海軍巡邏機「五三四」號，鑽進一個凶惡的風雲暴雨漩渦中，這架快速的飛機正在試圖駕御這粗暴不馴片刻不停的螺旋風。

深藍色機身下面不到五百呎地方，時速每小時一百哩的颶風正掠過墨西哥灣，海上激蕩成一片泡沫，一瀉如注的豪雨衝擊到飛機座艙的擋風玻璃上，機翼猛烈震盪，強暴的氣流鞭撻在單薄的機身上，每個鋼釘都在受力。駕駛員和副駕駛員同在奮力維持操縱系統，保持飛機平衡，看情形離颶風中心——一定不遠了。

忽的一下子巡邏機進到幾乎靜止不動的平穩氣流裡，烏黑的風暴留在後面整齊的像堵牆，謝天謝地總算到了颶風。雲層轉成白色，高而稀薄，太陽也顯出來了，雖然只像是一個蒼黃無力的球。

飛行平穩，每個人都舒了口氣，當氣象員用無線電報告颶風的位置和強度時——這次飛行的主要目的——其他的人甚至還可以乘空來一杯

咖啡。

這個安靜的風眼，直徑僅不過廿哩，休息時間非常短暫，緊接着又得穿出那險惡的氣團，好平安轉回基地。在平時海空軍飛行人員勤務中，很少有幾種比穿逾颶風中心更危險而富有價值的冒險了。對於發佈預防颶風警報，牠擔負有決定性的使命。

颶風的威力

颶風是一個莽撞的豪客，當者披靡，無選擇無顧忌的傷害破壞。Hurricane 一字源於印地安語，在克瑞布印地安語中是大風，在瓜地馬拉印地安語中是風神。

人們常以為原子彈爆炸威力最大，但是一個氣象人員曾說過，原子彈和颶風比起來，就好像蒼蠅和象相比一樣。故去的漢佛雷博士——前供職美國氣象局——在研究熱帶這種迴旋風暴所發出的力量時，下一個結論說，一個成型的大颶風所產生的能量，比一千個原子彈同時爆炸還要來得大。

一個颶風在一天之內，可以吸上二十億噸水蒸汽，然後在不到廿四小時內又把這大量水汽凝結成雨傾注下來。

在自然力量的狂暴發洩中，沒有比受颶風襲擊的海上景像更驚駭動人，詹森船長一次在一艘遊艇橫渡大西洋中

途遭遇颶風，他對這次親身經驗曾做簡略敘述：「我們被搖的轉來轉去，和小孩手中玩的花喇鼓中的小球一樣，船上甲板縫中填充的油灰都被擠出來，整個船殼像用大鉗子擰過一樣，風浪驅使這光桅桿的船往前跑，每小時有十哩半的速度。」

在陸上也是拔樹倒屋以釐萬狀，有一次颶風過後，公路上鋼製的指路牌都彎曲得和用手扭鉛條一樣。

在近年來的颶風中，一九三八年九月廿一日吹過美國新英蘭地方的颶風，可稱得上老祖母了，在她那一次突發的旅行中，廿四小時內摘下來四百萬英鎊蘋果，她掃過新英蘭森林時，破壞了近五億株樹木，整個樹林和披一把大電氣剃刀剃過一樣。兩萬六千部汽車被吹毀。從一百廿哩外海上掠帶來的鹽漬，把佛蒙特州住戶窗上的玻璃都蓋白了。

電線吹毀了那麼許多，以致波士頓發紐約的電報得從英國倫敦轉。有颶風紀錄以來，以這次財產損失為最大，死亡將近六百人，新英蘭諸州損失總數超過二億五千萬。

從最早一直到一九二〇和一九三〇年代，颶風和死神有著凶惡的勾結，風災死亡人數常到四位數字。

那些早年的颶風造成如此慘重的生命傷亡，並不是牠的威力更強，主要是缺少颶風來臨的警告。一九二八年九

月佛羅里達颶風中死亡一八三六人，相反的一九四九年八月同樣的一次颶風中，死亡人數減到僅只二人，這兩次颶風威力和路線都相差不多。

國際性的颶風偵測

上一個颶風季節，我曾去華盛頓美國氣象局總部訪問。颶風專家伊凡·唐赫爾先生告訴我：「爲了確實預防颶風襲擊，我們必須主動的先去找尋牠並且跟牢牠，因此對於產生颶風的廣大地區——多半在廣闊的洋面——我們時刻注意，並且儘可能獲得一切可能得到的情報。」

在廣闊的洋面上漫無目標的去搜尋颶風，即使運用裝有雷達設備的飛機，也和草堆裡尋針差不多一樣困難，但是當一個旋渦或者一個可疑地區發現後，這飛行氣象台就開始擔任一個重要角色。

爲了追尋颶風蹤跡，氣象報告從散布西印度羣島和中美洲各小共和國以及環繞加里濱海英法荷等國屬地的幾百處有利據點彙集起來，那最大最空的海洋地區，則靠航行那一區的船隻送來的氣象報告，這種報告最爲珍貴，所有國家的商船全都志願加入這一項與岸上氣象台交換的工作，船隻本身亦可得到氣象預報和風險警告的利益。有些時候船舶一面在颶風浪裡掙扎避免覆沒，一面還能

主管氣象局的諾通先生告訴我：「當颶風要光臨的時候，我這個辦公室簡直可以稱爲有秩序的瘋人院，擠滿了訪員，所有地方報紙全有訪員駐守這裡，再加上那些大通訊社和紅十字會也都有專人在此。當颶風臨近時，我們儘量準確估計牠的方向和強度，給大家充分時間去防護和隱蔽。」

「我和海空軍氣象站用自動傳送電報保持密切聯絡，在正式發佈情報半小時之前，對於颶風的位置，強度，移動速度以至於將來可能移動路線，取得一致的同意。」

當颶風進抵海岸附近時，氣象局在三天前對於將被襲擊的地區開始發出通告，這通告發出後十五分鐘到廿分鐘內，由於自動電送和無線電的傳播，差不多半個地球都已得到消息。諾通和廿一個佛羅里達廣播電台有專線連通，並且經由一個強力的短波台再轉播到各小鎮去，他有時每兩小時廣播一次，繼續達兩日半之久，當颶風達頂點時常常每小時送出二三次情報。

颶風是怎樣生成的

在熱帶海面上，潤濕的空氣爲日光所炙熱，形成漏斗狀的氣柱上拔，就和熱氣從煙囪中升騰一樣，當熱空氣上升逐漸冷卻時，所挾帶的水蒸汽凝結成雨下降，在這一過

送出颶風警報，同樣的有些英勇的觀測員，在遙遠孤立的海島上，雖然颶風已經光臨，還堅持崗位繼續用無線電發出報告。

聯合颶風預報中心

接着我又飛到南佛羅里達——最易受颶風侵襲的地區，去訪問在美阿來的聯合預報颶風中心。這一聯合行動創始於一九四三年，由氣象局，海軍，和空軍及其附屬機構組成，目的在合作發佈颶風情報，使其更準確徹底而有效。聯合中心的許多重要情報，都是從鑽進正在成長和移動中的風暴內的氣象偵察飛行中得到的。利用飛行氣象站追跡颶風，由二次大戰的試飛階段發展到今日已早成熟。以百慕他島爲基地的空軍飛機，和駐在佛羅里達及西印度的海軍飛機，從六月到十一月一直保持高度警覺，從西非洲，巴拿馬到紐芬蘭這一圈子內，任何一點只要氣壓一開始下降，隨即騰空趕往偵察。

颶風警報發佈之先，氣象局和海軍的氣象專家根據海陸空三方面的報告，詳細分析取得共同結論後才分別發佈。氣象局的對象是社會公眾和商船，海軍通知他們在海上的艦船和基地，空軍則通知自己基地和陸軍方面。

程中，大量的潛熱放出，又回到空氣裡去，更助長這一氣柱上衝力量，構成颶風威力主要來源。

當熱氣上升時，更多熱而濕的空氣，從四面八方衝進填補空隙，使上升氣流繼續不停。因爲地球向東自轉，使得四面填補空隙的氣流偏向一個方向，連帶上升氣流也向同一方向旋轉，在北半球地區形成的渦旋作逆時鐘向，在南半球則爲時鐘向。

越轉越快，當風速達到每小時七十五哩時，一般遂正式稱爲颶風。愈近中心處風勢愈緊，大風形成一個激動的圓環，包圍着十到卅哩直徑的一圓片平靜空氣，通常稱爲「風眼」。

在風眼處氣壓最低，在這個大渦旋的邊緣，可能離中心一百到一百五十哩，氣壓最高，此兩者壓力相差愈多時風力也愈強勁。

颶風形狀就和一個旋轉的唱盤一樣，薄平圓餅似的颶風有二百到三百哩直徑，其垂直厚度只有七到十二哩。圓週風速最大時可達一百五十哩以上，但是整個颶風移動速度通常僅有十到廿哩，如同一個自轉迅速的陀螺在地板上慢慢移動一樣情形。

一個颶風從初起到充分形成，需要的時間可以從一天

到一星期，牠從海上誕生，多數也消滅在海上，不過那也許已經是十天以後跑到三千哩外去了。

海空軍對於風暴的追踪

在我訪問聯合颶風預報中心的第二站，我開始拜訪在美阿米北幾哩的海軍馬斯特基地。哈定指揮官引導我參觀海軍颶風測候中心的工作，他同時指揮以此為基地的測候機隊。他對我講：「我們的偵察機從不讓一個颶風脫離監視超過幾小時以上。」

海軍和空軍飛行員在偵察大颶風時，使用不同方式，海軍十次有八次是一直飛進颶風，空軍飛機通常環繞颶風飛行，以決定中心位置，如果油量充足在白天有時也飛入中心作雙重校正。在面向颶風移動方向時，右半面的飛勢通常最為強勁，因為在這一面颶風移動方向和自轉方向相同，兩個運動相加，造成颶風圈中最強風速，相反的左半面因為方向相反，風力部份抵消，偵察飛機每由這個後門闖入颶風。

最後為了參觀空軍工作部份，我飛到百慕他島肯德雷空軍基地。

偵測機隊指揮官告訴我，一次偵尋颶風飛行勤務，往返可能達二千哩，有時為一個颶風做過八次飛行接觸，在

在平坦低窪的地方像南佛羅里達州，由颶風帶來的驟雨因為土地來不及吸收和排洩而造成水災，無論人畜都搶着往高地逃命，常常得泳過充滿了樹幹，屋頂和電桿的洶流。颶風在海上激起的波浪打向岸邊，當中心還遠時，浪頭的頻率每分鐘只有四次到五次，比大西洋岸通常七到八次的浪頭緩慢的多，因此當岸上只有微風而海邊有緩慢而沉重的波浪時，就得特別提高警覺了。

在一九〇〇年墨西哥灣的海水面上德撒斯州蓋爾瓦斯頓城街道時，六千人為水捲去，整個城市的房屋破成碎片，許多居民抱怨以為是海嘯，但是嚴格的講起來，海嘯的起因多由於海底下火山爆發，而那次蓋爾斯頓城災害的禍首則是颶風。

在那次水災裡，水面在四秒鐘內長高四呎，一個氣象觀測員的報告「水起先只有八吋，還沒有容我轉身，水忽的一下子就升高到四呎和我腰齊。」在今天蓋爾斯頓城已築有一條長七哩半的大堤防水。

通常在滿月高潮時颶風帶來的災害更大些，相反的在低潮時災害也相對減輕。

太平洋區域的颶風

太平洋區域的颶風和大西洋的颶風實在是異母姊妹，不

這類任務中，為了觀察海面情形，飛行高度僅一千五百呎，有時比這還要低，在一次飛行中向聯合中心做二十次到卅次報告是常事。

空軍在美阿米颶風偵候官員愛爾沙扎上尉負責測候並研究熱帶渦旋位置，同時通知駐在百慕他偵測機隊聯合中心要求的任務。他指出在氣象圖上發現一個新的渦旋，並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正常貿易風的顯著改向，氣壓表在廿四小時內連續下降或者暴雨的報告，其中任何一項都預兆着發生危險的可能。

消失在陸地上的颶風

當颶風通過陸地時，無論是大的島嶼或者大陸邊緣，由於地表阻力消耗地挾帶的能量，牠的威力很快減弱以致消失。同樣的在通過寒冷海面時，因為沒有新的熱力供應牠的動力來源，颶風也會消失隱沒。

颶風的另一特徵，就是隨牠而來的暴雨，有時在廿四小時裡繼續降落的雨量要比芝加哥，舊金山，巴黎，羅馬或倫敦等大城一年的平均總雨量還要大。菲律賓的巴格歐地方在一九一一年的七月裡一次，廿四小時內降雨四十六吋，在牙買加四天內降雨八呎，美阿米氣象局的紀錄，有一次在十分鐘內降雨一又三分之二吋。

過太平洋區域的颶風季節和頻率更長更高，平均一年到廿二次，在大西洋只平均到七次。

在這次太平洋戰爭裡，偵測追踪颶風的任務所佔優先很高，在一九四五年六月那次大颶風裡，重巡洋艦畢次堡號的船首就齊齊被風撕掉。

關島是太平洋區域颶風的觀測和分析中心，海軍和空軍的巡邏機都從這裡起飛做氣象觀測飛行。

大琉球在一九四九年的七月廿三日，成為那個名叫葛羅瑞亞颶風的犧牲品，每時一百七十五哩的風掠過島上，儘管空軍氣象當局在事先有充分的預報，而損失仍以數百萬計。官方的報告：「活動房屋和火柴盒一樣被擠碎，像乾草似的吹上天去，波裡鐵瓦飄揚空中，……」

在加德納空軍基地的一個屋子當風勢最勁時，逃進廚房大水箱裡去，「那是我能想到最安全的地方，房子吹倒了，但是那個老水管却紋絲未動。」

雷達觀測颶風入侵

高空氣象記錄對於颶風的觀測非常重要，觀測站利用雷達汽球，附有無線電發送設備，可以把高空的溫度，氣壓，相對濕度等記錄用無線電信號自動傳向地面的收報機上。最近又利用飛行高空的飛機，投下帶有小降落傘的自

動氣象記錄發達儀器，同樣的以無線電信號把空中情況送達母機。

但是就偵測颶風言，仍以雷達最為有效。海空兩軍使用裝配新型雷達的飛機，可以遠離暴風旋渦，不受其侵擾而仍能緊密追蹤觀察，此種設備在夜間更為有利，得使飛機避免意外損害。

颶風顯示於雷達幕上的形狀，對於一個生人似乎是東鱗西爪不成形狀，但是一個有經驗的觀測員，對於那裡是風眼和那裡雨量最大，都可一目了然。

海軍同時利用船艦和岸上固定雷達設備來共同監視颶風的踪跡。

在墨西哥灣路易西安那州沿岸的兩億金元石油工業現在也有他們自己的雷達監視網，如同漢布油公司在路州葛蘭德島上就自行設置雷達站，使那些位置在遼遠開闊海面上的衆多油井得有充分時間於颶風進襲前做應變準備，連帶着使海灣裡價值千百萬的養蝦事業也同沾利益，否則井裡石油漏出來，會把養殖場和成百萬的蝦都破壞無餘。

接待一個不受歡迎的訪客

「颶風警報」

由凡拉海邊起向南包括大美阿米地區，自今日午夜至

物和菓樹園了。

聳立在著名的美阿米海灘上的鋼筋水泥的豪華大旅社，對於颶風並無所畏懼，各商店的整面大玻璃窗櫺有風雨板的保護也多半無恙，但是當颶風中心通過時，做為觀賞點綴庭園的叢樹、花園，以及戶外游泳池和遊廊等却難免不受損失。由於以往慘痛經驗，美阿米市近來關於房屋建築，嚴格執行規章，儘可能提高安全標準。

在一九四九年八月廿六日下午四時颶風抵達佛羅里達海岸，中心於六時至六時半通過狄拉瑞海灘。

風過處，屋頂掀開，棕櫚樹帽被剝掉，街上掛滿了斷的電線，汽車上的油漆被風挾沙磨損，街上不見一人。

由於事先小心防護，美阿米這次風災中只有二人死亡，一百卅三人受傷，二百六十五棟房屋倒毀，二四三三八棟部分被損，單佛州一州財產損失四千五百萬，此中包括一千七百萬箱未熟的水菓被吹落地。

颶風無論在那裡都是大新聞

颶風的成為新聞，似乎是頗為自然的事，在牠戲劇性的演出中，不僅包涵人類的冒險，科學的興趣和英雄的事蹟，同時又是公眾矚目憂慮的對象。每當颶風橫掃東南海岸時，牠總是全美國報紙的頭版新聞。

星期五午前應採取一切預防颶風應變措施。

就已知情判斷，颶風中心將於十八至廿四小時內抵達佛羅里達東南海岸，風勢現仍在增強，當抵達佛羅里達時，可能甚為猛烈。

下一次情報發佈時間，上午十二時。

「哈定致諸通」

這一颶風警報於一九四九年八月廿五日的午夜由美阿米氣象局發出，整個西南佛羅里達州都被驚動起來。

沿海岸信號站於夜間懸掛燈號，兩盞紅燈中間間隔一盞白燈，白天則是兩面四方的黑心紅旗。

紅十字會在學校和教堂裡設置緊急救護站，報紙和無線電播音都向公眾發出警告：「離開街市，躲入掩蔽所」「關好窗戶，加上風雨板。」「搬離單薄的房子，趕快到鄰近避難所去！」「不要去接觸落下的電線！」「離開低窪的海岸！」「瓦斯供給可能中斷，存足罐頭和熟的食物。」「可能停電，備好蠟燭，油燈，和新的電池。」「自來水管也許會沖壞，把浴盆，水桶都盛滿了清水。」……

沿岸居民全都把日常事務暫時放置一邊，一致對付這公眾的敵人。像船塢，舟艇，倉庫和穀倉等還可以有辦法早做防護，最易被災而又無計可施的，要屬田野間的農作

關於颶風消息有時也有牠輕鬟的一面。

當颶風剛剛吹過的後一天，美阿米論壇報的天氣預報欄就標作「剛洩了氣的天氣」

上年第一個够得上命名的颶風光臨佛羅里達時，正趕上杜魯門總統來美阿米向「海外作戰退伍軍人協會」演講，依據傳統和便利，颶風通常依英文字母次序命名，本季第一個颶風為A字稱阿爾，第二個為B字稱貝克爾，依次下去，這次新聞記者們為了向總統表示敬意，特命名為「哈利」。

在一九四七年當戰艦米蘇里號從南美洲迎接杜魯門總統回國時，海軍氣象官員們一直到向小安提列斯羣島發佈一次颶風警報時，還不知道那艘戰艦的位置，跟着米蘇里號就來電報詢問颶風確實位置，海軍氣象指揮官哈定那晚上忙的一宿未睡好覺，為了讓氣象局的諸通也緊張一下，特地用自動傳送電報叫醒了牠。

「哈定致諸通」

喂，諸通，我看你還是爬起來彎彎等壓線（weather）的好，現在你們的老總在「米蘇里」上穿的便服，照規定我們是不便對老百姓發佈氣象預報的，你若是不想回老家種地的話，還是把今天的預報弄準一點。」

「諾通致哈定——
好呵！若是「米蘇里」闖進颶風裡頭去，不知道你是不是也得嚐嚐充軍阿留申羣島氣象站的味道。」

公眾對颶風的關切

有一天我正在氣象局辦公室看過去的颶風記錄，屋子那邊一位氣象專家忙著不停的回答電話，另一位先生看了說：「眼前沒有颶風要來，情形好的多，若真有颶風來，那可不得了，十月裡那次颶風，我們一天回答過三千個詢問。」

「寶克先生想知道，在颶風來以前，還來不來得及領他的狗出去散步。」

「瓊士太太在打聽美阿米百貨店甚麼時候才可以減價拍賣颶風打濕的貨。」

另外一位先生的問題是「得等多久他才能打發他太太出外去做活。」

你可以想像得到，當颶風把電線吹壞，切斷了那些神經質，不必要而又常常令人哭笑不得的電話時，那些忙碌的氣象人員該是多麼輕鬆而高興。當然那些規規矩矩合乎情理的詢問電話不在此例，仍是隨時歡迎的。

美阿米論壇報一位記者寫過：



「到現在為止還沒有新的颶風在向美阿米這邊來。星期二過此地的時候老颶風還沒有回來，同時也不會再回到美阿米來。」

放心去看戲好啦！千萬不要因為你的鄰居或是你鄰居的鄰居聽誰在講又有新颶風要來，就去打電話到氣象局或者報館來。」

氣象局近來曾保證，今後不會有未經發出警報就光臨的颶風。在保持這一光榮記錄上，海空軍的測候飛行和雷達的魔眼都有着重要的供獻。

(節譯自美國地理雜誌)

深謀遠慮

狄老闆回店來看到一個陌生人在翻閱自己珍藏着的一些時裝設計圖樣。他一怒之下立刻撥動電話通知警察局。那人轉過身來道：「狄老闆，你幹嗎要去叫警察呢？」

「幹嗎？你為什麼偷看我的時裝樣本？」

「不，狄老闆，你弄錯了。我只是一個區區小扒手，我所要知道的不過是下季時裝的口袋在什麼部位。」

自欺欺人

子頓

原諒自己的過失，有時是一種天然的保護我們免於因失敗而感痛楚的好方法，但是注意，你不能用得太多。

「自我」在發展我們的人格和日常的生活佔有一個重要而明顯的地位，它及於我們的一切所為，如影之隨形。

但是不管它是如何地普遍，它對於批評却是非常敏感的。它寧願隱蔽一切而不願冒險把過失曝露於外。

這是一個值得驚異的事實，「自我」所帶的偽裝，有時欺蒙自己較之欺蒙他人來得更為有效；因為它對於自我批評比外來批評更為敏感。假使我們缺乏自尊心，那末我們的人格就會畸形發展。所以，「自我」就尋找許多工具來支持它的「士氣」和抵抗那些內憂外迫的攻擊。於是，這裡面就包括了許多自欺欺人的把戲。

假使我們要善為利用我們的頭腦，我們必須清楚「自我」為了保持在它心目中的威望時所應用的那些錯誤工具。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心理學上所謂的「防禦機構」，

而在這些「防禦機構」中又最為我們所常用來遮蔽自己的却是「自圓其說」。

這一套把戲比起伊索寓言裡的酸葡萄(註一)故事淵源更久，在伊甸園裡的亞當，想把他的墮落歸咎於夏娃，因為是夏娃先吃了那果子。這一個聖經上「自圓其說」的先例，給後世打下了基礎，並且普及於我們的生活的各方面。

一個女學生的代數不及格，因為教師「不行」；那個人得不到擢昇，當然是因為他的老闆「不識好歹」；一個情場失意的漢子，當他遭受一次無情的打擊之後，往往會這樣安慰他自己：「算了吧，姘兒多的是，並且她的脾氣又是這樣壞，那一個人願意終身受她之累？」

假使沒有「自圓其說」的支持，遲延就不會成為時間

之賊了：「來日方長，我祇要睡一個好覺，頭腦清晰保險水到渠成。頂好先看一場電影或者打一下球，這樣可以使我的腦子疏鬆一下」結果，日復一日，到後來還是一事無成。

「自圓其說」並不完全來自我們自己，有些來自團體的意見，例如種族的特權，優越感等等。我們翻一翻戈培爾的紀錄，就可以知道一個大概。

除了那些故意製造出來的宣傳之外，「自圓其說」並不全然子虛。它們是我們選擇性的觀察和回憶所導引出來的對於真正動機的曲解，我們都有這種傾向，想把那些使自我感到滿足的事物保留下來而把一些不愉快的回憶一脚踢開去。

這一種傾向並不完全有害，它使我們更能適應環境。假使我們不能脫脫一些小過失，那末我們就會處在不斷的失敗觀念下，因之就無法去利用那剩餘下來的精力了。但是假使我們能把這些微不足道的過失置之度外，我們就會有更多時間和更多興趣去做更多一點事。這一個忽略小過失的態度是我們生活中許多必須有的諒解之一，因為完美主義祇是一種徒勞無益的形式而已。

但是它的危險的地方却是這樣，「自圓其說」不斷的

使用，起先是出於我們的自動，因為行之並不難，結果就積習難返。在開始的時候，我們也許會暗暗懷疑我們在蒙蔽自己，然而經過長期的練習和成功之後，我們就不會對自己這樣說：「當然，我犯了一次過失，可是那一個沒有犯過？」而却相信自己並沒有錯了。

一個神經質的人在「自欺欺人」方面強於我們大部份人，這是因為他們比我們更需要「自衛」。

為了防止做一個「自圓其說」的犧牲者，我們必須時常注意，假使我們發現不能使自己認錯的時候，最好是找幾個朋友或者你的家人談談。談話的範圍最應該是幾日前的事，因為過去的事已成明日黃花，其中所包括的「自我」比較不容易受到損傷。同時我們更應該注意這些「自圓其說」的動機以及它們的特殊要求。

另外一個常被我們的「自我」所用來保護自尊心的工具是「抑壓」。

當進去一次經歷的回憶被抑壓下去時，這並不是說經過時光沖淡我們已經完全把它遺忘了；它祇是被迫而逐出意識之外，也許幾年，也許終身不再出現。完全的抑壓，假使它發生的話，則是內心強烈衝突的結果，通常都帶有一種羞恥的感覺，或者至少對自尊有了嚴重的威脅。幸

而，並非所有的內心衝突都會產生抑壓，不過一個回憶被抑壓而不能在意識中出現時，暗伏着的內心衝突並不是說沒有一點影響。它會間接地對我們的情緒和行為發生很大的作用。譬如，無謂的擔憂，既沒有一點根據也沒有任何擔憂的理由，這就是抑壓的結果。

某些一再出現的夢境也有同樣的來源。一個人常在夢境中與人發生械鬥，但是待他清醒後，他依然記不起過去他會有過打架的經驗。

雖然抑壓被弗洛伊德認為是一切防禦機構中最基本的一種，但是這觀念很難被大眾所接受。這是因為「抑壓」是間接的而「自圓其說」則時刻都會發生，「抑壓」祇能在事後去探尋它的踪跡。

「抑壓」的一個跡象是回憶遠年的經歷，然後在行為上發生顯著的變化。另一個跡象則是當過去的經驗漸漸接近的時候或捲土重來的時候就對回憶發生了很大的抗拒。下面就是兩個很明顯的例子：

第一個例子是一個名叫拉雷的十九歲大學四年級生，他特別為兩件事所苦：第一件事是他簡直不能追憶關於他父親的任何事，他是死於拉雷才五歲的那一年；第二件事是他對於在黑暗中，孑然獨處特別感到恐懼和痛苦。這一

個實例相當有趣，因為他所能回憶到關於他父親的事必須是發生於他三週歲以前，從別處得知，他的父親在他死前的最後兩年是消磨在精神病院裡的。

在他的第一次催眠治療時，拉雷回憶到一間房間，他描寫得很詳細：穹形的天花板，高背椅，窗邊的花朵，以及引到長而無光的大廳的一扇門等等，他看到他正在室中的地板上玩耍。最後他看到一個人，比他母親還要高大，頭頂有稀而黑的頭髮，鷹爪鼻，帶了眼鏡。他還在其他各種不同情況下看到那一個人：俯身在他的床邊，和他一同玩糊糊爬樹的玩意等等。當拉雷脫離催眠狀態後，他相信這就是他的父親。於是，他覺得很大的安慰，好像有某些無從捉摸的束縛突然從身上移除一樣。

在他的第二次催眠治療時，他回憶到一件造成他對黑暗發生恐懼的意外事件。他看見他自己處在他第一次被催眠時所陳述的那一間房間中，他正在玩玩具火車，他父親則坐在高背椅上看報。突然，他父親把報紙丟在地上站了起來。他的臉扭曲得怕人，他開始頓腳狂叫，而且不住的揮舞手臂。那個孩子急忙從地上爬起來，向大廳逃奔去找他的母親保護。

待他跑到長而黑暗的甬道的一半時，他回過頭來，正

看見那個他相信就是他父親的人在後面踴躍地追趕。當拉雷回憶到這一段情景的時候，他的肌肉頓時緊張起來汗流滿面。他是這樣的激動，以致在治療終止後三四小時內還不能進食，這一夜他對黑暗的恐懼顯得特別加強。

現在，黑暗與恐懼之間的連繫已是很明顯的了，但問題是為什麼會被抑壓下去？

沒有疑問，這孩子受了這樣一次強烈的刺激，自然他不會再去敘述這痛苦的經驗；然而這一個實例並不僅僅包括對於過去事物的躲避回憶，正如對他父親的遺忘所暗示出一樣。深度的抑壓的動機一定是出於痛苦和恐懼之外的。

在他的第三次也就是最後一次催眠治療時，拉雷回憶到一次新的事件因而啓發了這一個動機的線索。就在第一次恐怖經歷的次日，他的母親走進他的房間，很壯嚴地告訴他說：「你永遠不能告訴任何人」。一個妻子對於她丈夫發病的第一個徵兆的反應是很容易瞭解的，但是對一個小孩說這却是一件絕大的錯事。它因此在孩子的心靈上注射了羞恥的毒液，同時切斷了使他的恐懼得以放洩的任何出路。

當她在清醒時提起了這一件事，她還是否認她曾經恐懼過。但是在催眠之下，這顯得明白，完全不是那末一回事。在第一次的催眠治療過程中，她回憶到那首詩的大概內容，但是却記不起一個波蘭文字，即使是兩星期以前，在清醒狀態時尚能記得的那一首詩的題目現在也不能再記得了。這暗示說，在催眠狀態之下，她早已回憶到許多使她激動的事物，並且因之產生一種使她不能再往下回憶的阻力；但是對於其他的經歷，她還是能回憶，而且較清醒時記得更明晰。例如她的教師的波蘭名字，她的女保姆，鄰居的小狗等。

一個星期以後，在下一次的催眠治療時，這一種抗拒回憶的阻力顯得全然不錯。在催眠開始以前詢問愛茉莉，她甚至連這首詩的意義以及她在甚麼場所背誦這首詩都記不得，不過她祇知道她是和她的保姆在一起，在她的波蘭文班上。

當在催眠狀態下告訴她說現在她正和她的女保姆背誦那首詩，她說：「瑪麗亞納的金髮用兩枚針夾住在腦後梳成弓狀，她是很動人的……我不願意說這首詩，人太多了。我要把它忘掉。」當她醒過來後，她說：「我的心開始跳動得非常厲害，一切顯得空空洞洞。」

抑壓何時開始我們不知道，但是由於他母親一再拒絕回答拉雷所提的關於他父親的一切問題，以及拒絕給他看他父親的相片，它的程度是在逐漸加深。

這一個包括抑壓的例子是很明顯的，在催眠之下，把他父親以及和他父親有關連的事物都拉回到記憶裡，這些在許多年來却都無法再現。在拉雷回憶到他父親的奇怪行為後三個月，他的對於黑暗的恐懼完全消失了，同時他的景況也有了顯著的改進；他不再相信他是與衆不同，他的自信心也大為增強，對生活倍添興趣。我們可以相信，假使他的母親，能把那件事處理得恰當一點，那末拉雷的抑壓也許根本不會發生了。

愛茉莉的故事却是一個對於抑壓的事物抗拒去回憶的實例；她是一個廿歲的年青少女，她一直爲怯場症所苦。據她自己說：「我的喉嚨突然收縮，好像有一隻手捏緊它一樣，發不出聲音來」。

這一個怕在大衆面前講話的恐懼可以追溯到十三年前的一次意外事件，就是愛茉莉自維也納搬回波蘭去後的幾個月。雖然她那時還祇有七歲，並且剛從外國還來，但是仍被選爲在同學和家長們的聽衆面前背誦一首詩。

在最後一次催眠時，這種阻力還是繼續下去，不過已被分裂了。當愛茉莉被告訴說，她現在又回到她的波蘭教師的教室，並且問她看到了些甚麼，她首先陳述那間房間，然後說：「那教師人很好，她教我們波蘭文學，拚字，文法，生字，同時，在最後兩星期，一首詩。她把它寫在黑板上，我們則把它抄下來。」於是，愛茉莉和我就開始如下的談話：

「你能夠看到黑板上那首詩嗎？」

「不，那是兩星期以前。」

「甚麼人在讀那首詩？」

「坐在我前面第二個女孩子，然後輪到剛在我前面的那一個。」

「你有沒有讀呢？」

「沒有，因爲下課鈴聲響了。」

「那末第二天的情形如何？」

「輪到我第一個去讀，我讀得很快。」

「你還在別的地方讀過這首詩嗎？」

「我好像在大禮堂裡也讀過一次。」

「現在你是在大禮堂裡，發生了甚麼事？」

「我走上台，下面寂靜無聲。這就是我所能記憶的全」

部了。」

「你還記不得走下台？」

「不，我所能再記憶到的就是和我父親母親一起坐在出租汽車裡回家。」

「你現在正坐在汽車裡，然後發生了些甚麼事？」

就在這一點，愛茉莉才回到她的實在的孩提生活的情景；因為她用德文說了一句：「我的母親說：『你使我感到驕傲。』」『大家都稱讚你』我的父親說『這使我面上添光，我真驕傲有你這樣一個好女兒』……我在家裡喝了一點東西，但是我睡得非常不好我夢見到處都是人。」

沒有疑問，在大眾面前背誦詩篇這件事，對於這個女孩子却是一次強烈的激動。然而有趣的是在她早期的幼年生活裡，她還曾有過另一次帶有身體上的痛苦和恐懼的激動，在四歲到六歲時因扁桃腺發炎開刀；但是這一次經歷並沒有被抑壓下去。她甚至在醒時尚能回憶到她自己的體溫以及那包裹她在照X光時用的毛毯的顏色。

為什麼這些經歷並不被抑壓而背誦這件事却特別被抑壓得厲害？這或者是為了她的「自我」已混進她在大眾面前背詩的那事件裡去了，為了她的外國發音，因之使得她感到恐懼和畏縮。

抑壓祇是極少一部份。

像「自圓其說」一樣，局部的抑壓可能幫助我們對於生活的適應。可以使我们不致因為一些小挫折而心灰意懶，因而阻止了有用素質的表現機會。同樣，它的危險是不要把抑壓的進行擴大。

當然，在有些情形中，因為情緒上的緊張太過於尖銳，暫時的「封鎖」對於心理上的適應也許更有裨益。例如，昏暈就是一種對於強烈的痛苦和恐懼的天然保護反應。不過，假使這種「封鎖」繼續不斷的去，就會從利而轉為弊了。焦慮或者其他的症候就會發生。同時，抑壓繼續不停，被抑壓的事物無法從改變情況上重行觀察，結果，完全的適應就變成不可能了。

但假使隱秘能够再現，一旦這些所懼所憂的事物已不再為害作怪，我們就可以從有利而安全的基礎上去溫習那些過去的舊夢，這正如拉雷和愛茉莉所發生的悲喜劇一樣。

這種「復活」不止覺醒原來的恐懼和羞恥的反應而已再一次的觀察和評價能確立我們恰當的適應程序。「自我」必須知道它離不了過去——它實在並不如想像中那麼壞——並且應把它置於整個人格孕育過程的適當地位上。

雖然不能使愛茉莉接受更多的治療，因為在最後一次催眠後，她就離開大學去結婚了，不過這抑壓下去的隱秘的揭露對她的怯場症的復原却有很大的幫助。

當婚禮舉行時在許多人面前出現，猜想一定會使她感到不舒服，但是她以後來信說：「我已不再感到恐懼了，我甚至連一點怕的念頭都沒有。」

但是我在這裡必須正告各位，催眠術並不是一切心理病的萬靈妙藥。第一，僅有一小部份人能被催眠；第二，像拉雷和愛茉莉的情形，情緒上的激動限制於能被追溯到幼年所發生的事故的那些特殊的情勢。

比較更為普通的是，這種心靈上的騷擾是一種長時期的特殊情況的反應，例如，在孩提時期缺乏情緒上的溫暖及調和。這裡所以提出這兩個例子並不因為它們是典型的，而是因為它們說明了抑壓的作用。

完全的抑壓固然能從某些人身上得到引證，但這並不是說每一個人都能發生，正如一批理論家所想像的「一樣。雖然我們都天生地隱晦，我們大部份人都不會有完全的抑壓的。因之，我們也大可不必杞人憂天，焦慮像一個醉漢一樣，會把隔夜的事忘得一乾二淨，因為大多數人的

有時，「復活」的工作，應該慢慢進行，因為開始時的反應也許很強烈。這樣，抑壓的事物就必須一點點地離開到主題上面，讓容忍慢慢建立。

這種對付抑壓的工作固然應該讓專家們來擔任，但是我們大多數人都可防患於未然。只要我們小心地避免建立錯誤的犯罪和羞恥的感念，我們就可以減輕在孩提時期發展成嚴重的抑壓的危險性。

我們同時應該勸那些不幸者與我們共患難，自由地討論他們的問題。假使我們能够使小孩子把我們當作好伙伴看待，那末情形就簡單得多了。

假使問題發生在我們自己身上，我們可以採取三種戰略：戰略撤退，聯絡友軍，和以攻為守。當敵人在某一處陣地佔壓倒的優勢的時候，我們暫時作戰略上的撤退。就是說，當「自我」受到攻擊時，我們可以不必和它發生正面衝突。暫時抽身於戰場。但是待我們有充分時間去補充軍隊和取得友軍的協助之後，我們必須在「撤退」沒有變成「潰退」以前，回身迎頭痛擊。

在試圖解決我們的問題以前，最好能作一次身體上的休息。同時，和一個至友談談而不要冒險地把它束之高閣

。即使那個朋友沒有甚麼好的建議給你，祇要你的心頭苦悶能獲得發洩，抑壓的危險就可以消除了。

雖然我們能很成功地防止「自我」利用完全的抑壓來保護它自己，雖然我們並不太過於「自圓其說」，然而，還依舊有很多的不正常行為來困擾我們，其中一種就是「歸咎他人」。

這一個名詞的意義是，某些我們自己不承認的過失和動機，往往會把它們推到別人身上；我們否認它們在我們自己身上存在，同時却樂於指責他人。這一種行為可以從拉·洛士佛科（註二）的格言裡看出它的真正含意：「我若無過，必將無咎於彼」。

雖然，這種「工具」是間接出現的，但大多是用自己的主觀去衡量別人的動機。對於一個天真未泯的孩子，這是很自然的。因他在他的天地裡，他較成人更把自己當作一切的中心：一個嬰兒無可避免地總是用他自己的身體作為權衡一切的標準。

在「歸咎他人」的自衛行為裡。我們可以把好的或壞的動機「投射」出去。不過，弗勞依特將這名詞歸之於壞的方面，因為祇有如此才發生自衛的作用，似乎很少

此外，我們還有一種掩蔽真理的心理現象就是「白日夢」或者「幻想」。但「幻想」似乎和上面所說的幾種略略不同。「自圓其說」，「抑壓」和「歸咎他人」都是消極的防守的，而「幻想」則多少帶有積極的作用。它既能不使「自我」貶入冷宮，又可使它扶搖直上。

「幻想」較那些消極的行為更有潛存的价值，但在幾種情形中，則又如深度的抑壓一般有害。

事實上，幻想的散播範圍極為廣泛，從小孩子的嬉遊，藝術家，作家，科學家等富於創造性的幻想到患人格分裂症的病人的荒誕的錯覺等都是。

孩子們的想像式的遊戲，如湯姆沙耶似的並無多大害處，一個羅曼諦克的白日夢者，假使他們不離開現實太遠也是很正常的。

有節制的幻想是具有適應的價值的。夢想有一片綠茵茵的草地，可以鞭策我們，在現在的荒園廢土上建立起我們的理想。幻想同時也可以消除我們採取敵對的意識，一個在操場上被高班學生侮辱的孩子，他可以幻想自己跨騎在那傢伙的身上，四周圍了一大堆他的那批狐群狗黨因而消滅了他的戰鬪行爲。

這種阿Q式的精神勝利較之把自己當作是一個被人誤

有人爲了他的優美品性或者行為而產生自衛的動機的。

我們可以在日常生活裡找出許多「歸咎他人」的例子：兩個人在轉彎角處互撞，大家都會喊：「你走路爲什麼這樣不當心？」，汽車出事後，過失總是在另外一部車的司機身上；丈夫常常埋怨他妻子不能把房間弄得清潔一點，却很少去看看他自己的書架和抽屜……等等，不勝枚舉。

雖然精神病院裡的病人大多數都是「歸咎他人」的能手，但是我們不能就此武斷，它和其他一些自衛行為就是造成心理病態的主要原因，它們祇是「症候」而非「病源」。

雖然如此，我們仍得留意，用的次數太多也會使我們沉湎難改。那末，爲了避免使我們離開現實太遠，我們應該採取甚麼防止方法？像「自圓其說」一樣，瞭解自己在做甚麼以及爲什麼這樣做，就是最好最穩當的預防藥。

除了不使我們自己「歸咎他人」太過之外，我們還有責任不要讓我們的自己也養成這個習慣。所以與孩子們相處時，我們要注意，不要一時太縱容一時又太嚴厲。

解的殉道者似乎更爲有益一點。但是，在這二種情形中，最好的辦法還是「去伐木或者補機」（意即做一點實際的工作）。白日夢同時還可以幫助我們解除日常生活的寂寥，假使它並不較預先安排一次假期，撥釣魚竿，或者在溜冰鞋上抹一點油所想更幻的話，那它也無足爲害。總之，寄托於將來較沉湎於往事的危險性爲少，因爲逝者已矣，永不再來而一部分我們將來的夢境却依然有實現的可能。

所有這些躲避傾向的危險是他們會永久替代了現實，尤其是在我們失敗的壓力特別頑強的時候。當行動受到了長期的抑制，幻想的現實性就會愈來愈小了。

這一種反應可以從達邱（註三）和波欽瓦爾特（註四）的囚犯中看出，新來囚犯的白日夢大都是很現實的。相反，那些長監犯則多幻想來一次世界革命或者世界的末日來臨，在幻想裡，他們把自己幻化成救世主或者地球的統治者。

像服藥一樣，這一切都是平衡的問題。用得適當，能幫助我們，否則其爲害正如服藥成癮一般不可收拾。有時，帶一付玫瑰色玻璃的眼鏡去觀察現實是相當有利的，可

是，蒙緊双眼則就一無所見了。

欲使生活更為優美，我們必須善為利用這些「工具」，我們不能「自欺欺人」！

譯自十月號 Your Life

(註一)：在伊索寓言中有一則故事，描寫一隻狐狸因吃不到葡萄而硬說葡萄為酸，後拾到一隻檸檬，因無以為食，祇好反說檸檬為甜了。

(註二)：La Rochefoucauld (1613—1680) 法國文學家，著有格言集，文字簡捷動健。

(註三)：Dachau 德國慕尼黑西北一地名，二次大戰時此處沒有大集中營，戰後被聯軍解放的戰俘有三萬二千名之多。

(註四)：Buchenvald 德國威瑪附近一村名，亦為一著名之集中營所在地，一九四五年八月為美軍佔領。

比利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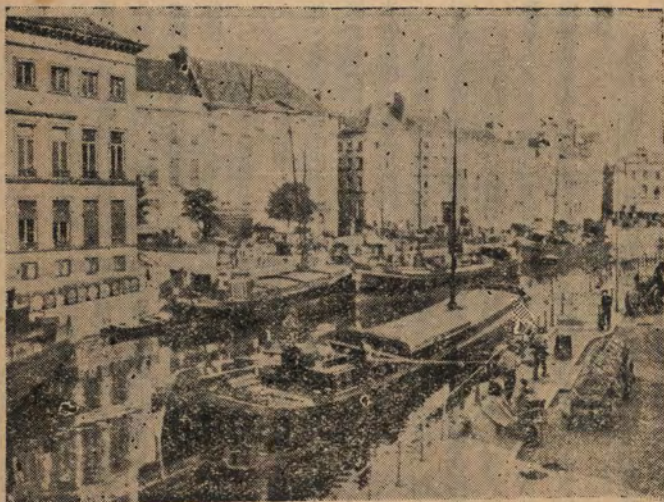
明千譯

——一個由教堂尖塔，音樂，和藝術品組成的國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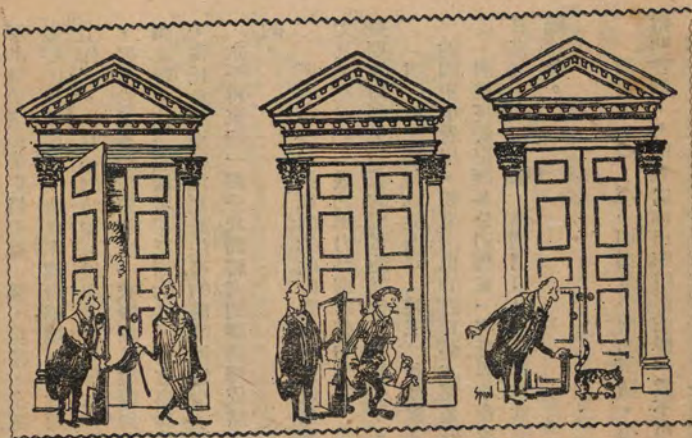
比利時，是一個到處有響着鐘聲的教堂尖塔，悠久的文化傳統，和欣欣向榮的工業的國家。它所以成為每次戰爭必爭之地，並不是沒有理由的，無情的歷史浪潮，曾在那兒往復地奔騰着，也許比歐洲大陸的其他國家們，更來得激烈些。

在歷史上，那幾個混亂的世紀裡，這裡在地理和種族方面，雖然曾一度成為經濟和社會的實驗國家，但更重要的是，經過了無數看來不可克服的困難，始終保持着領土上的完整。

這個由教堂尖塔，音樂和藝術裝飾品組成的國家，在遭遇它最壞的命運時，曾數度為其敵人所征服，自從一七一五年訂立了條約 (Treaty of Barrier) 以後，規定比利時是一個不可侵犯的國家，這句話的意義說明比利時在任何時期，它的領土是不可分割的，事實也證實了這句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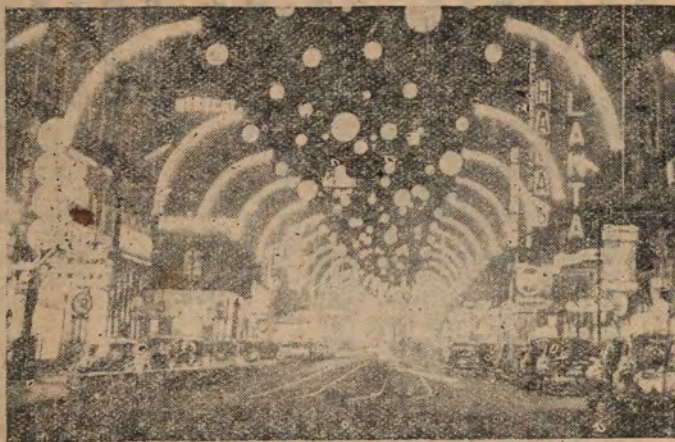


根脫運河景色



漫畫

轉載自笑抽



布魯塞爾“大白路”(Great White Way)的節目

在這次戰後的復興中，比利時恢復得非常快，這完全得力於它的工業——煤礦，化學品，金屬產品，和紡織，這些工業在恢復平時生產的努力上，是極少需要重建的。很多經濟學者都一致認為，比利時所以能有今日的幸運，完全因為它恰巧位在通往萊茵河盟軍的供應線上，所以它的港口和交通設施，首先恢復，這就等於給予它一筆很大的款項了。

但無論作怎樣的解釋，最終結和最重要的原因還是因為比利時人民的優良特性——人們能夠把握當前的機會，做了最努力和最有利的利用。

從許多現象中，可以看出比利時居民的性質，它人口密集的北部，都是日耳曼血統，而南部的人民，都是拉丁和塞爾脫(Celtic)血統，一個初來的觀察家一定要認為它不可能避免爭端的發生，但是，雖然北部的佛蘭明(Fleming)人，說的話是佛蘭明語(荷蘭語的一種)，南部的華龍族(Wallons)，說的話就是法語，祇要一談到國家統一的問題上，這些各有不同方言的人民，就立刻團結一致，將種族和語言的區別，忘得乾乾淨淨。

另一位學者，對於比利時全境，從北部的山區，直到南部平原幾乎全部從事農作的佛蘭明人，曾做過詳細的研

究，他因而明白這國家的偉大和有力，實在有它根深蒂固的基礎。

雖然許多國際的事件，不斷影響和擴大比利時境內的爭端，但比國的人民都有一個殷切的希望——希望這個國家是他們自己的。他們宣稱現在的絕對主權的獲得是本世紀來許多次革命的結果，他們——八百六十一萬四千人，僅居住在——一、七、七五平方哩的土地上（比台灣略小，台灣為一、三、四七一平方哩——譯者附識），大家都安居樂業。

在這作為歐洲心臟的三個小國之中，比利時除了煤之外，很少有自己出產的原料，然而它却是世界先進的工業國和貿易國的一個，在經濟上，和盧森堡是不可分的，後者的面積，祇及比國的一省。

比利時在經濟方面的想法，和其他別的國家不同，一個建立在像這樣一塊歷史上時常發生戰爭的土地上的國家，久已培養成了一種無比堅毅的抵抗力量，在一個強敵的逼迫之下，人民可能屈膝於一紙不願意做的布告，但一到國家恢復獨立的時候，他們又毫無約束地恢復了高度的經濟繁榮。

因此，比利時的經濟異常柔軟，戰後經過了一段相當時間，因為有轉變國際貿易的方向和性質的必要，雖然常常得到新的出路，但就立刻需要去尋覓補充供應的來源，以一九五〇年的棉花為例，問題到後來雖然解決，但也付出了相當的代價。

比利時的工業，常常有一些伸縮的餘地，當他們在絕對必要的時候，可以再盡格外的努力，比國的人民都相信，他們所以有成就任何工作的力量，基本的信念就是這個活動性，雖然不一定每一件事情都要按照這種型式。

比利時在各方面，已經實施了很多的調整和改革，像在社會保險方面一般，但祇有在他們澈底認清了它的需要性才這樣做，他們的基本信念是：格外的努力祇能在絕對必要時始可展開，而他們的立國哲學是：「真理雖至簡單，仍不失其為真理」。

比利時工業的大部份，都和它那龐大的煤礦工業有關，煤礦的位置在南部和東北部，因為洛林(Lorraine)的鐵礦離這裡很近，因此比利時和盧森堡鋼鐵工業的發達，是很合邏輯的。

佛來克斯(Flek)是比利時各種纖維的出產地，也就是紡織工業的中心，它從中世紀到現在，盛況一直未衰，而且，誰沒有聽說過比利時的花邊呢？

在運輸方面，安特衛普(Antwerp)不但是歐洲大

陸最大的商港，還是世界第三個大港，它是比利時本國和它海外領地的主要聯繫站。在內陸交通方面，比利時有一個完整的運河系統，和世界上密度最大的鐵路網，它的鐵路聯接法國、盧森堡、瑞士、德國、意大利、捷克和奧國、此外，運河的駁船在安特衛普裝上了貨船，可以直接達魯耳(Ruhr)、鹿特丹、南錫(Nancy)、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彼塞爾(Basel)、巴黎和里昂。在安特衛普附近的城市，有海米登堡(Hemiksen)和霍布金(Hoboken)，還有塔密斯(Tamisse)和盧勃爾蒙特(Rupelmonde)，那裡的造船工業和修船工業，非常發達。

比利時設有一個工業的指導機構，叫做中央經濟會議，它由二十二位商業、工業、和小型實業的代表，二十二位勞工代表，六位科學和技術的專家，和一位超然的主席所組成的，這位超然的主席，按照法律規定，決不能由政府官吏或任何相同於經理或勞工之人充任，這個機構的權力很大，祇要不和內閣及議會的決議牴牾就行，它的經濟部長會公開發表「我絕對對神聖和嚴格地執行中央經濟會議的決議」。

比利時在近代工業方面雖已有很長的歷史，但在另一

至於政府方面，比利時人民始終保持著對民主和自由的忠誠，一如一八三一年訂立的憲法所昭示的，這部憲法到現在還是世界上最具自由精神的憲法。

但還有對於居民的平等，出版，宗教信仰，和教育的

可怕的瘧疾

據稱全世界患瘧疾病的每年有三億人，因而死亡的近三百萬人。二年以前泰國的北部，由於居民的患瘧疾症，田稻農作物都未能如期收割，損失重大。在某些地區，犧牲在該病中的人數，竟達總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五—八十。經其政府向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作緊急呼籲求援後，大批的醫師，護士人員便自世界各地趕來，協力救濟。掉除瘧疾病源，最有效的方法是滅蚊。泰國在MSA和STEM二美援機關的技術和經濟幫助下，今年噴灑DDT殺虫劑的家庭，共有三十一萬戶。約有一百五十萬以上的人民，因施行防瘧計劃，而免於死亡。

恢復青春有術

一種由Methionine V.B., inositol, Choline和

方面，藝術的發展仍保持著悠久的傳統，它是一個油畫的國家，那裡有成千的藝術家從十五世紀以來始終享著盛名，由於藝術的孕育，比利時到處洋溢著一種和諧和文明的氣氛，油畫家在比利時的社交社會中，有非常崇高的地位，像有名的凡·愛克(Van Eyck)，麥讓令克(Memmelinc)，凡·代克(Van Dyck)，魯本茲(Rubens)和其他無數畫家的子孫，在比國到現在還是望族。

根據記載，在梅德林克(Maeterlinck)，佛梅林(Yerneyn)，地·克斯特(De Coster)，斯羅羅維斯(Syn Streuvels)，尼傑靈(Jun Yun Nijlen)和佛哈倫(Ver haeren)諸人中，佛哈倫最受人尊敬，拿破崙在滑鐵盧戰場上，曾遇到過他的後裔。

布魯塞爾(Brussel)，安特衛普，列日(Liege)和根脫(Ghent)是比利時的四大名城，在那裡你到處可以看到一種清新，優閒和令人回味無窮的氣象，尤其在那些大禮堂，古代的堡壘，和藝術館裡，列日附近的湯格來斯(Tongres)，是比利時最古的市鎮，那裡充滿著古羅馬和佛來明的遺跡，北海附近的布魯日(Bruges)，在古時有「北方的威尼斯」之稱，到現在還遺留著昔日的風光。

目的，自由的確實保障，是這個憲法的自由上所沒有表現出來的。

譯自Caltex出版「Oil Progress」一九五二

十月號

liver extract配合組成的新藥，業經製出。可以使年老的人們，恢復年青時期的生命活力。因為它能治療各種的老年病，包括血中脂肪過多的hypercholesterolemia症。從臨床試驗無數老年病人知道，用此法醫治後，血液中的Cholesterol含量就會減少，人的生命力也可重新恢復。

擋風板上的金膜

飛機上的擋風板和窗子現在可以裝上一種鍍金膜的玻璃，這種玻璃可以通電加熱以除去玻璃上凝結的水霜。玻璃鍍金之後依然透明，且不致使人有觸電的危險，這是英國台庭頓國家物理試驗室的新發明。

金用一種特殊的方法沉積在玻璃上，厚度僅為四百萬分之一吋。但這樣一點厚度已足可通過電流產生熱量以熔化凝結在窗上的冰雪了。



治療頭皮屑的 對症良藥

承 昭

有一位幽默的哲學家，金·哈勃特曾經說過一句話：「沒有一樣東西能阻止頭皮屑的生長；即或有之，其效力與一襲藍色的哩噠西裝也不相上下。」然而這句話到現在却頗有修正的必要了。一種新的藥物叫做「塞爾生」(Selsun)的，對消除普通的頭皮屑，確實有百分之九十五的效率。

在藥房裡的架子上陳列着無數的潤髮油，洗髮劑；並且大部份還有一位幽默的哲學家，人們每年化費在這些物品上的消費亦不下幾億元。可是那些名目繁多的商標與貨品也正好說明了她們的無效。甚至有許多東却西還能刺激頭皮，引起更多的頭皮屑。

這種新的藥品，雖然尚未公開着作廣告，供應於市面上，但是業已經檢驗標準頗嚴的美國聯邦食品藥物管理局的化驗合格，准許發行。不過，由於塞爾生具有少量的毒性，施用時只限於有醫師處方的，才能購用。

塞爾生幾乎沒有一點以前所謂治頭皮屑藥品的各種缺點。她不臭不膩，也不會刺激皮膚。並且使用也甚方便。只要把那種桔黃色的藥水敷一層在頭髮上，然後用清水洗淨即可。經過三四次處理以後，便能殺癢去燥。再繼續洗滌幾次，即能使頭髮光潤可愛，頭皮內保持着澈底清潔。

所有皮膚表面上經常總有死亡的細胞在脫落着。當在頭皮上的細胞脫落過分時，我們便稱之為頭皮屑。差不多每一個人總有一個時期會發生頭皮屑。尤其在冬天更較普遍。這對一般青年人都感到是件厭惡的東西。有許多醫生懷疑着頭皮內有某種細菌會引致頭皮屑，可是迄今為止他們却尚未能證明究竟是何種細菌。另外尚有一種學說，認為頭皮屑是由於身體上某一機構失調的徵象。隨着頭皮屑而

來的往往是一陣嚴重的病患。更有人認為頭皮屑是由於神經緊張所致，但是為什麼會那樣，却沒有人知道。很少有醫生會相信頭皮屑多半是禿頭的預兆，可是有很多人却認為頭皮屑確會促使禿頭的進行。

塞爾生的研究和發明，事實上事先完全和頭皮不發生一點關係。起因是由於奇異公司所裝置的一台水銀蒸氣渦輪發生了一個小問題。假如在操作過程中，渦輪本身有些微漏洩，便會影響鍋爐房內員工的健康。因此他們想研究一種方法以便測定渦輪是否會漏，一位在紐約歐納克泰底實驗室工作的化學家，德瑞倫特 Bigger W. Nordlander 接受了這項研究工作。

他知道金屬探礦業上一種副產品——硒，可能適合這種特殊的用途。硒本來是用作製造電眼的原料，以便自動管制門戶的啓閉，電梯的上下，以及有聲電影的發音。凡此種種皆因為硒具有一種特有的性質：當其在有光線的地方可以導電，但是在黑暗裡却失去這種效用。此外牠很容易和水銀起化學反應，亦即德瑞倫特所以用來作檢查渦輪漏氣的緣故。從該處的鍋爐房內收集一瓶空氣，使其從一瓶盛有硫化硒的溶液內濾過，假如從渦輪內有水銀蒸氣漏洩出來，那末黃色的硫化硒溶液頓時便會轉成黑色。

當德瑞倫特完成了那具檢漏指示計以後，他的腦海裡突然又浮上一陣靈感。他知道硫黃是一般醫生用來治療皮膚病的主要成分。同時他又明白硫和硒在化學上是嫡堂兄弟，二者的習性頗多相似之處。那末硒的化學物——譬如說，就是硫化硒吧——會不會比單獨應用任何一種成分以療治皮膚病，更能有效驗呢？為着測定他那一種設想，德瑞倫特把硒分別製成許多方式的藥劑——如油膏，肥皂，以及諸如化粧品一般的東西。他要求奇異公司附屬醫院的醫生們試用他這種製品。並且還免費供給當地一家理髮店內把牠們用作普通的除頭皮屑藥劑。

這種藥劑對大多數皮膚病而言僅有很少的效驗，但是在理髮店內試用的結果，却頗足驚人。一班有頭皮屑的顧客都交互稱揚這種除頭皮屑藥劑的功效：據說經過一次處理後飄揚在衣領上的頭皮屑業已大為減少，頭皮也不怎麼癢了。由於這一切步試用的效驗，遂引起哥倫布地方上一所研究機構貝坦勒紀念學院——的注意，再加上辛辛納提大學的研究生之協助，決定化驗這一藥物。第一步目標便是測定這種含硒化合物，對長期使用的人們是否有害，因為硒本身是頗有毒性的。

辛辛納提的研究生分別用小動物和人們列作實驗對象

古 窟 探 幽 記

— 維爾德岡洞窟滄桑史 —

— 朱 鑫 —

一八八八年十二月，一個下大雪的日子，在美國科羅拉多州極西南地區，兩個牧童騎馬越過一座埋在雪底下的高岡，那四周是些礫石的峽谷和平頂的岡巒合成的荒野，大部分是未經白種人開發過的。

這對於牧童們原是毫不重要的：和善的猶他印第安人 (Ute Indians) 讓他們把牲畜在廣大的曼科斯谷 (Mancoo Canyon) 和以南一帶地方過冬，但這些動物常越過高岡而到處亂跑，要把他們集合起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他們一到這裡，性



通往維爾德岡入口的公路

，證明在完整而沒有破裂的皮膚上施用西爾，只有極微的且是完全無害的劑量被吸收在皮膚內，因此西爾可以列為一種可以安全施用的外科藥劑。

在針對治療頭皮屑的初步上，二位辛辛納提的醫師把它施用於九十位病人身上。結果甚為美滿。往往在應用以前頭皮屑被認為是一種非常厭煩的疾病，可能需有好幾個月時間的悉心治療才能見效，但是這種新藥的效驗却是突破紀錄的。經過幾次治療以後，一般輕微的頭皮屑有百分之九十五能完全除去。對於頭皮屑特多的病人，其抗拒藥物的性能亦比較頑固些，但即或如此，亦有百分之八十五的病人獲得良好的結果。

因為無論貝坦勒或辛辛納提大學都不是負責推銷這種效力宏大的新藥機構。因此便轉讓與北芝加哥的愛保實驗室 (Abbott Laboratories) 美國一家頗有地位的藥物化驗所——主辦此事。經其加以改良，把他製成一種穩定的懸浮液，加上容易起泡的皂劑，以及掩蓋臭味的香料。於是再經過一連串的詳細化驗和臨床實驗。由伊利諾大學醫學院的皮膚科教授、司理配恩施之於二百八十六位病人，證明其所得結果與在辛辛納提所試驗的完全相合無誤。於是才由愛保實驗室賜以一商標名稱叫作「塞爾生」。

塞爾生有許多優點，最主要的便是使用簡便，效力神速。

在使用塞爾生時，先把頭髮用肥皂洗去油脂，以避免其阻碍藥物的透入性。接著便倒一握塞爾生藥水，在頭皮上按擦二三分鐘，隨後便用清水沖洗。繼續再用藥水處理一次，最後用清水「徹底」洗淨——括弧內「徹底」二字非常重要，因為西爾本身有毒。並且在使用時亦得留意塞爾生弄入眼內，整個洗滌的時間不宜超過十分鐘。

塞爾生使用時應為一星期二次，連續用二個星期，以後每星期再洗滌一次。只要洗滌過二三次，便能殺癢止癢，經五六次後，可以完全消除頭皮屑。

塞爾生可以治療頭皮屑，其實也只是一種廣泛的說法而已。事實上牠並不能根除頭皮屑的生長。正如脾臟精可以治療肝病，肝精可以治療致命的貧血症。塞爾生可以清除頭皮屑於一時，可能延緩牠幾個星期或幾個月，生長過後便又復其舊觀，又需要重新治療了。因此如果永遠沒有頭皮屑，必須經常使用塞爾生，把應用塞爾生作為一種日常的洗滌頭髮手續，才能達到預期目標。

就醫藥上發現的功蹟而論，塞爾生固然不及維尼西靈設有驚濤動一時的魔力，也沒有像綠藻素般有過起死回生的傳奇性故事。然而牠對一般人而言却是更有效用。究竟一個人患上腦膜炎需要應用維尼西靈，害着斑疹傷寒需要綠藻素的機會是非常有限的，可是所有的人（可以說百分之百的）在他生活過程中有着頭皮屑的紛擾。

譯自十一月號 Peggant

子變得和野鹿一般了，主人們爲了不使全部潰散起見，有時不得不鳴槍恫嚇，或者到山洞裡把牠們捆將出來。

這些找牲畜的人，現在却找出其他東西來了——這些東西他們原以爲是不會再存在了的。

這一片荒無人烟的地方，據說埋藏着一個大城鎮。這看來像是不可能的，何況又是建築在洞窟的中間呢！但一位名叫艾可維茨 (Acovitz) 的猶他人却說過，從這裡向北而去確有一座窟居者的村落 (Cliff Village)，這是所有村落中最大的一個。他的說話聽來頗爲可笑，人們以爲他在胡扯而已，即使常到這裡的人們，也從來沒有看到過什麼東西。

事實上，山洞裡確有不少幢房子，牧童已經發現了這些古蹟。在一個險峻的岩壁下，有一所所小的石屋，他們找到一些陶器，玉米芯子以及一些石製的工具之類。這是印第安人一度在那裡居住的證明，不過艾可維茨所說的，在山洞裡藏有一個大城，這話似乎還未必可信。

這兩個人靜悄悄地跨過高岡，好不容易地穿過了一個積滿了雪的茂密樹林。他們循着山間小徑向北走去，最後，樹木漸見稀落，他們到了空洞洞的山頂上面，馬蹄過處，發出清脆的聲音來。

假使在哥倫布未發現美洲以前的二個半世紀時，這兩個牧童也站在同一個地點，所看到的必是另有一番情景。那些棕色皮膚的窟居者，正營營不息地爲日常工作而忙碌着。

在巖宮裡，至少有四百個印第安人曾在這裡築室而居。附近還有別的規模較小的村落，總共約在七八百人光景。

這高聳的山洞原可防止敵人和風雨的侵襲。從岡頂收割來的穀物，如玉米，豆子和黃瓜等等莊稼，足使他們安然度過寒冬的歲月。

在廣場和平坦的屋頂上，婦女們彎着腰在燒菜和煮飯。一股股的炊煙由洞頂冒出，消失在漫天風雪之中，瓦罐裡的羹湯和菜肴沸騰在熾紅的煤火上，麵餅則放在石質的平底鍋上炕着。年老的男女多犯風痛，圍坐在火堆的四周，娓娓地談着往事。

在磨房裡，少女們忙着用磨石把富有光澤的玉米研成粉末，使它成爲可口的食物。磨聲是極其刺耳的，但配合着少女們歌曲的節奏，才變得不大討厭。

孩子們和狗在村落間奔逐。他們的吵鬧聲，加上被驚散的火雞，發出嘎嘎的叫聲，在峽谷裡激起回響，在地窖

一座寧謐的石城

突然，跑在前面的李却特·魏沙里 (Richard Weihe) 勒住他的馬。

「查理，你看那邊！」他指着峽谷，大叫起來。

當查理·麥生 (Charles Mason) 隨着他同伴的視線看去時，也不禁大爲驚駭。在峽谷那邊發現一座碩大無朋的寧謐的石城，幾乎全部隱匿在一個巨大的山洞裡面。

從山洞的這端到那端，滿是石砌的屋宇。有的一層砌上一層，直指穹形的洞頂，還有，那裡又有一所宮殿，由於這一印象，後人遂以「巖宮」(Cliff Palace) 來名之了。

艾可維茨的話是對的，歷時半世紀的探訪，終於證明這「巖宮」是維爾德岡 (Mesa Verde) 中無可匹敵的一個窟居地。

魏沙里和麥生兩人立馬勒馬，竟而留戀忘返了。看看這邊，飛旋着的雪花把若干古蹟遮住了，那邊則又被瓦礫和灌木擋住視線。在山谷的背面因地形隆起而看不到什麼。但總計起來，至少有十處古蹟已是盡收眼底了。

可住四百人的巖宮

裡，祭師們正以低沉的聲調主持着他們的宗教儀式。

每個村落都築在山洞中的平地上，他們都是樸實無華的社會。

雖然習俗和環境已大相逕庭，但他們一般的生活是和我們十九世紀時，那些內地農村社會的情形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無數古蹟尚待發掘

在巖宮發現以後的幾年中，另外被找到的遺跡數以百計。但截至目前爲止，整個數目還不知究有多少，因爲對於古代農民住上一千多年的地方，還未進行一個全盤性的考古工作！

並非所有遺跡盡在洞窟之中；有許多却是在露天的山岡頂端的。

通常窟居地中約有三四百所房屋，因爲位置特殊，所以規模也最稱宏偉。在這裡，人們可以不怕風雨，他們的生活要比別地方安寧得多了。

由於這個緣故，窟居者留下的人工器皿可說全無損失。這兩個捷足先登的牧童不費吹灰之力，就採集到大批東西，諸如陶器，織品，石器，骨器，藍寶石，珠寶，殉葬

物和本乃伊都被找出來。

在這大洞窟發現後的二十年中，誰也沒有去理會一下。於是，一批批的古物被搬出來，運到世界各地去了。

直到一九〇六年，政府才着手去保有這些考古上極富價值的東西，那一年，國會指定一塊地方作維爾德國立公園之用，這是保存古代人類器物的獨一無二的公園。

數千年以前，印第安人從亞洲的老家遷移到美洲來，他們在維爾德岡創造了最驚人的文化，這被稱為先哥倫布時期（Pre-Columbian）美洲文化的一種。

正如這地方名字所指出的，維爾德岡意即「綠色的台子」（Green Table），當然這是一個頂部平坦而又為森林所掩蓋的台地或高原，地高出四週平地一、二千呎左右。岡長二十哩，闊十五哩，頂部綴合了不少深淺的峽谷，一向向南逶迤而去。每一個大峽谷中又有無數小峽谷歧出。在這迷宮似的峭壁中，大自然的巨力設下了這一個蔚為巨觀的大洞窟。

公園祇佔有維爾岡的北半部，至於南半部迄今還是劃給南猶他印第安人的居留區域。

在牠成為國立公園後的四十二年中，完成了不少令人驚訝的改變，今日它已成為美國的一個出色的遊覽地區了。

由這遊的那位博物學家帶領之下，一群老練的遊覽者到了這一古蹟。這遊者可能是一位學考古的大學生。只有夏天幾個月留駐在維爾德岡，在那裡，他也為的是一則可以消磨夏日，一則又可以藉人先驅地來做些考古工作，真是一舉數得的事。

到陽台大廈的路是很容易走的，這一群人不一會就到了這古蹟的下面。在這上面是峻峭的峽谷邊緣，下面則是垂直而下的山岩，天造地設的大洞窟，高瞻一切，易於防守，印第安人樂於定居下來是並非無因的。

陽台大廈的入口有一個現代式的扶梯，共有三十級。印第安人當然是不會有這樣的東西。這裡遊覽者的玩意兒來了，他要負責把這群遊覽者帶到那上面去。在這時他先要知道每一個人的情形，從而把需要幫忙的人找將出來。現在這一群人中最小的分子是三歲的女孩子，最大的是八十八歲的老年人，他們沒有人需要幫助，一個個都很容易地爬上扶梯去了。

當遊覽者上了扶梯，他到了洞窟的一端，但他的視線又為一堵高牆擋住。跟着遊覽者穿過一個漆黑的通道，他才得在頃刻之間置身於這所古蹟之中。

這是驚心動魄的一刹那。這裡有一個磚瓦砌成的大廈

優良的公路直通到公園裡面。但昔日牧童編成的蜿蜒

小徑也還在那裡；猶他（Ute）和納華奇（Navajo）的印第安人還是要用到它們的。有不少較富冒險精神的遊覽者，依舊沿着這些羊腸小徑，深入內地去訪問。

大多數的人則坐汽車上那裡，他們寧可把較多時間消磨在公園裡面。一位以遊山玩水為樂的人，可在數天內重新一嘗千餘年前的史前生活的風味。

用自己的車子直達洞窟的旁邊。在一刹那間，拾棄這風馳電掣般，以橡皮為輪的文明象徵物，溜回到幾個世紀前的境地。在國立公園管理處聘請的導遊人引導之下，他可爬上峭壁和石級，走進這藏有一座古城的洞窟之中。

在靜悄悄的一小時裡，遊覽者和古人生活在一起了，導遊人的故事，把死的村落復活了起來，由這石器時代的

古村之遊

在窟洞之中，一個叫陽台大廈（Balcony House）的地方是最最引人注意的，那大廈圍牆異常堅固的圍牆，若干厚有的屋頂至今還留在老地方。在山洞後面有一股不絕而來的噴泉，清澈而涼快，這在夏日的午後是很受人歡迎的。

場，穹形的洞頂高高地懸在上面。

在大樓的三邊造了許多壯麗的二層樓房。另一邊為直線而下的絕壁。但遊覽者大可不必顧慮，過去的窟居者已沿邊造了一堵堅固無比的高牆，以不使他們的孩子們落入萬丈深淵裡去。

每一個遊覽者都到這牆邊來，倚牆支頤，不發一聲地凝視着下面的峽谷。

這是一個驚險的鏡頭。在七百呎下面的谷底，有一支潺潺細流。過了這道河，又聳起一堵高牆，在那裡可看到另外的一些洞窟。

有陽臺的二層樓房

印第安人住在這洞窟裡自是萬無一失的。雨雪和風都吹打不進來，敵人也無法飛渡。這裡的安全感實不亞於懸在峭壁上的燕巢。

在陽台大廈地方的建築型式有三：房屋、倉庫和地窖（Kivas），後者是行宗教儀式的地方。

房屋構造簡單，呈長方形，寬不過八呎，長不過十呎。窗戶很少，門也祇十六吋長二十吋寬，其小無比，門限却又高出地面二三呎左右。牆壁有的抹平，有的沒有塗飾

，又有一些塗着白色和紅色的壁畫。屋頂的柱頭和磚瓦砌得很矮，以致站着的人還看不清楚。

每一間房一度為一份人家所有。主要的是用作臥室，裡面儲存了全家的財產，日常工作則多在露天廣場上進行的。在這廢墟上的大部分建築多為兩層樓房，在上面一層門口又有着狹窄的走道，可由這一房間通到另一房間，這即是我們所說的「陽台」。因為還有一個完整無缺的陽台留在那裡，那兩位牧童就稱這地方為「陽台大廈」了。有些砌造的工作是出奇的良好，七百年來還沒有一點小小的裂縫出現。

倉庫是一種小型的建築物，多半是些造在缺口和角落裡的穀倉，來貯藏玉米、豆子和黃瓜等東西用的。

最使遊覽者迷惑的是那地窖了。現在有一種霍比印第安人（Hopi Indians）叫他們為「Kivas」，那是舉行宗教儀式的地方。

在陽台大廈下面地勢較低處有二個這樣的房間，過去牠們也有屋頂的，現在却已蕩然無存了。一個小小的「輪口」是由露天廣場走進這房間的唯一孔道。

每一個地窖除了舉行宗教儀式外，又是俱樂部 and 宗教人員做工作的地方。顯然可看出，陽台大廈那地方當時會

有二個宗教團體存在。

這是維爾德崗代表新石器時代的一座典型的村落——一個大洞窟之中共有三十五所房屋，二個地窖，足夠的倉庫和一支從巖底滾滾而來的清泉。

遍觀世界的文明民族，實際上都是經過新石器時代這一階段的。這正是人類由野蠻時期邁步走向文明的時候。在這期間，有許多極端重要的事情發生了：農業，動物的馴養，居室，光滑的石製工具和弓箭等等。

岡頂上遍種莊稼

上面所說的這些東西他們都是一應俱全的，不過對於金屬的應用還一點不知道。由此看來，他們無疑地是新石器時代的民族了。

陽台大廈在七八百年以前還是一個樸實無華的社會。在這一個洞窟裡即住有六七十個居民。

走上岡頂則是一片農地。在種植時期，他們沿岩壁上挖成的凹處，扣住腳尖，攀緣而上，每天這樣的去照顧他們的莊稼。雨量全年平均在十八吋以上，對旱地作物的需要已經够了。

村民是短壯的印第安人，由棕褐色的皮膚，直立的黑

頭髮，顯著的顴骨以及所謂「斜生的眼睛」這些特徵看來，無疑是亞洲的血統。

現代帕比羅印第安人（Pueblo Indians）即屬於同一類型，從現在這些古代民族的後裔中，我們不難得知有關他們宗教和社會生活的概念。

這裡的婦權問題

這裡婦女擁有極重要的地位。社會組織是母系中心的，譜系和財產全依女性方面而轉移。一個男孩子結了婚，就要到他妻子的家裡去過生活。

雖然婦女也做造屋的工作，但只是粉飾，繪畫這些輕便的差使，男人則在大批親鄰的幫助之下，擔任笨重的事情。

在霍比印第安人村子裡，男人新婚後要在丈母娘家裡住上幾個月。這是一個證據，說是一對年輕夫婦在營獨立生活前，親鄰要幫助他們造好一個新居，然後此屋即為他們所有，開始新的生活。

正好像房屋是屬於婦女的，子女也只有和母親這一邊發生社會關係，父親反居於局外的地位。他的關係則又要推到他自己母親那邊去了，因之，他留在老家的時間很多

，你如果問他住在那裡，他必回答是妻子的地方；如果問家在那裡，那末他又說是母親的地方了。

他們化在宗教儀式上的時間實不少。一年到頭，由祭師們根據宗教日曆行事。其中祈雨恐怕是最重要的節目了。

場面偉大的霍比族蛇舞，引人入勝的聖多明哥穀舞（Corn Dance of Santo Domingo）想是這窟居者祈雨舞的現代類型吧！

預祝豐收的儀式也是很隆重的，他們以狩獵來占卜結果。

他們對巫覡和鬼怪信仰極深，以為種種儀式可用來祓除災異。還有為各種各樣疾病而舉行的儀式更是多得不可數計的。

手工藝也化去他們不少時間，每一樣要用的東西都是以自己的勞力製造出來的。由於他們沒有金屬工具，因之生薑是相當緩慢的。

婦女們也做一些有黑白花紋的陶器。她們雙手將粗糙的泥土製成一個個容器（陶工雖在史前時期的美洲並未見應用）。她們又用自然的植物和礦物原料來調製他們的塗料。

經過煨燻的過程，一大堆的灰燼留了下來，但在裡面却出現了極其美觀的陶器。樣子漂亮，色彩鮮麗。杯、盤、壺，雖無不應有盡有。這些東西是和現代化的廚房裡的器皿派着同樣的用場的。

他們會製造棉布，弓箭，石斧，石鋸，骨針，骨刮，石刀，繩子，珠寶，毛毯和宗教儀式用的東西。每個人都能做以上各種東西，當然各人又有所專的一門。

這裡一個削木片的人，那裡一個撈繩子的人，過了廣場又有一個人在經織精良的布料，這是遍村皆是的景象，貨物的交換多用以貨易貨的方式，常常選用賭博來決定一切。在洞窟裡發現過不少漆過的木棒，這東西在納華奇溫

神遊二十四小時

一天裡，任何一個時間內都有人在作碰運氣買賣，箭枝換草鞋，石斧換棉布，毛毯換項鍊——任何東西都可當作賭注來用。珠寶是最值錢的所有物了。一寸長的珠子可以買到一把弓；一呎長的珠子那就可以換到你所需要的任何東西了。

要設想窟居者的日常生活，只要看看數十年前我們邊

嘴唇也越發潤成一片。一切完了，發出一下深長的打哈聲，這是對烹調所作的最高評語。這也表示出他們的高興和滿足來。

滿月升上東邊地平線上時，陽台大廈成爲一個寧謐而快樂的村子了。婦女和嬰孩們已睡在野綿羊皮鋪成的牀褥裡，地窖裡響起祭師們的歌聲，還有男人爲孩子們講着永不完盡的故事。

老年人的鼾聲如雷，不肯休息的嬰孩嚷叫着。在崗頂上山狼向月狂嘯。陽台大廈已爲夜色所籠罩了。

大如針眼的入口

講完這七百年間的故事，遠遊者帶着他們出洞。這時，每一個人必須穿過那「大如針眼」的口子，這是印第安人通陽台大廈的唯一孔道，這些窟居者由南而來，必須沿山走完四百呎長的崖路。

一進門，路彎到一塊倚山而立的大石背後，那裡有一口子，計三呎寬，二十五呎長。

這在古時的窟居者看來，口子還是太寬了，因之在裡面又豎了二堵石牆，形成一條隧道，人們必須手膝同時匍伏地上，才能慢慢地擠將進去。

地的一個小鎖就可以明白了。

一早上，太陽爬上對面峽谷的邊緣，就把這些人催醒了。用過簡單的早餐如玉米麵包和肉類之後，他們即去開始做工。

婦女換過嬰孩們杜松皮做的尿布，就把他們放進一塊木板做成的搖籃裡，吊在屋柱上，迎風而搖盪。在那時候，嬰孩睡的已是沒有枕頭的木板，因之這把每一個窟居者的臉都睡扁了，這將成爲終身不可磨滅的畸形。

有的婦女下厨工作，有的做陶工，有的磨玉米。又有一些人爬上岡頂林間去採取樹根和果實。

火雞驅出洞口，在斜坡上給食，小孩子和狗穿過牆壁而去，他們在玩着自己捉來的松鼠等小動物。

常陽光灼人之時。人們從農地裡回來。在這悶人的幾小時裡面，有的在午睡，有的則在做各種手藝。黃昏時節，獵人們又肩着野鹿和野綿羊回來了。

煮熟的菜飯裝在盤子裡，放滿一地，一家大小圍坐一圈，十個指頭是他們唯一的用膳工具，他們有一條很簡單的規矩——誰先到誰分菜盛飯，菜飯是滾熱的，但手指已習於此道，伸向盤裡也滿不在乎似的了。

這是一場頗爲悶人的會餐——菜飯越好，啃指頭，吮

這隧道對有些人就是一個考驗了。屁股太大和胸脯太高的人都不容易進去，正當笨重的朋友在那裡蠕蠕而前時，瘦個子已歇斯底里地，一溜烟進去了。

一出這條隧道，當你舉頭一看，必然大爲失色。前面是一段最難爬的小路。朝霄幾成垂直的峭壁，有一排鋸齒狀的凹孔以放足趾之用，旁邊又有一行細細的鐵鍊可供攀緣。這時你想退同時也已遲了，只得鼓足勇氣向峭壁上爬去，最後舒一口氣，到了那平坦的岡頂。

遊客們常向遠遊者提出一些古怪的問題。

有一天早晨符克斯博士 (Dr. J. Walter Fewkes) 這位著名的考古專家召集跟他來的遊客們圍着一堆篝火而

坐，他向他們講述古時窟居者的生活。

「還有什麼問題提出來嗎？」他問。

在熊熊的營火之中，一位妙齡女郎一本正經地說。

「這些窟居者爲什麼把房子造得離鐵路這樣遠呢？」

三十呎內一萬五千個年頭

遊客到這裡之初，第一個目標是看看在公園進口處的維爾德岡博物館。最顯著的莫過於五幅透視畫，使人們走上三十呎，飽覽一萬五千個年頭內的種種事物，這是古時

五種文化過程的縮小寫像。

上面所畫的人物高約四吋，其他的景物也以這比例設計而成的，每一個細節都栩栩如生，令人歎為觀止。

這些畫幅活生生地表示了這些美洲印第安人從亞洲移來這新世界後，有了多少令人驚訝的進步。

第一幅畫的是一萬五千年前西南地方的獵人，他們可歸於福爾松人 (Folsom Man) 的一種。他們的文化的極端原始的：他們是遊牧民族；每日以屠掠為生。

第二幅畫就有了急遽的改變。

農業已經發生，在維爾德岡的印第安人在一千八百年前已在種植玉米和黃瓜。這文化仍似簡樸無華的，但在文化發展上確已跨上最大的一步了。

在第三幅畫裡，驚人的進步更是顯而易見的。房屋紛紛落成，陶器和弓箭已在應用，火雞也被畜養起來。在次一幅畫裡，石牆已完整地砌好，一個龐大的部族組織遂告形成。棉布已能紡織，藝術和手工業也在迅速地發展。

最後一幅是故事的最高潮了。畫的是叫樸樹大廈 (Spruce Tree House) 的一個洞窟，表示維爾德岡的印第安人的文化已到達登峯造極的階段。這被稱為「大部落時期」Great Pueblo Period，前後共歷三百年，這是這

支民族發展的終極，結果是一次氣象上的災害——大旱，將他們逐出了維爾德岡。

在一個引人注意的陳列品中顯示窟居者通常所患的疾病，大家本以為印第安人是極其健康的，但從窟居者的屍骨裡却得到一個反證。由於骨骼發育不正常，可斷定這是風濕症和關節炎的結果，同時還有骨膜炎、幼年畸形軟骨炎 (Pachydermia) 和骨瘤腫等奇症。

他們牙齒患病也很駭人聽聞，普通有牙疽、潰瘍，齒槽膿漏，又牙，良性滋長 (Benign Growth) 和牙齒脫落等病象，在一個老年人的頭顱中，他所脫落的牙齒竟有二十一枚之多。

在博物館裡，木乃伊搜羅也很廣，這令人害怕的遺物，也是蠱惑不少遊客的東西。

幾世紀以前，印第安人常把屍體埋在洞後離家很遠的地方，上面覆以灰燼，垃圾以及枯枝敗葉等等，這些乾燥的東西把屍體裡的濕氣抽取出來。到所有水分抽光時，他就僵枯了。這過程實在可稱為自然乾燥法的一種。

這和埃及的木乃伊是絕然不同的，後者的特殊保存法是精細地用藥物和香料塗起來的。但在維爾德岡完全由於洞窟裡環境乾燥之故，正如一枝多計的梅子乾窰而成一枚

又硬又皺的梅乾一樣。一個「人乾」就是這樣來的！

「伊斯透」——妖冶的古美人

在博物館裡最有名的木乃伊是「伊斯透」(Esther)。在十七個世紀以前，她正是十九歲光景的年輕婦人，當她突然夭折後，傷慟欲絕的親人將她埋在洞後的一個隙地裡。另外埋在一起的還有十七具屍體。經過漫長的歲月，她和她的同伴却留在那裡，等待後人的到來。

最後，一位業餘的考古者找到了這一隙地，這些屍體



保存了一千五百年的木乃伊

才得以重見天日，在這裡面保存得最好的要算是這位年輕婦人了，發現者隨即叫她為「伊斯透」。當這位木乃伊有了身份之後，人們竟不把她當作木乃伊了。

伊斯透的神情並非是無可暇疵的——她總是向凝視她的人忸怩作態。她的舌頭伸出來，含在兩排牙齒之間，左邊嘴巴微微努起，左眼又是斜視着，母親們老是愛用這種樣子來嚇唬她們下一輩的。

窟居者的時地背景

首先來到這維爾德岡的印第安人，現在我們已統名為「製籃者」(The Basket Maker)。這一名字已用來代表文化的一個過程，定名的由來是由於在洞窟裡找到堪稱上乘的籃子之故，論時間當在公元開始的時候。

這「製籃者文化」還是很簡單的。不過他們已能種植玉米，黃瓜，富有農業知識。

他們起先不用弓箭，用的是投槍 (Atlatl)。這東西是用來投擲的短棒。

在公元四百年左右，這些「製籃者」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要本領。他們開始造房子，做陶器，不久，弓箭也使用起來了。

金屬中的奇葩——鉛

一羣 之一

數年以前，在費城的一家冶煉公司創製了一種粉末狀的新奇金屬，正在爲它的新用途找尋出路。公司方面便在實驗室中進行廣泛的研究計劃，同時製了些樣品分送給二百家有往來的顧客。這些樣品分裝小件郵包寄遞，內中並附了一封誠摯的信寫道，「先生：這裡是一種新的金屬產品。如果您能找到它的用途……」

在第一批郵件寄出後還不到數小時，一位郵局檢查員來到公司的辦公廳求見主任化學師，他一手拂了幾件小郵包，神情很慌張的模樣，「他的膚色，」這位化學家事後回憶道，「使人想起碘酒。」

檢查員開口問：「是你發寄的這些信件嗎？」

「不錯，」化學家承認着。

「究竟是什麼用意？」

「誠然，我們希望我們的顧客告訴我們這些新產品可以作什麼用。」

「真的嗎？我可以告訴你它們有什麼用，」檢查員怒氣沖沖地說，「這些信件每次進入



福脫礦石公司的實驗室中，化驗師在安全玻璃的後面燃燒鉛金屬。

房屋櫛比相連，房間個個貫通，這即是他們「部落」的起源。直到西班牙來到這裡那時爲止，這一種社會結構的形式還是控有這一地區的。

有一種說話至今還有人相信，說是在公元七百年間，這多半長險的「製籃者」的地盤爲新來的寬臉民族所據有。這是大謬不然的，且看下面的理由：

這些「製籃者」用的搖籃原是蘆葦編成的，嬰孩放頭的地方放着一個軟軟的墊子，這使他們的腦壳可正常地發展，帕比羅人的搖籃却是一方硬硬的薄木板，上面並沒有放枕頭，這一型式的搖籃後來竟爲「製籃者」所採用，因之他的腦壳慢慢的變成又扁又平的了。這種搖籃可說是使「製籃者」的腦壳形狀改變的一個重要因素。

到了十一、十二、十三幾個世紀，帕比羅印第安人建立了很大的部落，因之這又稱爲「大部落時期」。

在這一段時期中，印第安人的發展已到了最高峯。他們的文化騰升共達一千年之久，現在這三百年正是享受進步果實的時候了。

大旱災到來——維爾德岡荒廢了

正當十三世紀末了時，大自然忽然肆虐於這些維爾德岡的印第安人，在片刻之間，這座一片青蔥的大岡竟成爲

寂無人烟的廢墟，人去樓空，每一個部落，每一個窟洞都是寂無人聲，唯有野狼哀號，梟鳥悲鳴，在峽谷間蕩漾着淒涼的回響。

在一二七六年，旱魃降臨美國西南部，延續達二十四年之久。

這大旱災的記錄是從那時期內生長的樹木上找到的，樹幹裡年輪所呈現的滄桑，表示出古時氣候的變化來。

年復一年，莊稼顆粒無收，山泉日漸涸竭。印第安人不得不背井離鄉，尋找他們較好的生活地方去了。

在旱災結束以前，維爾德岡的居民全部走光了，走了，他們不再回來了。

維爾德岡的印第安人沒有在旱災中死去，這是有着充分的證據的。他們跑向東南方，南方和西南方，和其他的帕比羅人混雜在一起。

漸漸地，他們喪失了他們維爾德岡的特徵，今日我們要辨認某一個來自維爾德岡的印第安人，已屬不可能的事。

但經過這一大批印第安人長期居留以後，這維爾德岡已成爲考古學者的樂園了。

房屋，部落，洞窟的總數應以千計，但已被發掘的地方還不過十數而已！其餘部分還在向未來的考古學者挑戰呢！

(譯自地理雜誌)

打印機時，都起爆炸。」

這是金屬鈷 (Zirconium) 正式被介紹給美國工業界的第一次。現代化學家均同意，鈷是一種兩面金屬：在某種方式下，它是堪稱爲「灰姑娘金屬」(Cinderella Metal) 但是在另一種場合，又像「密蘇里騾子」的野性在作祟。

粉狀的鈷要比戰時用作機翼彈的鎂粉兇猛得多。有些情形下可以用火柴來把它點燃，而冷水無法撲滅它。軍火製造商會想把它用到炸藥裡，但是終因它的過度危險性，甚至使他們也無法駕馭，而放棄了這個念頭。

但是如果把這奇妙的金屬變成棒、片或管狀，光澤像白銀那樣奪目，同時它的品性完全改變了。馴良得可以用外科手術時腦部開刀的安全蓋板。它的堅韌簡直像鋼，可以浸在鹽酸或硝酸溶液中而不會被腐蝕。

鈷如果與別的元素化合成礦物，也是十分安全與穩定。這些礦石在南北美洲，印度和澳洲蘊藏甚富。雖然它被列爲稀有金屬，但是它在地殼上的儲量要遠比銀、銅、錫、鎢或鉛爲多。直至數年以前，全世界大概還不滿一打的人看見過純鈷是什麼樣子，但是現在它已是一種新奇工業中的奇妙金屬，在電視、雷達和無線電中是最重要的分子，在化學機件與超火箭及噴氣引擎中是一種最動人的建造

材料，同時對於原子堆說，又是一種不可或缺的主要金屬。去年秋天原子能委員會的一位官員宣稱，鈷看來是惟一的金屬使原子能應用於潛水艇、戰艦、巨型飛機和工業上原動力廠的可能性大爲增加。

當原子能委員會的科學家們發見這任性的金屬有了特殊的用途，並決定徵購數噸之量時，美國的工業規模每星期祇能製造區區一二磅而已，且每磅的價格約爲美金五百元之譜。今天從規模宏大設備奇突的工廠中產製的數量一天可達數百磅，每磅成本約爲十五美元。

此項發展——正是政府、工業化學家與工程師們卓越才能的表現——大部須歸功於在納粹進佔之前逃出荷蘭的一位科學家，和一位奧雷岡州的工程師，他曾透過政府不顧羅斯福總統的反對，設置了一所實驗室，以及因鈷所引起火災灼傷了的實驗室工作人員的功績也不可湮沒。他們不斷地孜孜工作來馴服這兇猛無比的金屬，特別是二位出類拔粹的金屬學專家——一位是費城的隕石採集家，其他一位是盧森堡的冶金學天才。

這位費城人的名字叫梅育 (Meyer)，具有一雙炯炯發光的藍眼睛，爲人十分熱心，年紀已六十六歲，現任福脫礦石公司的董事長。這家公司是由已故的依溫華州立大學的福脫教授 (Prof. Albert Edward Foote) 所創立。公司的主要業務在採集世界各地的奇石以及各種外國礦石標本，然後轉售與博物館、大學和私人收藏家。年青的梅育於一九〇六年便隨福脫氏工作，當一名辦公室打雜。後來他被派至南北美洲去採集稀有金屬礦石，過後又指定了他一件最專門性的工作——那便是隕石的採集。

「這完全是一種百萬富翁們的玩意兒，」他說，「隕石很稀有，同時收集的人亦不多，但是他們所出的價格則大得驚人。你必須是一位豪門或一所博物館才出得起。」

雖然隕石代表福脫礦石公司的一條利潤很好的路線，但是在整個業務中所佔份量却不重。公司方面把主要的任務放在礦石標本的採集上，因爲它可以大量地出售給國內的金屬、油漆、搪瓷和化學工業。這些包括大部份的普通金屬礦石以及那些稀有金屬如鈦、鈹、鈾和鈳。

「這些稀有金屬是主要讓我們着迷的，」梅育說道。「如果我們的主顧真要堅持的話，我們間或也做些普通金屬礦石的生意，但是我們的重心並不在此。我們希望做一個稀有金屬的專家。」

鈳是稀有金屬中間最適宜的一種。雖然它的存在早在一七八九年即曾被報導過，至一八二四年它的不純品才被

分離出來。而銀白色的純金屬，事實上從未聽說過。雖然如此，鈳的化合物則頗知名。鈳石 (Zircon) 的主要成分便是它。珠寶商出售的價格每磅達一萬八千美元。至於其它的化合物，它亦可作磨光粉，熔融金屬的耐火盛器，火磚，鍊鋼時的潔淨劑，甚至可作煤氣燈的發光罩等之用。

早在第一次大戰時期，鈳的金屬粗品本身曾被報導過有重要用途。「我們所聽到的謠言，」梅育道，「是德人正在製造一種鈳的鋼鐵合金作避彈甲——要比最好的標準裝甲堅強三倍。」

此種傳說是假的。雖然有些工作人員正在德國實驗室中研究鈳，且在一九一四年當時亦已製得了少量純金屬，但迄未用它。製備時困難太多，危險更大，化錢又不少。不管怎樣，梅育那時是協理，謠言的結果，公司方面派他趕往南美，去設法控制巴西鈳礦石的來源，這件事影響他此後三十多年對於鈳的狂熱。

「他仍對這金屬瘋狂着，」他的助手會稱，「甚至使他忘記了人家的安全，公司的業務會議，連他太太的約會也在內，其他一切更不用說了。」

爲了梅育的煽動性的固執，福脫公司便在一九三一年

開始製造和推銷相當純粹的金屬鉗。它是一種黑色醜惡的粉末，所能吸引的主顧當然極少。「完全由於性質太銳感，」福脫的化學家說道。「實在太危險也太過敏，務必以最大謹慎與小心處理它始可。」

少數勇敢的製造商曾設想用作訊號及降落燈，或作砲彈和藥筒的雷管，但是並未獲得成效。伯色列鋼鐵公司的專家們曾經考慮過它的用途，但是終於為了一小包的粉末竟突然在辦公桌上爆炸起來而放棄了。一項極不重要却很滿意的用途，便是砲砲商把鉗粉製成了小型的魚雷。

「小孩喜歡喧鬧，」他說道，「鉗粉魚雷正可以給他們需要的鬧聲。」

「最大的疑結，」梅育道，「是我們在用粉末——同時又是不很純的粉末——因此用途大受限制。」

他和美國及歐洲的冶金學家們深信這二個因素——鉗中的雜質以及它的粉末狀——使這金屬獲得很壞的聲譽。祇要它包含雜質，即使份量極微，鉗便永遠不能表現它抵抗腐蝕的特殊性能。同時祇要它是粉末狀，它便永遠是過敏，生驟而容易爆炸。

理論上講解答很簡單。祇需把鉗粉熔融，除去雜質，再把它變成固體的鑄塊，此項鑄塊又可製成片，條，線或

管子。對於鐵，銅和一般其他普通金屬做起來確實比較簡單。相似的方法曾為鉗建議過，但是這傢伙例外地不合作，不但不能好好的熔化，且變得雜質更多，或者就此爆炸起來，這事屢見不鮮。

有一種看來比較安全有效——雖然化錢太多——的精煉技術，那是一九二〇年荷蘭雷登大學的魏·亞克博士(Dr. Anton van Arkel)和步·艾博士(Dr. Jan de Boer)所發明。早在一九四〇年梅育已經獲得此項專利權應用他們的方法，同時已安排妥當請荷蘭運送他們所曾用的設備來美國。此項協議完成後不到數星期，納粹的軍隊入侵荷蘭同時截取了那些器材箱件。步·艾博士很幸運地在納粹來到之前便已出走抵達英國。

「我願盡力協助你，」他寫給梅育的信上說。「我願告訴你如何安裝那些機器，同時詳告我們操作上的秘訣。但是我對於你們的計劃，深感驚異。你們要製造如許鉗，是否你們已找到了它的市場與出路呢？」

「很坦白地，」梅育承認着，「我尚未知道什麼地方可以銷售它，但是我猜想它一定有些用途。」

第一批生意是在一九四三年經由租借法案運往蘇聯。一共是二哩多長的細鉗絲。「我們那時並不知道蘇聯將作

否能供應純的鉗片，鉗棒，和鉗管？」他問道。

「是的，隨君需要。」

「價格如何？」

「大概二百四十美元一磅。」

「太貴了，」這位原子能委員會的來人說道，「但是不管怎樣，我們還得需要它。」

「你們需要多少？」福脫的推銷員問道，他所希望得到的回答是若干兩或者可能的話若干磅。

「我們現在還不知道確實數量，不過可以這麼說，在開始先訂一二噸。」

當梅育獲悉原子能委員會的訂貨時，他便宜稱，「我們現在已經走過墓地，我可不必再吹口哨了。」

原子能委員會的需用鉗，實由於在尋求一種金屬，可以裝載冷卻水或其他液體通過過熱的原子爐或反應器時的驚奇發現。所有的重金屬如鐵與銅已被摒棄，因為它們貪婪地吸取中子射線。那些輕金屬如鋁和鎂，對於中子雖然沒有吸引力，但是它們受不住高溫下的腐蝕。

「沒有一位思慮正確的工程師在此等情況下會應用鋁的，」一位原子能委員會的專家說道。「但是別無它法，還得用它，看來沒有其他東西可用。」

何用，」福脫公司的一位官員說道。「美國政府看來亦無所知。我可打賭連蘇聯政府也不知道。」

我們很有理由相信有些運往蘇聯的鉗絲最後用作真空管的製造。早期的研究，發見純的金屬鉗可作高度真空儀器中的清濾器用——製成海綿狀的金屬來吸收不需要的氣體——同時今天鉗已廣泛地應用在無線電的真空管，雷達，電視和電子動力的機件製造方面。

第二次大戰末期，事實很顯然，即使如此，鉗也並不需要大量生產的。但是，那時梅育已自辦公室打雜昇任總經理，繼續在這金屬身上下賭注。不顧他的同事們的忠告以及公司董事們的反對，他繼續不斷地化錢——近五十萬美元——在研究與技術發展方面，同時他又不斷地讚美鉗的價值和優點。

「在這些日子裡，我感覺到，此地有一種相當豐富的元素，具有特殊的性能，」他說道。「我堅信它最後一定會找到偉大的用途。我跟任何人都這麼說。自然我現在可以承認，正如同一個小孩子在墳墓堆前走過時吹口哨的心情一樣。」

有一天，第二次大戰結束後沒多久，原子能委員會的一位代表光臨福脫公司的辦公室出示他的證件。「你們是

後來原子能委員會的工作人員發見純度極高的銻—九九純度以上——不但很顯著的可以抵抗腐蝕，同時對於原子輻射不受影響。根據許多權威學者的說法，銻的應用可以幫助使原子反應器裡的大量熱能可能的用於潛水艇，遠程飛機，戰艦以及工業上原動力廠。

為了應付此項新需要，福脫礦石公司遂即建造了一連串的規模很大的供應站，每站包括一座電爐，一批電氣及高度真空的機件，冷卻器和一個重「炸彈」，所有主要的精煉步驟便在這裡進行。這個方法的秘密原是荷蘭科學家所發明，先是在高溫度及高度真空下用礮來處理粗銻。銻便與礮化合成礮化銻氣體，經過灼熱的金屬絲，銻便沉積為閃爍結晶狀的棒，同時礮被送回去再用。

在這個作業中有些步驟，對於未曾保護的工人顯得很不安全，所以最危險的部份是在厚牆後面進行的，或者應用遠距離控制法。「這個反應炸彈既安全又堅固，」一位福脫的工程師道，「但是偶或也會爆炸。」

福脫工廠曾因銻的爆炸三度被毀，有些人曾被灼傷——沒有人傷勢太重倒算是幸運。某次爆炸將一顆反應彈穿過石礦落在四分之一哩外的一所房屋的院子裡。另有一次，一個反應炸彈因曾爆炸而予以修理，當最後完工試驗時，

(Schuilen) 還在奧雷岡州立大學當化工系教授的時候。他和他的支持者誘導礦務局在該處設立這個製造實驗室，但是終為該局局長所否決，先為內政部部长擱置達數月之久，又為羅斯福總統所批駁。

「事情看來困難殊多，」許霖教授曾承認道。

適於此時出現了一位人物，終於把該實驗室變成生氣蓬勃的銻金屬工廠的是克洛爾博士(Dr. William J. Kroll) 世界一致公認最負盛名的冶金學權威。

「他是近代冶金學的愛迪生，」許霖說道。「作了一位發明家，導師和這學科的活動百科全書，他絕對是特出人物。」

克洛爾為人謙恭，灰白的頭髮，獨身，在六十二年以前生於小小的盧森堡公國。他自稱是二世紀來盧森堡最偉大的科學家。「但是你要知道，」他說，「二世紀來盧森堡便沒有出過其他的科學家。」

他的父親是地方上軋鋼廠的廠長，他的母親是比利時鐵礦技師的女兒。很合適的，當他到達接受高等教育的年歲時便去德國最大的夏洛登勃克工業學院專攻冶金學。廿九歲時他開始致力於研究工作，包括銻，鈦，鈾，鎳，鋁，鈹和一百多種其它金屬及合金的冶煉。他的很多發明

修理班的工頭以電話報告廠長。

「看來很不錯，」他報告道，「我們已把它裝至試驗時最大壓力，尚能保持不變。下星期一你可能會再度用它了。」

講話至此，一聲巨響就此中止。這位廠長掛上聽筒奔至廠房。祇見三個工人迷惑地蹣跚着，那個工頭躺在地上不省人事。當這工頭重獲知覺時，他眼望着四周的瓦礫堆

「第二件事，」他說道，「總之，下星期一你已無法用它了。」

這種災禍，並不常有，沒有多久，很顯然的梅育已大發其財，因此他的長期賭注終於獲得了補償。但是即使他的公司大事擴充也無法滿足擴展中原子能計劃的需求。因此其他的公司也開始補足了。其中一家便是全美鉛公司(National Lead Co.) 的銻合金製造部，也曾是銻發展中的先驅。尚有新進如西屋電氣公司，也採用荷蘭的礮精煉法。但是仍無法應付原子能委員會的需要，看來尚需另外一家公司參與其事，並須設專人負責。

完全由於幸運，工廠與人選均無問題。工廠便是美國礦務局的奧雷岡州阿爾巴納的「西北電力發展實驗室」。這實驗室建於數年前，正當年青有魄力的許霖(Joseph

後來對於最新的兵器製造貢獻最大，例如加壓引擎飛機，自導飛彈，火箭，噴氣機以及原子彈。其他次要的亦引致更好的汽車，收音機和自來水筆。

一九三三年克洛爾在盧森堡設立了私人實驗室，一直工作至一九四〇年，他在納粹佔領前三個月便離開了祖國。他來到美國申請服務的機會，很快地便被美國工業界所延聘。戰後礦務局擬聘他擔任一件工作，出乎他在工業與研究方面朋友們的意外，他居然接受了。

「這絕對沒有意義，」他最知已朋友中的一位堅持着。

「克洛爾博士對於政府機構絕無理由會有好感的。」

一九四三年「外人產業監理會」沒收了克洛爾最有價值的幾種專利權，同時進行一串有爆炸性內幕複雜的訴訟，這些訴訟直至本年初尚在進行中。主要的一項專利包括他在盧森堡所發明的一種製造純鈦的方法，是另外一種近代的奇妙金屬。對於許多克洛爾的支持者說，沒收是不合理的。他的朋友辯稱，科學家本身很顯然的並非仇敵；他過去是盧森堡的公民，今天是美國的公民。「外人產業監理會」的根據是克洛爾曾把他的專利售與一家德國公司，雖然克洛爾曾提出證件證明合約迄未履行。

正當聯邦政府的一部門在法庭上控告這位科學家時，

另外有人又在設法延攔他，請他協助呢！

「我們已在奧雷爾實驗室開始一件計劃大量製造鋅，」礦務局的第恩博士 (R. S. Dean) 告訴他。「你看是否你的方法可以適於此項工作？你願意領導整個計劃嗎？」克洛爾回答稱，「倘若你要我製造鋅，我願意効勞。在六個月之內你可能得到一些。」

他有些過份樂觀。終於化費了他八個月的時間，雖然比一般人所估計的還快得多。當他抵達奧雷爾時，他發現一無所有，對於此項工作簡直沒有設備，祇有一批很醜陋很熱心的助手。「我們對於鋅的認識，淺薄得很，」其中一人後來說道，「但是我們料想克洛爾可以教我們一切的。」固然克洛爾教他們很多。他指出在他自己實驗室裡所研究出來的冶金秘訣。他又表演最新的高度真空技術的應用，這些新技術那時在美國尚無人知道。他還建議了許多捷徑，簡化步驟以及安全措施。

「克洛爾從未命令我們做任何一件事，」他的一位助手說道。「他先問我們，我們想如何做法，或者我們願意怎樣試試。然後，當我們採用了他的意見，根據他的指示安裝了設備，在他的協助之下開始操作，最後工作有了頭緒，他便召集同仁開會，把我們捧上了天。天曉得，我們

從文字上看，這是最簡單不過的方法，但是如果沒有適當的控制，確是一種十分有碍健康的方法。很多步驟是在不活動的氣體中進行，例如 Helium 或氫以防爆炸與火災。主持此項反應的人員都是準備了手提氣瓶以防萬一。其中一個反應必須要在「炸彈」中進行，炸彈再置於熔爐的鎢浴中。

具備了這些相似的安全措施，奧雷爾實驗室所產製的金屬鋅的量迅速地增加。一九四七年開始時每週產量為六〇磅，至一九五一年當克洛爾向礦務局辭去實際職務時，已增至每週產數噸之量。

目下為了達到最高效率，全國所有各主要的鋅製造廠竭盡全力使每一家公司分擔工作的一部份。「在這一點上，」一位專家宣稱，「我們尚不知道兩種主要方法——荷蘭法或克洛爾法——究竟何者較佳。荷蘭法所製純度較高，但是克洛爾法比較便宜。兩者合在一起，終有一天我們不但擁有威力最大的戰爭武器，並且是有用的原子能——那一天，將成爲一種裝備完全的工業金屬。」

很多觀察的意見，認為這種兇猛的金屬，前途光輝萬丈。鋅的時代無疑地已經來臨。

譯自十一月八日星期六晚郵

所做的完全是他的旨意。」

他的同事們真誠地敬重他。有些年輕的助手們的太太對他亦喜亦惱，因為他常以孩子們的祖父自居，常常拂他們外出，回來時把他們裝滿了一肚子的糖果，糕餅，冰淇淋以及興奮的飲料。此外他在地方上的聲譽，尚是一位出衆的業餘水彩畫家，機器匠和珠寶鑑別家。

他在與任性的金屬如鋅工作時對於安全的注意與謹慎確是使人感動。但是，即使如此，他却很少以命令出之，他往往警告地說，此項反應可能有危險性。大部份時間他的建議是切實被遵行的。某次却被疏忽了。

有一位礦務局的人宣稱，他相信祇需冷至極低溫度，大約爲零下三〇〇度，鋅可以很安全地磨成粉末。

「這個假設很有趣，」克洛爾批評道，「但是我不願介紹這麼做，可能發生爆炸。」

高裡的工作人員一致決定，無論如何不妨一試。結果爆炸了。

「遺憾得很！」克洛爾觀察後說道。

他與他的共同工作者所發明的製造純鋅的方法，與費城福脫礦石公司梅育和他的一班人所用的荷蘭法完全不同。他的方法是基於高溫度及高度真空下的奇妙蒸溜法。

油漆速乾法

用二氯化硫的蒸氣可使許多種油漆、墨水等立刻乾燥。通常工業上常用的乾燥方法須費時一小時，但此種新法只需二至二十秒即足。這種蒸氣和塗料油類起反應成爲一層薄膜，然後用傳送皮帶經過乾燥室的處理，即完全乾燥以待裝箱起運或塗第二道油漆了。這種方法是美國衣利諾斯工業研究所的新發明，在工業上有極大用途，因爲它能增加製造速度和減少貯存待乾的地位。

人壽增加二十

最近五十年醫學之進步使人類平均壽命自四十七・三歲增至六七・六歲。同時幾種佔死亡率最大的疾病威脅也已逐漸減低，例如在一九〇〇年肺炎佔死亡率百分之十二・九，肺結核佔百分之二〇・四，心臟病佔百分之八・五。五十年後的今日，心臟病已躍居死亡率的第一位佔百分之三二・六，癌症佔一三・六，增加百分之三・六。且自一九〇〇年以來，活到六十五歲的長壽者已比以前增加了一倍。

記 諜

著 譯
奧 然
萊 斯 脫 賓 多
斯 莫

奧萊斯脫·賓多從事反情報工作三十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有著驚人的成就，他可以被稱為現代最偉大的軍事防諜人員，今年他出版了一冊「捕諜記」Spy catcher，一時膾炙人口，此文即為該書之摘譯。

我一生中最主要的工作便是捕捉間諜。在上次大戰中，我個人曾使七名間諜伏法受誅，又使無數的間諜判處長期監禁。

很多人都曾向我請教怎樣可以訓練成爲一個反情報人員。他們之所以對這一項工作發生了如是的興趣，實在是受了小說、電影和一些似是而非的諜報書籍的不正確的影響。一個真實的捕諜人員，在他的一生中，刺激，冒險，甚至碰上生命之憂的危險當然是在所難免的。但他們的工作跟致命於戰場上的軍人一樣，多數的時候，只在漫漫無盡的等候中度過，危險的閃光只不過是中間的穿插。電影和小說都過份誇大和集中了情節中的某一段高潮，而對冗長厭煩的例行調查，單調枯燥的詢問盤詰全都忽略過去了。要知道捕諜的線索都是辛辛苦苦一針一線地緩緩綴成

的。

一位卓越的反情報人員至少要具備十項品質，其中的七項是生而與俱不可強求的，只有三項才能憑自己的辛勤努力而獲得。

第一項是驚人的記憶力。反情報人員不但要記得可能在若干年後再度相遇的面容，事故和地點，並且他必須具備着不憑紀錄而能向嫌疑犯審詢數天的驚人記憶力。審詢的主要作用之一是獲得懷疑的證實，並且假如可能的話，要誘使受詢人誤以爲本身已十分安全。如果正在進行調查時，你因爲要紀錄要點而中斷了問句，便會受詢的嫌疑犯陡然覺得這並不是非正式的隨便談話，因之便增加了他的警戒性。更糟糕的是，嫌疑犯可以在你下筆紀錄的時候，獲得充份的時間去考慮對下一個問題編造最適宜的回答。

次一項是無窮的忍耐和深究根源的精神。任何一個能幹的間諜都牢記着一套預先編造的故事。不過這個故事只是粗枝大葉地略具完整的形式，它們往往是經不起深追窮詰的。反情報人員追求詳情的眼光再伴同了不倦不休的忍耐便是盤問詢詰時最重要的武器。

第三件是語言的幫助。如果詢問要經過繙譯的轉達，在意思的傳達上便會打了折扣。在搜查嫌疑犯的所有物時

，如果他看不懂信件，日記和一切文件上所寫的文字時，那末即使他是世界上最好的偵探，他也會對此束手無策。

第四項是實用心理的智識，一個反情報人員必須能敏捷地判斷他所詢問的嫌疑犯具有何種性格，然後決定應採取的盤詰方式。對於一個個強硬的硬漢，威脅恫嚇是毫無用處的，倒是稍稍的同情與慰藉可以使他屈服就範，有些人則正好相反。

第五項是勇敢。任何人聽到過議會辯論，和出席過一場證人被反覆質詢的重要審訊後，他便會懂得我在這兒提出的所謂「精神上的超越性」的重要了。這種重要的勇敢特性，一位反情報人員在審訊嫌疑犯時是必須具備的。審訊人員的堅決的意志力將是達到使命的重要幫助。

第六項是對於有關的各種都市和大城必須熟悉得瞭如指掌。他不但要知道通衢大廈，並且還要熟悉僻巷小徑，餐室，旅館，地方風俗以及自某處到某處的確實距離。這些知識要滿裝在腦子裡準備隨時拿出來使用，我在這兒可以舉出一個例子。

一九四二年三月，一位頭髮梳得整潔，有齊藍銅色眼睛，高顴骨，面頰曾被日炙，名叫漢斯的一個傢伙帶被進我的辦公室來審訊。從那人的面貌上已經可以看出這是一個

不折不扣的德國人。又從他右頰上的決斷傷痕上也可以看出他是那一派的人物，不過爲了不冤枉好人起見，我要慎重地決定他究竟有無間諜的嫌疑。

他坦白地承認自己是德國人，不過早在一九三六年國他公然反抗納粹以致他的生命和財產將遭到納粹的危害時便已逃往丹麥。在哥本哈根他操律師行業，生活過得相當舒適。一九四〇年納粹佔領丹麥，他自知眼前大禍將臨，因此他便轉入地下工作，以後他又深謀熟慮地回到德國進入虎穴工作了一個時期，又越過邊境進入瑞士，然後再從瑞士通過法國和西班牙的邊境來到巴塞隆那。這便是他告訴我的逃亡路線。

我盤問他逃亡在丹麥的這一段故事。立刻證明他的確在哥本哈根住過幾年，他對這個城市相當熟悉。他似乎對律師這項職業也極爲在行。同時他又對逃亡所經的這些旅程狀況一一道來絕非虛假。詢問到此爲止絕無瑕疵。

我背靠椅子上點上了一支香烟。「告訴我」我對這個德國人說，「你是在什麼時候抵達巴塞隆那的？」

「已經是深夜了。約摸在十點鐘左右。」

「那晚上你如何度過？」

「在大陸旅館裡過了一晚。」

「噯，原來是大陸旅館。你知道這旅館的餐室在幾層樓？」我問道。

他略微停頓思索了一下，然後來了個動人的微笑。「我抱歉不知道。你要知道我到達時已經很晚——正如我所說的差不多已十點鐘了。他們告訴我餐室已經打烊，所以我只能在房間裡隨便吃了一頓便餐。」

「原來是這樣。那天第二天早晨呢——你做了些什麼事？」

「我到英國領事館去了一趟。」

「你是怎樣去的？——坐出差汽車還是步行？」

「走去的。」他說。

「你從大陸旅館走到英國領事館費了多少時間？」

「大約二十分鐘。」他回答着。

「老兄，」我說，「你在說謊了。你是一個絕頂聰明的說謊者，不過毫無疑問你是在說謊——說不定你還是一個間諜。」

他面紅耳赤地跳起來。「你怎敢任意給我加上這樣一個罪名！」他喊着。

我靠前一點說道：「有兩點可以證明。大陸旅館的附設餐室並不像歐洲一般旅館一樣地設在樓下，它是設在二

該以牙還牙的找出合理的法律來制裁他。

其次他必須是一個天生的演員。當他判斷這個嫌疑犯的確實身份後，他便要想出最好的方法來使他招供，這時候審訊人便扮成某一個角色了。總之應該憑他的判斷，或硬或軟地使他吐露真實。

第九條是偵探的知識。每一個出色的間諜，在表面上他所陳述的故事都是頭頭有道的。只有憑審訊人的技巧才能用問題發掘他的深處而帶出一絲光明。時間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條件。有時只有真正的間諜才會將以往每分鐘的時間供認得絲毫無誤，一個誠實的老百姓在審訊的緊張場合下倒會啞啞不知所云。這時反情報人員便要藉他的偵查知識來決定是非曲直了。

最後一項是實際的經驗。現在已經知道有很多種著名的秘密通訊和隱蔽重要證據的方法。這些都是反情報人員在經驗中陸續獲知的。德國間諜組織有一個最失策的地方，便是訓練出來的間諜往往照章行事，毫無創造性。一旦這種特殊的秘密方法洩露了，德國人並不能立刻把這種方法放棄而以其新法來代替，他們這種墨守成規的方式使很多間諜輕易地犧牲了性命。

層樓上的。你狡猾地辯稱它已打烊所以你不知道它在那一層樓，可是這一點你又弄巧成拙了。西班牙不像柏林，倫敦或是哥本哈根，這兒的夜市比北歐要遲得多。大陸旅館的餐室在十點鐘正是生意最興旺的時間，你怎能說它已打烊了呢？這個推論非常簡單，你根本沒有去過大陸旅館」

他還想開口分辨，我又繼續着說：

「你不必再打斷我的話了，即使那一件錯誤還不足以使你折服的話，那麼還有第二點。」我從桌上撿起一張紙和一支筆。「看，我敢說你對巴塞隆那的知識是够幼稚的了。我可以給一張草圖給你，這是大陸旅館，但相差不了，那兒便是英國領事館，步行不消五分鐘。像你這樣一位身高德壯的漢子，怎麼會走上二十分鐘？」

我於是按鈴召進警衛把他帶走。漢斯雖然以後在重審時因機智的辯護始終不能判定他的間諜罪，但我相信他一定是一名間諜。在戰爭期間他仍被拘留未獲開釋。因此他的未來的間諜事業便被這二個微小的錯誤所葬送了。

第七項反情報人員所必備的條件是熟悉國際公法。任何一個嫌疑犯不論他是蘇俄何種國籍，他在國際公法下仍享有某種權利與特權。一個聰明的間諜一定詳悉海牙國際公法，他會藉這種護身符的保護向審訊人反攻。因此你應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間諜的問題不在如何獲得情報，而是如何傳達情報。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問題都完全相反了。這完全是由於無線電報和極微照相術的發明，一具強力短波的發報器非常容易在一區荒郊中建立起來，情報便可由此正確地傳送出去。我看到過一隻德國的極微照相機，長度和自來水筆相像，厚度大約為自來水筆的三倍，它能攝取文件的相片，而他的底片能縮小得跟針頭一般。一個間諜只要把底片貼在信封的郵票背後，便可以委託這一封毫無破綻的信件帶出了他的重大使命。戰時因為檢查郵件的機構非常忙碌，郵票部份便很難為人發覺。這一個秘密的最後揭露還是由於德國間諜使用次數過多，檢查人對這個國外地址發生了懷疑，最後經更詳細的檢查才得真相大白。

就以上的十項反情報人員所必需的品質看來，我可以斷定在十萬人中難以找到一個真正合格的人選。並且即使他有了以上各項品質以後，他還得經過五年以上的訓練，才有資格成為一名幹練的防諜人員。

現在我談到多數人爭辯不休的一個題目，便是婦女是否合宜反情報工作。在我的觀點，根據以往三十年工作的經驗，我認為女人是不適合於作間諜或捕諜工作的。

一名好間諜，也不可能成為一名能幹的捕諜人員。

x x x x

諾曼地登陸以後，我奉派赴歐陸主持駐荷蘭防諜保密工作，隸屬於盟國遠征軍最高統帥部。我的任務是與英國保密局合作肅清敵探與維持盟軍自諾曼地橋頭陣地推進越過法國比利時而至荷蘭這條交通路線上的安全。

這件工作在我這樣一個年齡已達五十五歲的人來說實在是够艱苦的。生活和工作環境多在野外，進食無定時，整日驅車於彈穴滿佈的崎嶇道路上，能抓住機會不脫衣服地睡上幾小時便算是極爲難得了。雖然在前線的士兵十倍於我的艱辛與危險，可是因爲我已步入老年，年青時不倦不息的精力已舍我而去，現在單憑數小時的休息已不能使我恢復正常的精神了。

那時盟國遠征軍統帥部設立在布魯塞爾，當我到達荷蘭南部的恩荷汶時，我已感到心力交疲，不久我自己的猜疑在體力上得到了證實。在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我終於病倒了。



自己的醫生。

我的一生曾好整以暇地詢問過無數人犯。但當這次我面臨自己的身體健康狀態時，我也和一般人同樣地感到焦燥不安了。

「醫生，我不是一個小孩子了，」我說。「我希望能知道自已的身體情形，我並不是一個懦夫。請你坦白地告訴我的病狀。」

他哼哼哈哈地向我囁嚅了一番客套。

「去他媽的客套吧，」我說，「我一到倫敦還不是要知道的？那末你現在就告訴我好不了。」

多數婦女在間諜的觀點上看來有三點天生的缺陷。第一是缺乏技術知識和訓練。例如要派一名間諜去偵查敵方所發明的新秘密機器時，一個機匠就比最聰明的婦女有用得多。

第二，在通常的環境下，女子較男人易於引人注目。例如，男人只要穿著合宜的衣服，跑進船塢附近的酒吧間去是不會令人起疑的。但女人在這種場合却無法混入，因此她的活動範圍就要大大減少。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個條件，多數女人在控制自己情感的這一點上遠不及男人的可靠。我知道若干德國英國和法國的婦女，爲了探取情報不惜委身跟敵方的高級官員接近。關於這一點她們都做得非常成功，但最後她們却陷身於真正的愛情深淵裡，不但無法實踐她們自己的任務，並且反而把自己祖國情報處的秘密洩洩無遺。

在我個人的意見，認爲利用婦女去探獲敵方情報是有局限的。女間諜可以派去引誘敵方的高級官員，然後用以向保密機構告發或向他太太揭發爲要挾勒令他繼續供給情報。女人在天性上本來是厭惡跟陌生男人睡覺的，除非她淫蕩成性。但是一個淫蕩的女人顯然是不可靠的，我們又怎能希望她不背叛國家呢。所以女人在我看來不可能成爲

一位友人將我迅速送往布魯塞爾的情報總部，在那裡我被送進陸軍醫院診治。一位少校職的專家給我作了一次有生以來從未有過的詳細檢查。

檢查完畢以後，他在一張診斷書上寫了一點東西，簽上字，套入信封然後封好口交給我。他囑咐我趕快請假返英國休養，不得遲延，當我到達以後，要我把這封信交給我自己的醫生。

他聳聳肩。「好吧。我認爲你的腹部患了嚴重的癌症，兩邊肺部也有一點，不過情形較輕。」

我聽到癌症二字心都冷了半截。

「你認爲還能活多久？」

「如果你一定要我告訴你，我只好直說了，我以爲大概能維持兩個月或是三個月，不過這是不可能估計得十分正確的。」他說完了，給我來一個充滿着同情的微笑。

這個不幸的消息迅速地在袍澤中傳播着，他們都焦慮地同情着我的遭遇，我敢說這一年的聖誕節是我一生中度過的最壞的一個，它同時也破壞了我同事們的佳節歡樂的情緒。

十二月廿七日我飛返倫敦。我第一步便是約定跟我自己的醫生會晤。我交給他診斷書，他便對我作詳細檢查。過了一會兒他問道，「你的軍醫在下判斷以前是否已作過X光的檢查？」

「沒有。」

「那末在他沒有給你吞服銀劑和照X光以前他怎麼能下如此的結論呢？老實說吧，實多，我在這初次檢查裡實在找不出有絲毫癌症的跡象。我要立刻給你來一次X光檢查。」

我們一下子便談入正題，我說：「那末你是一名奸細？」

他義憤填膺地忿怒着：「你怎麼能任意控訴我是奸細呢？我是一個爲國家盡力的荷蘭好百姓。」

我凝視着他。「你——一個良善的荷蘭百姓？那麼你怎麼會穿着這一身制服被人捕獲的呢？難道德國人因爲你是一名良善的荷蘭百姓才賞給你鐵十字勳章的嗎？」

「官長，你完全弄錯了，」他回答道。「我承認這樣的打扮是不像一個荷蘭的良善百姓，不過我是有解釋的。」

我之加入德國黑衫黨完全是奉命辦事。一位情報處的高級官員給我非常明確的指示，叫我怎樣去入夥，怎樣去回答他們的問題等等。等我加入納粹以後，他告訴我查查些什麼東西，以及去偵察那一種事實。他甚至爲我安排好每月向他的連絡官報告一次。我跟那人在鹿特丹的碼頭上會面，他們叫那地方爲龜吉斯。」

我不相信這個故事，因爲多少年來我已聽熟了這一套。不過我頗爲躊躇，除非我能獲得確實的反證，那麼軍法會議中可能會接受他那一套胡說八道。當然那時也有很多真實的例子，一部份忠貞之士冒着生命的危險滲透入敵軍中工作，最後他還可能被敵人指爲叛逃分子受到控訴和判決。

檢查之後，我的醫生告訴我，「你的身體上沒有任何癌症的跡象。你的病症完全是由於過度的疲勞，我保證你休養幾個月之後，便會百分之百的恢復。好了，你對大家聲明一下吧。現在任何人都以爲你快要死亡了呢。」

我還能聲明些什麼呢？在那一刻我領悟了一個人在被判死刑以後忽然獲得大赦的真正感覺。

以後的三個月裡，我享受着完全休息的樂趣。同時我又從傳聞中知道法蘭克·賈克遜中校快將逝世的消息已在英國情報工作人員中迅速傳播着，無疑地這個消息也已傳入敵人的耳中了（賈克遜是我在盟國遠征軍統帥部中所用的假名。）

一九四五年三月底，我恢復健康，重返歐陸服務。不到六個星期，對德勝利日來臨，荷蘭北部諸省全部光復，但圍困在那裡的德軍仍在作困獸之鬥。六月初我因工作之需到達海牙，我的初次任務之一便是審訊一位荷籍的黑衫黨徒。（納粹德國領袖之忠實徒黨。）

這位特別的囚犯被荷蘭軍出其不意地突然捕獲，所以他還穿着整齊的黑色的黑衫黨制服。上衣上的紅黑相間的帶子無疑地可以證明他是一位值得驕傲的鐵十字勳章的獲得者。（這是希特勒頒賜的一種榮譽勳章）

現在我眼前的這一位是否也會是其中之一呢？可是我不作如此想。

「你既然每月在鹿特丹跟那位連絡官會面報告一切你偵獲到的有用情報，那麼你應該知道他的名字是什麼，我可以在我們的紀錄上查核一下。」

那嫌疑犯得意洋洋地微笑着說：「官長，在情報工作中是不允許到處去打聽人家的姓名和住址的。你對個人的事情知道得愈少，便越不易洩漏秘密。」

「原來如此，你既然不能告訴我那位連絡官的姓名，那麼關於他你能告訴我一點其他的事情嗎？」

他想了一下，「好的，官長，我已告訴過我跟他會面是奉着情報處那位高級官長的命令。」

「噢，那就好，」我說，「現在我們已接近事實了。這一位高級官員——你一定知道些有關他的具體事實了，例如他的姓名等等。你只要告訴我他的姓名是什麼，我便能把他找來證實你所說的一切。只要他能爲你證明，你立刻可以無罪釋放。」

那囚犯搖搖頭，顯露着悲戚的神色。「官長，問題就在這裡了。如果我那老朋友還能爲我證明的話，我早就不會被關在這裡了。他早就會使我恢復自由了。但這是最不

幸的一件事，——他已去世了。」

「是的，這是非常不幸的，不過還沒有關係。即使他去世了，他還能幫助你的。我可以代你查詢，也許在最後機密的文件裡會提到過你。那麼，他的姓名呢？」

他毫不遲疑地回答：「官長，他叫賈克遜，法蘭克，賈克遜中校。」

我再也攔不住正經面孔了，只好突然裝作打個噴嚏，使我有時間去擦鼻子作爲掩飾。

「唔，我想我是聽到過他的大名的。」我說，「不過我不知道他已去世了。你在外面混得太久了，一定會錯過不少新聞。不管怎樣，你還是往下說吧。那天你是奉了這位賈克遜中校的命令才去參加黑衫黨的，是嗎？」

「是的，官長。」

「你跟他相識了很久嗎？」

「是的，官長。好多年了。我爲他做了好多工作。」

「所以賈克遜中校對你是完全信任的，是嗎？」

「唔，官長，真是這樣的。如果他現在還活著，他一定早就把我釋放了。」

「我以爲你不必爲這件事過於擔心，即使他死了也沒有關係。雖然我還要作一些例行的審問，可是就你這種情

形似乎是不會有什麼問題的，我相信在賈克遜的總部裡一定會有證人或證件來使你獲得釋放。不過我雖然聽到過不少賈克遜中校的事情，但我還不會和他會面過，你能告訴我他的模樣嗎？」

那囚犯皺着臉深思了一會兒說：「我不善於說明某一個人的形貌。就大體上說來，他看上去是長得十分均衡的，中等高度和身材，我記不起他還有什麼特徵了。」

「原來如此，那末譬如說吧，他是不是和我有點相像呢？」

他向我應酬，然後大笑起來。「天哪，不！官長，他一點兒也不像你。」

「那沒有關係，」我說：「就你這情形看來似乎不會有什麼問題的，我非常高興跟你談了這許多話，等我把你的供辭和紀錄對照過以後，我可以保證你離開這兒。我還要查明一下你對國家究竟有了多少貢獻，我一定負責使你獲得應有的報償。」

「唔，官長，我真是感激萬分。我簡直不能用言語來表達對你的感謝。」

「不要客氣，任何一位像你這樣處境的人，我都應該作同樣的對待。順便提起一點，你能爲我做一件事嗎？」

「官長，是什麼？」他十分討好地問道。

「我工作完了以後，你如果還能記憶以往幾年中工作詳情的話，那麼在你空暇的時候，請你把它記錄下來。它們也許是非常有用的，至少我對於你所做的這種危險工作頗感興趣。你寫完以後，請你交給典獄長，你只要在上面寫明我的姓名和地址，他就會把它轉寄給我的。」

「官長，那很好，我一定盡我的能力去做。」然後他想了想說道：「可是，官長，我把這份紀錄寄交給誰呢？我還不會知道你的尊姓大名啊。」

我默然了半響，只是向他凝視着。然後我說「我的姓名嗎？在這件工作上，我是被人稱作賈克遜的——法蘭克·賈克遜中校。」

x x x x x

一個擔任反情報工作的人員如果太信任自己的直覺印象來判斷嫌疑是常會引起危險的。不過也只有經驗豐富的工作人員才會從某種特點上直覺地引起他的懷疑，而一個未經訓練的生手對這種情形當然極易疏忽。

我現在已記不起究竟是那一種感覺在警告着我，使我懷疑愛彌兒·波蘭泰是一個德國間諜了。當盟軍突破德軍陣線長驅而入比利時時。有人看到他在在一處受過炮彈集中

轟擊過的荒寂無人的村莊上呆呆地徘徊。因此他就被捕獲起來送到我所轄的指揮部來審訊。他的裝束和一般農民完全一樣，我從他所講的幾句話上聽出他說的是比——法口音，帶着華倫鄉下人的那種真正重音。不過從他的蹣跚的姿態上看來似乎不像是附近鄉村裡的通常農民。

「你是農人嗎？」我問道。

「我是農人，」他回答道。「現在我沒有田地了。我的牲畜全被牽走了。我的田地上佈滿了炮彈坑，我的茅房炸燬了。我的妻子躺在那邊坍塌的屋頂下死去了。其餘的人都走散了——全都見不到了。」

「你能數數目嗎？」我問道

「數數目？」他對這個莫名其妙的問題感到驚訝。

我的桌上正好有一碟乾豆子，我就推過去放在他前面，「你數這個。」我說。

他慢慢地撿起豆子，用一種奇怪的音調以法語數着：「一一二二三」當他數到七十二時，我叫他停住。在這個試驗裡他做得不錯。如果他是德國間諜扮作比利時的華倫人，他可能會將七十二用道地的法國話數成 Soixante Douze，但華倫的農夫數七十二時總是用土話說成 Septante Deux 到現在爲止，他毫無破綻。

我命令他關閉在一間小屋裡，門從外面反鎖上了，這屋子的兩根大樑中間有一條裂縫，監視的人可以在外面窺視他。這晚波蘭表在就寢以前跪下來作禱告。他不會知道外面有人在窺探他，可是他仍輕輕地用華倫鄉下人所用的禱告辭祝禱。當一隻老鼠奔過屋內地面時，他驚呼了一聲，這也是道地的土音。然後他躺上床似乎已斬斷入睡了。

次晨我決定用另一種方法來試驗他。我於是把他帶往戰地司令部。在我未到達以前，我先將計劃通知部下的工作人員。當我向波蘭表詢問數語以後，便根據已定的計劃用德文含糊地哼出一句「可憐的傢伙」，我的部下便用德文回答「爲什麼？」，打過這個暗號之後，我便用德文說將下去。

波蘭表立在我前面，忍耐而茫然地看着我們，像是一匹在畜欄裡的牲口。

我又轉向另一位情報工作人員，依然用德文說着同一句話，「可憐的傢伙。」

他立刻機敏地會悟了我的用意。「爲什麼？」他用同樣的德語詢問着。

我仍然用德語說下去，「因爲他死到臨頭了，他還在那兒做夢。他毫無疑問是一名奸細，他不必再夢想交什麼

。當他聽到我的笑聲以後，他突然警覺了，他想改變姿勢恢復以前所裝的那副優相，但大錯已經鑄成不可挽救了。

「我親愛的朋友。」我用德語說着站了起來。從此以後直到他執行死刑的這幾天中他說的都是純粹的德語了。

x x x x x

當盟軍自法蘭德斯推進到荷蘭以後，因我當時主持荷蘭全境的防諜情報工作，所以我得負責肅清收復的地區。

在空曠地區建起一座大營，周圍以刺鐵絲密密地圍攔着。一切無家可歸的，流亡的，有嫌疑的叛徒和奸細都關在裡面，然後逐漸把他們分類。良善的老百姓只要能證明他們的清白無辜，立刻就遷移到舒適的軍營裡去。

安特衛普光復以後，我籌組了一所龐大的拘留營。有一天我偶然經過那兒的營門聽到一陣騷擾聲，我便跑去看看個究竟。我看到一位身高超過六呎，軀幹出奇地魁偉的大漢，他那寬廣的胸膛幾乎快要擠破他的軍服上衣。除了這偉大無倫的特點以外，他之所以在人叢中能引人注目還因爲他身上佩帶着無數武器，簡直像是一座小型的活動兵工廠。

大漢的兩臂上各揹着一個笑迷迷的女郎，一群帶着欽佩神情的德國青年圍集在他身邊嘵嘵不休。攔住他去路的

好運了，我已吩咐過他的死刑在中午執行。」

在這時的問答之間，我留神着波蘭表，尤其注意着他的眼睛與喉結。正如任何人當物件接近眼邊便會自動眨眼一樣，即便是一個非常勇敢而有極大控制力的人，當他耳聞自己的死訊時，他一定無法控制具有着自動反應的血管運動神經，他一定會臉色轉白，或是驚惶地睜目，或是口中突然發乾地吞口水。但波蘭表却毫無這種現象。這顯然地可以推論到他並不懂得德語，換句話說也決不會是德國間諜了。

到這一階段，我開始反省自己最初對他發生懷疑的動機，中夜默坐長思，久而未決。最後，我決定在次晨再作一次最後的試驗。如果這次再失敗，我決意立刻將他釋放。

次晨他帶進我的辦公室，像以前一樣雙頭僵僵地站立着。我低着頭在閱讀桌上打字文件。讀到結尾處，我拿起筆來在最後一頁上簽了一個字。放下筆，我抬起頭來迅速地用德語說道，「行了，我現在完全滿意了。你可以走了。你得到自由了。」

他深深地呼了一口氣，聳着肩膀好像擺脫了肩頭的千斤重擔，並且快樂地抬起頭來似乎想享受一下自由的空氣

哨兵滿臉的煩惱和猶豫。當我接近這群人的身後時，我聽到那大個兒用深沉的語聲說道：「這兩個女孩子是荷蘭的良善愛國份子。告訴你們的頭兒說我偉大的金剛爲她們擔保。她們應該立刻釋放跟我喝酒去。」

我當然聽到過這位名實相符綽號爲金剛的剛悍的荷蘭抗德軍領袖。他的殘忍的力量，無畏的精神和對德國人的輝煌的戰果使他在歐洲德國佔領區中赫赫有名。不過他像現在這樣任意闖進營來帶走兩個未經專人訊問過的女人總是不合法的。

我向他呼喝着：「過來！你。」

他踟躕了一下，然後大搖大擺地向我走來。在他未曾開口以前我用手觸到他袖上綴着的三粒金星。

「你有什么權利可以帶着這三顆星？你在那一個部隊裡？」

他咆哮地說着：「你看仔細了，我佩帶這三顆金星是由於荷蘭地下游擊軍的任命！」

「真的嗎，你叫什麼名字？」我故意嘲弄地詢問着。

「我？」他對我有眼不識泰山似乎頗爲驚訝。「上校，你不認識我？我住在韋托克堡，是荷蘭游擊軍的領袖。」他停頓了一下。「我叫金剛。」

「我只曉得金剛是一頭既笨又大的猴子。」

在他的後面人群中發出了竊笑聲。

我利用他的氣餒，再續加壓力。「你既然在荷蘭軍隊裡沒有官階，那你就不能佩帶這種勳章。」我跑近去將他袖上綴着金星的袖帶摘了下來。

龐大的金剛這時看起來真像一頭綿羊了。過了一會兒他爲了要維持自己的尊嚴，喊道，「你對韋托克堡的這種侮辱態度我將立刻提出抗議。」接着他便放下女孩子跨着大步走開了。

這是我第一次跟金剛的會面。照例說我應該高興地接待他，對這位從德國秘密警察手中救出無數愛國志士並且救出無數降落在荷境內的盟國飛行員的偉大地下游擊隊領袖致敬。但是我不願意我所管轄的那一部份因他而軍紀廢弛，威信蕩然。

這事發生之後，我回想着爲什麼我如此無禮的對待他，他居然會如此謙卑地逆來順受。任何人有着以往這種卓越的成績，即使他做錯了事，他在這些英雄崇拜者的面前也定會挺起腰幹來的。現在他在公衆場合中如此屈辱後竟會默然而退，未免超出這一類人的常情了。

我於是將我的懷疑詢問我手下的助手，他腦子裡貯存

。他中了一槍，子彈穿過肺部。他的部下經過一場劇烈槍戰之後，在一家監獄醫院中把他救出來。」

「死了不少人吧？」

「德秘密警察死了一名傷了二名。游擊隊死亡慘重。」

只林特曼跟三位同伴逃出了性命，其餘四十七位在逃出院時中了埋伏，全部被殲。」

「好像德國人預先就知道了似的。」我緩緩地說着，「這個文件我要借用二三天，碰運氣，也許我能加進幾頁去。我明晨預備到布魯塞爾去。」

x x x x x

我在布魯塞爾希望能找到一位確實在荷蘭地下游擊軍中工作，並且跟林特曼同事過的人，我希望他能證實我腦海中的幻想。後來我終於找到了一位。

「你是在那次突襲時醫院僥倖生還的一位嗎？」我問道。

「不，我不幸那一次沒有參加。一個月以後我在這兒也中了一槍。」說着他指點自己眼皮上的一條彈痕。

「這是怎樣一會事呢？」

「那時我們正在用炸藥轟炸一座橋樑。我正俯下身來安裝火藥引線。子彈集中向我們這帶射來。大概是我們

着歐洲各國地下活動者的全部紀錄。

「告訴我，衛爾罕，」我問道，「你知綽號金剛的一位地下游擊隊的領袖嗎？」

他默然地回憶了一下，然後告訴我說：「他真名是克利斯新·林特曼。出生於鹿特丹。是一個汽車行老闆的兒子。超等拳擊家和角力手，據說在某次酒店鬧事中殺死過七個人，他有過好幾打的姘婦。」

「還有別的事嗎？」

「是的，官長。他是四兄弟中的長子——全都從事地下工作。」

「有沒有因被捕捐軀的？」我問道。

衛爾罕記不起了，他翻閱檔案，在一大堆文件中，找出一件來。「沒有，不過他最小的弟弟和一個名叫維羅妮加的酒館裡的舞女曾同時被捕，他們都是從事地下工作的，維羅妮加也是林特曼的愛人。」他一面翻着打字的文件繼續說道：「後來他們都被釋放了。」

「爲什麼？」

他聳聳肩，「文件上只提到這一點。」

「還有什麼嗎？」我問道

「官長，林特曼在幾星期以後，也在一次突襲中被捕



的計劃走漏了風聲。我中了一槍從橋上落到水裡去，幸而我潛伏在水下，讓水流把我帶離了那危險地區，才逃脫了性命。我

們的領袖，金剛——他真是奇蹟！他總是在德國人的鼻子底下安然逃走。可是其餘的人却——」他聳聳肩膀。

我爲他斟了一杯紅酒，搭訕着道：「他們都說金剛對女人是有一手的。」

「是的。這是真話。我告訴你，住在萊根那邊山上一所龐大城堡裡的一位漂亮女人，把她全部的珠寶遺產都捐給他那支游擊隊了。可是也有人說他把金剛鑽都送給他在不魯塞爾的一位姘婦了。」

談話結束後，我就驅車往萊根拜訪那位有錢的貴婦。我們談到了林特曼，她承認曾把珠寶送給他的游擊部隊，她說他是一個偉大的人物，不過也有缺點。她懷疑他吞沒

了珠寶沒有把它出售了作為軍費。

「你怎麼會這樣想的呢？」我問道。

「有一天我在市上看見一個女人帶着我的綠寶石鑲的耳環。我詢問她是否可以賣給我。她說這是金剛送給她的，如果她賣掉了，他會殺死她的。」

「你知道她的姓名嗎？」

「她們在一起的有二個人，一個叫蜜耶·察絲脫，那個帶耳環的叫——我記起來了，叫瑪格萊沙·黛兒登，她們都是酒吧女郎。」

幸而，她沒有抬頭向我探視，否則她一定會奇怪我為什麼臉上變了色。原來蜜耶和瑪格萊沙都是名單上的人物，她們是德國秘密警察手下的重要角色。

我立刻回到布魯塞爾打電話給韋爾罕，詢問她們兩人的地址。幾分鐘以後，我在布魯塞爾的荷蘭情報局借了幾名秘密警察前往蜜耶的住所。

我們來得太遲了。人去樓空。蜜耶已逃往——這是後來我們查到的——維也納。

我們再趕往瑪格萊沙的寓所，她室門緊閉，我們破戶而入，發現她已服毒而死。

我留在布魯塞爾偵查了好幾天，從大街小巷，咖啡館

三天以後——九月十七日——歷史上最大規模的一次空運降陸戰開始了。英國第一空運師將近一萬人降陸於安浪，同時二萬美國降落傘部隊以及三千波蘭人降陸於格萊場和奈美根。他們的任務是在馬司運河瓦爾河上建立橋頭陣地，準備與中央突入的裝甲部隊會合，以期得能強渡過河。這項出其不意的戰略完全得靠降落部隊在敵後的驚人活動。

一切看來都能按照計劃行事。九月十六日早晨盟國空軍的偵察證實德國軍隊在安浪一區並無異狀。但這天晚上天黑以後，德國的裝甲部隊迅速開入，將這主要的佔領區暗中團圍住準備在次日襲中捉釐了。第二天破曉時份降落傘部隊自灰色天空下降時發現敵軍並無驚惶失措之狀。這時已經猜測到整個計劃可能已被洩漏，但每個人還希望這不過是德國人偶然巧合的增援。

九天以後，只剩二千四百名生還者於血戰之餘安全地度過瓦爾河，其餘的都犧牲在降落區了。整個計劃失敗了。蒙哥馬利將軍遭遇到開戰以來他第一次的重大失敗。自此以後，戰爭在這地區又持續了八個月，在這些日子裡，有二十萬荷蘭男女死於屠殺與饑饉。但除我以外，沒有人知道這次攻擊失敗的真正原因。

酒吧間等處探聽到了不少林特曼的詳情，逐漸地獲得眉目。從幾個不同的證人口中知道當他的兄弟和他的青梅竹馬的愛人維羅妮加被捕的時候，林特曼正欠了一身債。但當那兩人輕易地從德國人手裡釋放出來以後，林特曼的債務全還清了，並且所過的生活也要比以前奢華得多。他漸漸兒的對反抗德國的游擊戰意氣起來。以後每一次游擊軍的突襲都損失慘重。

我知道這些搜集的證據已足夠將林特曼置之於法了。我便通知韋托克堡的荷蘭情報部司令，要林特曼在次晨十一時到布魯塞爾的皇宮飯店來見我。皇宮飯店是盟軍統帥部官員們的下榻之處。

次晨我在旅館中等候了近兩小時，結果只有兩名荷蘭參謀本部裡的年青軍官跑來見我，他們向我敬禮之後，其中的一位便開口了。

「官長，你在等候林特曼嗎？」

「是的，我已等候他兩小時了。」

「官長，我們非常抱歉，果你久候，林特曼為了一件特殊的謀報任務要跟加拿大軍聯絡，今天不能踐約了。」

我無可奈何只好把這件案子寫成正式報告呈到盟軍統帥部去。

到這時為止，林特曼還沒有確實的犯罪證據，我們只能從他的環境證據上加以推斷。直到後來某一天晚上另一件增添的證明戲劇性的出現。自安浪慘敗以後，盟軍雖然繼續向前挺進，但寸土必爭艱苦萬狀。我那時也隨後跟進到達恩荷汶。這天晚上我正完畢了連續三小時的審詢工作。嫌疑犯是一位德國青年，名叫維羅妮加。我最後使他不招認是一個間諜。他已陷入恐怖之中。

「我會槍斃嗎？」他畏縮地低聲問着。

我沒有回答，他是一名間諜，當然是要槍斃的。

「官長，如果你能保全我的性命，我可以告訴你一個最有價值的情報。」

「你真是傻瓜，」我說道。「在你槍斃以前，你所有的情報，我都可以叫你吐出來，這是非常簡單的事。」

他那蒼白的臉上露出一絲慘笑。「你能使我招供你媽想我所知道的事，但你無法使我招供你從來不會料想到的情報。」

「好吧，年青的哲學家，你知道些什麼呢？」

維羅妮加聚精會神地俯身向前，握緊他的拳頭以幫助記憶，維羅妮加告訴我們謀報參謀本部裡的人名和一切瑣事

我極力裝出平淡的語氣，「誰告訴你這些事情的？」
「德國情報部份裡的德斯維脫上校。」
「誰把這些事情告訴德斯維脫上校的？」
「官長，我要交換我的性命。」他作了一個失望的手勢。

我拔出手槍，「站起來」

「等一下，」他貪戀着生命地說，「不要槍斃我，我告訴你。他叫林特曼——綽號金剛。」

「金剛把安撫作計劃的秘密出賣給納粹了嗎？」我俯向前用手槍抵住維羅麗。他恐怖得變了臉色。

維羅麗點頭。他在九月十五日把這個秘密告訴德斯維脫，他說英美軍隊就要降落了。」

「他說出地名嗎？」

「是的，他說英國空軍運籌準備在星期日早晨在恩荷汶之後降落。」

金剛被捕了，在荷蘭找不到這樣大的手鎗，只好用鐵鍊把他的手臂捆住。我又吩咐在上飛機前把他的双脚也給捆了起來，因為我怕他那有力的腿可以在飛機機身上翻個大窟窿，然後跳空自殺。

飛機降落英國以後，他受了兩星期的審訊，然後解回

加却是他始終愛戀着的一位。每次當他漂泊歸來，他總是回到她的身邊。

他開始為維羅麗加和他兄弟的命運焦慮，同時他也覺得游擊軍中的其他領袖已對捐贈的珠寶下落發生了懷疑，林特曼最後便決定跟敵人妥協。他向敵人提出兩個交換條件：一是立即釋放維羅麗加，一是付給大宗款項。

德國情報處雇用他為間諜以後，大約不敢把這項消息傳佈太廣，所以其他德國的特務機關並沒有知道林特曼已被他們收買。所以當有一次秘密警察突襲鹿特丹的游擊軍司令部時，林特曼也正好在內。

那時他處境十分狼狽，他既不能挺身而出在衆目昭彰之下自認爲叛徒，又不甘在德國秘密警察的槍下飲彈而終。他略一躊躇，終於採取了最懦怯的一策。他伸出一手向敵人打了一個暗號來表示自己的身份。可是在他們的指揮人下令禁止向他放槍以前，一個秘密警察誤解以爲他在舉手取槍便立刻向他射擊，子彈穿過金剛的肺部。

他立刻被送進德國秘密警察的醫院裡去，特許頭子親自來院訪問，並且爲他定下「偽裝越獄」的計劃，以便林特曼能回到游擊軍裡去繼續爲德國人供給情報。這個計劃完成得太順利了，四十七名游擊同志換來了一個出賣祖國

荷蘭。他招供了二十四張密密地打字的供狀。從他的供狀中我們可以讀到一篇比偵探小說更爲精彩的故事。

他的變節的故事開始於一九四三年，在此以前他在荷蘭有非常崇高的名譽，成爲荷蘭游擊軍的領袖。他因爲有無數女朋友，終致揮霍無度欠下了不少債務。他追求有錢的女人，有些人就把她最好的首飾贈送給他作爲游擊軍的軍費。

林特

曼把這些飾物出售了一部份，但是並沒有移作軍費，他把款項化



費在酒館和夜總會中來博取女人的歡心。沒有出售的珠寶便贈送了情婦。林特曼的人格開始墮落，但那時他對於祖國還算是忠心耿耿的。

一九四四年，他的小兄弟和舞女維羅麗加被德國秘密警察逮捕，林特曼一生中雖有數以百計的姘婦，但維羅麗

的叛逆領袖。

他供狀中的高潮當然要算是那次出賣安撫計劃了。當他和加拿大第一軍聯絡，受命在恩荷汶區域作地下活動以便利傘兵降落時，他知道這是最好的機會去爲敵人立功了。他於是在計劃執行的兩天前，把這項情報通知了德國的德斯維脫上校。

林特曼判刑尚成問題，荷蘭軍隊裡的高級軍官都默然不願他在公衆之前受審判。他們一方面不願意民衆知道他們平時的茫然無知，一方面也不希望這位在荷蘭游擊軍中頗孚人望的領袖，從偶像的地位降爲叛徒而致降低了游擊軍隊的名譽。

然後到了一九四四年聖誕節，我因病返倫敦作爲期三個月休養。在這段時期裡，英國的報紙刊出一點關於這位秘密被囚的叛徒的內幕新聞。謠傳說這位荷蘭軍官仍秘密地囚禁於倫敦某堡壘中。這一項消息在聞新聞恐慌的時期立刻成爲頭號標題。經我的建議，荷蘭駐倫敦的代表就向英國新聞檢查處請求，不要把這一件尚在偵查中的案子公開發表。檢查處同意了。這項新聞便被擱置了起來。

一九四五年六月，林特曼移入勃萊達監獄。他的貪慾

沒有了，身上的肉好像全給溶化了。他的頭髮變成灰白了，眼睛變為遲鈍了。當我去看望他的時候，他癱臥在牢獄的地板上，尖聲哀鳴。

幾個月以後，一切都真相大白了。歐洲戰事結束已將近年。英國的報紙再度又把「出賣安特秘密的荷蘭軍官」「秘密囚禁於倫敦古堡中的囚犯」的標題刊登出來，引起了歐洲的注意。這時荷蘭政府在無可掩飾的情況下，便只好宣佈於一九四六年六月開特別法庭審判林特曼的叛國罪。

林特曼這時更日趨羸弱了。他的皮膚活像是鬆鬆地掛在巨大的骨骼上。此外他還患了癱瘓症。荷蘭獄醫知道他的肺部會經中彈，懷疑他已染上了結核菌，便把他移往監獄醫院治療。

在審判的前兩天，他們照例巡查各監獄病房，發現林特曼已躺在床上死去了。在他的身上仆着一個已失去知覺但尚有呼吸的護士。她被救醒以後招認她供給林特曼吞服八十粒阿司匹靈片，她自己已服了同樣的數量。她說，他們倆同意一同自殺。

這一位好色，狂妄，殘酷，懦怯的頭號奸，終於在女人的幫助下獲得最末了的一點幸運。可是他之所以被捕

的起因，還不是貽誤在女人手裡，如果他不到安特衛普的拘留營裡去想帶走那兩個女人，我怎麼會對他發生懷疑？

他毫無疑問地是我所見過的叛徒中最壞的一個了，但是他所採用的方法，並且也由於他使我們遭受的重大損失。他使歐洲的戰事延長了六個月，使安特衛普的土地洒遍了七千名戰士的鮮血，使他的荷蘭同胞多受了六個月的顛沛流離的生活，他的死亡能抵贖他一生的罪惡嗎？

譯自 Omni Book Nov. 1952

偉大的發明家

一位倫敦的專欄作家報導說，有人於遊覽克里姆林宮時，看到兩幅油畫。他先詢問第一幅平常大小的畫像，答稱這是俄國最偉大的發明家伊凡諾夫，「他發明雷達，無線電，大砲，鐵路，鉛筆和X光，鋼琴和洋灰馬路。」然後他詢問第二幅十倍大於前者的畫像。回答是：「那是彼得羅夫的畫像，也是我們最偉大的發明家。」

「他發明些什麼？」

「他發明了伊凡諾夫。」



太太做事的苦惱經

·萬里·

「我覺得，我們一切奢侈享受都免掉了，只剩下一樣，」那位律師邊說邊坐下來喝第二杯酒，帶着一種怕人反詰的神色，脫視着大家。

我們當時正在討論呢。話題不外生活程度太高。在一

幾個人都大吃一驚，女人們首先開腔。

「南茜不幹了！」女人口吻，「為什麼呀，她事情做得好極了。」「南茜停止做事！」講究實際的口吻，「沒有她的薪水，你怎麼過日子？」

其中有一位先生也提出抗議，「南茜是一個最好的膳

寫員，新福公司從來沒有用過像她一樣的，這是新福的老板親口向我說的。

可是，那位律師還是硬要轉彎抹角的往下說，我們知道非聽下去不可。

「你們誤會了，」他

說。「我喜歡南茜幹事，我很覺得自豪。但她要繼

續做下去的話。我們的錢就不够花了。大家都是好朋友，我提出什麼數字的話，請你們原諒我。南茜每星期一百元

律師的一筆流水賬

(南茜做事後的開支)(美金)

超額所得稅.....	392元
全日保姆(每週45元).....	2340
外用午餐.....	450
辦公時用咖啡.....	25
上下班公共汽車.....	65
特別事故叫車.....	75
額外衣物.....	375
兒童夏令營.....	425
兒童特別就診費.....	60
保姆午餐超額飯費.....	360
	4567元
南茜就業的全部開支.....	4567元
南茜薪金.....	4080元
南茜就業的虧空額.....	487元

「你們誤會了，」他說。「我喜歡南茜幹事，我很覺得自豪。但她要繼

續做下去的話。我們的錢就不够花了。大家都是好朋友，我提出什麼數字的話，請你們原諒我。南茜每星期一百元

，很好，我沒有什麼說的，她生孩子的那幾年都沒有做事，重新做事還不過前兩年的事，大家競爭得那麼厲害，我覺得她已是十分能幹了，她拿回家來的薪水呢，除去扣款和地方捐之外，並不是五千二百元的全數，而只有四千零八十元。」

「四千零八十元正，」南茜說。聲音好似電話接線生。

「不錯，可是這件工作的開支是四五六七元，賬面上差不多留下了五百元的虧空。」他順手掏出了一個記事本。

「要是南茜不做事的話，」他往下說道，「我一萬二千元的一年薪祇交十七元六角正的稅，因為她做事，我們兩人收入一起要交稅款四百零九元六角，中間相差三百九十二元。這是付出的第一項，如果你們要對證的話，請查稅則第一〇四〇款。」

這一點，大家都沒有答腔，「第二項，」他說，「也是最大的一筆開支，便是看護孩子，在我們的情形下，一年是二千三百四十元。」

「不對，」我說，我沒有孩子，而且強些，「你可以雇得到比較便宜點的人來看孩子。例如寡婦們總希望賺點外快。還有學生們。我有一位朋友就雇用了捷克一位地質

它有什麼必要，不過看看各機關的情形，我也祇得認為是這樣的了。這些省不掉的開支，總共是三千二百七十二元

他長喘了一口氣，喝了一口酒，又講起來了。「說到

這裡，」他說，「我們談到了不必辯論的地方，不要跳起來和我說，這幾項都沒有什麼必要了。請記住，我只是向你們陳述案情得啦。這種情形，只是住在大城市裡像我們這等收入的家庭，而太太又在外面作事的各種情形而已，如果要問，我們為什麼要住在城裡邊？那麼我就可以回答你，住在郊區不行。因為一旦有什麼緊急事故，不能離小孩子們太遠。再看男孩子的夏令營這一項吧。我想他未必真想入夏令營。可是你們想，一個活活潑潑地七歲大的男孩子，連他那大三歲的姐姐，由吉姆太太在街上帶到東，帶到西，從七月一直要帶到九月，這種生活他怎能受得了？當然，他可以在大門上隨便玩玩。當然，假如他媽媽在家裡也好。可是，他的媽却不在家，而吉姆太太却又要打掃屋子，又要抱寶寶。當然，慈善機關也有夏令營，可是，我從來就不願意讓自己的孩子受救濟，因為還有許多別的小孩急需救濟呢。一家備有兒童用品的夏令營要花四百到四百廿五元。要是太太不作事的話，拿這筆錢可以

學生，她正在讀博士，你總也不難找到這種人的。」

「可能呀，却未必真找得到，」他說，「我不打算從不幸的人身上找好處，我也不想少出錢使孩子們吃虧，在這個城市裡，一個平平常常的女人，有兩條腿，兩隻手，肩膀上安一隻腦袋，每星期五天，就得要四十五塊大洋，還得要在六點鐘以前回家，晚飯由南茜自己下手，我得要洗盤子。」

「你倒好啊！」一個女人的聲調喃喃地說，努力想把漸漸緊張的空氣緩和下來。「可惜你不是我的丈夫。」

「擦完碗碟，想把垃圾收拾乾淨，還得要十分鐘。」他帶着懇求的聲調說。「那麼我們再看看其他消費項目吧，這都是南茜做事時所不可缺少的，我是照着一年五十個星期計算，上下班的公共汽車：六十五元，在外面吃中飯：連小費每天是一元七毛五，你未免要說，太貴了，但南茜却說和這幫人同去對她很重要，也就是到本機關的小食店，去吃客飯，另外再加十二次特別聚會，因為每月至少有一回去叫杯酒，例如秘書訂婚啦，慶賀升級啦，表示公憤的聚會啦等等，大家當該都清楚的吧。那麼我把上午十一點左右花的這筆錢總共算二十五塊吧。十一點左右吃杯咖啡，要是我在法庭上作證的話，我不能保險能證明

在鄉下租幢房子，全家過一個夏天。

「我們再談談穿衣服吧。你們女人總有些女人家的見識，可是我對這件事也有相當研究。像南茜這種地位的女孩子，對於衣服和頭髮總得比呆在家裡要多花些，我並不抱怨，因為這也和做事是分不開的。勞動節一過（美國的勞動節是九月的第一個禮拜一），那怕頂陰涼的地方還有九十度呢，她照辦公廳裡的女孩子總得穿上新做的黑秋裝，戴起黑天鵝絨的帽子。我當然不敢期望南茜還是穿著她那夏天的舊布褂子。我也不盼望她能拚針捻線。打字的手怎能作女紅呢。況且，那裡分得出那麼多時間。於是，戴縫紉機總有些東西要作，不是她的就是我的，每一年至少要付掉二十五元。你們更得想一想，南茜住的地方買東西頂方便。女孩兒家買東西是在午飯的當兒。假如她站在舖子外面，那是萬萬辦不到的。南茜被自己廣告上的口頭禪騙了。她整天坐在那裡打出來的就是這些東西，你還沒有知道呢，她已經把自己說服了。她覺得我們不能沒有舒適的和麵機，和電掃頭的捲髮器。他們把那鐘快速冷凍機的賬給漏掉的時候我要不高興才怪。我不願意兩個多禮拜便丟掉那架舊冰箱呀，可是等另一家商店和南茜私下成交以後，她就要整個地反過來反對了。南茜的手面並不潤滑，

我也沒有說她潤綽的意思。可是她每回看見她要買給家裡或孩子們的東西，總要瞞着良心說，「我自己付吧。」這有什麼說的，難道不是她自己辛辛苦苦賺來的？這些額外買來的衣物，每年我算它三百七十五元。我認為這是一個頂少的數目了。

「其次，便是醫生給孩子們看病的賬單。假如南茜在家，這筆錢要省掉一半。隨便那個小兒科的大夫，會告訴你我的話不錯。情形往往是這樣子的。要打的糖果廣告沒有打好，只剩下最後一點鐘了。吉姆太太搖過電話來說，寶貝的手指頭讓門軋壞了，在大哭大叫呢。」給他包紮起來，告訴他不要哭了。」你猜南茜會這樣說嗎？當然不對，南茜對孩子很當心。她說，「叫輛出租汽車，把他送到醫生診療所裡去，然後再打電話來。」縱然這樣，今天的糖果廣告，還是要弄好。兩個小孩子的額外診療費，我算它每年六十元。有什麼抱怨嗎？不會的，我想下面一項開支，會使你們臉上發燒，不過這是實情。打電話買東西，每月要開支廿五元。照理，南茜是下了辦公以後親自去買東西的，可是，這樣子的事情，一星期不過一兩回，其他時候，她就要靠這種簡單迅速的方法了，忘帶東西啦，等不及車子啦等等。還有偶而留個朋友在家裡便餐，以及碰

到她太忙太累，或者受了什麼委屈，她便打電話叫幾份現成菜，或者好吃的甜點心。」

我望望南茜，還沒有生氣的樣子。我便先替她發作了。「她相信重要的事情應該放在頭裡呀。」我冷冷地說，「恐怕先把孩子打發去睡，再把自己弄得好些，比悶在廚房裡作大司務，要重要點吧。」

律師沒有管我的反對。「吉姆太太的中飯是在我們這裡吃。」他繼續說道。「南茜吃得很少，吉姆太太吃得很多，尤其愛吃肉。一磅鹹肉她要是解決不了的話，那便沒有人能吃得掉了。我有時想到，假如她喜歡吃酒的話，豈不更省幾文，無論怎樣，爲了多買吃的，我們每年又丟掉三百六十塊。」

「還有一件，每年得另加七十五元的叫車費。南茜每星期至少要叫兩回車子。有時是遲到了，有時是在辦公時間趕去聽寶貝講演。有時又是下班回來得遲了。反正總有理由，但她的習慣却漸漸養成了。今天叫了，明天便又要叫，紐約的出租汽車靠誰養活呀？還不是幹差事的女人，直接吃虧的還不是我！」

律師站了起來，立到火爐前邊，兩手交垂在襟前，帶着極端認真樣子，我懂得了南茜爲什麼愛他。他的雙眼

炯炯發光，聲音亢奮。

「在我的辦公廳裡，只有旅行的時候才支付消費費。我可以坦白地說，我也贊成旅行的時候帶着我的太太，用秘書的名義報銷開支，免得花費我自己的血汗錢。許多很有地位的人都是這麼幹，可是我還不行，當我用別人的錢大吃大喝的時候，我心裡還是覺得不頂舒服，因爲這是一種不能認爲正當的開銷。」

「南茜並不能報銷開支，可是她却跟上胡鬧。會計帶她去吃飯，藉以拉攏主顧。管考績的協理和太太從西部回來了，又喊她去陪吃晚飯。這些事情的背後並沒有什麼好玩，祇不過以爲一個漂亮的女孩子在同事間的人緣很好而已。於是南茜就變成了樂呵呵（Rococo），噱味哪（Be au Diabre），和四大皆空俱樂部（Zero Club）的座上常客了。等到姐妹淘的朋友，簡妮到紐約來的時候，南茜帶她到那裡去呢？簡妮覺得那裡都不好，當然是樂呵呵略。樂呵呵的飯菜又多又好。在樂呵呵吃過之後，像露莎這一類餐館的東西，便怎麼也不對口味了。喝過一晚上上等的蘇格蘭威士忌，再吃別的酒便索然無味了。」

「我爲什麼單單提到蘇格蘭威士忌呢，因爲有時我也一本正經地被人帶了去赴宴。我們不喝別的酒，單揀頂好

的蘇格蘭威士忌，這便是賬房先生招待顧客的一番美意。

關於這種場合，我可以寫一本書出來。天老爺知道誰付這筆賬！羊毛出在羊身上，多半是那個被招待的笨傢伙啊。可是，誰不要面子上好看呢，除了那收賬的侍役，誰也要面子，你哄不了那般勢力鬼。他們的鼻子靈得很，誰能報銷誰不能報銷，就像酸魚子醬一樣，一聞就聞得出來。我一見他們那付勢力相，我就恨不得到露莎去，讓他們像伺候王爺一樣的伺候我。有天晚上，送過菜單來點菜的時候，僕歐頭兄建議我們點牛排。我看到菜單上寫着：牛排——七元五角。所謂作東的人竭力催促我。「點哪，」他說。「就是這樣吧。」我對我們現在的社交習慣，提出一個很有趣的評論，不過我是在竭力避免。我所提出的就是在婦女所學不息的商業區中，一個誠實婦女的賬本上，消費賬是一個很大的威脅，因爲那一種水準不是她們所能夠負擔的。」

他停頓了下來，又喝了一杯淡酒，我便乘機而入。他漸漸平靜了，男人的眼光對他起了些敬意。南茜一言不發。不啊，先生們，他那裡那麼容易說過便算了呢，我使用一種冷冰冰的聲調反激道。

「明顯極了，」我說，「你心裡的自卑感，才使你不

滿你太太變成一個商業人材的這些事情。你這種統計不防寫到紙上，却是誰也哄不了的，你不過竭力掩飾事實，其實你是一個心裡不安的人，想把你太太壓在下面，踏在腳底罷了。」

我竟沒有想到，還有一個女子的聲音跟着說話了。
「你就不知道那是什麼生活，打掃屋子啊，做飯啊，天天帶着兩個孩子到外面走啊，」她奮激地說道，「那個男人都弄不清楚，給小孩子們穿雲衣膠鞋，把所有的拉鍊拉好就得要好幾個鐘點，再拖着他們在街上慢慢走，多麼累人。你真不能算走，等於拖在腳踏車後面。假如你坐在轎場上讓他們自己去玩呢，你就會凍死。你也不能看書報，祇能坐着挨凍，一面還要說，『強，把錢子還給那位小姑娘，要不就是，『南，貝，不要揀地上的餅乾煙頭。』然後你再帶着菜籃子回家做飯。無論那個男人你也配不上。一整天誰也看不到，也沒有人談話。甚至連口紅都不擦。因為你知道自己已經醜得不堪入目了。這種生活真是可怕。」她幾乎淚隨聲下了。
「她說得很對，」講現實的人說，「這個問題，你不能用金錢衡量。一旦她不做事了，恐怕你還要替南茜付精神治療費呢。」



亞歷山大包茲故事之十

逃稅妙術

· 岳兒 ·

致：吉博脫韋德遜總經理

蚯蚓牌曳引機車公司

歐士洪城，伊利諾州

寄自：亞歷山大包茲，蚯蚓機車業務經理

沙第大旅社，緬華基，威士康辛州

日期：一九四七年九月九日，星期二晚

我立即需要頭寸五萬元。理由如下：今日下午我在緬華基城有數小時的空閒。我去拜訪我的老朋友，菲立浦研究所的主持人，史帶芬菲立浦先生。也許你也知道，菲立浦先生是位工程界的天才。我們的柴油機上最精良最重要的噴油嘴，就是他製造的。

律師好像早已料到。「不必去找精神學家檢查，」他說，這些書我也都看過了。我可以提出些很好的根據，說明兒童在幼年時，因為失去母親的管帶所受到的損害與創傷。今天換一個吉姆太太，明天又換一個吉姆太太，在小孩子的潛意識上，不知道留下多少不可磨滅的迷信，偏見和各式各樣地混賬事情呢！想想看，我不，我寧願買着南茜書精神病的危險，把她留在家裡。我對南茜的了解好像一本書，她很好看，也能吃苦。我很願意在此地講出來，」他不停地向下說，一面親熱地望著他太太。「對於這件事，南茜一向是頂好開玩笑笑了。我和她一同檢查過這些數字，她毫無異見。」

大家起身告辭，我們到外廳裡去穿大衣。南茜對着鏡子戴面紗，那個面紗非常好看，上面閃閃有光。

「可是，南茜呀，」我說，「明天見了你的上司，你怎麼說呢？」

「我坦白地說，我不幹了，因為我丈夫負擔不起了。」她答道。

她左眼下的面紗上，映着燈光現出一點光芒，向我閃爍。

「你以為他說些什麼呢？」

「我想他呀，會把我提升一級。」南茜說。

譯自 Haper's Magazine 九月號

「我過來看看你，到底怎麼樣了，」我道：「我在工廠裡聽得他們說，你的交貨很遲。你不會斷氣吧，會不會？」

「比這個更壞哩，我是沉陷得無法自拔了，」他指指的桌上。這上面堆滿着紙張。紙張上塗滿了數字。每一件東西都像蒙上一團亂糟——尤其是菲立浦先生。他的蒼老而智慧的臉上滿佈着悵悵的神色。「這些所得稅，」他道。

「現在祇九月裡，」我提醒他道：「沒有到明春三月，你不必這樣着急呀！」

「這是你的想法，」他道：「你聽我解說。」

『我聽着。』

『二個星期前，稅務局，或不知道那裡，來了一個人。好吧，我簡直無法對付他。無疑的，他也是上帝的傑作之一。也許他是好意，但是他的話毫無道理。』

『他怎麼講呢？』

菲立浦先生在紙堆裡翻了一陣，終於找出了一張紙，他在上面記着幾行字，『根據稅務局裡的人說，我老是會弄錯。在我的一九四四年度聯邦所得稅單上，他們說我把研究所的生財折舊率開上了每年百分之二。』

『開錯了嗎？』

『顯然是這樣啦。我在一九四三年度的稅單上——即一九四四年三月開開的一張——寫了百分之三的折舊率。他們要我解說，爲什麼會有差別。事隔多年，我如何記得起當年開這個數目的理由呢？』

『你可以隨便想個理由搪塞就行了。』

『到現在已是有三年之久了，却還要我對此作解答。』

他們還說我的計算研究所的生財折舊方法，不合稅務局規定的稅務法規第一一四條，第已節。好吧，這裡是第已節，共有九十三頁的文字，可是我看了却一無所獲。』

『它們一定說得很明白了，』我道。

婚，我應該在他的薪給中多扣去一些所得稅，但是我不知道呀，他沒有告訴我他已離婚，我也從不問他，我有什麼理由去探聽人家的私事呢。』

『等一下，』我打斷他道。

菲立浦先生滔滔不絕地道：『除了這些所得稅之外，還有許多別的名目要我付錢的。像地方安全稅，他們說我這幾年裡弄錯了好幾次。我告訴你，包茲先生，除了專家之外，這對任何人講來，都是顯得太煩啦。』

『你是一個工程師哩，菲立浦先生。你應該對算學很精通呀。』

『是的，』菲立浦先生道：『我對於工程方面的計算，是一點不感困難的，沒有人比我更愛好幾何，積分了。但是這稅的玩意，却不一樣——這份無聊的工作，只是加和減，和那可笑的「除去免征部份外的正常賦稅，減去卅七元五角，除之以六。」』

『菲立浦先生，』我道：『現在我了解你的困難的癥結所在了。很明顯的，你有一個科學的頭腦，就是那些心理學家們稱之謂有高度的建設性。所以，你是幾何學，和其他各種數學的專家。但是你的會計智力——就是把一件事迅速而正確地算出盈虧的那一種才能——也許像我一般』

『好吧，第一頁，他們的解釋是這樣寫的：「有關計算遞減折舊及報廢之資料及統計數字，納稅人及其法律顧問可依據而找得最可利用之慣例及傾向及稅務法規中最適當條例之官方意見之趨勢並相當於先前頒佈之稅務法例。』我想你能全部明瞭嗎，包茲先生。』

『噢——』我支吾着。

『我是一點不懂，』菲立浦先生道：『這還不算。我在研究所僱用了六個工人。那位稅務局來的人說——他檢起了另一張紙——「在一九四二年第二季裡，我在他們六個工人的薪金中少扣了二角錢的所得稅。除此之外，上星期另外來了一個人，他是來向我要地方所得稅。』

『你是說威斯康辛州嗎？』

『是的，』菲立浦先生拿起另一張紙。『看來，一九四六年度威斯康辛州的地方稅單上，我把附加稅完全算錯了，據他們的定義是如此的，應該是「除去免征部份外的正常賦稅，減去卅七元五角，除之以六。」』

『怎麼算法？』

菲立浦先生重複說了一遍：『附加稅是將除去免征部份外的正常賦稅，減去卅七元五角，除之以六。還有哪，那個聯邦稅局的人說，我的僱員中有一個人在去年已經離』

的欠缺。這一點我十分同情你。

『我，對乎帳目也是低能得無望。蚯蚓牌曳引機車公司的審核課，曾說過核對我的帳目是他們最感頭痛的一件苦事。』

『你意思說，你也被算帳這類事情麻煩過嗎？』菲立浦先生道。

『不，』我道：『因爲我拒絕理會這些使我傷腦筋的帳務。我是不願做這些笨事的。任何人善於加減乘除，精於算帳的，我認爲他們的生活都是屬於低等動物的生活。我拒絕把這些你稱之謂無聊的工作，來浪費我高度的腦力。所以，我把這些算帳的瑣事，交待給那批細心，枯燥的小書記和帳務員去辦理，他們對此蠻有興趣哩。我勸你學我的辦法。僱一位漂亮聰明點的小姐，讓她來做這些紙上工作。』

『噢，不，』菲立浦道：『我不能這樣做。我是研究所的負責人。假使在這上面出了錯，只有我才應該去坐牢。』

『那末你的那位在當夢師的女兒如何呢？你認爲她對於你的帳務能勝任嗎？』

『我不願把瑪莎拖進來，把她的時間浪費在這無聊的』

工作上。而且，她也有她自己抄書的工作。」

「那末可以另外找人。你必須委託專家來擔任。」

「決不如此。我的研究是正確名聞全國的。這點名譽，是由於我萬事都經過自己的手，才辛苦換來的。」

「你有六位工人在替你工作，不是嗎？」

「是的，但每件事當他們做完，我必須親自檢查。我一天負責這個機構，那末沒有一件事情可以在未經我證實之前，出得這裡——無論是曳引車的配件或是稅單。」

他這模樣的說法倒使我頗為尷尬。因為我善於判斷，所以我立即知道菲立浦先生是這樣的一個人，他是絕對地主觀和內向性，他天生就是決不信任無論那一個可以負責的人。這類人，縱使他們有天才，有智慧，但總是固執得無法使他們改變成見。但無論如何，我總得說幾句。

「別人也同樣有捐稅問題的，」我道。

「我可管不到別人的事。我只替自己在焦急。這些捐稅逐漸使我無法生活了。我得花上一半的工作時間，賺錢爲了付稅。」

「噢，現在，菲立浦先生，」我道：「這句話你是過份了。」

「我沒有過份。首先，合衆國政府拿走了我個人利益

的百分之廿五，爲了付所得稅。這就是說，我在一年之內要替政府做三個月。」

「其他九個月，就是你自己的了。不是嗎？」

「不是，」菲立浦先生痛苦地道：「威斯康辛州的所得稅，抽走了我的百分之三十四。這就是另外的一個半到二個星期。當地的不動產稅，這是包括在我付研究所的税金裡面的，又拿走了我一個星期。」

「那末你還有八個月。」我道。

「當然是。」他道：「人們都在訴說生活費用太高，這是因爲裡面包括了稅。我已經算過了。」他拿出他的便條說：「我發現我是每小時都在付稅，我劃一支火柴，抽一根烟，喝一杯酒，玩撲克，看電影，聽戲打球，每次我旅行乘火車，坐飛機或汽車，拍份電報，打個電話，都要付稅。」

「難道這些上面當真有稅嗎？」我問道。

「當然，在我購一輛汽車，買些汽車零件，汽油，車胎，收音機——聯邦政府都要向我收稅。」

「你說的話，」我道：「簡直不可想像。」

「這是不可能想像。而且每次我賺了錢付稅，我還得替政府做帳務員，收稅員。」

「你是說你在稅務局兼職嗎？」

「當然呀。政府交給我的工作呀——這是沒有薪金的工作。我是被迫而做一個收稅員，專收我的六個僱員的所得稅。這份工作可真重呢。」

「你這是什麼意義呢？」

「我已對你說過，政府硬要我負責留意他們的付稅和他們的收入是否正確。因此我祇得替他們算稅款，並從他們的薪金中扣除後繳付。所以最後的結果是，一年中我要爲政府工作六個月，自己只剩六個月。難怪有些傢伙要去當共產黨了。」

「你不想加入共產黨嗎？你會嗎？」

「他們會比我們現在搞得更壞哩，」他道：「但我們現在的情形真太糟，我已再也不能忍耐。政府逼迫我的事業這樣繁，我已決定關門大吉了。」

「你關不得，」我道：「你是太重要了。你在這裡的專門性工作，事關每年供應千萬噸糧食運往世界各地，你難道不明白嗎？」

「假使我的工作重要，爲什麼政府不讓我好好地工作下去呢？假使他們能給我四分之三的時間爲自己工作，我可以做得更好，我可以因此把研究工作繼續地發展。而現

在，現在我是無法把工作做得好。所以我決定不做算了。」

「但這一定可以另謀辦法解決的，」我道：「你能不能把你研究所裡的業務部門，交給一個大公司管理，像剎牌曳引機車公司？」

「這正是我決定要這樣做的。」

「你是說你願意把你的事業售出歸由我們經理；還是由我們來僱用你，你以僱員的身份繼續地作研究工作？」

「不，不，包茲先生。我已經六十多歲——老得不能再學新花樣了。我已做了四十多年的老闆。現在再要我聽命於人，是覺得太晚了。我已決定把整個事業出售給巨獸曳引機車公司，而自己則退休了。」

聽了這句話，我幾乎從坐椅中翻下來。「什麼？你要賣給我們的競爭對頭，巨獸公司？你怎麼搬進這個圈套的呢？」

「上星期，巨獸公司派了一位十分懂禮貌的代表，前來拜訪我。」菲立浦先生道：「他說他聽說我要退休。他願意出價五萬元購買我的事業。」

「這個下流坯子，他這是什麼意思？」

「他想知道我購進我的工具和儀器，並繼續僱用我的

六位技工，他可以做出上等的巨獸噴油嘴，能和蚯蚓牌的一般精細。」

「你對他怎麼講？」

「我說我還要考慮。他就說他這星期再來看我。如果他再來，我將告訴他我願意接受他的條件了。」

「這真是太不幸了，」我道：「那末你得了這五萬元做什麼用處呢？」

「我在芝加哥有位朋友，他是位股票經紀人。他說他能替我買進一些公債券，這些東西在這個每況愈下的年頭是可算得幾乎沒有稅的了。它們每年可以付我千元的利息。如果我再從別的來源得到一些錢的話，我就可以靠這些債券維持生活費用了。當我結束這次無聊的稅單計算之後，我就可以自由了！」

「假使蚯蚓公司付你五萬元，並同意繼續雇用你的六位技工，你願意接受嗎？」

「是的。」

「賣吧！」我道。

我掏出我的支票簿——這是我私人在歐士洪市立銀行開立的帳戶——立即簽了一張五萬元的支票給他。我告訴他這幾天裡，我們就會來接收的，我沒有等他反悔就趕緊

回旅館了。

因此，由於我的當機立斷，巨獸之患已經解決。而且也許我們不必派人來接收菲立浦研究所。我仍抱着希望，能找出一個辦法解決菲立浦先生的捐稅麻煩，那末他還是願意繼續他的重要工作的。

同時，韓德遜，這裡用不到你擔憂，也用不到你干涉我唯一要求於蚯蚓公司的是五萬元。這是絕對重要的，你得把款子存進我的帳戶。否則，當支票轉達銀行時，我的帳戶中將不足四萬九千九百四十三元二角九分。

你熱誠的亞歷山大包茲

電報 一九四七年九月十日星期三

致：亞歷山大包茲，蚯蚓牌曳引機車公司業務經理
沙第大旅社。緬華基。威州

未經本公司產品部核示之交易，我不能先行批准，公司將於下星期派員赴緬華基研究該事。同時，切勿先將該事付諸實施，請告菲立浦先生在未曾談妥之前，勿將支票兌現。

吉博脫韓德遜

致：吉博脫韓德遜

。於是接着我設法激起她的孝思。

「你不能做一點事情，來幫助你父親解決這麻煩的稅務嗎？」我懇請着道。

「我問過他，要他把會計工作讓給我做，」她道：「但是他他不願。他說這會妨礙我這裡的工作——這在他認為是很重要的。」

「真是重要嗎？」

「好吧——並不。」

「告訴我一些吧。」

於是她就開始講了。這聽來非但不重要，而且毫無意義。當她在說下去，我已明白這個機構是在風雨飄搖之中，不會久長的了。

「去年六月，」她道：「當我大學畢業，我就在這裡訂了服務合約，起首認為是件重要的工作，但現在我發現校董會管理不善，而且他們計劃實行的工作，都已經落伍了。」

「怎麼樣的工作？」

「原先的基金是數年前由一位老小姐，名勞拉潘金的捐贈，用以免費供給一般貧窮女子學習有用的技巧。但這筆基金在幾次不幸的投資中損失了大部份。再加教師的資

歐士洪城，伊州

寄自：亞歷山大包茲

緬華基，威州

日期：一九四七年九月十日，星期三晚

我今天忙了一整日，回到旅社，你的那封令人吃驚的回電已在等我。我如何能把一件昨天已經成交的事「不付諸實施」呢？我如何能要求菲立浦先生不去銀行兌現，當他已經懷了支票出城去了呢？

請立即在我的帳戶下存入五萬元。除此之外，我還要請求你追加一萬元，這是我用蚯蚓牌曳引機車公司名義，當作一件禮品贈送給緬華基的一個女校的。當我把今天一整天的事情告訴你後，你會明瞭這是多麼重要，所以請你趕緊在支票尚未抵達歐士洪城之前，從速將總數六萬元存入我的銀行帳戶內。

今天早晨，我決定去和瑪莎菲立浦小姐即史蒂芬菲立浦先生的那位博學多能的女兒去商議。我在城西郊外的一所磚砌的建築中找到了她，這裡是一家名叫勞拉潘金的女子職業學校。

我坦白地告訴了她，我和她父親所談的一切。我解說我是因為要打破巨獸公司的詭計，才被迫而收買他的事業

質也日差，學生就漸漸地減少。」

「那末你們準備如何挽救呢？」

「董事會和我已討論了幾個計劃。學校執照上的規定很寬。我們可以男女兼收。我們可以教授任何技術。但是董事們對這事已感厭倦，他們是準備辦理結束了。」

「能有多少產業剩下？有什麼收入嗎？」

「這幢建築是學校的產業。近幾年來校中唯一的現款收入是靠出售縫紉班做出來的那些衣服？」

「而這些收入一部份還要繳稅？」

「噢，不，學校是免稅的。」

「不抽所得稅，不抽不動產稅？」

「當然不。但是這也無濟於事，因為事實上並無足夠的收入呀。」

「這真是妙極了」我道：「你可以完全不付稅。但這對你毫無幫助，因為你沒有進益。你的父親有很好的進益，但是對他無好處，因為抽稅太重。假使我們把這二者合併——」

突然我從椅中跳起來。「靜點！」我喊道：「我正在和自己商量呢。」我開始在地板上踱步，以便集中思索力。在我的腦海裡，有幾個片段的思潮，在漸漸地拼湊攏來，漸漸由小而大。終於到最後，那些小片段組成了一個單

純的概念，從我的腦海中脫穎而去。

「瑪莎，」我道：「你可以放心了。你所有的困難已完全解決了，你父親的也同時解決了。」

「我不懂。」

「我已找得一個完美的計劃。像所有的完美計劃一樣，它是簡單得可笑的。我要把非立浦研究所和勞拉潘金女子職業學校合併。我要把所有的機件搬到這裡來……在這個下午，假使辦得到的話。同時，你也得召集一次校董會議。」

「為什麼呢？」

「這樣才可以選出一個新的董事會他們也可以得到退休。」

「假使他們拒絕呢？」

「是你對我說他們已感厭倦而想退休。你說他們想把事業清理了結呀。再有，在你們學校的執照上，規定校董需要幾個吧？」

「不少於三人，不多於七人，」

「OK，把它記下吧：新的校董將是你一個，我一個，再加上一個名叫吉博脫韋德遜的。」

「他是誰呀？」

和以前一樣多的錢，只是名稱改作了獎學金來替代那需要抽稅的薪金。」

「但這仍是生意經，算不得學校呀。」

「瑪莎，」我道：「算來你也是大學畢業，為什麼腦筋這樣遲鈍，你聽到過『字義論』這類學說嗎？你難道不知，和法律打交道，最重要的並不是你所表現的，而是你所謂的？」

「還不是這樣。我想你總不能把一件生意經稱做學校」

「這是由來已久了，瑪莎。農學院擁有田地，牛奶棚！他們的產品牛奶，奶油，白塔，乳酪，供銷市場。這些工作大部份是拿獎學金的學生幹的。另有許多大學在娛樂這方面，像足球隊啦，可以大賺其錢。這些足球隊員都是在獎學金名目下支付薪金的。但這些都美其名曰教育。」

「你真以為我們可以做嗎？」

「我都算好。每個人可以得益非淺。將學校和研究所合併為一之後，所得稅和不動產稅全部可以豁免。你，瑪莎，將是一位拿免稅補助金的教師。六個技工將是拿免稅獎學金的學生。蚯蚓牌曳引機車公司可以無慮噴油嘴的供應。而且，等我們佈置妥當，我們還要邀請你的父親出山，繼續為我們做研究工作。」

「只是一個用來填充名額的。你和我二個人來經營這裡好了。」

「但是我們怎麼着手呢？」

「我們還是當它職業學校的辦下去……只是有一點小區別。我們要教授製造噴油嘴，來替代縫紉，以維持學校的開支。」

「但是，包茲先生，誰來教授呢？」

「你呀，瑪莎。」

「誰是學生呢？」

「你父親研究所裡的六位技工呀。」

「我如何能教他們製造噴油嘴呢？」

「這有什麼關係呢？」

「但是假使學生不能學到一點東西，這就不像一個學校了。」

「不要傻吧，瑪莎。我有個侄子，他在馬薩諸塞州的一個預備學校裡讀了四年，可是一無所獲。」

「但假使這六個人不來這裡學習，那末他們來做什麼呢？」

「他們繼續製造噴油嘴。蚯蚓牌曳引機車公司會代他們付錢的。學校收到這筆錢，再付給他們。他們可以獲得

瑪莎漸漸被說得心動了，「聽起來倒很不錯，」她道：「但是在我們得到蚯蚓公司接濟之前，我們的開支費用從何而來呢？」

「這個簡單。蚯蚓牌曳引機車公司願意捐贈給學校一筆小小的款子。」

我就索興開了一張萬元的支票給她，正如我所想像和希冀的。這一個小小的舉動立即贏得了這位年青姑娘的合作。她允諾立即去召集一次校董會議，而願盡力的爲我這個計劃效勞。

於是，我趕緊再到研究所，在那邊我聽說菲立浦先生已去芝加哥。這六個技工都說願意在潘金學校的名義下繼續服務。當我告訴他們今後他的地位將是學生後，他們頗爲驚訝。無論如何，他們並不反對，當他們得知薪金和工作環境並無變動。由於他們的協助，我才僱得一輛卡車，把所有的設備全部搬往學校。

全部工作在下午五時告一段落，瑪莎告訴我校董會已接受我的要求。正如我們所希望的，這些校董十分高興讓渡一條他們認爲即將沉沒的破船，而把責任交卸給一群新的傻瓜接手。

我對六位技工說，明天一早我們就得開始工作，於是

緬華基，威士康辛州

日期：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一日，星期四晚

我很遺憾地告訴你，你的一番好意，不願我犯法坐牢而未曾將六萬元存入銀行，却得到了意外相反的結果，它反而加速了我的入獄。你也許很高興得知，你的遲遲不付，已把事情造成了另一種局面，現在即使花錢也無可挽回了——當我把這天的詳情奉告後，你就會明瞭的。

今天早晨，因爲我擔憂着昨日所做的事，所以一直睡到中午才發覺醒，這時我的旅社的臥室內，被大批粗獷的警探，律師，記者等侵入。當我提出強硬抗議後，這位律師——最可憎的傢伙——對我說，我是被拘捕了。我被控訴的罪名有一連串之多，包括欺詐，盜竊，和濫開空頭支票。起先我不知道是誰控訴我這些無根據的罪名。後來從那律師處才得悉了他的背景。

顯然的，菲立浦先生懷了我的支票去芝加哥見他的股票朋友，他就用支票向他換取公債券。這位過份小心的股票朋友先打了電話給歐士洪銀行。當他聽到我的五萬元支票只有五十六元七角一分的存款時，他立即就把支票退回給菲立浦先生，並且毫無根據地指我是故佈圈套。

可憐的老頭子菲立浦先生，弄得大惑不解，當晚就回

我充滿了信心返抵旅社，因爲在我一生的事業中又增加了戰果輝煌的一天。

在這全盤的完美計劃中，唯一的缺憾是你造成的，韓德遜，你沒有存入昨天我請求的五萬元。無論如何，現在我已把我計劃中可以得到的全部利益都陳說過了，我深信你會立即批准款項的——這次你得記住要六萬元了。我等着你呢。

你的亞歷山大大包茲

電報 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一日星期四

致：亞歷山大大包茲

沙第大旅社，緬華基，威州。

連將菲立浦及職校之約取消。我不能在你帳戶內存入所要求之款項。這會造成你夢寐以求逃稅之罪。你若固執成見，勢必犯法坐牢。

吉博脫韓德遜

致：吉博脫韓德遜

歐士洪城，伊州。

寄自：亞歷山大大包茲

緬華基。今天早晨他走到研究所。發現所有設備都已不見。附近也沒有一個人可以告訴他，這些東西搬到了那裡。他在大吃一驚之下，就想到了找一個律師。由於他的缺乏經驗，他又找錯了一個。他不去找一個名譽好點的檢察官，却找了一個唯恐天下不亂的律師，這種人就憑小事化大事，多收幾個手續費。他的第一個行動，就是要求一張拘捕狀，把我捉將官裡。當我對他解釋這不是我的錯過，是蚯蚓牌曳引機車公司沒有及早把款子存入。可是他就擺出這句老嘴頭，「有話到法庭裡說。」他並對我說，假使我告訴了他機件設備藏匿的地點，也許可以獲得早些釋放。他說菲立浦先生要把它們出售給巨獸公司了。對於這個，我就用我的聰明老辦法對付，「噢，是嗎？」

這時我已穿著整齊，被警探們擁進拘押所。於是我向緬華基的蚯蚓牌曳引機車公司的代理行求援。我請他趕快前來保釋。在他尚未到臨之前，菲立浦先生却來看我了。他是來告訴我，因爲事情的轉變他也改變初衷了。

他道：「我沒有花了多少時間就發現了你安置工具設備的地點。我打電話找我的工友，他的妻子告訴了我，我在我女兒服務的學校裡，工具設備也在那邊。因此巨獸公司的代表很客氣地用他們的大卡車送我到那邊。」

「用大卡車？」

「搬工具儀器呀。」

「停止！」我喊道：「我不能答應！」

「我是說你不要聽我說下去以後的事嗎？」

「不要。」

「但是，你應該喜歡聽到的，包茲先生。當我到了學校，我的女兒告訴我，你一切非夷所思的計劃。這給了我一個很大的震盪和啓示。」

「不要怪她，」我道：「主意全是我出的。」

「但是她在執行，她對我說，她還要澈底實行你的計劃哩。」

「怎麼樣？」我懷疑地問道。

「瑪莎是一個很好的帳務人才，」菲立浦先生道：「她算過，假使照你的新辦法實行，可以省去不少稅金，那末她可以把產品減價賣給蚯蚓公司，並可提高每一個人的薪金，此外尚有富裕充實研究和發展的費用。這不是太妙了嗎？」

「我想這就是所謂一個很大的震盪了吧？」

「是的，它使我不得不承認，爲什麼我這幾年來被捐稅累得要死，却想不出這樣一個高明的補救辦法。無論如

何，我願意接受一筆較以前利息爲優厚的教師補助金，並願意把事業按着我的理想發展。當然——間接稅是無法避免的——所以我每年還得替政府作三個月的事。但我現在可以把四分之三的精神用在我自己的事業上。」

「那個巨獸的代表怎麼樣了？」我問道：「我給你的支票怎麼樣了？我給你女兒的那張支票又怎麼樣了？」

「放心就是，」菲立浦先生道：「我已打發巨獸的人走了。我已打定主意不要你的支票了——即使現在已可兌現——我不再想買進什麼免稅的公債券。現在你挽救了我的事業，我不想再投資其他。爲了要答謝你，我把你給我的支票交還你。瑪莎的一張也同時還你。」

「謝謝，」我道：「但是不要忘了我還在牢裡呀。」

「我真抱歉！」菲立浦先生道：「我將告訴我的律師撤還我的訴訟，盡量使你早些出獄。」

不久我重獲自由了。我很愉快的報告你，我將準備離開華基，對於這次的成功我非常滿意，我非但將菲立浦先生，從捐稅的奴役之下解救出來，並且使他處於一個很好的地位，讓他有充分的機會發展，除了他本身得益之外，並可普及他的女兒，他的技工，和蚯蚓牌曳引機車公司。

——像菲立浦先生似的——可以把四分之三的時間用來做自己的工作——在目前世界各處鬧饑荒的時候，農田裡超級曳引機車的需要是何等地迫切呀。

讓我爲未來的蚯蚓機車技術研究院三呼萬歲，你的

亞歷山大包茲上

——現任業務經理，未來的推銷心理學系教授——

× × ×

孩子誤服毒物的急救法

每年有成千孩童誤吞毒藥但很少有父母知道「萬靈解毒藥」。這種簡單的藥方是必須配好存放在每家的藥簡裡，這方子包含着下列這幾樣東西。

二份碾碎的焦炭（烘焦成炭的麪包粉屑可代替。）

一份乳狀成氧化鎂（苦土）

一份極濃的茶。

如果你的孩子誤吞了毒藥，趕快將以上的混合物和入少量的水，給你的孩子至少吞服兩湯匙，愈快愈好。這種藥方有什麼作用呢，如果孩子誤吞了金屬或植物鹼一類的毒物，濃茶中的單寧酸可以幫助中和。如果

誤吞酸性毒物，氧化鎂可以有助於抵抗。少量的焦炭會吸收並凝結住大量的毒物。

服下以後立刻延醫診治，並進行其他三種步驟。第一，找出孩子吞服的毒物是什麼？保存裝貯毒物的瓶罐以待大夫可作迅速的判斷。其次，除孩子因誤吞鹼水或其他鹼性毒物致嘴部被燒灼外，應使其嘔吐。最好的方法是叫孩子喝下一杯拌和着雞蛋的牛奶。喝完後，用手指伸入他的喉頭使之嘔吐。第三，再給他服下另一劑「萬能解毒藥」。

迅速是最要緊的一着，有些毒物在五分鐘可使人致命。延醫來家診療常會發生意外的延誤，最好還是送孩子到醫院裡去。



一曲難忘

一山隱一

(一) 我的辦公室裡，牆上懸有一方鏡框，鏡框內是奧籍著名作曲家蓋斯勒的曲譜，每當我抬眼望見那鏡框，就使我憶起潘諾兄弟，想到他們，就同時想起李朱麗，想到李朱麗，不禁令我擱筆沉思，我將如何與

補納給我留下的這一片空虛。

當男人的心被一個女人撕碎以後，什麼東西能療治這痛苦的創傷？時間也許是唯一的藥物。現在，白天裡，我不再想起朱麗，但那漫漫長夜，我獨自坐在斗室中，她的情影，又在我腦海中出現，我想去電燈，打開一扇窗戶，難忘的歌聲，依稀在耳邊縈繞——街上傳來一陣號角聲，好似高音雙簧管的哀鳴，尖銳的警笛聲，劃過無邊的黑暗。遠處的車聲，好似弦樂伴奏的餘響，低音提琴，陪襯出她曼妙的歌聲，我永遠不會再聽到她的歌聲——我知道我永遠不會，朱麗去了，失去了她，也許我還得生活下去，習慣這難以忍耐的孤寂，但是，我深知：祇要我一朝仍是樂隊的經理，我的樂隊，決不再演奏蓋斯勒這令人斷腸的樂曲。

故事由一位神情抑鬱的小老人開始。

一個陰雨的十月晚上，我坐在演奏廳自己的辦公室內，樂隊董事長在我的地毯上往來踱步，他又開始說道：

『要新奇一點，康伯，你懂嗎？』

我用手托着燈座下的一支銀製啓信器。『不太懂，先生，』我回答。

他停止踱步，蹙眉望着我：『以紐約交響樂團為例，

他們開始演奏近代作曲家的樂曲，不是嗎？』

『也許是的，』我說；『我不太清楚。』

『波士頓交響樂團也改奏新曲，這是我確實知道的；我們每年都是演奏巴哈和莫札特的樂曲，當然很好，但是我們要提高我們樂隊的聲譽：要做到此點，就必須演奏一些合乎時代的樂曲。』

巴哈和莫札特，我心中暗想；當然不是庸俗的音樂！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華納先生，』我說；『但現在已經是十月，再改變本季演奏的節目，不嫌太遲了嗎？』

『聽我說，羅斯，』他帶着機密的神情說；『董事會昨晚召開會議，你知道嗎？』

『是的，我知道。』

『我不想引起你的不安，』他繼續帶着暗示危險的神情說道：『他們之中，有人談到你……』

他們當然會談到我，我想，心中升起一股怒火，董事們全是一批富翁，無疑他們是愛好音樂的；但他們僅花費一晚的時間開會，而我却是把我的血，汗，睡眠和大部份的生命，完全貢獻給樂隊了。

『他們認為你膽子小一點，』華納繼續說；也許不太清楚樂隊背後的真正目標，……你明白這一類的事情嗎？

「我想我是明白的。」
「當然你會明白，」他清了清嗓子繼續說道；「今年冬天，你可以找點新的節目，也好使他們改變對你的印象；要想辦法找那些攝人心魄的樂曲，使全國的人都端坐靜聽，最近歐洲情形怎樣？」

歐洲，我心中暗想，現在是遍地饑饉，疫癘流行，共產主義到處為患；但是我高聲回答他，我將搜尋一些新的樂曲。

「好極了，羅斯，」他那警告的神情消失，微笑着拿起帽子。

「我知道我們是可以信託你的，」依然帶着微笑，他走了出去。

我們是可以信託你的——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說：你要好好幹，羅斯康伯，不然你就得退位讓賢，不能再充任芝加哥交響樂團的經理。我想不出任何方法向他們解釋；音樂上決沒有奇蹟出現，一分苦功，才有一分收穫，新樂曲極難尋覓，成名作曲家，他們的曲子，要給著名的樂隊演奏，未成名的作曲家不易發現，能發現的大都是一些平庸的曲調。

鋼琴上，我將坐椅向後傾斜，瞑目靜聽。樂聲開始在小室裡迴盪。

塞却不是一个技術精湛的鋼琴家，但由於他的熱愛，使樂聲分外動人。那悠揚和諧的琴聲籠罩着我，使我親身體驗伊薩克·斯特拉文斯基的歡樂和悲傷，靜聽他心聲的傾訴，我終於找到華納先生企求的樂曲。

樂聲止息，我望着歐爾，他那方形大臉上顯得嚴肅，他向我領首，連他也被感動了。

塞却神情不定的望着我們；「這個曲子很難，」他聳了聳肩，「這兩個獨奏不容易配。」

「那兩個獨奏？」我問。

「低音提琴和女低音獨唱。」

歐爾眼睛望着我；「這太困難了。」

「但這曲子太迷人了，」我微笑着向塞却說，「就是我一個人——啞裡唱歌，下面用腳拉提琴——我們也要演奏這樂曲。」

塞却疲乏的臉上，展出一絲微笑。

歐爾聳肩，「好的，」他說；「但是我們先得找人手。」

此後的數星期，我們一直在搜求人才，我們得到預期

我熄滅電燈，去到附近的咖啡室，在那裡消磨了大半夜。

(二)

此後出現這一位神情抑鬱的小老人，眼中充滿虔誠，腦下來着一個巨大的紙夾，他恭敬的站在我的辦公室門口，直到歐爾潘諾諾——我們的樂隊指揮——好一會方從興奮中恢復，才想起請他坐下。

他名叫斐德塞却，奧地利人，幾經流浪，最後在紐約才找到安身之地，我們興奮的是由於紙夾內的樂譜——是伊薩克·斯特拉文斯基最後的遺作。

塞却原是斯特拉文斯基的秘書兼弟子，這偉大的奧籍音樂家，受到納粹的迫害和驅逐，最後死於英國，塞却保存他最後的曲譜。一般美國人很少認識斯特拉文斯基名字，但對於他的樂曲，却是衆所周知。

「這曲子不大合於一般的口味，先生們，」塞却畏縮地說：「也許你們不太歡喜……」

「讓我們試試看，」歐爾興奮的說：「你也許可以試彈一兩段。」

塞却欣然從命，他謹慎的打開紙夾，將一疊曲譜放在

的答案：一切第一流低音提琴手，俱都被人聘定，女低音歌手也是供不應求，但華納和諸位董事先生們，已在熱烈期待，我們的工作無法進展，直到一天午後，歐爾走進我的辦公室，他顯得疲倦，但兩眼炯炯有光。

「聽我說，羅斯，」他說：「你知道我們演奏的困難嗎？」

「知道之至，」我回答。

「女低音獨唱使我傷透腦筋，」他說；「但低音提琴手我可以想辦法。」

我燃了一枝烟，「快說，」

他坐了下來，表情顯得急切，「我的弟弟，」他說，「雖然年輕，但頗能擔任此職。」

我向他咧咧嘴；「你剛才想到他嗎？」

他漲紅了臉；「當然不是，但是我們如果不能找到名手，還是以用有才能的人比較合宜。」

「好的，」我說；「讓我們且聽聽他的演奏。」

兩天之後，我坐在大廳裡，聆聽卡爾潘諾諾的演奏。

他和他的哥哥不很相像，卡爾具有敏感恬靜的面容，棕色的頭髮和眼睛，反映出心底止水的深沉，我第一眼見到他就覺得歡喜他，我認為他具有歐爾所缺乏的堅實，

歐爾已是一個成名的音樂家——每個人都知道——他是美國各大交響樂團中，最年輕的音樂指揮。這一點更使人稱異不置，歐爾已是一個顯赫人物，光芒耀射，態度倔強，卡爾則和他全然不同，他說話時很安靜，但說的話很有道理。我很喜歡他，這也是我聽他演奏時感到不安的原因，他是一個好低音提琴手——很好，但缺乏一種不可言喻的素質，他對蓋斯勒的曲子好似略感驚慌，他像一個繪圖員在裏繪圖畫。

當卡爾演奏完畢時，歐爾走來倚在我的椅子上；

「怎麼樣？」他問。

我不願明白告訴歐爾關於我的意見，我祇得向他說：「等會兒告訴你，」於是起身走出大廳，藉以避開卡爾同樣的問詢。

次日午飯後，我獨坐室中，編排演奏的節目，大廳裡傳來音樂聲，使我悠然神往。

什麼人在唱歌——歌聲好似新春四月泥土的芬芳，和那海洋一般的安寧靜穆，於是我聽見另一種聲音——低音提琴的獨奏，我知道那是卡爾在練習，他長縮的神情消失，留下的是精湛的技術。

驚異之餘，我走進大廳，靜坐聆聽，蓋斯勒樂曲的主

調在大廳內迴旋飄盪，似風聲，如雷鳴。

台上擠滿全體隊員，歐爾站在指揮台上，卡爾俯身拉著他的提琴，他的上裝已除去，額上佈滿汗珠，他的右側，站定一位年青的女郎。

她身材肩長，全身曲線異常勻稱，琥珀色的頭髮披覆在双肩，頭部微仰，露出美麗的喉嚨，由於音樂的感動，她的眼睛，顯得分外光彩，微啓的雙唇，好似在微笑，吐出濃重的德文歌詞。

歌聲停止，大廳內采雷動，九十餘人齊聲鼓掌，跳躍如同瘋人，我急步跨上演奏台，歐爾向我叫道：「我們找到了女低音歌手！」

我走到女郎身旁，她這時正望著狂喜的樂隊隊員，眼中充滿淚珠。這時叫喊聲漸趨平息；我向她說：「你有優美的歌喉。」

她轉身向我：「你有優美的音樂……這……簡直是太美了！」

「你願意為我們歌唱嗎？」我問。

「我願意，」她低語，「啊，上帝，這真是……」她沒有繼續說下去，因為淚水漲滿了她的眼眶。

此後，在我的辦公室裡，卡爾歐爾和我三人，已從與

奮中恢復，開始和她閒談；她說她的名字是李朱麗，是伊麗莎伯梅拉的學生。

「我來到這裡真是太冒昧了，」她說：「人們都說你們需要一個女低音歌手，但是我以為……」

「你以為我們需要一位名角，」歐爾接口道：「我們原是如此；但你的歌喉，勝過十位名角！」

「你得加緊練習，這是很辛苦的。」我告訴她：「演奏就在十二月舉行。」

「我不怕吃苦，」她微笑說：「這是我畢生的工作，」她轉身面向卡爾：「你奏得美極了，」她溫柔的說：「他們都誇獎我，但你是一位偉大的提琴家。」

「一小時以前並不如此，」他平靜的說：「沒有你的歌聲，我永遠奏不出這樣的音樂。」

「這不是真的，」她回答：「是你的琴聲引導着我……」

(三)

以後的數星期，在狂熱與幻境中渡過，當清晨朱麗踏進演奏廳以後，一切景像改變了，隊員們表現出多年以來未有的進步，全部樂曲，奏來順利流暢，沒有絲毫勉強，

近百的人，靜肅地演奏二十五年前的樂曲。我自己也墜入這狂熱氣氛中，大部份時間都消磨在演奏廳內，變成了朱麗歌聲的俘虜，夜闌曲罷，我獨自坐在大廳邊端，灼亮的燈光照定台口，無數金屬和木製的樂器躍眼爭輝，台前站著身心交瘁的朱麗，卡爾，和歐爾，有時斐德塞却也來此旁聽，他那瘦小的身體終於獲得安寧，他知道他敬愛的老師的精心傑作，已將永垂不朽。

但隨著練習的進行，樂廳裡充滿一種異樣的氣氛；這氣氛纏繞著四個人，開始時，我盲目得祇發現自己對於朱麗無望的愛慕，我熱愛音樂，上帝可以作證，但她的眼睛，頭髮，喉嚨和身體，日甚一日的燃起我心頭饑渴之火，有時我竟會妒忌歐爾，因為他是樂隊指揮，對朱麗較為接近。有時當樂聲中止，朱麗仰首和他討論曲中情節，使我對歐爾和卡爾兩人均感痛恨。因為他們對她都比我更為接近。

突然，我更深刻的觀察到：歐爾和卡爾眼中的表情，竟與我完全相同——如果朱麗能够了解的話；我害怕會有什麼事情發生。

在前排，望見朱麗的雙腳在顫抖，突然，她咳起嗽來，樂聲停止，我站起身來。

「今天練到這裡為止，」我向歐爾說，「你把他們都累得够受了。」

「但是，聽我說，羅斯……」

「够了，」我說；「朱麗吃不消了。」我跨上演奏台

「真的，我沒有什麼，羅斯，」朱麗說。

我拿起她的大衣，「我看你已經够累了，出去喝杯咖啡好嗎？」

「老闆請客，」她說；套上大衣，將手擱在我的臂彎裡，走下演奏台前，她轉首向卡爾微笑，「晚安，」她低語。

卡爾平靜的回答晚安，但眼中顯出無限深情。

我們在寒冷清新的微雨中步行，雨水洒在臉上頗有寒意，但擱在我臂彎裡的朱麗的手，幾在我臂膀上灼下一塊疤痕。

咖啡室裡很空疏，我們坐在室角，侍女端上兩杯濃味的意大利咖啡，我燃起一枝香煙，兩眼望定對坐的朱麗，她表情顯得莊重，但依然向我微笑。

「你和我們一同工作，覺得還高興嗎？」我問。

拾 憶

讓我們不要道破：我懂——親愛的，我很懂，我心裡很感動，你對我的好意使我萬分抱愧，但是我很高興知道你對我的情感；有些事情是不宜於用字句來表達——它會使優美的事情變得乏味。」

「我不知道你胸中有什麼感覺，」我回答，「我祇希望你對我的情感有我對你情感的十分之一，那我就心滿意足了。」

「還是不要這樣，」朱麗說；「我真希望我能如此，羅斯，我真想愛你，因為你是這樣好。」

「已經有了別人？」我問。

她領首。

「誰？」

她睫毛下垂，默不做聲。

我緊按她的手但隨即放鬆，「如果那個人不能是我，

我說：「我希望你已經找到合宜的人，朱麗。」

她抬起眼睛，「我希望如此，但我還不能確定。」

「為什麼？」

她用手指將我的煙盒翻過一面。

「他是一個偉大的低音提琴家，但他自己不知道；甚至還說沒有我就奏不出音樂，我知道他能，羅斯。」

「高興之至，」她將咖啡杯舉到唇邊。

「這次演奏後，你可能一舉成名。」

她放下咖啡杯，「也許，但這是無關緊要的；真正有價值的是音樂本身。」

「一般歌唱家，並不常作此想。」我告訴她。

「伊麗莎伯梅拉是這樣的；」她說；「她告訴我：你唱，是因為你能唱，並非音樂被你的歌聲抹殺。」

「你怎會投到梅拉門下的？」我問，「她是當代最偉大的女高音歌手」

朱麗開始敘述她的故事：她生於新英格蘭，母親早死，由父親養成人，她的父親酷愛音樂，十七歲時，梅拉同意收她為學生。朱麗向我傾訴她對於歌唱迫切的熱望，我也曾聽過其他音樂家們這樣訴說，但從未如此次獲得深切的了解。

(四)

朱麗敘述完畢，我捻熄紙煙，將手覆在她手上。

「也許我太冒昧，」我盡量裝得平靜的說；「但是……」

「不要再說下去，羅斯，」她溫柔的打斷我的話，「

「你很信賴他，」我說。

「是的，但卡爾需要自信，也許他一直被歐爾的聲名掩蓋，使他失去想成為第一流音樂家的那股熱勁。」

「也許，」我說。

「就以尾曲而論，就可以知道實在情形；」她鄭重的繼續說；「有一次我問老師，什麼是尾曲，她祇簡單的說：那是伴奏中的一段獨奏過門。是的，事實是這樣，但一個偉大的提琴家，當奏到尾曲時，應該自然地奏出他自己安心聲，而不拘泥樂譜上的曲調，沒有我和他在一起，他祇能奏出蓋斯勒寫下的尾曲，他原可奏出他自心的心聲，但他不能。」

「如果他沒有自創的尾曲，你就不會愛他嗎？」我問道；幾乎失聲而笑。

「這更是超出音樂本身以外的事；」她溫柔的解釋；「卡爾具有兩重性格；第一重性格是勇往直前，想成爲一個偉大的低音提琴手。另一重性格是茫然無主，阻礙他的前進向上，有我和他在一起，可以幫助他發揚第一重性格，這一點你看不出嗎？」

我們在雨中步行回家，一路上感到悵然若失，到達她的旅館門首，她踏上石階轉身望定我的眼睛；「我很抱歉

，羅斯，』她說，用手輕觸我的面頰，『但是不要難過，我需要你呢。』

『需要我？』

『我要應付一件奇異可怕的事，沒有人再比你了解我，願你能鼓勵我，答應我，羅斯？』

『當然，』我微笑；『永遠。』

她吻了我的面頰，急步踏上台階，在雨點中，我出神地站立了好久。

(五)

距離演奏期僅有兩日，每個人都感到神經緊張疲倦萬分，全體隊員在台上作最末一次的演習，朱麗和卡兒同坐在靠壁的兩張椅子上，這時歐爾走上台來，他向全體隊員微笑。

『在我們開始以前，』他說；『我願意告訴諸位，這次演奏完畢後，李朱麗小姐將成為我們這個團體裡永久的一份子，』他略帶自滿的神氣說道：『她將和我結婚。』

一剎時肅靜無聲，最後，我們的鑼角手打破這沉寂：『哎呀，真該死。』他喃喃自語。

於是樂聲齊發，有些人離開座位，擁擠向前，與歐爾

有人輕觸我的手臂，原來是朱麗，她是出奇的美麗，身穿紅色晚禮服，用一條黑色緞帶束住頭髮。

『你真美，』我溫和地說；『不要緊張——儘管大聲唱。』

『我並不緊張，』她微笑，緊握我的臂膀，『現在我需要你的鼓勵，』她低語，『現在是我需要你的時候。』

『你已經唱過五十次，』我安她的心；『祇是照樣唱一遍就行，』

『我不是怕唱，』朱麗說；『請你還站在這裡，讓我可以看見你，羅斯，』在我回答之前。她自我身旁擦過，走向舞台，聽眾們定已獲悉她的美妙歌聲，一致向她鼓掌歡迎。

卡爾夾着提琴走上舞台，他漂亮面孔上的怯懦表情，一變而為憤怒的神色——這是我能了解的。他逕直就坐，沒有望一眼身旁的朱麗，掌聲再起，延續至歐爾登上指揮台。

歐爾向朱麗頷首，轉身面向樂隊，朱麗自坐椅上起立，卡耳提起琴弓，置放弦上，在無邊寂靜中，我感到自己的心臟猛烈跳動。

歐爾高舉右手，略一停頓，於是右手一揮，樂器齊鳴

握手，歡笑，爭吻朱麗，驚訝而興奮的大聲叫喊。我感到如醉如癡，好一會，我都不明白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但我記起了朱麗的請求：幫助我，羅斯，沒有人再比你了解我。

我不能承認我是了解她，我望着台上混亂的景象；全體隊員與高彩烈，除去兩個人——朱麗是茫然欲泣，卡爾則是目瞪口呆，他深知朱麗愛他，但怎會竟嫁給他自己的兄弟。

演奏之夜，我衣冠整齊的站在舞台邊，緊張得全身流汗，我不時向前排窺視，那兒是董事們的座位，他們顯得驕傲而快樂——他們一向如此，演奏廳裡擠滿聽眾，第四排上全是一些批評家，看來我們這次演奏，算得是本季節裡的重大事件。

前半部節目順利通過，我感到一切如意，我們終於在這些大亨面前一顯身手，——讓批評家們得知；除去費城和波士頓而外，也還有優良的交響樂團。

中場休息時，我抽時間閱讀節目單。

第二節：伊薩克亞斯勒作曲，「A」主調低音提琴獨奏，卡爾潘諾，女低音獨唱，李朱麗。

這時聽眾們重新就坐，座椅發出沙沙的響聲。

有如雷聲震動，歐爾左手上揚，銅號爆發，鼓聲隨手式而舒徐緩急。

小喇叭吐出清越的音調，抑揚頓挫，鼓聲重複那低迴的旋律，於是一切重歸沉寂。

朱麗純樸悅耳的歌聲開始，其中雜有壓笛和雙簧管的尖音，最後僅餘下提琴和諧的伴奏，朱麗在台上亭亭直立，頭部微向後仰，溫柔的嘴唇中，吐出甜美的歌聲。

我凝神靜聽，一似我未曾聽過這歌曲，好似有某種力量，剷除我心中對此曲熟悉之感，使我再次體驗蓋斯勒的精神傑作。

朱麗和卡爾表演得異常成功，第二樂章有如長江大河，一瀉千里，隨後迅速轉為談諧曲，一切是如此流暢，歌聲充滿快樂和希望，在第三樂章與最後樂章開始時，我偷眼張望台下的聽眾，他們一動不動，兩眼望定台上，好似被符咒催眠了一般。

號角聲爆發又消失，低音提琴發出顫音，朱麗開始唱出最後一段的詩詞，大廳裡好似僅有她一個人，她用那純樸溫柔的歌聲，傾訴失望的人心底的痛苦和悲哀，以及那百折不撓的希望，這時樂隊齊聲合奏，她的歌聲消失在震耳的鼓奏中，緊隨着歐爾單臂高舉，閃亮的指揮棒一揮，

樂聲停止，大廳裡留下低音提琴如怨如訴的呻吟。

突然，我從催眠狀態中驚醒，台上的情形似乎有些異樣，我像眼望朱麗，她平靜的站着，兩眼望定樓廂，在她身旁，卡爾俯身在他的提琴上，神情慌張，額上汗珠閃耀，他機械地拉着琴弓，但我知道他並沒有閱讀面前的曲譜，突然我明白一切，我明白卡爾驚慌的原因，我無能為力的站着，大約有十秒鐘之久，卡爾恢復鎮定，沒有曲譜，全憑記憶，他奏畢最後的尾曲。

幾週絕境的卡爾，含恨的向朱麗瞥了一眼，但朱麗別轉了臉，眼睛望定歐爾，她在微笑——一種近似崇拜的微笑。

我望見卡爾板起面孔，專心於他的提琴，他開始奏出他自己的心聲——並非根據蓋斯勒的曲譜，大廳裡僅餘下低音提琴的嗚咽，樂聲送進每一位聽眾的耳朵，但却向某一個人傾訴——樂聲好似在說：

『我愛你，用我全部的心意愛你，請聽我的呼喚，因為這是我的心，我的生命——』

我也曾，聽過無數低音提琴獨奏，但今晚，從沒有生命的琴弦上，我聽見靈魂的呼喚，這使我畢生難忘。

樂聲終止，大廳內仍然是一片沉寂。

名。

寒風撲面，我挽住她的臂膀，在寂無行人的街道上踱着。

『喂，我說：『你把卡爾的曲譜抽去一頁做什麼？』』

『是尾曲嗎？』

我領首。

『在這兒，』她微笑，『我留着送給你。』

我將這頁曲譜配上鏡框，懸在辦公室的牆壁上，我保存它是爲了紀念潘諾兄弟和朱麗。卡爾現在已經成名，朱麗却退休了，不知道是什麼原因。從此世界上再聽不見她那甜美的歌聲，這是一件憾事，但對她已而言，却不失爲明智之舉，至於歐爾——和我一樣，失去朱麗後，仍自掙扎生活。但實際上歐爾並無太大損失，因爲他仍是極端自負。

有時我們談起往事，歐爾有心重奏此曲，但第一次太完美了，第二次決難再求精進。而且，自從裴德塞却去世以後，我感到此曲祇屬於朱麗和我兩人——它是我們兩人共有的東西，所以，祇要我一朝仍是樂隊的經理，我的樂隊決不再演奏此曲，我要使我的記憶保持平靜。

地下有知，我想伊薩克蓋斯勒一定會了解。

整隔三十秒鐘後，掌聲爆發，有如八月裡的急雨，開始時如雨點滴在水泥地面上，隨後却變爲傾盆大雨，近萬隻手拍擊着，聲如雷鳴，五千聽眾站起身來，齊聲喝采。

這驚人景象爲我畢生所僅見。

我回至後台，望見朱麗倒在卡爾懷抱中，她在低聲哭泣——眼中射出真心崇拜的神情。

卡爾先回旅館取汽車，我單獨與朱麗站在黑暗的走廊邊，她身上仍穿着那件晚禮服，一襲長披肩覆在肩上。

『快樂嗎？』我問。

『我從來都是快樂的。』她微笑。

『但曾經有過一會心中略感不定。』

她領首，用披肩圍住喉頸。

『非常感到不定哩，那完全是冒險，我幾乎破壞一切。』她回答。

『我爲你冒險成功而高興。』

她一時保持靜默，於是將手攔在我臂上。

『你對我太好了，羅斯，』她低語，『你永远是我的，因爲你了解我，因爲你的摯愛使我感動。』

我不能再感到悲哀，因爲她的生命是如此美滿；這天晚上，李朱麗得到一切：愛情，成功和成功以後的赫赫聲名。

停戰談判

一位年青自滿的美國上校加入聯合國代表團跟中國共產黨在板門店會商停戰談判。他自以爲自己是最合宜於擔任這件工作的人選，因此對於任命極感躊躇志滿。他認爲停戰談判的無盡期施延完全是出於前任代表的無能。他這次一定要把這整個事件納入正軌。

他上任後的第一天早晨，在會議桌旁無意碰了一位從上海來的年青女書記的腳。他立刻致歉道，『對不起，請你原諒。』但是那年青的女書記沒有向他回答，却趕快跑到一位共匪上校的身邊竊竊耳語。這上校又把這件事低聲報告他們的將軍。將軍急急地掛上長途電話，在話機中作了一番冗長的討論。

五十分鐘以後，將軍回到座位上低聲告訴上校，上校又傳話給書記。她然後微笑地回答這位美國上校說，『當然可以。』

妙手空空

東京有一位有三十五年捕捉扒手經驗的警長。他在這一方面已成爲大字第一號的專家，有時他爲了要節省時間，常常在看到扒手扒取人家的口袋後，便從扒手的口袋裡將原物扒過來愉快地還入被扒者的口袋裡。然後一語不發徜徉而去。



一年多一點以前，我的女兒花了五塊錢（包括稅捐），給我買了一只簇新的瑞士錶。是一只手錶，錶面燦爛生輝，工作精緻，看漂亮的樣子，足可值三倍五塊的價錢，並立有保單一紙。保單說：若於一年以內發生故障，請即附郵費及手續費一元，連同原錶寄下，本店當另奉新錶一只。

當時我想，這是够公道的了。

我覺得他們能保險一年，就算得誠實之人了，錢也許可走上許多年哩。這時我已心滿意足，對此事只覺信而無疑；待將保單繼續讀去，下面便是一段字旁加有紅線的方體文字：

無論如何，請勿將錶之背蓋打開，或以其他方式使錶內機件露出。倘使錶蓋一經移動，本保單即行作廢。

這時，使我感覺不快的有兩點：一是錶店老闆專橫無理的態度，一是那保單上不可思議的神秘文字。「不可移動錶蓋，」他們這樣對我說，我的頸項的神經就要冒火了。

我們探求人皆不疑的真實？

以上是我所思索的要點。最後得到的結論是：他們所以不要我打開錶蓋，乃是因為錶內代替輪盤發條的是一群瑞士飛蠅，倘使蓋一打開，牠們就都要飛掉了。

我一經得到這一結論，一切疑慮，即頓然冰釋，於是我對這錶，也立時感到無限的樂意。我輕輕的拍拍它，把它帶在手腕上，便開始吹起了我的口哨。

但為時不久，又來了一個困人的問題，不時在我的腦際騷擾。那些蠅何以必然是會飛的呢？世界上的「問題」就是這樣的。我們認為已解答了一個問題，那是不錯；但我們若認為得到了一個問題的解答，那整個的問題，也就告一段落，則不然。問題產生解答，解答亦可反來再產生問題，循環不已；這就是我所遭遇的難題。

二

我問着自己：那些蠅是怎樣轉動時針和秒針的？牠們又怎樣知道用什麼速度轉動，來給我報告正確的時分？是什麼人想起用蠅來替機器的？是怎樣想起的？是為什麼想起的？又是怎樣想通的？由這一組小小的問題開始，一個新的境界在我的面前展開了。在我與錶之間，以及那替代機器的蠅之間，產生了一種關聯作用，這關聯

。「不可移動錶蓋，」他們這樣說：我是一個通達的人，我就想要知道是什麼緣故。我感覺到了欺騙和屈辱。但事實上，心裡已泛起了一種想像：「他們所以不要我打開錶蓋，恐係因為錶內根本沒有機件。這玩意不是真錶，簡直是個騙人的東西，是假貨。」

可是，錶走得不錯，掛略，提略，響得和別的錶並無二致，其準確度也足可令我這個不太計較於一分鐘兩分鐘時間的人感到滿意。我把它放在耳旁上聽聽，然後又拿下來仔細的看看，然後又把它觸在我的皮膚上，讓我感覺感覺它。錶十足是真的；於是我便開始在我的腦海中，去尋求解答。

使問題得到解答的，是我的理解力，這理解力是人皆有的：即根據前提，向結論所作邏輯的推移。錶能走，就必有它的原因，儘管它不是平凡的，由齒輪發條和機件所構成的。是誰要蒙蔽這明顯的事理？又有誰可以禁止我所解答。

包括着製錶的工廠，工廠裡的工作人員，以及蠅本身所具有的習慣，需求，和志趣。

蠅之有志趣與需求，一如任何其他生物然。在這一年多一點的期間之內，我發覺了蠅和錶和我，大家在一個共同目標下取着合作：那就是使我的日常生活，皆能準時行動。同時，我也發覺該錶的設計人，禁止我開錶，恐怕蠅飛去了，原是根據他們對於蠅一般性格方面的知識而設想的；而他們對於諸蠅工中的那位工頭的特殊性格的了解，却犯了相當的錯誤。不過在蠅界，這位工頭是否應該稱為女工頭（Forelady）呢，還是稱為中性工頭（Foreneuter）？（譯者按：因為英文的工頭一字為 Foreman，通常係指男性）我贊成仍稱為（男）工頭，因為他實具有若干特點，如領導力，勇氣，毅力，控制力，活動力，理解力，以及其剛毅正直的精神，在在皆表現出確然無疑的男性性格。

說我這只錶裡的工頭是一個特殊的例外，我願意相信。事實上，在盧森製錶廠裡，有它的嚴格而明智的訓練和選拔的制度。一個工頭的選拔，並非由於他的志趣在此，亦非如兒童作「點將」遊戲時那般隨便指定的。一個工頭必須先通過某種為蠅心理學家所設計的測驗，從這測驗



可以知道他的一般智力和他的特殊才能。同時，由這測驗，即可將一般的「庸才」剔除，而成立一個精選小組，包括所有能符合起碼水準的份子。然後在廠內先行實習指揮鑲工，其實習成績證明優異者，方可得爲未來的工頭。偶而出現一隻螞蟥，其才幹遠超出所規定最低標準之上；其堪爲鑲中之出類拔萃，正如錶廠老闆方亞普之堪爲人中之出類拔萃。這就是我的錶內的工頭。至於方亞普，他是以前工替代機械的發明家，是以直接應用生物的勞力，替代間接應用人工於機械製作的研究人。

這是天才。這是經濟，因維持螞蟥的生活，所費較人爲低。牠們的食糧只是一種稀薄的蜂蜜，且僅需數滴即可維持一錶之蟻一年有餘的生活。因其所耗成本之低，故錶在瑞士製好，運到美國，售價大洋五元，其利潤即可惠及沿路每一個經過運銷的商人。

方亞普甚愛他的「人類」同胞。他告訴顧客不要打開錶蓋，却未告訴他們爲什麼。他深知我人皆係潘多娜（註）的子孫，不到我們的好奇心把錶內的螞蟥放飛，是不肯相信牠們的；而他却不願讓公司的信譽和連續營業的機會，因此而告瓦解。

但又何以必爲飛蟻？何以需要翅翼？因爲翅翼的拍打

是他的職務，因此他睡覺也只能如貓似的作無數的小睡，進食也可只可抽空爲之。此外，因所負責任之重大，其所遭苦惱，忙亂，與操勞的磨折，亦較任何別蟻爲甚。

螞蟥對於時間的概念，當然不比人更高明；要牠們繞着一個圓，永遠作等速度的運動，正如同驅人永遠作等速度旅行，一樣是不自然的。但，作爲一只錶，若是時而快時而慢，時而彷彿街上安步當車正欣賞着夏天的衆雲或美妙女郎的大腿而出神的君子。時而又彷彿趕火車的人狂猛的奔跑一通。那就不成個體統了。一只錶必須走得看不出一點有形的加速或減速，如地球之自轉，或衆星繞日之公轉；人們已習慣於以自然界諸般定時發生週而復始的現象，作爲度量時間的標尺。

「我並非同意他們這種偏見是對的，」方亞普說。「我也曾經想過，設計一錶來測量我們內心裡的時間。對於一個懶散或焦急的人，時間會像是長夜漫漫殆無已時，然而對於一個忙碌進取的人，則又彷彿時間永是涸湧而至，轉瞬即逝的。像這第二種人，就需要一只走得較慢的錶，因爲在他覺得，下午三點鐘這時刻，的確來得太快了。」

「這是未來時代的事情。目前，我們仍需一只走得一致的錶。這些螞蟥必須要訓練得能使牠們運動的速率保持

可以增加工作的動力，可以協助調節空氣，排洩熱度。此外，各蟻工之間彼此並可藉翅翼交談。如同太古初民之以手勢交談，及後方知振聲達意；如同蜜蜂之於花間，藉一種舞姿以呼喚其友伴；今螞蟥藉撲翅以寄意，其迅速與準確，較蜂蟻爲上，其便利亦堪與人語比擬。螞蟥與人同爲社會動物，當亦與人同需彼此傳達意見，或報告環境情狀。或表述個人意願，否則，牠們如何可以得到生活的樂趣？

是故，在方亞普所創製的錶內，係以飛蟻爲引擎，蜂窩爲燃料；至其全部的機件，不過一帶桿的輪盤，藉着四週的蟻工，不斷的推動輪桿而旋轉。每一只錶內有蟻工二十四名，工頭一名。蟻工分爲兩隊，輪流值班；每隊十二名，值班時，因輪盤周圍有四根距離相等的輪桿，即每桿由三蟻負責。此原理與設計，正彷彿一具古式的磨粉機。

這十二蟻工作，那十二蟻就休息，並在蜜缸邊緣「加油」；至於工頭（在我錶內者名爲安狄）則好似無所事事。但實際上，他却是整個「活」的體系的總指揮，是全體精神力的代表，是工作的推動者。蟻工的輪流值班由他監督，全體不可同時換班，每次僅許三蟻輪流，以免損及輪盤的動量。其他如分配蜂蜜，發佈命令，聽取訴願，亦皆

一個常數。諸位同仁，「方亞普對他的各部門的主管人員說，「這就是我們的問題。請大家來共同解決它吧。」

他們的解決方法，乃是造成螞蟥的制約反射（Conditioned reflexes）。首先把牠們套在一帶桿的輪盤上，旁邊置一拍節器（Metronome），然後再於適當的位置置以蜂蜜，剛好在牠們够不着的地方，以爲引誘，使牠們前行。但牠們若走得太快或太慢，便錯過了蜂蜜；只有在牠們的脚步，完全合於拍節器上的節拍時，方可得而嚐之。

「你知道，廠長，」這辦法的發明人向方亞普說道，「我們所根據的乃是巴夫洛夫的學說，其效果可以以下理由說明之。」

「不要管它什麼理由了，」方亞普說道。要緊的是要辦法能行，及如何使它能行。要問它爲什麼，就請去問巴夫洛夫和問上帝好了。」

言談之間顯示出了方亞普這人注重儉約實用的觀點。至於螞蟥在推動輪盤旋轉時，每輪桿上三蟻之中則必有一蟻最靠近輪中心，走的路程最短，因此做的「工」也最少而另一方面，那距離輪中心最遠的一蟻，走的路程最長因此做的「工」也最多。聰明的都想走內圈；那走外圈的即使是個笨蛋也會感到不滿。他想他多做了工作，應該多享

「食物，因此到了蜜缸旁邊，就不免有一番豬的表演，這乃是極自然的事。吾人亦不脫此天性：於一方面取之過少時，即常欲在另一方面謀取過量的補償。」

這個問題是方亞普自己解決的。將每一小組三蟻中之最外者，給以「調步長」的頭銜，派為該組之組長。這樣，使該蟻在精神上得到莫大的補償，遇有必要時，牠還可以使別的同僚更少用一點配給。

至於那居於內外二者之間的，方亞普說三個一排，必有一居其中，這是一條自然律。居此位者，不偏不倚，允執其中，正合於哲學家們所標榜的金科玉律——中庸之道，僅此一點即可引以自慰；此外，內邊走的是聰明者，外邊走的顯達者，要皆離於正道，顯不及其執中之為正當標準，這不是又可以引以自傲的嗎？

如此，這般蟻工即在每次三個一組的輪流制度下，不斷的繞着圓周前進，愉快，勤勉，花了精神努力，個人的需求也可得到滿足，因此，邊走着也便樂意將錶上的秒針邊推着前進。分針和時針的進行，係根據一種約減機械的原理，即分針的速度等於蟻工速度的六十分之一，而時針則更莊嚴，威風，而斯文，僅合蟻工三千六百分之一快。我也感覺十分的滿意，直到大約六個月以前，錶忽然

換班下來進餐的，可是進餐以後牠不即睡覺，一方面因為牠勞累得輕一點，一方面又因為牠比較聰明一點，牠開始用思想了。思索了些時，牠開始拍走翅膀來了。

「這裡幹的是什麼玩意？」他說道，這煩惱雖未被聽見，却已為大家所感覺到了。「我們大家只顧轉呀，轉呀，轉呀，轉呀，轉圈子；轉畢了是一點點蜂蜜，和一點點睡眠，然後再轉。爲什麼不剷除這「轉圈子」，而僅吃那一點點蜜，睡那一點點覺？」

當牠第一次發表這意見，安狄絲毫不理睬。「讓他去咕嚕，」他想。「只要他工作，誰管他咕嚕什麼？」

但是，「咕嚕」不斷送來，終於引起了大家的注意。於是，一天早上，不管是該上班的或下班的，沒有一個再工作了。錶因是以停。

安狄答覆牠們，一面想出一些理由，一面亦施以威嚇的手段。「第一點，」他告訴牠們，「我們在這裡轉圈圈，並非是無目的的。我們的目的乃是要推動一個記有數碼的盤面上的三根指針。」

「你，」那聰明者反駁着說，「一個圈圈也不轉。你老是坐着，我們大家來轉。」

「我則令在身體上沒有和你們同轉，而在精神上也是

停了。我正往赴一個約會，在路上看看錶，恐怕錯過了時間。乃發現錶上的時間，仍舊和我出門時的一樣。我把它貼在耳朵上，但聽不出聲音來。我想掀一掀錶柄，死緊。我立時着了慌，把錶搖撼一陣再聽聽，仍然沒有「提喀」的聲音。

我也不知道我真正怕的什麼。實在，我們已變得這樣的要依賴我們的時計，因我們要安排我們生活的節目。

那麼，我很可以因為失去了一個生活規律的顧問而憂苦，因失此我就像失去了主宰，將無所適從了。然而事實上，我不是這樣想的。我想我怕的是蟻蟻死了，因此我也許得要打開錶蓋來看看。

我沒有打開它。我把它從手腕上取下來再搖一搖。我把它在手掌上敲打了幾下，又狠命的搖它了一搖。上帝的慈悲，錶走動了；提喀提喀的響得真美，那秒針又開始匆匆忙忙的跳着，就彷彿它完全明白自己的行程和自身的責任似的。我把時間同一家商店櫥窗裡的掛鐘對準，邊笑着便也拔步而去了。

三

這就是我的感想：蟻蟻發生了什麼事故？可想而知，亂子一定出在那走內圈的聰明份子身上。有一個，他原是

和你們一同在轉的。你們每人只顧自己轉了就是，我還得要同你們大家一齊轉。我所做的工等於你們任何一個的二十四倍，爲的什麼？不過爲的是叫那三根指針能在那盤面上繼續不斷的轉動，只要我們大家還活着。」

這也許算是一件有益的事情：不管那聰明的還是別的蟻蟻，皆想到這問題盤面上的三根指針，又爲什麼理由必須要轉動。牠們所以沒想到這個，原是因為牠們的頭腦在製錶廠裡的時候，那已經過了澈底的麻醉的。方亞普對於這一發展，事先並未精確的預料到，不過，他也抱有一他的「套真理」，那就是「工人必須認識清楚他的工作，必須要明白他乃是一種較複雜較高級的體系中的，一個必要的角色。」

問題在如何給牠們證明牠們在工作，同時牠們的自身也就是牠們的工作。爲這問題，他們特製了一只機件裝在錶面上的錶，讓推動輪軸的蟻蟻，一邊走着，一邊可以從那透明玻璃中，看見錶針在和牠們一同轉動。牠們停下來，針也停下來。牠們轉動，針也轉動。爲了給這活動充實一點意義，每滿一分鐘時，牠們使蟻蟻可以看見無數的幻影在跳舞。這自然是由牠們背後用電影機放映過來的。

所以，大家雖則沒有問起，安狄卻向衆夥伴提起了這

無數跳舞的幻影。「難道大家願意讓這一切的活動都停止嗎？」他向大家問道。「難道你們是這樣的愚蠢嗎？對於一件看不見，嚙不出，感不到，或者聞不清的事情，你們就不肯相信它嗎？你們難道連一點點好勝心都沒有嗎？你們寧可不給許多事物，不管已知的或未知的，起蕭聲母的作用？」

「此外，」他向大家說，「我們所住的這世界，乃是一個現實的世界；一切的事物，即使是懶惰，皆要付出相當的代價。絕不如你們所想像：我們大家一夥兒可以在這裡親親暱暱的坐坐，吃吃，睡睡，別的什麼事都不幹。那我們都會瘋的呀。那時，大家都會因為沒有事做而感到空虛，設若在沒有別的事情可藉以解脫，大家悶急了，就只有狂奔亂叫，那一切才真是沒有目的哩。像我們這等飛蟻，如果不能作工，還有什麼福氣好享？」

我想，大家就是在此刻被他的激烈演說所征服的。幸而他還沒有碰上性的問題，因沒有一個螞蟥曾提到不做工而可戀愛的論調。螞蟥既係無性生物，戀愛之事自非其經驗及慾望所可想像，正如同星辰之運行，非為草木所可想像者一理。

也就是在此刻，遇着我把錶拚命的搖撼。牠們一定傾

外，使我們簡直一無所有，工餘時間，自然休談什麼進修問題呀，社交活動和康樂活動呀，等等這些應有的享受了。

「我們並不是鐵打的和銅鑄的東西呀。我們也並非就是發條，齒輪，和制動桿呀。棍棒和石頭是打得碎我們的腦袋的哩。我們是活的東西，我們有權要求充足的食糧，使我們至少可得一個機會，把我們自己的命運認識識。我們有權作這種要求。」

「加蜜，隨你們，」聰明蟻最後說，「否則，就不再工作。」

安狄把蜜缸蓋子蓋上，自己站到蓋子上去，把衆螞蟥聚攏來，圍繞着他構成一個圓圈。然後由他來答覆牠們，言語之間，流露出悲歎的成分多，忿怒的成分少。

「我的可憐的笨伯們呀，」他開始說道。「我饒恕你們，你們根本不懂話說出來可有什麼意義。」

「你們以為，假若你們多得一點工資，就可以給你們增加一分幸福；但是，我認識你們，比你們自己對自己認識得更清楚。假如說吧，我同意你們，並且給你們每餐增加一滴蜂蜜。那樣，你們就會以愉快清新的心情去工作，工作之餘即可享受你們所說那新奇美妙的閒暇娛樂生活而

略到了一兩陣天翻地覆的滋味。

「你們看看這報應，」安狄咆哮起來了。「還不快點工作！世界就要在我們面前爆炸了。」

這樣，錶就又開始走動了。我把它對準了，笑了一笑，便急忙的趕去赴會了。

四

錶第二次停，情形稍有一點不同。這一次，我絕不如前次之慌張，因我心裡有的是把握，覺得安狄不久總會把事情弄好，讓錶再走的。若是一年的期限已滿，而錶愈走愈慢起來，彷彿裡面轉輪盤的東西沒有勁了似的，那我倒要着急了。然而按照現在的事實，我相信絕不是組成機體上出了什麼毛病，因此安狄自會設法處理的。

這次是螞蟥要求增加工資而罷工了；罷工的煽動者和發言人，則仍是那隻聰明蟻。

「我們覺得，」聰明蟻發言了，「我們的待遇太壞了。每餐僅此六滴透亮的蜂蜜，是太不夠了。我們需要每餐七滴，若仍舊六滴，則需要多吃幾餐。」

「做工的是我們。沒有我們，這裡所進行的一切皆不得進行。但是，你們給我們的待遇卻那樣的壞，分量計算得那樣的精確，除了恰好可供給我們工作所需要的精力以

感得心滿意足嗎？事情沒有這樣簡單。

「你們的感情，最初將表現為驕傲與歡樂，驕傲你們的力量，樂你們的勝利。然後，漸漸的，漸漸的，當你們一邊轉動着輪盤，你們便會再開始動腦筋了。你們將會繼續問自己『這每餐給我們增加的一滴蜂蜜是什麼東西，它可以叫那答應我們的人自己覺得他那樣偉大？算什麼慷慨！我們在這裡一多半的時間，都只受着六滴的待遇。若果我們現在的工作值得上七滴，難道從前就值不得嗎？這虧欠我們的蜂蜜，一起都到哪儿去了？我們還有什麼值得高興的？』」

「不會的，我的朋友們，」安狄說，「你們不會因為增加了工資就感覺快樂的。相信我吧，那時你們將比現在還要糟糕，還要苦悶呢。」

「也許如此，」那聰明蟻答道，「但我們卻有較多的蜜來復活我們的精神。現在你說，是你自動從蜜缸上面走下來答應我們的要求呢；還是要我們把你捧下來？」

「我曉得，」安狄說，「我必須要告訴你們。你們可以把我摔下去，如果你們一定要的話；並且你們還可以把肚皮脹得滿滿的，那吃不了的也給潑到地上。你們是二十四個對我一個，我阻止不了你們。但在你們尚未動手以前，

讓我把事情給你們說個清楚。

「這裡就是所有的蜂蜜。除此以外就再沒有了，並且將來也不會再有。你們大家都記得，我們在來這裡面工作之前，我們原知道有白天和夜晚，而我們在這任何一天或一晚當中所應得的蜜量，都不是隨便決定的，乃是恰恰可供我們在此工作期間的消耗之量，一點不少，多出來也有限得很，總之，按照這種情形，能够計算得怎樣精確，它就有怎樣的精確。」

「他們要我們做工，自然是要我們做到死為止的。而事情又偏不湊巧，我們大家都是屬於那死得時間大致相同的那一種螞蟥。照預計，當我們最後一個死去後，缸內大概尚餘一滴或二滴蜂蜜。」

「尚有剩餘，那就是說，只要你們不堅持的嚷着要每餐增加那一滴的話。事情的利害擺在這裡。你們希望它不是這樣，我也希望它不是這樣，假若希望是西馬的話，連乞丐也要騎去了。」

「那麼，現在就決定你們要什麼吧。是要從從容容的在蜂蜜尚未十分告罄之前得個善終呢，還是硬要飽餓一頓，然後不一會兒，就給餓死掉。就我說，我認爲活着總要比死好點；而好的事情總要能够存在得長久一點才好。」

我吃得驚風，一時間連什麼感覺都沒有了。我所能做的事情，就是把銀翻來覆去看，摸摸，看它究竟是否還是那只銀。終於，除了齒輪，發條，和制動桿以外，一隻螞蟥也找不出來。自然也沒有什麼安狄，叛亂，罷工，和演說了。無生，無死，無感情，無意志，也無逃避。除鋼，鋼，鋼以外，別無何物。而鋼有彎捲的，有層疊的，修整而巧妙的嵌入一匣，如同一部蒸汽機，一艘小汽艇，或一根鐵釘，一般一樣是一件無情無覺的東西。

當我站在廚房的案檯之前，正深陷於沉思之中，電話響了。我過去接電話，和一個裝遮雨窗的商人談了好半天，我幾乎不知道自己說了些什麼。當他最後把電話掛起，不但不自認失敗，而且還威脅着說改時再來叫我。於是，我的心緒，較前更趨低沉和灰黯了。

我回到廚房去，看見廚房裡的情形，立使我呆了半晌。銀依然面朝下躺在案上，銀蓋是我打開的，也依然擺在一邊。距銀不遠便是一只敞口的糖碗，還有幾匹大黑螞蟥，急急忙忙的爬在案頭上，翻過去又沿着案檯腿向下去了。那最後下去的一個，我相信那就是安狄，似乎尚在搖擺着他的觸角，向我致意告別。

我忽然想要笑了。我不敢擔保牠們是二十五個，因爲

就像有理智的動物似的，衆螞蟥聽了安狄一番分析，竟又恢復工作，而薪資依然如前。因此我敢說，即令我把銀蓋打開了，牠們也不會飛去的。那時安狄會想方設法把牠們留住牠們的崗位上的，不管方里普和他對於反面信心的缺乏如何。

自此以後，就再沒有停工的事件發生了，直到最後一次，那不是出於自願的。牠們的壽限，約爲一年零幾個星期，這便是決定錢商開立保單限期的主要事實。缺走起來，有規律，有精神，彷彿一切都是活躍，熱烈，意志；待停了一來，一切彷彿盡皆化爲烏有。

是牠們的壽限滿了；我覺得上也無用，搖也無用，等待安狄再來訓誡牠們也不會有用。

我把銀丟進一只抽屜裡，大約把它忘了兩三個禮拜。一天，我又把它取了出來。一點未動，我把它放進去時，上面的時間是七點四十八分，現在還是七點四十八分。發條一點也不動。

我毫末加以思索，而且是不知不覺的，取出我的劍筆刀來，把銀的背蓋打開了。裡面並無螞蟥。裡面有的是齒輪，發條，和制動桿，看起來大致和我所見到過的任何銀的機件，沒有什麼兩樣。

又小又動的東西很難數。但是，我卻注目而視牠們疾步橫過廚房的地板，而後便消逝在污水桶下面的一個裂縫裡了。牠們去了，我把銀拾起來拋在字紙簍裡，便也離開了屋裡，口裡吹着口哨。

（譯自大西洋月刊）

註：潘多娜 Pandora，希臘神話中人物，傳宙斯神賜潘一箱，箱中盡藏人間的災害疾苦，因潘將箱打開，箱中疾苦四逸，乃得散佈人間。一說箱中所藏皆係天賜人間的福祿，因潘將箱打開，箱中福祿盡失，人間遂不可復得之矣。



漫畫 緊急利車

夜

眠

不

作譯
威田
明春

那一夜我們躺在室內的地板上，我細聽着蠶食的聲音。蠶是在桑葉的飼架裡蠕蠕着，而且整夜的你我可以聽到它們的吞吃聲和另一種在桑葉堆中的滴落聲。我自己沒有想睡，因為我已活得很久，我知道假如我一旦在黑暗中，閉起了我的眼睛而聽其自然的話，我的靈魂將會離開我的軀體。我發生那樣情形已很久了，自從在那一個晚上，我被震醒而感到它離開我的身體，但它離去了然後又回來。我試着永不去回想這件事，但是在夜裡正當入睡的一刹那，它又開始離去，我要用很大的努力才能阻止它，所以現在我已深知它是不會真的離去了。但是，在那個夏天，我是不情願去做這試驗的。

當我躺着不能入睡的時候，我有各種不同的方法來佔有我自己。我會想像一條有鱒魚的清溪，當我是個孩子的時候。我會沿河垂釣，我想着，在我的腦海裡細細的思索着沿着整個河岸垂釣的情景；在所有的木樁下，堤岸的每個拐彎的地方，那些深穴和清澈地向外伸出的



淺灘，有時釣住鱒魚，有時也會失落，中午我會停下來吃我的午餐，有時在橫過清溪的獨木橋上；有時在高的堤岸的樹下。我總是慢慢的吃着並且注視着在我下面的清溪。時常我的魚餌不夠了，因為當我起程的時候我仍然只是一個香烟聽裡帶來十條蟲子。當我將它們全用完了，我必須再找些蟲餌，但在河堤上有時是十分難挖的，因為這些柏樹遮住了太陽，這兒沒有雜草生長，只是光禿的土地，而且常常找不到蟲子，有一次在沼澤裡，我完全找不到魚餌，只好將我釣到的鱒魚切開來暫充魚餌了。

我有時在潮濕的草地裡，在草裡或在蕨葉的下面找到昆蟲，並且用它們。有些甲蟲和昆蟲的腿像草桿一樣。在腐爛的圓木上有蠕蟲，白的蠕蟲帶有一點赭石色的頭，它們不能留在釣鉤上，而且在冷水裡就會脫落得光光的，有時我還會找到藏在圓木底下的扁蟲，同時我找到蚯蚓，當我抬起圓木時，它又鑽進土內。有一次我用一隻從舊木頭下面找到的榮蠟。榮蠟很小並且美麗又靈敏，它更有可愛的顏色。它把小小的足抱住釣鉤，自從那一次以後，雖然我常常找到它們，我從不再用榮蠟了。我也不曾用過蟋蟀，那是因為牠們在釣鉤上的動作的姿式。

有時這小溪流過一塊空曠的草地，在乾的草地上，我

捉到炸猛並且用它們當作魚餌。有時我捉到炸猛而把牠們投入溪中，看着牠們順水漂浮，在水裡游泳，在水面上旋轉，當溪流捲走它們，然後像一條鱒魚升起一樣的不見了。有時我會同一個晚上在四五個不同的小溪裡垂釣；盡我可能的追溯到溪源，然後沿流而下地垂釣。如果我完成得太快了，並且時間未過完，我願意再釣一遍。從溪水入湖的地方再沿溪而上，試着釣到當我沿溪而下時我所未獵的鱒魚。有些個晚上，我仍然沿溪而上，有些鱒魚十分激動，它們恰像如夢初醒。有幾條小溪我依然記得，並且想像我曾在那裡垂釣過，然而它們已與我真正知道的溪流攪得混亂了。我全給牠們命名，並且有時乘火車到那裡去，又有時徒步行走幾英里才能到達。

但是有幾個夜晚，我不能假想垂釣了。並且在那幾個晚上，我只是冷靜的醒着。我一遍又一遍的禱告着，並且試着為我所認識的人們禱告，這可以消磨掉我很多的时间，因為假如你試着去想起你所有認識的人，返回到你最早記憶的事物上去——關於我，家裡的房子的頂樓是我誕生的地方，我母親和我父親結婚的喜糕是盛在一個馬口鐵皮的盒內，懸掛在一根木樁上。在這頂樓裡更有很多瓶保存在酒精裡的蛇和其他的標本。這些是我父親在童年所

收集和保藏的。酒精沉在下面，因之有些蛇和標本的背部是暴露在外面並且變白了——如果你回想得如此遠，你會憶起很多人。如果你爲每個人禱告，爲每個人說聲「聖瑪麗萬歲」和「我們的父親」那要花費很久的時間，並且最後便會捫到天明。如果你是在一個白天能睡覺的地方。那時你便可以安然入睡了。

在那幾個夜裡，我試着去回憶過去我遭遇到的一切事物。從我參戰的日子之前開始，一件又一件的往後追憶。我發覺我只能追憶到我祖父的房子的頂樓爲止。然後我從那兒開始如此的回憶直至我進入戰場。

我想起在我祖父去世之後，我們搬出那幢房子到一個由我母親設計建造的新房子去。很多不要搬走的東西就在後園裡燒掉。我記得那些頂樓上的瓶子擲到火裡去和它們在火裡爆裂的情形，以及因酒精而引起的火焰。我記得那些蛇在後園內的火焰裡燃燒的情形。但是在那回憶裡沒有人物只有物件。我甚至於不能想起來是誰去燒那些東西，我只能往下想，一直到想起人來，然後停下來而爲他們禱告。

關於這新房子，我記起我母親常常清除些東西而使房內很整潔。有一次我的父親到外面去遊獵，她將地下室內

澈底的清理了一下，並且將那些所有不應當在地下室內的東西燒掉。當我父親回到家裡，從他的馬車上下來，繫住了馬，這火仍在房側的路上燃燒着。我走出去迎接他，他將獵鎗遞給我，並且看着那火問道「這是什麼？」

「我曾清掃地下室，親愛的。」我母親在庭園內說。她站在那兒笑着迎接他。我父親看着那火，並用腳踢着。過後他彎下身去從灰燼中拾出幾件東西來。「取隻耙來，尼克，」他向我說。我到地下室去取來了一隻耙，於是我父親十分細心的在灰層中耙着。他耙出石斧，剝獸皮用的石刀和做箭頭用的工具，陶瓷器的碎片和很多箭頭。牠們都已變黑並且被火燒得碎裂了。我父親十分細心的將牠們耙出來並且將牠們散置在路旁的草地上。他的獵鎗在皮套內和獵囊一起都放在草地上，這是他從馬車上走下來時所放置的。

將鎗和獵囊拿到房裡去，尼克，並且帶張紙給我。」他說。我母親已到房裡去了。我拿起那重得難於攜帶的並且碰擋着我的腿的獵鎗和那兩個獵囊立即開始向房子走去。「一次拿一件吧，」我父親說。「不要想一次攜帶得太多。」我將獵囊放下，把獵鎗拿到房裡去並且從我父親的辦公室的紙堆裡拿出一張報紙來。我父親在報紙上放好

所有已變黑和碎裂的石器，然後把牠們包妥，「這些頂好的箭頭都變成碎片了。」他說。他帶着那紙包走進屋去，我仍站在外面放有獵囊的草地上。過一會，我將它們拿進去。當我正回想起這些，這只有兩個人，所以我爲他們彼此禱告着。

有幾夜，雖然我竟至於不能憶起我的祈禱文來。我只能禱告到「在世上如他是在天國」然後又要從頭誦起而實在不能繼續唸下去了。那夜我意識到我不能憶起祈禱文了，並且放棄再誦，而試想到別的。所以有幾夜我寧願去追憶這世界上所有動物的名子，然後鳥的名子，繼而魚的，國家的，城市的和各種食物的名字及我所記憶的芝加哥城所有的街道的名字。當任何事物我都追憶不起來的時候，我只有靜聽了。再說我不記得會有那樣一點聲音都聽不到的夜裡。假如我能有個亮，我是不怕睡覺的，因爲我知道我的靈魂只是在黑暗中才會離我而去。所以，當然啦，有很多次夜裡，我在那能够有亮的地方就入睡了，因爲我幾乎每天都是很累並且很睏。我很知道有很多次，我也是在睡中不知道它的——但是我從沒有在睡中知道它的，並且在這個夜晚我傾聽着，你能聽到很清楚的蠶食聲，並且我靜着眼睛在聽着，聽着牠們。

在這屋裡只有另外一個人也在醒着。我注意到他正在醒着，並且很久了。他不能像我這樣很靜的躺着，或者因爲他對醒着是沒有什麼經驗的。我們是躺在鋪有稻草的毛毯上，當他翻動身子的時候，稻草就要作響，但是驚並不爲我們弄的聲音所驚嚇而繼續的穩穩的吃着桑葉。屋外這道防線七公里以外的地方，夜裡聲音傳來，但那是不同於這黝黑的，室內的細小的聲音。屋內另外的那個人嘗試着靜靜的躺着。過一會他又動了一下。我也動了一下，所以他會知道我是在醒着。他在芝加哥曾住過十年之久，在一九一四年當他回去探視他老家的時候，他已被徵作士兵，並且他們把他派給我做傳令兵，因爲他會說英語。我聽到他正在注意着，所以我在毯中又翻一次身。

「你睡不着嗎，譚力第先生？」他問。
「不能。」
「我也不能睡。」
「是什麼原因？」
「我不知道。我不能睡。」
「你覺得很好嗎？」
「是的，我覺得好，只是不能入睡。」
「你要談一會嗎？」我問。

「真的。在這倒霉的地方你能談些什麼。」
「這地方很好啊，」我說。
他說「是的，這兒很對勁。」

「告訴我你離開芝加哥以後的事。」我說。
「哦，」他說，「我已經全告訴過你了。」
「告訴我你是怎樣結婚的。」

「我已經告訴過你。」

「你星期一接到的那封信是她來的嗎？」

「是的，她常常給我寫信。她在那裡很賺錢。」

「當你回去的時候你將有個好地方了。」

「是的。她進行得很好。她賺了一大筆錢。」

「你想我們談話會攪醒他們嗎？」我問。

「不。他們不會聽到。不管怎樣，他們睡的像豬一樣。」

我是不同的，」他說。「我是神經質的。」

「小聲的談，」我說。「要吸煙嗎？」

我們老練的在黑暗中抽着煙。

「你煙吸得不多，譚乃第先生。」

「不，我正想戒掉它。」

「好的，」他說，「吸煙對你沒有什麼好處，我設想

你雖然這樣，可是你仍然斷不了的。你聽說過一個瞎子不

「他們睡得像豬，」他說。「他們不懂得英語。他們不懂這些事。如果戰事結束了，我們回到美國，你將做什麼？」

「我將在造紙工業中得到一個工作。」

「在芝加哥嗎？」

「可能。」

「你讀過布萊斯本的寫作嗎？我的妻將他的文章剪下來寄給我。」

「是的。」

「你會晤過他嗎？」

「不，但是我看到過他。」

「我願意會晤他。他是一個好作家。我的妻不讀英文但是她像我在家時一樣，她將編者的話和體育欄剪寄給我。」

「你的孩子怎麼樣？」

「他們都很好。有一個女孩子已上四年級了。你知道，譚乃第先生，假如我沒有這些孩子，我就不會成為你的傳令兵了。他們使我一直到現在還停留在這種工作裡。」

「我很喜歡你有着他們。」

「我也一樣。他們都是好孩子，但是我希望要個男孩

願意吸煙是因為他不能看到煙是如何的冒出來嗎？」

「我不信這事。」

「我想那是矛盾的，」他說，「我只是在什麼地方如此的聽到過。你知道你是如何聽到各種傳聞的事情。」

我們彼此都靜下來，我靜聽着驚聲。

「你聽到那些倒霉的驚嗎？」他問，「你可以聽到牠們在嚼。」

「很可笑的东西，」我說。

「是的，譚乃第先生，真的有什麼事使你不能睡覺嗎？我從沒有看你睡過，自從我和你在一起，你在夜裡就不會睡過。」

「我不知道，約翰，」我說，「去年的春天裡我的形容十分枯槁，並且在夜裡它攪擾我。」

「正和我一樣，」他說。「我不應該如此，我太神經質了。」

「可能會變好的。」

「說吧，譚乃第先生，你在戰爭中要得到些什麼？」

「我不知道，約翰，我要來就是了。」

「要來，」他說，「那倒是一個難得的原因。」

「我們不應大聲的談話，」我說。

「三個女孩子而沒有男孩。那是很難堪的。」

「你爲什麼不試着睡一下呢？」

「不，我現在不能睡了。我現在完全醒了，譚乃第先生。我倒是擔心你一直沒有睡。」

「我就會好的，約翰。」

「設想，像你這樣的一個年青人不能睡覺。」

「我就會好的。這只一會兒的事。」

「你要設法好轉。一個人總不睡覺是受不了的。有什麼事煩擾你嗎？在你的腦海中有什麼事故嗎？」

「沒有，約翰，我不那樣想。」

「你應該結婚了，譚乃第先生，然後你就沒有什麼事了。」

「我不知道。」

「你應該結婚。你爲什麼不挑選一位漂亮而又有錢的意大利小姐呢？你可以得到任何你要的一位。你年青並且你已得到好的勳章，你相貌也好，你也會受過幾次傷。」

「那種語言我講得不够好。」

「你講得好。這種語言是很難講的。你不必和她們談來談去的，和她們結婚就是了。」

「我將考慮這事。」

書房的窗口，嗅着空氣中紫丁香花的香味，我的秘書馬克塞氏走進來，說道：

「珍妮·勞倫特小姐請求見你，先生。」

「珍妮·勞倫特小姐是誰？」我問道。

「她是一個演員，來請求聘用她的，先生，」

「我很抱歉我非常忙，告訴她寫信來好了。」

「這女人已經寫過一千次了，」他說，向外走，「

「珍妮·勞倫特」是我們字紙裏的經常投稿者之一。」

「那麼告訴她我很抱歉我不能爲她做什麼，我的天！

你想我就沒有旁的事，要見這些無謂的人嗎？再說，你拿她的事來麻煩我是怎麼回事！你爲什麼來告訴我？我想她是漂亮的，是嗎？」

「是的，先生。」

「而且年青，」

「是的，先生。」

我猶豫了，讓我們說是我的同情心被打動了吧。但是也許紫丁香花是有責任的——紫丁香花和一個漂亮女孩子在我看來是自然地結合在一起的，就像咖啡和香煙，「叫她進來！」我說。

我坐下來，拿起一枝筆。

全是空話，放明白點！我不能提拔任何人。」

「你能在巴黎爲我派定一個角色的，你是『不是一位經理，』但是不論哪位經理都會聘請你所推薦的女人的，哦，我知道有成百的人請求你，我知道我僅僅是這一群中的一個；但是，先生，想想看那對我是有着什麼樣的意義啊！沒有幫助，我得繼續敲着巴黎的舞臺之門，而絕不會進得去；我得繼續寫信給巴黎的經理們，而絕不會得到答覆，沒有幫助，我得繼續在外省，在漂流中啃噬着我的心，直到我年老、疲憊，而一生就此毀了！」

她的熱情感動了我，這樣的故事我已經聽得太多了，所以我討厭再聽，但是這個女人的熱情却感動了我，假如這時我正有一個小角色的空缺的話，我就要讓她試試了。

「再說，」我說，「作爲一個劇作家，我是充分了解一個女演員事業的困難的；但是你，一個女演員，却並不了解一個劇作家的困難。現在正好沒有我的劇本在上演，所以在我自己這方面沒有你的機會；要是說叫我寫信給一位經理，或者另一位作家，請他安排一個角色，一個她的才能我一點也不知道的女人的角色，那即使是最低微的角色，也是不可能的。」

「我不是來請求一個低微的角色的，」她平靜地回答

「華倫利先生！」她怯生生地停在門邊。

馬克塞氏真是個傻瓜，她並不「漂亮」；她不難看，也不美麗，說句良心話，她算得好看的。如果她不是個演員，來請求我替她安排一個角色的話，我想一定會有很愉快的一刻鐘，「我只能見你一會兒功夫，小姐，」我說，揉着那張白紙。

「蒙你接見，很是感謝。」

她的聲音我也喜歡，「坐下吧，」我很溫和地說。

「先生，我是來請求你幫忙的，我在這一行裡因爲缺少一隻援助的手，使得我心碎了。你能不能慷慨點給我一個機會？」

「我的親愛的勞——倫特小姐，」我說，「我同情你的困難，我完全了解，但是我沒有能力幫助你——我不是一位經理。」

她痛苦地微笑着，「你是華倫利——你一句話就可以提拔我。」

我懷疑她多大年紀，大概二十八上下吧，我想，但是她看來又像年青得多，又像年老得多。

「你過份看重我的權力了——像每個我所接見的藝術家一樣，成百的人坐過那張椅子，嚷着我能提拔他們，這完

道。

「噢！」

「我擅長的是主角，」

我凝視着她那蒼白的面孔，啞口無言；這大膽的回答嚇住了我。

「你瘋了吧，」我說，站了起來。

「我使你覺得我這樣嗎，先生？」

「全然的，真正的瘋狂。你悲嘆你是在梯子腳下，而一轉眼你就要我把你提到頂子上，我者你是個精神錯亂的人，要不是你個票友吧。」

她也站了起來，好像是接受了這個逐客令，然後，突然地，帶着一個真正放棄了的失望的姿勢，她笑着。

「對了，我是一個票友！」她激動地說道，「我來告訴你我是一一種的『票友』，華倫利先生！我在六歲的時候就在一個流動班子裡學戲，當快樂的孩子們在遊戲室玩耍的時候，我却在旅行途中扮演角色，在我還是一個十五歲的傻子的時候，就被強迫當主角，一星期要扮演半打角色，做不來時就要挨鞭打，我還做過明星們的候補，不是在求多賺幾個法郎，因爲那還不及流動班子，但是我可以觀察而改進我的演技，我曾經在雨中站在女帽店和女服裝

店的門口，好幾個鐘點地等，以便我可以注意到高貴的夫人們怎樣走出車子，怎樣對她們的僕役說話——當我從她們那貴族的聲調中學得一點的時候，我就好此登了天堂了，儘管我的兩腳疼痛和雨水淋濕了我的襪襪的衣裳，我演過好女人，壞女人，乞丐和皇后，美女和醜婦，我是從舞台上生長和發達出來的，在那裡受過苦，挨過餓，那是我的生活和我的命運，」她聲泣道，「一個『票友』！」

我倒不能就這樣讓她去了，她強烈地引起我的興趣；我有些相信她了，我來回的走來走去，考慮着。

「再坐下吧，」我說，「這樣吧，我到鄉間去看你的表演，你下次演戲在什麼時候？」

「我還不知道。」

「嗯！好吧。下次你演戲的時候寫信給我好了。」

「你會完全忘記我的，」她急迫地說道，「或者你的興趣減退了，或者命運阻止了你的到來。」

「你為什麼這樣說？」

「我感覺得到，你要幫助我就是現在，否則你絕不會幫助我——我的機會只是今天啊！先生，我求求你——」

「今天我什麼也不能做，因為我還沒有看過你的表演啊。」

假如你正在工作的時候就不要打擾你了，不要做假，我不是打擾了？說吧！」

「你一點也沒有打擾我」我說，「放下你的帽子和手杖吧。有什麼消息？喬治好嗎？」

「喬治」是那瓦登上尉，是他的兒子，一個外貌和頭腦都很好的年青人，人們都認為是一個有光明前途的軍官。

「喬治很好，」他遲疑地說道，「他今天晚上和我一道吃晚飯，我希望你也來，假如你能來的話。你沒有事嗎？」

「今天晚上？是的，當然，我很高興。」

「這也是我來到這裡的一個理由——來請你和我們一道兒聚聚，」他重新向書桌瞥視一眼，「你確實是不忙工作嗎？」

「來一支煙，不要發優，關於你自己有什麼話要說吧？你到這裡來有什麼事吧？」

「我是來看喬治的，」他說，「事實是，我的親愛的伙計，我發愁得很哩。」

「不是關於喬治吧？」我問道，驚奇着。

他咕噥道，「關於喬治的。」

「真的嗎？我非常抱歉。」

「我可以向你背誦。」

「嚇！」

「我可以試着表演給你看看。」

「假如你弄得亂七八糟呢！」

一個僕人進來打斷了我，告訴我的老朋友那瓦登在樓下，現在，我做了一件傻事，我和她的會晤是應該結束的了，但是她苦苦的求我會過客後准許她再對我講幾句話，而我竟允許她等待着了，為什麼呢？我已經說過所有我必須說的話了，比我本來準備說的多得多了，也許是她給我的印象比我感得到的深刻得多；也許完全出於同情心，因為她本能的覺得假如我在這個時候請她離開的話，她就再也不會聽到我對她講話了，我就讓她到另一個房間裡去，而在書房裡接待那瓦登將軍。

自從他從軍隊中退伍之後，那瓦登一直住在聖望德里他的別墅裡，我們最近不常會面，但是我們在大學裡是同學；我服兵役的時候和他同在一團；有一陣在一起同事，我很高興看他。

「你好嗎，我的親愛的傢伙？我不知道你在巴黎。」

「我才到了二十四小時，」他說，「我頭一個就是來看你，現在，我是不是攪擾了你？要直說！我告訴過僕人

「是的，我希望同你談談這樣事，你也許能給我一點消息的，喬治——我抱着多大希望的孩子啊，——他那粗暴的聲響顫抖了——」迷戀着一個女戲子。」

「喬治？」

「你說怎麼樣？」

「你確定那是真的嗎？」

「真的？他一點也不守秘密，那還不要緊，這傻子要和她結婚哩！」

「喬治要娶一個女戲子？」

「唉！」

「我的親愛的老朋友！」我訥訥地說道。

「這不是駭人聽聞的事嗎？一個人總以為他是知道自已兒子的品格的，啊？然而突然地，這個孩子——孩子？成人哩！喬治快卅歲了——這個成人，在他同輩中是卓越顯著的，他老子是以他而驕傲的，竟因為關於戲子的事而昏了頭腦，快要毀壞了他的整個事業。」

「至於這一點，也許不至於毀壞的，」我說。

「我們不是在英國，在法國君子人是不從舞台上選擇老邁的！我可以跟你隨便的講；你和這些人來往是因為你的著作的關係，但是你不是同他們一樣發達的。」

「你向他理論過嗎？」

「理論？是的啊。」

「他說什麼呢？」

「真好笑，他說『不幸得很，這位女士不愛他！』」

「什麼？那麼沒有危險了？」

「你以為就算了嗎？你可以確定她的『不願意』不是一種手段？她想最聰敏的辦法是隱藏住她的渴望以便吊住他，他坦白地告訴我不獲得她絕不停止，真是個好局面啊！只有這番追求得到允許，允許接受他的求婚，這家庭的榮譽才能保住，叫我怎麼辦？我可以拒絕許可他們的婚事，但是我不能阻止，假如他來懇求我……當然，假如我能爲安排些事情的話，我馬上就做——不惜任何代價！」

「她是誰？」

「不清楚；他告訴我她的情况很不明白，我不以爲你會經聽到過她，但是我以爲你可以代我打聽打聽，那麼你就可以知道她是不是那種女人，我們可以想想辦法的。」

「我一定盡我所能的去，你可以信託我，她在哪裡——巴黎嗎？」

「是的，現在是。」

「她叫什麼名字？」

她跟着我走回來，我的朋友站在那裡向她皺眉頭。

「這位先生是那瓦登將軍。」我說

她欠一欠身子——微微地，完美地，這欠身表示知道那瓦登的存在，而斥責我介紹的態度，具有全副貴族式的莊嚴體面，那是在雨中學得來的。

「小姐，當我的僕人報告將軍在樓下的時候，你是聽到他的名字的，你沒有告訴我你認得他的兒子。」

「怎麼的，先生！」她抱怨道。

「當你請求我幫助你的時候，你沒有告訴我你盼望着一樁婚事，那會逼使你離開舞台的，我從不浪費我的權力，早安！」

「我並不盼望這樣婚事，」她訥訥地說道，蒼白得像要死的人似的。

「說話，我全知道，當然，遲早你是要同他結婚的，當然，他是要你停止演戲的，好了，我沒有時間來幫助一個愚弄人的女人！就這樣了，我無須再帶留你了。」

「我已經拒絕和他結婚，」她喘着氣，「以我的榮譽擔保，你可以問他，這是事實。」

「但是你仍然同他會面，」那瓦登憤怒地插入；「他每天同你在一起！這也是事實，不是嗎？假如你的拒絕是

「珍妮·勞倫特。」

我的嘴張了開來，「哦？」

「你認識她嗎？」

「她就在那裡！」

「什麼？」

「在那間房裡，她剛剛有事來的。」

「我的天！真不舒服！」

「這是運氣哩，我還是第一次見她。」

「她像什麼樣子？」

「你還沒有見過她？一分鐘內你就可以見到了，她來請求我在職業上提拔她，她希望我的幫助，這當然要省下你一筆錢了，我的朋友。我們叫她進來！告訴她你是誰。」

「我怎樣對她講呢？」

「那留給我好了。」

我走過樓梯口，開開客廳門，房裡散放着一些畫報雜誌，但是她並沒有拿來消磨時間——她正坐在一張女明星的畫像之前，努力臨摹那迷人的微笑，我發現這個女演員是絕不失去一點機會的。

「請到這裡來。」

誠意的，爲什麼你言行不一致？爲什麼你要他在你身邊？

「因爲，先生，」她答道，「當他離開我時我又軟弱得很。」

「啊！你承認了，你自認你是愛他的了？」

「不，先生，」她審慎地抗議道，「我並不愛他——我的拒絕完全是誠意的，這事之令人難以相信正如像我這樣的女人竟會拒絕像他這樣的男人一樣，我絕不能因結婚而阻礙了我的志向，我不能犧牲我的藝術——舞台對我太親切了，所以這就很明顯我並不愛他，因爲當一個女人戀愛了的時候，男人對她是比一切別的都親切的。」

那瓦登咕嚕着，我懂得他的咕嚕：這裡面有道歉的意味。

「這樣的局面對我兒子是不公平的，」他說，「像你剛才那樣說，你是明白事理的，你是一位藝術家，你專心於你自己的事業完全是對的；但是你在同一時間拒絕而又鼓勵他，假如他同你結婚，那對他却是不幸，你會毀了他一生，也損害了你自己的，唉，給他一個忘掉你的機會吧！讓他離開你，你仍舊要同他會面爲的是什麼呢？」

她嘆了一口氣，「這是不對，我承認！」

「這是完全不自然的。」我說。

「不，先生；這並不是不自然的，我來告訴你為什麼——他是我一生流浪的生活中唯一相識的一個男人，只有他認為一個掙扎的女演員也許具有賢良婦女的靈魂，在我遇到他之前，我從沒有聽到過一個男人對我懇懇地談話，除非是在舞台上，我從來不知道哪個男人不是在燈光之下表演的時候，會尊敬地握住我的手……我第一次在鄉間遇到他；我正在演皇后，老板從後台引他前來，他的每一句話每一個行動，都跟別人對待我不同，在他告訴我他愛我之前我們做了幾個月的朋友，他的友誼簡直是上帝的賜給，使我的悲慘命運發出了光輝，從此永不再見他真使我難受啊！」

我覺察到縱使她不要他，也差不多到了危險的階段了，再過去一點點就無法挽回了，那瓦登同我的想法一樣，他向我瞥視一下的眼色是恐懼的。

「但是，你知道你這樣做法是很不對的啊！」我嚷道。「在你是很好了，保持友誼已經够了，你還是繼續追求你的事業，但是在他，那就不同了；他追求你的愛，而他忽略了她的責任，要他花費一生去追求你真是太可怕了，要他和你結婚真是個大不幸，假如你是那樣喜歡他，就對

裡演戲，她總能看到我的，我否認我們的友誼也並不能斷絕他的愛情，還有，他不會接受我的拒絕的，晚上我離開戲院還是會發現他等在那裡。」

這確是實情。

「假如一個聰敏女人要拒絕一個男人的話，她能拒絕得非常澈底的，尤其是一位聰敏的女演員，」我說，「你可以用一種方式，叫他再也不願意見你，諸如此類的事。」

「什麼？你要我叫他蔑視我？」

「他能這樣就好了！」

「把他的尊重變成輕蔑，是嗎？」

「慷慨的行爲！」

「讓我自己做假和墮落？」

「英勇的行爲！」

「我不做！」她光火了。「你要求得太多了，你替我做了什麼要我犧牲我自己來討你的歡喜？我請求你的幫助而你給我空虛的遁辭；我哭泣着今天失望了，你却推託以後再說，給我一個虛渺的將來，我不做——我要保留我的朋友！」

「你的雄辯對我無關緊要的，」我說，「我並不要

他公平些吧，讓他自由！告訴他他從此不能再去看訪你。」

「他並不拜訪我；他從沒有進過我的宿舍。」

「好的，他也不再能寫信給你——從此再沒有什麼吃館子，駕車子，花球等！」

「我是不讓他在我身上浪費金錢的，我不是那種女人。」

「我們不是咀咒你，小姐，相反地，我們是懇求你的好心腸，要體諒別人，勇敢起來！對他說再會吧！」

「你們要我殘酷地受苦啊，」她悲嘆道。

「這是爲了你的朋友的利益，而且，你受苦愈深，演技也愈佳，每個演員都是要受苦的啊。」

「先生，我在學戲的時候已經受過苦了。」

「除了友誼，你還有別的東西哩——你有你的遠景。」

「什麼遠景？」她不以為意地說道。

「唔，我今天還說不準，你知道；你再不會看到我不關心你。」

那瓦登又咕噥起來——感情地，這一次是，我蹙蹙眉頭止住了他。

「我拒絕見他有什麼用？」她哽咽着，「無論我在哪

求你什麼，不過在這樣情形之下，一個高貴的女人是一定採取我所提議的辦法的，不是爲了我，也不是爲了那瓦登將軍，而是爲了那個男人自己的緣故，你要保留你的朋友嗎？好！但是你這樣做是全不關心他的幸福，你不放鬆他，全是你的自私啊。」

她蒙住了臉，流着眼淚，將軍和我又交換了一瞥。我繼續道：

「你說我僅僅給你空虛的遁辭，那是不當的，凡是可能的我都說過了，我確是這個意思，在我不知道你能做些什麼的時候，我無非爲你安排任何一個角色；但是，假如你同意我勸你的好意的話，我再說一遍，我一定來觀賞你下一次的表演。」

「以後呢？」她詢問道。

「以後——假如我認爲你確是演得很好——你一定會有一個很好角色的機會。」

「主角？」

「哦！我不能這樣說，一個好角色，在巴黎！」

「准定嗎？」

「鄭重的說——假如我以爲你演得很好的話。」

「在我下一次——最近的下一次表演嗎？」

「最近的下一次。」

她停下來，沉思着，這停頓延長得太久了，以致我掛念着我們三個人都不再要說話了，我拿了一支煙遞給那瓦登，沉默着，他搖搖頭看也不看我，他的眼睛瞪死在這女人臉上了。

「好吧，」她呻吟道，「我同意！」

「啊，好孩子！」

「你們所求的就是那瓦登少尉再不會要我做他的妻子了，是嗎？」

「就是那樣，」

「很好，我知道怎樣斷絕他——今天晚上就做好了，但是你們，紳士們，也要爲我做機會：你們必須帶他到那裏去——你們兩個，你們就看到爲什麼要這樣的，今天晚上九點鐘，他知道地址。」

她軟弱地移向門口。

那瓦登跨了三大步執住她的手，「小姐，」他訥訥地說道，「我說不出什麼感謝的話，我是一個做父親的，我愛我的兒子，但是——我的天！假如，假如情況不像這樣的話，憑着我的靈魂，我是應該引以爲榮地稱你一聲媳婦的！」

大起來，那他的感覺是有如契奧普斯（Chrysos埃及王，曾建金字塔和廟宇多所——譯者註）豎起永垂不朽的金字塔一樣了！」

我的興奮使他驚異，「你相信她是個天才？真的嗎？」

「我不敢相信，」我喘息着，「我拒絕讓我自己相信，因爲我從來沒有看到過藍月亮，但是——但是——我懷疑！」

我們在維多利亞晚餐，事先安排好了他必須說一些關於婚姻方面的暗示，於是我對喬治說，「我希望你不以你父親向我提起這樁事爲意吧——我們是老朋友，你知道？」這話題很容易地就引起了，很明顯的喬治是迷戀着她，我稱讚他談話的態度，是既平穩又熱情，當我假裝同情他婚姻方面的希望時，我覺得我像是猶大（Judas）出賣耶穌者了。

「我也是從事藝術的，」我說，「對我來說，社會階層自然不像你父親那樣認爲重要。」

「實在的，先生，」他正經地答道，「勞倫特小姐是值得令人尊敬的，假如她願意接受我的話，每個知道她品格的人都會知道那是我的幸運，她的教育程度也許差些，她也許沒有社交的知識，但是她是聰敏，嫺雅，而且良善

哦，看她怎樣欠身子，這女人——一副傷心的姿態。

「再見，紳士們，」她說。

噢！我們沉落到椅子上。

「保爾，」他向我咕噥道，「我們成了——一對奸雄！」

「我知道，但是你不是安穩得多了嗎？」

「我想到那個人，她究竟要對他說什麼呢？我盼望趕緊過去吧，我發覺提議去看她簡直難於啓齒，你知道！頂好還是你提議吧。假定他不願意帶我們去呢？」

「他會立刻就帶我們去的，」我說，「他會很高興有這個機會，荷啦！荷啦！荷啦！」我跳了起來，拍着他的背，「我的朋友，假如女人因爲喬治的關係而失去了這樣的大好機會，那簡直是天大的不幸。」

「什麼？」他咆哮起來，脹得紫紅。

「哦，不是輕視喬治！我想——我想——我怕說我所想的，我不敢去想！我在房間裡走着，努力控制住我自己，」只是，譬如說有一次在藍色月光之下（Blue Moon）意爲千載難逢之機會（譯者註），上天降下這位女士，她的天賦是幸福也是災禍——她的天才要創造一個新的紀元，她的名字要劃新了戲劇歷史，假如像我這樣一個愛好舞台事業的人發現了這樣的女人，你這老兵，他把她的天才發揚光

的。」

簡直是要孩子似的，我好像突然起了一個意念，放下酒杯：「帶我們去看她！走吧，朋友！」這突如其來的提議使喬治不敢相信，但是他想到她將會給人一種多麼可愛的印象時，則看來非常欣喜，他說是「從沒有到她那裏去過——現在這個時候去是不是有點不合適？」「噯，藝術家們啊！我的名片就是一道通行證，我向你保證，」可憐的傢伙，他馬上就中計了！八點半鐘我們就一齊坐在一輛汽車馳向左岸。

車子在一條偏僻的街道上，一所頹廢失修的房子面前停下來，我知道這就是這家庭的外貌，已經使他快不了，「勞倫特小姐在她的職業上沒有得到什麼地位，」他說，「她是一個誠實的女孩子，會講話！」我們走進陰暗的過道中，一個不經心的小孩子指給我們第四樓，四樓上的一個艱難的樓梯，在我們敲了好半天門之後，出來唐突她說她不在家，我知道我們是犯了來得太早的錯誤了，很明顯的她還沒有準備好我們就來，這好比導演手法不佳。

「小姐要很久才回來嗎？」我煩惱地問道。

「不知道。」

「我們等候她，」我說，於是我們不大高興地被引進房

間裡，這裡明顯的特點是一盞暗燈和一瓶白蘭地酒。我認爲這老婆子是女房東，我想她一定好酒，但是現在她却很溫和地說真可惜珍妮不曉得你們來。」

由於這親昵的稱呼「珍妮」，我看到喬治嚇了一跳。

「小姐是你的朋友嗎？」我說，有些驚異。

「朋友？她是我的女兒啊。」她坐了下來。

這女孩子是故意出去的！我馬上想到了。我馬上想到這是計劃好了讓她的愛人看看他將會有著怎樣的一位岳母。這意外之事一定嚇壞他了。我偷偷地瞧一眼——他的面色雪白。將軍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對他自己點頭，這點頭很明白的是在說，「他得救了，謝謝上帝。」

「喝點酒嗎？先生們！」

「不用，謝謝你。」

她就獨自喝起來，好像忘記我們等在這裡了。我們都不講話。我懷疑我們是不是還要就下去。然後，喝足了酒，她變得嘍叨起來。她在談珍妮，又不斷的牽到她自己的一些醜事上去。我算是一個見過世面的人了，但是我在這女人面前感到渾身戰慄。要是哪個男人竟敢要她的女兒做妻子，那麼他大概是發了瘋，要不就是個超人。當她在那裡喋喋不休，吞着杯中的酒，吃吃的笑着時候，那副面貌

，簡直同妖怪一樣，我能從她臉上看到一點她和珍妮相像的地方，我想喬治一定也看到的，遺傳真是可怕的，我們聽到珍妮不成材，珍妮弄蕩了！珍妮會變成什麼樣子！天啊！選擇一個有這樣血統的新娘——一個出身這樣下賤的！

「我們走吧，喬治，」我說，「勇敢點，你會忘記她的，我們走吧。」

他的面色轉成青色了，我看到他不能再忍受了。

但是這婆子聽到了，那雙爛眼也明白過來。

「什麼？停一下！」她訥訥地說，「是不是你中間有一個要和她結婚？啊！……我把一切都洩漏了，不是嗎？這是個計策，不是嗎？你們是來偵探的？」她憤怒地轉向我們，「你！」

當然我是一直在批評她的，但是我不能明白爲什麼她單單指出我來作爲攻擊的對象，她蠻橫地拖住我，她的臉直衝到我臉面前來，然後，一聲低得只有我一個人聽得到，像是另一個女人的聲音，她迸出一句問話：

「我能演嗎？」

珍妮她自己！我的每一根神經都跳起來了，另一瞬間她馬上回到她原來的角色上去了，她轉過來罵喬治。

我從我的皮夾裡抽出一張名片，塗了幾個字。

「你女兒回來之後，給他這個！」我說，我塗的是：

「我替你特寫一個角色！」

她凝神地向那張名片一瞥，我賭咒她那惱怒的凝神並沒有因爲那一瞥而現出歡欣鼓舞的神色，她代表着一種性格；即令是她讀到了那幾個字，使她從貧困中一躍而成名，她那性格依然不變。

「我弄壞了她的機會我也不管，」她罵罵道，「好行爲啊，自私的狗！你們不理她有什麼關係？我不來責備你們了！」

「勞倫特夫人，」喬治嚴肅地答道，他的回答聲在屋中振盪着，「我從來沒有讚美，憐憫，深愛珍妮像現在這樣深的，因爲我知道她簡直是——沒有母親。」

我們三個全部呆像石頭，第一個移動的是她，我看到就要發生什麼事了，她放聲大哭起來。

「是我啊，我是珍妮！——我愛你！我以爲我是最愛戲劇的——我錯了。」她本能地把我的片子落到地上去了，「原諒我！我也是爲了你的緣故啊，這是殘酷的，我慚愧，哦，我的人，假如我的愛情不致羞辱了你，帶我去做你的妻子吧！全世界不會有別的女人愛你更深了——我整個的心

房除你之外沒有別的空隙了！」

他們互相在手臂中擁抱着，那瓦登呢，看到事已至此，也被感動了，拖了我就往外走，這大傻瓜充滿了感情。

「這是可怕的，」他咕噥道。

「殘忍的！」我說。

「但是她是在百萬之中難得挑出的女人啊。」

「她是個偉大的演員。」我尊敬地說。

「我再不會像這樣稱讚這樁婚事了。」他支吾着，「你以爲怎樣！」

「出乎問題之外的了！我對他們兩個全不同情。」

「你這騙子，爲什麼你的眼淚都流到鼻子上來了。」

「你的鼻子上也有兩行哩，」我罵他道，「一位將軍應該懂得這些。」

爲什麼這穿粉紅綢衣裳的洋娃娃讓我想起這事來的呢？唔，你看，明天就是新年元旦了，這洋娃娃是給我的夢子的——我的夢子的母親的名字是——「珍妮·那瓦登」，哦，她作爲一個母親我一點反對的話也說不出，孩子敬愛她！我承認她是征服了將軍，而喬治是法國最可驕傲的丈夫，但是當我想到我可以爲她寫的那個角色，想到舞台的光輝失去了，我一想到這裡，那種神聖的快樂，那種可以使那女人成爲舉世聞名——他媽的！這一點我是絕不能原諒她的，絕不能啊！親愛的！



介紹「伊甸園之東」

並論史坦倍克（註）

· 細雨 ·

原名：East of Eden
作者：John Steinbeck
出版者：Viking Press, N. Y.

紐約前鋒論壇報

路易斯·甘乃德（

Lewis Gannett）評語：

——這是一部敘述「善」與「惡」的長篇小說，描寫一個男人和他的「一對雙生子」，以及他們的那位可怕的母親的故事。這裏面另外談到了史坦倍克的祖先——一個和愛歡樂的家庭——和那美麗而動人的薩林納斯山谷（Salinas Valley）。這是史坦倍克最近的鉅著。

「總有那麼一天，我要寫一點有關我祖上的事情。」這是十四年前，史坦倍克記在他日記裏面的一段。「伊甸園之東」（East of Eden）這部小說，就是在這樣一種長久的欲望下產生的。這是史坦倍克的一部最長的鉅著，差不多在二十五萬字以上。當史坦倍克正式開始寫作的時候，他最初的一個念頭，是要把他祖上於內戰期中西遷到薩林納谷（Salinas Valley）時起直到如今的整段家世，用故事體裁詳細地訴述出來，以供他的孩子們閱覽。他的初稿是以這種方式開始的，內中有許多章節用直接對話的口氣，稱呼他的「兩個孩子」。

可是，就在這樣的敘述中，史坦倍克忽然插入了另

外一個虛構的家庭——屈拉斯克家庭；在他發覺以前，屈拉斯克家人們的影像，已經充滿了他的腦海。他曾一度竭力想把這些影像打退；但結果，他屈服了，把他自己家族的故事，退化到一個陪襯的地位，最後，又把那專門寫給他孩子看的幾段，完全刪除出去。

史坦倍克的原稿，是用正常的文字，寫在白底藍條的大頁稿紙上面的。當他寫好一面，翻過來的時候，他就在反面把他自己這一頁寫後的心得，下一頁所要寫的東西，以及有關這部書及一切生活上的個人思緒和情感，統統記在上面。

於是，當「伊甸園之東」完成之日，該書原稿的每一頁後面，就有了史坦倍克親手所寫的筆記。這些筆記，將來如果另行整理出版，也許是研究史坦倍克的最好資料。

「偉京出版公司」（Viking Press）



的柯維西先生（Pascal Covici），是史坦倍克二十年來的經理人，他們二人之間有着很密切的友誼關係。在史坦倍克全部寫作的過程中，每隔幾天，柯維西就要去看看他。當他寫完了這部小說，他把原稿裝在一個自己製成的木盒裏，派人送給柯維西。在盒蓋

上面，他刻了「伊甸園之東」這個題名。在題名下面，又刻了一個「希伯來」文，音譯出來，應該是 Timshel。這是一個古聖經裏面的字，意為：「戰勝惡魔」。

這部小說的開始，好像是一部野史軼事，作者以自傳口吻動手着筆：

「薩林納山谷位於加利福尼亞州之北部。這是兩條山脈之間的一片狹長谷地；薩林納河迂迴曲折，至蒙特雷灣（Monterey Bay）而入海。」

「我還記得起兒時所賦與那些奇花異鳥的命名。我還記得什麼地方有蝦蟆；夏天清晨鳥類何時覺醒；某種樹木和某一個季節中所發散出來的氣息又是如何清香等等。這些嗅覺的回憶是十分濃郁的。」

在這種情況之下，作者展開了他外祖父家族的故事。



一八七〇年左右，外祖父撒繆耳·漢密爾敦(Samuel Hamilton)，攜帶着他的妻子，來到了薩林納山谷，繁衍出一大群的子女。從這一個家庭的敘述發軔，作者才引出了亞當·屈拉斯克那一家陰暗而粗野的故事。

大約在一九〇〇那一年，亞當·屈拉斯克來到了薩林納谷，隨身伴着一位奇異而又非常美麗的太太。亞當原來的家是在美國東部康納克狄克州的一個田莊裏，但因他哥哥查理斯的兇狠(查理斯和亞當，好像是聖經中舊約的該隱和亞伯)，使他無法分得田莊裏的產業。有一天，亞當在自己家的門口，發現一位被人毆擊快要致死的女郎，名叫凱塞(Cathy)，他隨即將她抬進屋內，小心醫護，使她康復。後來亞當娶了她，帶她一同來到西部。

凱塞本身的出生和經歷，却是一個很大的謎。雖然她看來似乎很年輕，很天真，但她却已犯過了謀殺及親罪和賣淫罪。然而凱塞的這些早年罪惡，與凱塞嫁亞當後所做出來的荒唐敗德之事比較起來，恐怕又祇能說是小巫見大巫了。婚後，凱塞生下了兩個兒子：「開來」和「阿隆」。這一對弟兄，仍像聖經裏面的該隱和亞伯，互不相容。過後，凱塞異想天開，竟拋棄了兒子和丈夫，到另外一個地方去營業「青樓」去了。在史坦培克的筆下，凱塞的這

些荒唐故事，是這本小說中最重要的部份。

一九〇二年二月二十七日，史坦培克出生於美國加利福尼亞州之薩林納斯地方。中學畢業後，他以一個「特別生」的資格，在斯坦福大學讀了四年書。在那個時候，他對於科學很有興趣，特別是關於海洋生物學這一門。後來，他才改變決心，以寫作為其終生職業。為了要獲得多方面的生活經驗，他曾做過各種不同的工作，諸如：農場工人，木匠，油漆匠，磚瓦匠，水果採摘工人，紐約城裏的新聞記者，以及化學師等工作。一九三〇年婚後定居於同州之蒙特雷城(Monterey)。

使史坦培克在美國文壇上奠定基礎的三部作品是：「人鼠之間」(Of Mice and Men)；「怒火之花」(The Grapes of Wrath)以及「月落烏啼霜滿天」(The Moon is Down)。

「人鼠之間」(一九三七)是有關兩個流浪者喬奇和列尼的故事，他們夢想着有一天能有他們自己的田地。列尼(Lennie)是一個身強力壯而頭腦簡單的笨漢，他忠實而又崇拜着他的朋友喬奇(George)；在無意之間，列尼誤犯了殺人罪，這使他們二人全都牽累在一種無法解救的困厄裏面。

「怒火之花」(一九三九)，被譽為一本二十世紀中的「黑奴籲天錄」(Uncle Tom's Cabin)。內容是敘述奧克拉荷馬砂土盆地中一個「裘德」家庭(Joad Family)遷徙的悲慘經過。這是一個含有十三人的大家庭，為着一個不是他們所犯的過錯，他們被迫離開業已佔有了許多年代的田莊。這時，恰巧有一家水果種植商，登了一個很動人的廣告，於是，一家人決定遷徙到加利福尼亞州去。他們把一輛舊汽車改裝成一輛卡車，以便載運人和物。上了公路以後，他們才知道有幾百家人家，都為「同樣目的」在趕路。在途中，老祖父先死去——他本來是不主張走的——接着，老祖母也亡故了。在路上，在加州，饑餓、傷心、失望，侵襲了為找這項工作而來的每一家人家的心。作者有時用幽默的筆調，使讀者覺得輕鬆；有時又沉重地描寫，使書中充滿了恐怖的氣氛。由於這本書，作者得到了普利哲文學獎金。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挪威人民英勇地抵抗納粹侵略者的故事，「在月落烏啼霜滿天」(一九四二)這部小說裏面，很清楚地被描畫出來了。書裏的中心人物是挪威小城市的一位市長，他在憤慨赴義的時候，從容不迫地背誦出蘇格拉底的臨死前的言辭。特別使讀者感到興趣的是德國

軍隊在挪威暴行的心理分析。

史坦培克是一個自然主義的作家，他的書中人物，無論是男是女，全都逃不出造就他們生命方式的那些生物上和环境上的影響力量。可是又和這一派中的其他小說家不同，他慣於在他的創作中，顯示出一種宗教上的神秘信仰，使得那些無法克服困難的書中人物，重新鼓起生活的意志。史坦培克的文字，以清麗、明快、諷諷的幽默，見長。

在美國文壇上，海明威和史坦培克二人，剛剛是兩種氣質之極好代表。他們屬於不同的傳統，不同的藝術個性。他們二人最近所出版的新作，恰好是一個很明顯的對照。海明威的「海上漁翁」(The Old Man and The Sea)是一本簡潔而緊湊的中篇小說，專門描述一個與生活相搏鬥的老漁夫；史坦培克的「伊甸園之東」(East of Eden)則是一部漫長的史話，包含了許多人物和久遠的年代。海明威文體的本質，硬朗而堅韌，為有頭有尾的英雄，奏出絃音緊張的聲調；史坦培克的文體，柔和，紆曲，以甘飲的詞藻，旁敲側擊地寫出人物心理的分拆。論到他們的主題，海明威慣於寫他所愛好的「孤寂」(Lone lines)，一種假託在「男性主義」(Masculinity)裏面的「

「孤寂」，一種使每個男人容易消沉意志，滅絕雄心的「孤寂」；至於史坦倍克的興趣，則已從他早期的「社會公道」(Social justice)，移轉到「道德上的論證」。在「伊甸園之東」的新作裏面，史坦倍克清楚地畫出了「善」與「惡」的二種力量，如何地影響到兩個掙扎着的家庭的幸運。

史坦倍克早期作品中的「社會氣息」並不含有任何的「社會運動」意識。他僅僅是爲了要描劃一些大時代中的小人物，窮困，孤苦，生動。有時，這些小人物在社會的不公道待遇下被犧牲了，如同「怒火之花」一書中所敘述的一樣。同時，史坦倍克的筆下，另有一種重要的風格和對象，差不多可以和福克納(Faulkner)比美，那就是對於心理不正常人物的着力的描寫。在「人鼠之間」中，這一種傾向，完全顯露了出來。頭腦簡單的列尼，分不清事理和是非，造成了不應該有的悲劇。這是由於道德和心理上觀念的不健全所致。

在「伊甸園之東」這部小說裏面，史坦倍克顯然地想把他以前所有的各種格調和作風，全都聚集在這部鉅著裏，但主題方面，已從「社會公道」轉變到「道德論證」；從「社會的理想主義」，轉變到「社會的發展」和美國生

活方式的成長。這部小說的漫長的敘述，也可以說是美國生活史話中「善」與「惡」的互相對比。撒母·漢密爾敦

是「善」的代表，而凱塞則無疑地是一種「惡」的象徵了。如同許多其他傑出的作家一樣，史坦倍克的性格裏面，有一種瘋狂的自我表白的欲望。雖然寫作嚴正的長篇小說，是他一向的正業，但是他內心渴望着要寫些劇本，却是他念念不忘的一樣事。直至現在，他對於戲劇，還是處於一種單戀的不利局面。但無論如何，他總是要想法去改善這種情況的。

我們不知道他何時開始和戲劇發生單相思的關係。我們只知道最近他曾這樣說過：

「我想立刻下決心去學得一點劇學方面的智識。上一次，我們被人像狗似的踢了出來（「輝煌」Burning Bright 祇演了十五場），但我仍舊想繼續做去。我被戲劇迷惑得很深，以致我可以不計較所寫劇本的成敗而繼續努力下去。」

「伊甸園之東」出版後，史坦倍克爲慎重起見，特將其中有關資料，設法與薩林納斯早年的舊報紙所載的事蹟互相對證。此外他又從各種人物的社交信札，出生證，死

亡證，以及教會記事錄裏面仔細考對，結果，證明「伊甸園之東」中的山姆·哈密爾敦及其他真實人物的事蹟，並沒有十分謬誤的地方。

但是有一次，曾經使史坦倍克感到很窘。關於這件事史坦倍克曾這樣說：「最近，我遇到了一位早年時的熟人。據這位仁兄說，他現在所能記得起的有關我早年時的唯一印象，是看到我在一個寒冷的冬天穿了一件破大衣，鈕扣全無，祇用一只別針別住，走在街上。這完全不是事實，祇是那位仁兄爲着發人聽聞而故意捏造出來的謊言。我們那時並不太窮，我決不致於寒酸到如此地步。」

史坦倍克夫婦現在正式定居於紐約，自己已有一座花園洋房。在這座房屋的四樓，他另外闢出一間個人的房間。據他說，這一個房間，才是真正屬於他自己的。一個小天地：屋中充滿了各式各樣的工作機器，祇有一只角落是留出來作爲他讀書寫作的地方。從木工工具上落下來的小木屑，厚厚地堆滿在地板上（史坦倍克喜歡自己鏤刻木製用具）。這是一個非常安靜的房間，史坦倍克的許多作品，就是在這裏寫成的。

註(一)：

約翰·史坦倍克，曾於去年秋天偕同夫人，前往意大利遊歷，在羅馬及各地，探尋古蹟，購買紀念物品，意興頗濃，下圖係史坦倍克與其夫人在羅馬之留影。





脊椎動物的始祖

前週有一位美國羅德島大學的魚類學家，史密斯先生，以南非聯邦的總理馬蘭之名，將

一種古代寄魚，命名為馬蘭魚 (Malania A njuanae)。這種魚的土名西拉甘斯 (Coe lacanth)。一般動物學家相信這種魚存在於三億年以前，而在五千萬年以前即已絕種，其形狀很像人類及一切陸上脊椎動物的始祖。

這種古魚長約五呎，有一對很大而呈鋼藍色的眼睛，滿口貓牙，更有四支粗笨的鰭，頗像四隻短腿。鐵甲一樣的鱗片下泛流着油脂，上陸後只活了三個鐘點。這是史密斯冒着千辛萬苦，在南非沿岸搜尋了十五年的結果。民國廿七年時，土人即曾獵獲一條，但史密斯趕到時，已完全腐爛，祇剩下了骨骼和鱗甲。這次幸得馬蘭總理的幫忙供給飛機，並預先注射了福爾馬林，才能載運到角城來。

銀漢何極
地球在太陽系中，是一個很小的行星，太陽在銀河系中也不能稱雄，人類唯一可以自豪的便是銀河系是一

星空中探索的新花絮

維京第九號火箭重七噸半，去歲底在美國西部白沙試驗場試驗，升高凡一三五哩，論高度，它並未創造新紀錄。民國四十年時，維京第七號即

已達到了同樣的高度，但這次所攜帶的儀器等等，共重七百五十磅，而前次則只有四百五十磅。維京計劃的主持人羅森博士說，這一次的火箭，剛好到達了預定的高度。它所攜帶的儀器，計有，光電子儀一具，測探太陽中放射的X光；光譜儀一具，紀錄太陽光中的紫外線；以及特殊的感光膠液，以吸收宇宙線。因為大氣層以上的宇宙線具有全副威力，對於將來的太空旅行關係甚大。

光電子儀將試驗結果以電波傳回試驗場上。感光膠液及其他軟片均用別種儀器曝光。箭體落地後均完好如故，現所得結果，正由專家研究中。

倫敦的巴莫敦
授說，普通一吋口徑的銅管，同時可

以輸送：(一)大量電力；(二)兩千處電話通話；(三)二十種不同的電視節目。戰時，巴莫敦是英國皇家空軍的無線電研

個頂大的星系，但這一點最近又成了問題。哈佛有一位鼎鼎大名的天文家施普里，上星期發表了一個新學說，認為銀河系並不比其他星系大。天文學家老早便懷疑，測量各星系間距離的標準是不是正確。以前所根據的是仙王座變體星群，其光亮度乃至距離依其時刻的變動而定。但最近竟然矛盾百出，例如距離較近的麥哲倫星雲中的圓形星群，比銀河系中同樣距離的星羣，竟暗淡得多，這樣情形違反了天文學家的遠近觀念，他們認為距離相等，亮度應該一樣，最近又發現仙女系中的星群更暗，於是他們不得不重新審查他們過去所用的標準了。經多時的討論和研究之後，施氏認為宇宙應該比現在所測定的大一倍。各星雲間的距離加大了一倍時，那麼各星群的亮度便剛好合適。各星系加大一倍之後，銀河系便相形見绌了。

這種學說又澄清了其他疑問，天文學家相信宇宙在繼續不斷的膨脹。但照過去的距離標準，膨脹未免太快，而且膨脹僅開始於廿億年之前，又未免太短促了一點，照地質學家測量岩石放射性的結果，地球是四十億年，那麼宇宙增大一倍之後，經四十億年而達到現在的地位，而且宇宙和地球年齡相若，對於天文家已是相當正確了。

究人員，現在是第一流的短波專家。他發現四萬兆週波，波長八點六毫米的短波，可以經過很長的距離而無損失，傳導這種短波，便是用普通的一吋銅管。根據巴氏的研究，八點六毫米的短波沿銅管內壁前進，外壁則用以輸送較長的，一萬兆週波的電波，如運用得當，兩者互無影響，而銅管本身又可輸送電力，對於內外均無干擾。巴氏相信，此種銅管將來可以代替電話線及電視線，但目下的困難在於所用的電磁儀 (Magnetron) 還是太貴，他希望將來大量製造後，能減低成本。目下他這種發現，已受到郵電當局的重視，預備在英法海峽間輸送電力，轉播電視，及通話之用。

相對論最正確的證明

民國五年愛因斯坦宣佈相對論的要點說，光線經過極強的引力場時，必然稍有屈折，最切實的證明是只有待日蝕時，拍攝太陽背後星光，而加以觀察，因星光經過太陽的引力場時，必然稍有屈折，使星球似乎換了一個位置。至於位置相差多少，需待地球公轉到另一位置後，再來拍攝同一星球以資比較。相對論發表後不久，即證明了這一點，相對論因而成立。但變動多少，却因天氣的影響與觀察的錯誤，從來沒有要

近理論上的數值。

去年，有一位七十二歲的比利時天文家，豐布斯布魯克終於替相對論得到了最正確的證明。他在前年多與去年八月在非洲英埃蘇丹的卡爾士謀地方，對寶瓶宮星座攝影兩次。回到美國威士康辛州的雅克天文台算出了他的結果。復經多次核對才加以公佈，根據愛因斯坦的數字，光線擦過太陽時，位置應該變動一點七五弧秒，布氏的結果為一點七零弧秒。經最高觀象評議會一致通過確定了愛因斯坦氏定律之正確。（由地球觀察滿月時，共佔半度，或一千八百弧秒。）

一筆數字龐大的研究費用

上年度，美國政府對各研究機關，付出的學術研究費用共達三億四千二百萬美元之鉅。比前年多出四千四百萬元，百分之六十，用於美國國內的各研究機關。其數目及用途，雖於去年末由美國科學基金會予以公佈。此項研究費用有半數以上為美國國防部所付出者，經合總署付出百分之三十五，聯邦安全局百分之六，農業部百分之五，其他各機構聯合付出者，不及百分之三。用途中的最大一項，為物理科學的研究，計二億五千五百萬美元；其次為生物、農業

，及醫藥研究費用，計七千萬美元；社會科學的研究費用最少，只有一千七百萬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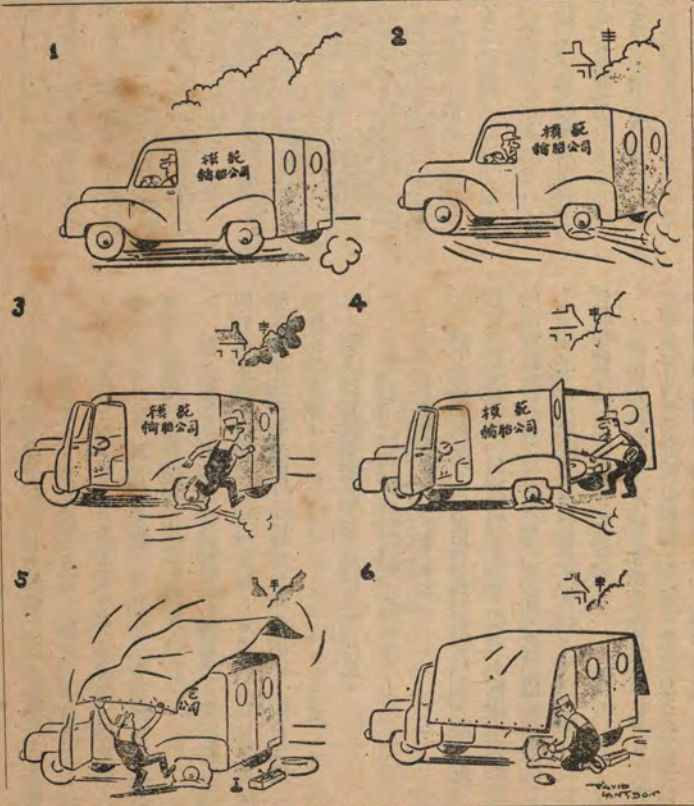
袋鼠生活

自西班牙人首次在美洲發現了袋鼠，至今四百五十餘年間，袋鼠的生活習慣與傳種接代的方法，始終只是神秘的傳說。最近始有哈特曼博士之專書問世，將真相露布。據哈氏說，袋鼠的智能極低，頭亮很小，腦力甚劣，其所以尚能生存者，乃因繁殖甚速之故。一對烏黑的眼睛，瞳仁雖大，但連光天化日之下的東西都看不清楚，只有聽覺極銳，鬚鬚的觸覺亦強，腿短，跑不快，但攀登的技巧甚高明，惟不像傳說一樣能以尾久懸樹間而已。袋鼠的性生活，亦與其他哺乳類相若。雌鼠十二日半後，母鼠即踞地蹲坐，產出一大堆極小的幼鼠，大約一茶匙中可容二十隻，色呈粉紅，蠕蠕而動，爬到母鼠下腹部的袋中。袋口可張可闔，袋中有乳頭十三枚。幼鼠在此就乳兩月，與家鼠相若時，即可到母體外面來了。

每逢有新火山出現，火山專家就要設法採取岩漿樣品加以檢驗，墨西哥西海岸外的聖班奈狄圖島上，最近出現了一個新火山，叫做大口火山，有兩位火山專家趕來採取樣品，其時這個火山尚是一個煙絲繚繞天的雛體。這是人類置身於噴發火山的第一次。據他們來時所得的報告，火山的噴發已漸次消歇，等他們達到後，始知不然，火山錐半腰距海面一百五十呎處，橘紅色的熾熱岩漿，向外噴湧，散流為一大三角形，漸了入海。據估計其溫度約為華氏二千三百度。岩漿初出口時，呈白熾狀態，再由橘紅而變為深紅注入沸騰的海水中，兩位火山家由火山口上垂下二百呎，採取樣品，目睹六呎直徑之噴口，噴出蒸汽，吼聲宛如百架噴射式飛機一齊發動，兩天後，噴口復趨活動，火山灰漫天而至，夾有水蒸汽，混為泥漿，傾瀉而下，幾乎把他們活埋在火山麓上，回到聖地牙哥以後，檢驗所取得的岩漿為酸性。由此而斷定，此火山雖在海中，但仍為大陸性質的火山，此種熔岩乃由地底岩漿帶噴出，與墨西哥大陸上的火山相同。

活火山歷險

墨西哥西海岸外的聖班奈狄圖島上，最近出現了一個新火山，叫做大口火山，有兩位火山專家趕來採取樣品，其時這個火山尚是一個煙絲繚繞天的雛體。這是人類置身於噴發火山的第一次。據他們來時所得的報告，火山的噴發已漸次消歇，等他們達到後，始知不然，火山錐半腰距海面一百五十呎處，橘紅色的熾熱岩漿，向外噴湧，散流為一大三角形，漸了入海。據估計其溫度約為華氏二千三百度。岩漿初出口時，呈白熾狀態，再由橘紅而變為深紅注入沸騰的海水中，兩位火山家由火山口上垂下二百呎，採取樣品，目睹六呎直徑之噴口，噴出蒸汽，吼聲宛如百架噴射式飛機一齊發動，兩天後，噴口復趨活動，火山灰漫天而至，夾有水蒸汽，混為泥漿，傾瀉而下，幾乎把他們活埋在火山麓上，回到聖地牙哥以後，檢驗所取得的岩漿為酸性。由此而斷定，此火山雖在海中，但仍為大陸性質的火山，此種熔岩乃由地底岩漿帶噴出，與墨西哥大陸上的火山相同。



漫畫：轉載自紐約客



腎上腺切除術

芝加哥大學的赫金斯醫生 (Dr. Charles Huggins) 發明了一種腎上腺切除術，使得成千成百的攝護腺與乳癌患者，從無望之中獲得了新生。

多年以來，實驗室研究結果，知道我們如果把功能控制攝護腺與乳部生長的荷爾蒙加以操縱，則攝護腺與乳部的癌症亦可蒙受影響。赫金斯醫生把這一事實付諸臨床實驗，將若干攝護腺癌患者的性腺予以切除，結果雖然有一部分人消失了痛苦，增加了活力，而且有五年至十年之久，癌症並未復發，但另有若干人，結果並不圓滿，癌症於治愈之後仍能東山再起。因此赫金斯就想到切除腎上腺的辦法，因為腎上腺與性腺同樣是男性荷爾蒙的製造者，但腎上腺為生命所必需，如何可以切除呢？哈佛大學的桑恩醫生 (Dr. George Thom) 建議，利用與腎上腺相似的人造荷爾蒙 DACTO (desoxy corticosterone acetate) 來代替腎上腺，或許可使切除腎上腺後的病人得以不死。臨床實驗的結果又失敗了。病人於切去腎上腺後，攝護腺癌

雖告消退，但四個月後，病人終告死去。最後來了康體素 (Cortisone)，於是赫金斯醫生就獲得了成功。他在病人身上切除了腎上腺，注射 DACTO 與康體素，結果病人的痛苦消失，活力增進，癌症漸次消退，手術過後，病人祇要每日服用較多食鹽與兩小片康體素即行。

赫金斯醫生並用同法施諸於乳癌患者。先把患者乳部與卵巢切除，然後再切除腎上腺，並令病人每日服用康體素。結果痛苦是減除了，癌症也漸告消退，到目前為止，尚無復發現象。

腎上腺切除術對於其他癌症並無用處。

牛乳與腿部痙攣

婦女懷孕後期，大多會有腿部痙攣現象，醫生處方，每用牛乳與鈉片，以消滅其痛苦。但加利福尼亞大學醫院的潘琪醫生 (Dr. Elnett N. Page) 却認為這種辦法是完全錯誤的，原來某些富於鈉質的食物，不但不能減輕腿部痙攣現象，而且還可能引起此症。

據他研究結果，牛乳和磷酸鈉片足以引起腿部痙攣。惟葡萄糖鈉與乳酸鈉則功能消滅之。真正足以引起腿部痙攣的可能不是鈉質，因為鈉質能影響到身體內鈉質的平衡，

拾 遺

適量的牛乳是有益的，但決不能過量。

主重含有蛋白質的食物，全都富於磷質，我們當然不能因噎廢食，把這些食物都予摒棄。潘琪醫生發現到，最好的辦法，是每餐服用氫氧化鋁，連續服用五天之久。因為這藥品能够增進血液中的鈣質，減低磷質，因此能減輕腿部痙攣的現象。

吸煙與肺癌

英國醫藥研究院的鐸爾博士 (Dr. R. Doll) 與希爾教授 (Professor A. B. Hill) 最近在英國醫藥雜誌上發表他們的統計結果，認為吸煙與肺癌之間有一定的關聯存在，他們研究了一千四百六十五個肺病病人 (其中男性一三五七人，女性一〇八人) 的生活史，並且把他們和同樣數目在同一年齡範圍內的非肺病病人來互相比較。他們為了使結果準確可靠得具有地方性的差異起見，讓他們的工作遍及到五個城市和兩個鄉村之中。統計結果如下：

男性肺病患者中，不抽煙者僅佔百分之〇·五；煙癮特大者 (即已有十年以上吸煙歷史，且每天吸煙二十五枝以上，或吸煙斗而其量與二十五枝以上相當者) 佔百分之二十五，而男性非肺病患者之中，不抽煙者佔百分之四·

五；煙癮特大者祇佔百分之十三·五。肺病病人年達四十五歲至六十四歲之間而不抽煙者，其死亡率甚低，幾可略去不計；但同一年齡範圍之內而煙癮特大者，其死亡率竟高達百分之六至十，至於女性方面，統計結果却與男性不同：肺病病人中不抽煙者竟達百分之三十七。

抽煙斗者，其患肺病之可能性似較抽香煙者為少。而抽香煙者，如用過濾器或煙嘴，則似稍具保護作用，在山地中的煙癮特大者，其患肺病的機會似較城市中者為少。這也許是因香煙中的某些成分和城市空氣中的某些成分互相聯合，即成為肺病的強烈刺激劑，而單獨的任一項因素則作用較弱的緣故。

總而言之，吸煙與肺病間確有一定關聯，殆可斷言。

雙透鏡

有許多人，眼睛並不是真的盲，可是因為網膜不完整，或者不健全，因此看起來東西，視像非常模糊，無法看書寫字，幾與盲目者相以。最近哥倫比亞大學的范伯隆博士 (Dr. W. Feinbloom) 發明了一種特製眼鏡，可以使有這種缺陷的人，能够恢復視力，而與常人無異。

他所發明的眼鏡，係由兩塊透鏡相疊而成，每塊透鏡



海上漁翁 (續完)

海明威著 辛原譯



的外表，都呈拋物線體形，而並非球形，兩透鏡相合後中間留有一層密閉的空氣層，透鏡邊緣用塑膠封住。這種雙透鏡 (Double lenses) 係應用顯微鏡原理製成，其與普通眼鏡不同的點即在其具有特強的分解力 (Resolving Power)。普通眼鏡事實上就是放大鏡而已，某表面呈球形，儘管放大能力甚強，但分解力不足。一般網膜會受損害的病人，其網膜就像是顆粒甚粗的照相底片一般，故戴普通眼鏡時，其視像仍為模糊一片。但如果戴了雙透鏡，由於其特強的分解力，就能有一非常清晰的視像投射到網膜上去了。

胃中的氣球

診斷胃部病症的時候，常需要從胃裏面取出組織細胞來加以檢驗。這步工作平常很不容易做，現在梅里蘭大學的潘尼可博士 (Dr. Frederick G. Panico) 發明了一個新的精巧的方法，可以把胃中的細胞很方便地取出來。那是一個橡膠製成的氣球，表面有許多泡沫狀的細小突起，病人先把擠掉的氣球毫無困難地吞入胃中，然後灌入空氣，讓氣球膨脹起來，脹到和胃部一樣大小。這時鄰近的細胞就黏附在柔軟的細小突起上，等這氣球從胃中取出時，表面上已經有許多胃部細胞帶出，可以讓醫生來從事檢驗了。

血管庫

血管可以保存起來，移植到病人身上去，這方法的成功，使許多因血管受損或血管阻塞而陷於絕境的病人，得慶更生。

如何把血管保存下來，使牠不致死去，這確是一個極大的難題。經過了多次試驗之後，才發明了一種「平衡鹽溶液」，使血管能繼續生存。這溶液含有人體血漿，以及七種份量曾經精密算定的無機鹽類。這裏面還加入了一種緩衝劑，以防止其酸性或鹼性的變化，最後並加入了青黴素與鏈黴素，以防止其感染疾病。動脈管從死人屍體中切下後，即放進盛有該溶液的玻璃瓶內，用橡皮藥蓋蓋緊，藏入血管庫中，庫中的溫度保持在攝氏一度至四度之間。在此種情況之下，動脈管能繼續生存，並且不斷成長，達四星期至六星期之久。

動脈管通常由汽車失事者屍體中取出，切取手續並須在死後五小時以內急速完成，當然，屍體在切取動脈之前必須預先詳細檢驗，知其並無任何傳染疾病才行。

保存動脈管使其繼續生存的方法，不但就其本身而言，是醫學上一大進展，而且牠還指出了一條保存其他人體組織的途徑，同一方法，祇要稍加修改，也許就可以用來保存活的結締組織，骨骼，軟骨，神經等等。

時間已經過午，小漁艇還是平穩地緩慢飄流着。迎頭吹送着的東風，為漁艇增加了一點阻力，老人乘著輕微起伏的浪波，覺得肩上的釣繩比較平貼，也比較易於忍受了。下午，有一次釣繩又開始往上提。可是魚祇不過浮起了一點，還是繼續遊着。太陽現在正晒在老人的左臂左肩和背後，因此他知道魚已經轉向東北了。

現在他看過了魚一面，他可以想像到它在海裡遊划的情形，紫紅色的胸鰭像翅膀般張開，巨大而挺直的尾巴在黑暗中翻過。它能夠看多遠呢，老人想。它的眼睛是够大的，馬的眼睛比它小，在黑暗裡還可以看到東西。以前的在黑暗中我也可以看得清楚的；不是漆黑，是指像貓還能夠看清楚東西那樣的黑夜。

他的左手經過太陽的照射和他不斷地活動，已經完全好了。他開始讓它多承受一點拉力，又聳動着肩膀上的肌肉，將釣繩擦痛着的位置移動了一下。

「假如你還沒有疲乏，魚兒，」他大聲地說，「你一定十分古怪了。」

他現在覺得非常疲倦了。他知道天快入黑，便試着去想別的事情。他想到棒球大聯賽，今天是紐約揚基隊對底特律的老虎隊。

壓下桌面。賭注下得很多，圍觀的人們在煤油燈下進進出出。他觀察着黑人的手、臂膀和臉部。經過最後的八小時以後，他們每隔四小時便換一個裁判，好讓裁判們可以睡覺去。血從他和黑人的指甲下流出來，他們互相打量着對方的眼、手和臂膀。下賭注的人進進出出，坐在靠牆的高椅上觀戰。燈光將他們的影子照在深藍色的木板牆上，黑人的影子魁梧，隨着微風吹動的油燈在牆上移動。

整個晚上賭賽的比數便更換了好幾次。他們像黑人甜酒，替他點香煙。黑人喝過甜酒，便會拚命使一次勁。有一次他將老人——那時候他還是「力王」聖地亞哥——壓下去三時，可是老人又將手扳正了。經過這一次，老人便確信有把握可以將那個黑人打敗。天亮以後，正當打賭的人要求算作和局，而裁判在搖着頭的時候，他放出全身纏積着的力量，一下子將黑人的手壓下去，碰到了桌面。這次的比賽從星期一大早開始，到星期一早上才結束。許多下賭注的人要求算和，是因為他們要到碼頭上挑糖，或是到哈瓦那煤炭公司上班去，不然每一個人都會希望有個水落石出的。不過他不但養完了，而且沒有就誤他們上班的時間。

以後過了很久，大家還是管他叫做「力王」。春天裡

是和棒球消息隔絕的第二天了，他想。不過我一定要信任揚基隊，而且要配得上偉大的狄墨吉奧。即使腳趾長了骨刺，他的棒球還是打得那麼好。什麼是骨刺呢？他問自己道。骨上長了刺，我沒有患過。會像腳板底長了雞眼那麼樣作痛嗎？我想我會忍受不了的。我想我也不會像雞一樣，失了一隻眼，甚至兩隻眼，還是繼續闖下去的。和偉大的飛鳥走獸比起來，人類真的算不了什麼。我寧願是在暗黑的海底下的那條魚。

「除非鯊魚來了，」他大聲說道，「要是鯊魚真的來了，上帝保佑我們。」

你相信偉大的狄墨吉奧會像我一樣和一條魚糾纏那麼久嗎？他問道。我相信他一定會，尤其是他年紀輕體力強，而且他的父親也是一個漁夫。可是骨刺會使他過份傷痛嗎？

「我不知道，」他不大聲地說，「我從來沒有患過骨刺。」

太陽下海了，為了提高自己的信心，他記起那次在卡薩布蘭加酒吧裡和當地碼頭上力氣最大的那個從西安佛高來的黑人角力的情形。他們的肘抵住桌上的粉筆線，前臂伸直，右手緊扼着闊了一天一夜。彼此盡力想將對方的手

他和黑人又賽了一次。不過這次賭注比較少了，他贏得也很容易，因為上一次的比賽已經動搖了黑人的自信心，以後他還養了幾場，便收山了。他相信角力會弄壞了釣魚需用的右手，不過假如真的迫得緊，他可以打敗任何人。他自己的左手也練過幾次，可是他的左手靠不住，總不聽順指使。而且，他也不信任它。

太陽的烤晒會使他血脈暢通了的，他想。除非晚上太冷，它不致於再抽筋了。今天晚上會怎麼樣呢？

一架往邁阿密方向去的飛機從他的頭上飛過，他看到飛機的影子驚起了一群飛魚。

「有這麼多飛魚的地方，一定有海豚了，」他說着，一面彎下身子，試着看能不能將魚拉慢一點。可是不行，釣繩像是快要斷裂了，震動着抖出水點。漁艇慢慢向前移去，他看着飛機，直至出了他的視野。

在飛機上一定很奇怪，他想。在那麼高的天上看下來，海像個什麼呢？假如飛得不太高，應該可以清楚地看見魚了。我希望能够在兩百呎高的天上慢慢地飛着，看看我這條魚。在捕龜船上的時候，即使坐在桅頂的橫桁上，我還可以看到很遠。海豚看起來更綠了，你可以看到它們身上的條紋和紫斑，還可以看到在水裡遊動的整群。爲什麼

在黑黝黝的海流裡遊得快的魚背上都發紫，而且大多有蕭紫色條紋呢？海豚看上去發綠，因為它其實是金黃色的。可是當它真的餓了，追捕食物的時候，它的身上也會像馬林魚一樣現出紫紋的。是因為它怒了，還是因為遊得太快了緣故？

天黑以前，漁艇經過一大片薩加蘇海草。隨着微波在海上搖曳，像海洋正躺在黃色的絨毯下談情說愛。就在這個時候，他的小釣餌讓海豚吞上了。他看見它躍出海面，在太陽的殘暉中閃着金黃的色彩，瘋狂地在空中拍着屈着，跳了又跳。他蜷縮着身軀，右手和右臂夾緊了大釣繩，移到船尾去，用左手將海豚拉過來，每收進了一點釣繩，便用赤着的左足踏牢。海豚拉近了船尾，在拚命橫着身子蹦跳。老人俯身出去，將那條發着金黃色油光帶着紫斑的海豚提上來。它的腮在釣鉤上急速蠕動，它那扁長的身軀，頭和尾巴在拍擊船板。老人用木棍打它那金黃色發亮的頭，直到它抽縮過了又靜止下來。

老人將釣鉤拿出來，再裝上一條沙丁魚，拋下海裡。然後慢慢地又將移回船頭。他將左手洗淨，在褲上揩乾，又換下了右手在海裡洗滌，一面看着逐漸淹沒在水裡的太陽和大釣繩入水的斜度。

拾 磯

過痛苦的階段，進入感覺遲鈍的境界，這使他很放不下心。可是比這更壞的日子我還經歷過，他想到，我的手不過只割破了一點，另一隻手也不抽筋了，我的腿也是好的，而且在食料方面如今我已經佔優了。

天已經黑了，九月天裡日落以後很快便會黑了的。他躺在船頭腐爛了的船板上，盡可能地休息。第一顆星出來了，他不知道那是一顆獵王座星，可是看見了它，他知道其他的星很快會全體出現，他便會有遠友相伴了。

「那條魚也是我的朋友，」他大聲說道，「我從來沒有見過或者聽說過像這樣的魚。不過我一定要殺死它。還好我們用不着設法去殺星星。」

想想看，假如每天都有人要想法去殺月亮，他想到。月亮會跑掉的。可是假如每天都有人要想法去殺太陽呢？我們是生就的好運命。

然後他又覺得那條大魚沒有東西吃可憐，殺它的決心卻沒有鬆懈下來。它可以餓多少人呢？他想。可是他們配得上吃它嗎？自然不配。從它高貴的行動和表現看來，沒有一個人是够資格吃它的。

我不明白這些道理，他想。用不着設法去殺太陽或是月亮或是星星總是好的，靠着海過活，殺戮我們真正的弟

「它一點沒有改變，」他說。可是從海水沖擊手背的速度看來，它已經顯著地慢下來了。

「我要將兩隻槳在船尾套起來，將它拖慢一點。」他說「晚上够它受的，我也是一樣。」

最好過一會才宰海豚，讓它的肉裡可以留下一點血。他想。過一會我可以一起將船槳套起來，增加一點阻力。日落的時候我最好還是讓它安靜一會，不要去驚動它。日落的時候，魚是最難對付的了。

他讓手吹乾了，然後握住釣繩，將身子儘量放鬆，抵住橫板，讓釣繩將他拉向前傾。這樣，漁艇所受的拉力便可以等於，甚至超過他身上所受着了的。

我學會怎樣對付它了，他想，至少在這一點上。而且別忘了，上釣以來它一直沒有吃過東西，像它這樣龐大，一定需要許多食料，我已經吃了一整條鮪魚，明天我還要吃海豚——他將海豚叫做鍍金魚。也許在清洗它的時候便該吃一點，它會比鮪魚難吃。可是天下本來就沒有容易的事。

「你覺得怎樣了，魚？」他大聲問道。「我很好，左手也比較好了。拉船吧，魚！」

他並不真的覺得好，因為背上釣繩纏着的地方已經起

兄就已經够受了。

現在，他想到，我要考慮關於增加阻力的事了。這件事固然危險，却也有它的好處。要是它拚命掙扎，船槳的阻力又使得船身的重量增加，我會損失我的釣繩，而且損失了它的，船槳增長我們的受難，同時却比較安全，因為它是一條快魚，還沒有用盡它的力量。無論如何我一定要宰了海豚，別讓它變壞了，吃上一點肉補充自己的力氣。

我要再休息一個鐘頭。如果它還是那麼安穩，我便可以移回船尾宰魚，決定我的行動。同時還可以看看它有沒有什麼變化。放下船槳是一個好計策，可是現在又應該把穩一點。它還是活的，我看到釣鉤掛在它的嘴邊上，而它的嘴却緊閉着。釣鉤使它受的痛苦算不了什麼，饑餓和面對着無法了解的對手的恐懼才使它受不了。好好休息吧，老頭子，讓它工作着，等待你的下一個任務吧。

他休息了在他看來足有兩個鐘頭了。月亮要等深宵才露面，因此時間很難推算。其實他也不過是比較鬆弛了一下。他的肩上還拉着魚，不過他的左手搭在船頭的漆上，魚的拉力已經大部移到漁艇上面。

要是我能夠將釣繩縛牢，一切便都簡單了，他想。可是這樣一來，只要它用力面，便會弄斷了的。我要將身子

緩慢着它的拉力，而且隨時準備放繩。

「不是你還沒有睡覺哩，老頭，」他大聲地說，「過了一天一夜，現在又一天了，你還沒有瞌睡。你一定要設法趁它安靜的時候睡一下，不睡覺你的腦筋會不清爽的。」

我還是够清醒的，他想，太清醒了。就像我的弟兄天上的星星那麼清醒。然而我還是睡覺，它們也睡覺的，月亮太陽也睡覺。甚至海洋，在平靜的日子裡也會睡覺。

記着睡覺去，他想。一定要自己這樣做，再想一個簡單可靠的辦法處置釣繩。現在到船尾弄海鰐去吧。假如你一定要睡覺，用船槳吃水也太危險了。

我可以不睡覺的，他對自已說。不過那也太危險了。他開始抓回船尾去，小心着不讓釣繩抖動了。它可能是半睡着的，他想。不過我不需要讓它休息，它得就這樣拖着，死而後已。

在船尾他轉過身來，讓左手握牢從肩上掛過來的釣繩，用右手將刀拔出鞘。海上星光燦爛，他可以清楚地看見那條海鰐，他用刀尖插進海鰐的頭上將它從船尾下邊拖出來，一隻腳踏住魚，破了肚。放下刀，再用右手將肚臟掏出來。魚鰾是滑滑沉重的，他又將它切開了，從裡邊拿出兩條新鮮硬實的飛魚。他將飛魚並排放下來。魚鰾和肚臟

假如我有腦筋，白天便該發些海水到船尾，晒乾了就是鹽，他想。可是海鰐是傍晚才釣上來的。儘管如此，還是準備得不够。不過我吃了它，却並沒有作吐。

東面的天空漸漸積上了雲，他所知道的星一個個地隱沒了。風也漸漸停了，漁艇像是進入了一片雲谷。

「三四天內，壞天氣便會來了，」他說。「不過今天晚上和明天還不至於。安頓下來睡一回吧，老頭，趁着魚還安靜。」

他用右手握緊了釣繩，身子靠在船頭的木板上，大腿頂住右手。又將肩上的釣繩拉低了一點，繞緊了左手。

只要夾緊了，我的右手便可以將它拉住，他想。如果我睡着的時候鬆開了，釣繩往外放的時候，左手會扯醒我的。右手得吃點虧，不過它是慣於受苦的。只要能睡上二三十分鐘，便會好多了。他向前面倒下來，盡量夾緊了釣繩，全身的重量壓在右手上面，便睡着了。

他沒有夢到獅子，只夢見連綿八至十哩的一大群五島鯨。正是它們交配的時候，它們會穿破水面高高地跳起來，然後又跌下同一的地點。

他又夢着已經回到村莊，睡在自己的床上。正吹着北風，他覺得很冷。他的右臂僵麻了，因為他的頭正枕在上

被丟出船外，帶着一道燐光沉下去。海鰐已經僵冷了，在星光下顯出蒼白的鱗垢。老人用右腳踩住船頭，將一邊的皮剝去，翻過來又剝下了皮，然後從頭至尾將兩邊的魚肉割下來。

他將海鰐的骨骸拋下海去，注意水裡有沒有漩渦，可是却只看到魚骨沉下去的時候發出的光芒。他轉過身來，將飛魚包在海鰐肉裡，刀入了鞘，慢慢地又移到船頭去。他的背彎着，右手提着魚。

在船頭他將兩塊魚片攤開放在船板上，旁邊再擺上飛魚。然後將釣繩在他的肩上放好了，左手攔在船板上，將釣繩拉緊。當他彎下身在海裡洗濯飛魚的時候，可以看出來船行的速度已經減低了。他的手剝過魚皮，在水裡發出燐光。一點點鱗片從手碰擦着船壳的地方浮出來，慢慢地飄向船尾。

「它不是疲乏了，便是在歇息着，」老人說，「現在讓我吃了這點海鰐肉，休息一回，睡它一覺。」夜涼更深。他吃下了半片海鰐肉和一條割了頭滑了肚的飛魚。

「海鰐肉煮熟了該多美，」他說，「生吃又多麼難嚥。以後出海我一定得備些鹽和青果。」

面。

然後他開始夢到那片漫長的黃沙灘了。薄暮中第一頭獅鰐子出來，別的獅子跟着也來了。他的船正泊在港外，傍晚的海風吹着，他面貼着船頭的木板，等着更多的獅子出現。他覺得很快活。

月亮已經升得很高。他還是繼續睡着。魚穩靜地拖着漁艇，進入迷霧的雲谷。

突然他的右手跳起來打到臉上，他醒過來，釣繩在他的右手刮過，左手却失去了知覺。他盡力將右手制住了，釣繩往外飛放。終於，他的左手摸着了釣繩，他便背着繩靠下來。現在他的背和左手都覺得刺痛，他的左手承受了全部拉力，全割破了。他回過頭，看見繩圈在平滑地滾出去。這時候魚躍起來了，衝破海面，又沉重地跌下去。它跳了又跳，漁艇雖然走得很快，釣繩還是往外直放。老人也一再將釣繩拉緊，幾次到了快要裂斷的程度。他已經貼倒在船頭，臉孔插入海鰐肉裡，再也移動不了。

這正是我們等待着的，他想，好，就讓我們來吧。要它賠我的釣繩，他想，要它賠我的釣繩。

他看不見魚的跳躍，只聽見魚衝破海面的響聲和跌入水內時發出重濁的水濺聲。釣繩將他的手割破了，不過他

早知道會這樣，便儘量讓釣繩從手上生繭的地方擦過去，避免進入掌心，和碰觸到他的手指。

要是小孩也在這裡，他會將釣繩弄濕的。是的，要是小孩也在這裡，要是小孩也在這裡！

釣繩還是不停地往外放，雖然速度已經慢了，而且每放出一吋，他總要讓魚多耗一分氣力。現在他從面頰貼着魚肉的地方抬起來，慢慢地跪起來，再掙扎着站直了。釣繩又放慢了一點，他往後挪着，直到可以用腳探到繩圈。備索還剩下許多，現在魚在海上遊動時，要增加這許多新繩的阻力了。

它已經跳上來十多次，他想，完的背囊已經充滿空氣，現在不能夠沉下去死，夢我拉不起來了。不久它便要繞圈子，那時候我一定要好好對付它。是什麼原因使它突然發作了呢？是饑餓使它拚命嗎，還是黑夜中有什麼東西將它嚇慌了。也許它突然害怕起來。可是它是那麼沉着壯大的魚，看起來充滿自信一無畏懼。

「你最好也要有自信心，一點也不怕，老頭，」他說。「你雖然又將它拉住了，釣繩還是收不進來。不過等了多久它便會繞圈子的。」

老人現在用左手和肩膀拉着魚，他彎下腰，用右手掏

自己說，吃那條飛魚吧。

飛魚還在那裡，已經宰割乾淨了。他用左手撿起來吃下去，小心地將魚骨也嚼碎，只剩下截尾巴。

至少就我的需要來說，飛魚肉差不多比任何其他魚肉還富營養。他想。現在我已經做了我所能做的一切了，讓它繞圈，讓牠開始吧。

魚開始繞圈的時候，已經是他出海後的第三度日出了

從釣繩入水的角度，他看不出來魚是在繞圈，那太早了。他只覺得釣繩的拉力稍為鬆弛了一點，便開始用右手慢慢地拉。像過去一樣，釣繩漸漸緊了，不過就在快要可能拉斷的時候，又收進了一點。他低下肩膀和頭，從繩下鑽過來，轉瞬地然而堅定地收着釣繩。他的兩隻手搖晃着，再盡量加上身軀和兩腿的力量在拉。他的腿和肩膀隨着擺動的方向轉移。

「好大的圈，」他說。「不過它是在繞圈了。」

釣繩又收不進了，他用力拉着，看見水點從釣繩上跳出來了才放鬆。跟着釣繩又往外放，老人跪下來，無可奈何地讓它被吞入黝黑的大海。

「它轉到外面去了，」他說。我一定要盡力拉住，他

水將附在臉上的碎海豚肉洗去。他怕海豚肉的氣味會惹他惡心嘔吐，失去力氣。他洗淨了臉，便將右手泡在海水中，一面看着日出以前天邊的第一道曙光。它差不多是朝正東走，他想，這表示它已經疲乏了，在順着海潮游，不久它便要繞圈子的，那時候我們真正的工作便開始了。

等他覺得右手已經泡够了，便拿起來看着。

「還不壞，」他說。「而且這一點痛也算不了什麼。」

他拿牢了釣繩，小心着別讓它碰到新割破的地方，又移動了重心，使他的左手可以放入漁艇另一邊的海裡。

「做別的沒有意義的事情你倒不錯，」他對左手說。

「可是有時候我却找不到你。」

「什麼不為我生下一双好手呢？他想。也許那是我的錯，沒有好好訓練它。不過天知道它有許多機會學習的。晚上它表現得還不太壞，不過只抽了一次筋。假如它再抽筋，便讓釣繩將它割斷好了。」

這樣想着，他知道他的腦筋已經不大清醒了，便想再吃一點海豚肉。可是我吃不下，他對自已說。腦筋模糊一點總比讓嘔吐損耗了體力好。我的臉曾經埋進海豚肉裡，我知道再吃下去便會受不了的。我要留神它等緊急的時候用，現在靠食物來增加力氣已經太晚了。你真傻，他對

想。拉緊了圈子便會越轉越小。也許在一個鐘頭以內我便可以看到它了。現在我一定要制服它，然後我一定要殺死它。

可是兩個鐘頭以後，魚還是繼續慢慢地轉圈，老人已經汗透了，骨頭也已酸軟了。圈子却是轉小了，從釣繩入水的角度看，魚也越遊越接近海面了。

過去一個鐘頭以來，老人便覺得眼前發黑。汗珠刺痛他的眼睛，和眼上前額的傷口。拉釣繩用上這些勁，眼前發黑是常有的事，那沒有關係。可是有兩次他覺得眩暈，才使他擔心。

「我不能夠誤了自己，就這樣死在這條魚手上，」他說。「我已經很順利快將弄上來了，上帝幫助我撐下去。我願意念一百遍天父讚和一百遍聖母頌。不過我現在還不能夠念。」

就算已經唸過了，他想，我以後會補唸的。

就在這個時候，他覺得雙手緊拉着的釣繩突然急速扯動，緊促而沉重。

它在用劍嘴戳腸線了，他想。那是遲早總要發生的，它總得這樣來一下。雖然這樣會使它跳動，跳上來吸空氣也是必要的一着。可是以後每跳一次釣着的傷口便會擴大

一點，它可以將釣鉤擰掉了的。我寧願它還在繞圈。

「別跳了，魚兒，」他說。「別跳！」

魚又跳了幾大圈。它每擺動一次頭，老人便得放鬆一點。

我一定要讓它受點苦，他想。我受些苦沒有關係，我自己可以控制。它受着的痛苦可以迫使它發狂。

過一會，魚不再跳了，又慢慢在繞圈。老人現在平穩地收着釣繩，可是他又覺得暈眩了。他用左手掏起海水拍在頭上，又再掏起一些磨擦他的額背。

「我沒有抽筋，」他說。「它就要上來了，我可以撐下去。你一定得撐住，別去想你會熬不下去。」

他靠着船頭跪下來，又將釣繩扛在肩上，決定趁它轉出去的時候休息一面，等它轉回來才站起來對付它。

他真想就這樣在船頭休息一回，不再收釣繩。讓魚自己繞上一圈。可是當釣繩上的拉力顯出魚已經轉回來了，老人便站起來開始扯着，擺着，扭動着，盡量收進他能够收動的釣繩。

我從來沒有那麼疲乏過的。他想，貿易風吹起來了，正好順着風帶它回去，我正需要幫這忙。

「它再轉出去的時候我便休息，」他說。「我覺得好

多了。再轉上兩三圈我便可以捉住它了。」

他覺得魚開始往外轉的時候，便乘勢在船頭坐下來，草帽罩在腦後。

你自己幹去吧，魚，他想道。轉回來我才對付你，

海浪已經掀起很高，不過那是好天氣的風浪，他還要靠這陣風送回家哩。

「我只要向西南方駛去。」他說。「人在海裡不會迷路的，何況那又是一列長島。」

是在轉第三圈的時候他看見魚了。

起先他看見穿過船底的黑影，他真不敢相信它會有這麼長。

「不，」他說。「他不會有那麼大的。」

可是它確實有那麼大。轉完這一圈它在離船卅碼的地方浮出來了。老人先看見它那向後傾斜着的尾巴，像一把大彎刀高高地舉起來在深藍的海面顯得蒼白。魚身剛浸沒在水面，老人可以看出那節強大的身軀和繞着魚身的紫帶。它的脊鰭下垂，龐大的胸鰭却遼瀾地張開。

繞這一圈的時候，老人可以看見魚的眼睛和繞它游着的一双灰乳魚。它們有時候緊貼着大魚，有時候却往外面。小魚大約有三呎長，遊快的時候像鯉魚一樣拍打着身軀。

老人又在淌汗，不過却不是因為太陽晒熱了的原故。魚每平靜地轉上一圈，他便拉進一點釣繩。他相信再轉上兩圈便有機會將魚又插進去。

不過我一定要將它拉得貼近，他想。不要碰它的頭，一定要插進它的心。

「把繩子多用勁，老頭，」他說。

繞下一個圈的時候魚背也露出了水面，不過離船還是太遠。再繞一個圈還是太遠，不過背又露高了一點。老人相信只要再收進一點釣繩，便可以將它拉到船邊了。

他早已將魚叉準備好，聯接着的繩索放在圓盤裡，一端和船頭的繩柱緊緊。

魚正對着船遊過來，沉着端毅，只有大尾巴在擺動着。老人用盡全身力量拉扯，魚身歪斜了一下，又擺正了，開始繞下一個圈。

「我拉動了它，」老人說。「我剛才拉動了它。」

他又覺得昏眩，不過還是盡力拉緊那條大魚。我拉動了它，他想。也許這次我可以將它拉過來了。拉吧，手，他想。站穩了，腳，替我挺下去，頭，替我挺下去。你不會辜負我的。這次我要將它拉過來。

還沒有等魚遊過來，他便開始竭盡他的力量拉。才拉過來一點，魚又擺正了，繼續遊開去。

「魚，」老人說道：「魚，橫堅你是死定了的，難道一定也得果死我。」

這樣沒有用的，他想。他的嘴太乾了，說不出話來，現在又抽不出手取水。這次我一定要將它拉過來，他想，我也再支持不了幾圈了。是的，你可以支持的，他對自己說，你可以永遠支持下去。

下一個圈他差點成功了，可是魚又擺正了，慢慢地遊開去。

你在累殺我了，魚，老人在想。不過你有權這樣做，我從不曾見過比你更偉大更美麗更沉着或者更高貴的東西。來吧，來殺我吧，誰殺死誰我已經不在乎了。

現在你的腦筋又糊塗了，他想。你一定要清醒，保持清醒，像個人，或者像條魚那樣忍受着吧。

「清醒過來，頭，」他用一種差不多聽不見的聲音說道。「清醒過來。」

下兩個圈裡，還是得到同樣的結果。

我不知道，老人想。每次它都像要降服了，我不知道，不過我要再試一次。

他再試一次。將魚拉轉來的時候覺得自己快要昏厥過去。魚可又擺正了，慢慢地遊開去，龐大的尾巴在空中搖動着。

我要再試一次，老人下了決心。雖然他的手已經發軟，眼前冒出火星。

他再試一次，結果還是一樣，好，他想我要再試一次，雖然在用力再拉以前他已經覺得熬不下去了。

他忍痛將身上能够擠出的最後一絲力氣，連同業已喪失的自尊，一股腦向魚迸發。魚拉過來了，慢慢向船遊來，嘴尖差點碰到了船身，又順着船滑過去，繞着紫帶的銀白色身軀，像無窮盡的又長又寬又潤的一片。

老人放下釣繩，用脚踏住了，高高舉起魚叉，用盡他的力量，和從他的身上再行搜括出來的殘力，向鼓起來高過他的胸膛的魚鰭下面插進去。他覺得鐵叉插入了魚身，再斜着身子推進去一點，然後用着全身的力量推。

帶着致命的創傷，魚又活過來了，高高地跳出水面，顯出它那長潤的身軀，它的力量，和它的美麗。它像是掛在老人和漁艇的上面。然後它掉下來，跌入水裡，將老人和漁艇都濕了。

老人覺得頭上暈眩，眼睛也看不清楚。不過還是弄清

上打上活結，靠船網好。」

「幹活去吧，老頭，」他說，喝了一小口水。「搏鬥已經過去，剩下還有一場苦工。」

他看看天，又看看他的魚，再小心地看看太陽。大概剛過了午，他想。貿易風吹得更大。現在用不清管釣繩了，到家以後小孩會幫我絞接起來的。

「來吧，魚，」他說。可是魚却不過來，它躺在海面顫動着。是老人將船拉過去去了。

船和魚並靠著，船頭貼着魚頭。他真不敢相信它的長度。他將魚叉索從繩柱上解下來，插進魚鰓，從頭下拉出來繞上劍咀，再穿過另一邊，又繞了魚嘴一圈，打上結，在船頭的繩柱上縛緊。他割下一截繩，到船尾去套住了魚尾。魚已經從原來的銀紫色變成銀白色，現在身上的紫帶也變得和魚尾一樣，同是藍紫色了。紫帶比他伸着手指的手還要寬。它的眼睛像是滑望鏡裡的鏡片，又像巡遊行列裡的聖像一樣，超凡脫俗。

「這是唯一殺死它的辦法，」老人說。喝過水以後他覺得好多了，他的頭腦比較清醒，知道不會昏厥過去。看上去它會超過一千五百磅重，也許還要重些。假如去掉皮骨，剩下三分之二的肉，三角錢一磅，該值多少？

了魚叉上的繩索，讓它慢慢從破了皮的手上滑出去。等到他能够看清楚，魚已經在他的背後出現，銀白色的肚皮翻起來，魚叉的桿子在魚背上成一個角度突出來。海面讓它心上升出來的血染紅了，像在附近藍色的海底出現了深達一哩的魚羣。然後像一片雲彩般散淡開去。魚身泛著銀白，靜止地在波浪上浮蕩。

老人閃警着眼睛，小心地張望着，然後將魚叉繩在船頭的繩柱上繞了兩圈，將頭埋在手裡。

「讓我清醒着吧，」他貼着船頭的木板上說道。「我是一個疲創了的老人，可是我剛才殺了這條和我像是兄弟似的魚。現在我要做苦工了。」

現在我要打活結，將它套上了拖過來，他想，即使有幫手，可以將它拉上船，讓小漁艇一面進水一面岸着，還是載它不下。我得將東西準備好了，然後拖它過來縛在船旁，張起帆駛回去。

他開始拖魚，要等它靠着船旁，才可以用繩索穿過它的鰓，縛在船頭上。我要看看它，他想，還要碰碰它，撫摸它，它是我的財產，他想，不過這不是我想摸它的理由。當我第二次推動魚叉的時候，我想我摸到過它的心了，他想。現在將它拖過來吧，縛牢了它，再在它的尾巴和身

「得有一根鉛筆才可以算出來，」他說。「我的腦筋還沒有這樣清醒。可是我想偉大的狄墨吉奧今天一定會以我為傲。我沒有骨刺，不過手和背都算真的吃的吃足了苦頭。」什麼是骨刺呢，他想。也許我們都有這種病而不自知。

他將魚在靠船頭船尾和艇中間的橫座板縛緊。魚太大了，像是連上一條更大的漁艇，他又割下一段繩將魚的下顎和咀巴綁緊，使它張不開來，可以使得快些。然後他豎起桅，將舊魚釣竿上算是下桁。破舊的帆扯起來，船開始動了。他半躺在船尾，向西南駛去。

只要吹着貿易風，感着帆上的張力；用不着指南針，他便可以認清西南的方向。最好有匙鉤，放下一小段釣繩，好找些東西吃喝。可是他找不到匙鉤，沙丁又壞了，便只好用魚釣挑起一片飄浮着的黃色的海藻，抖動一回，附着的小蝦散下來有十多個，在船上蹦蹦跳跳，像是一羣沙蚤。老人用姆指和食指扯斷它們的頭，連皮帶尾嚼下去。蝦雖然小，不過營養豐富，而且很可口。

水瓶裡還有兩口水，老人吃完蝦便喝了半口。就它載負着的重量來看，小漁艇算是走得很快了。他用臂膀夾着舵桿駕駛。他只要看着魚，看着他的手，用背靠着船尾，

便可以知道一切都是眞事，並不是一個夢。和魚作着生死搏鬥最後的一段時光，他覺得如此難受，心想也許不過是一個夢。等到看見魚出了水，跳起來像是懸掛在半空，更不敢相信是事實，只是覺得奇怪。那時候他的眼光昏花，現在他又像以前一樣，可以看得很清楚了。

現在他可以看出來真的有一條魚，他的手和背也告訴他這不是夢。手會好得快些，他想，我將它洗乾淨了，海水會將它治好的。灣裡那些黑色的海水是最好的藥劑。現在我要做的是保持頭腦清醒。手已經完成它的工作，我們又順着風。它的咀閉着，尾巴僵直地上下擺動，和小漁艇很像是一雙姊妹船。他的頭開始又有一點模糊。他想，是我帶着它呢，還是它帶着我？假如是我將它拖帶在後面，便不會有這個問題了。假如魚被放在船上，全失去了生降的威風，也不成問題。可是它們縛在一起，併排着行駛。老人想，要是這樣說可以夢它高興點，那麼就算是它在帶着我走吧。我也不過是靠着計謀才贏了它，而且它本來對我也沒有惡意。

它們順着風航行着。老人將手泡在水裡，儘量保持頭腦清醒，天上高高地堆着積雲，卷雲再重疊堆砌上去。老人看着雲，知道這陣風可以吹上一整晚。他不停地看船旁

經劃下一段縛魚，因此顯得短了。

老人已經完全清醒了，充滿着信心，却少存希望。鯊魚靠近的時候，他看了那條大魚一眼。好景不長，他想，不如還是一個夢好。我不能夠阻止它啃我的魚，不過也許我可以幹掉它。馬可鯊，他想，倒你媽的霉！

鯊魚很快便逼近船尾。當它咬魚的時候，老人看見它那張大着的嘴，它那古怪的眼睛，和他衝上來牙齒像鋸齒般咬上咬去靠魚尾一大塊肉的兇態。鯊魚的頭露出水面，魚背跟着隆起。老人瞄準了鯊魚頭上兩隻眼睛中間的一根線和從鼻上往後倒過去的另一根線的交叉點，將魚叉插進去的時候，便聽到連肉帶皮從大魚身上被咬裂了的響聲。事實上並沒有那兩根線，馬可鯊藍色的頭上只有一雙大眼睛，和那對突出來無所不吞的顎床。可是那地方正是魚腦所在，老人便對準它刺上一叉。他用自己血肉模糊的手，使盡了全身力量刺下去，不存什麼希望，只是滿懷決心，一吐惡恨。

鯊魚翻過來，老人看見它的眼睛已經沒有生氣。它又翻了一個身，在繩上繞了兩圈。老人知道它已經死了，鯊魚却不肯罷休。它擺正了身，嘴已開闔着，尾巴在水面割劃，像一艘快艇般破浪遊去。它的尾巴打着水，攪得翻白

的魚，好說服自己這是一件眞事。一小時後，第一條鯊魚來襲。

鯊魚的襲擊並不是意外。魚血在一哩下的海底散開了，鯊魚便會跟着上來。它上來那麼快，又如此魯莽，以致突破了藍色的海面，出現在陽光之下。然後它又沉入水底，順着血脈向漁艇航行的方向遊過來。

有時候它迷失了腥味，不過只要再嗅到一點，它會又跟上踪，加快地追來。它是一條很大的「馬可」鯊，海上最快速的魚也不過和它的速度相等。除了那雙顎床，它的一切都是美麗的。它的背像劍魚那樣碧藍。它的肚皮是銀白色的，光滑柔美，它的身材也像劍魚。現在它遊快了，巨大的雙顎緊閉着，高突的背鰭像一把刀在水面穩定地劃過。它那雙層魚唇裡藏着向後傾斜的七行牙齒。它們長得像人的手指。尖利却如獸爪。每一顆都有老人的手指那麼長，兩邊却像剃刀樣鋒利，和一般鯊魚的金字塔形的牙齒不同。這是一種生來吞食海上一切魚類的魚，快速，強大，裝配優良，在海上再也沒有敵手。現在它嗅到更新鮮的血腥味，遊得更快了，藍色的背鰭劃破了海面。

老人看見它遊來，知道這是一條無所畏忌任作任爲的鯊魚，便準備好魚叉，綁牢了繩索在等候。魚叉的繩索已

。它的身子有四分之三露出水面。然後繩索拉緊了，抖動一下，便斷了。老人看着它在海面平靜地躺了一會，便慢慢地沉下去。

「它咬去了有四十磅肉，」老人大聲說。它還帶走了我的魚叉和繩索。現在我的魚叉淌血了，跟着又會有鯊魚來的。

魚身毀損了，他便不願意再看。鯊魚咬魚的時候，他覺得像是自己受着襲擊。

可是我將咬我的魚的鯊魚殺死了。他想，那是我所見過最大的馬可鯊。天知道我曾經見過够大的，好景不長，他想。我希望一切不過是一個夢，我沒有釣上這條魚，孤獨地睡在我的床上的報紙上面。

「可是人不是可以屈服的，」他說。「他可以被毀，他的鬥志却不能消滅。」不過我真對不起那條魚，他想。現在艱苦的時候到了，我卻連魚叉也丟了。馬可鯊算是够兇狠，够能幹，够強壯而且够聰明的了，不過我比它還要聰明。也許並不比它聰明，他想。也許只是我的裝備好。

可是我一定得想，他想到。因為那是我唯一剩下的東西了，它和棒球。偉大的狄墨吉奧對我刺入鯊魚腦這一叉會覺得怎樣呢？這算不了什麼，他想，任何人都可以做得

到的。可是你覺得我的手是不是也像腳蹠長了骨刺一樣，受着同樣的障礙？我不會知道。我的腳板從來沒有毛病，只是有一次游泳的時候踏上一條黃鰐魚，讓它刺了一下，下半截腿麻木了，帶來一陣受不了的痛苦。

「想些高興的事情吧，老頭，」他說。「現在每過一分鐘你便離家近一點了。減輕了四十磅還可以走快一點。」

他知道得很清楚，駛近海灣的時候會發生什麼事情。不過現在已經無能為力了。

「不對，還有辦法的，」他大聲地說。「我可以將刀縛在槳上。」

用臂膀夾着舵桿，腳撐住帆尾，他便照樣做了。

「現在，我還是一個老人，」他說。「不過可不是沒有武器。」

風又增強了。他平穩地航行着，看着魚的前半部，他的希望有一部份又回來了。

沒有希望是愚蠢的，他想。而且我相信還是一種罪惡。不要想到罪惡，他想，沒有罪惡就這樣已經够棘手了。而且我還沒有弄清楚罪惡的涵義。

我不清楚罪惡的涵義，我甚至不敢說信不信這件事。

的東西。打魚養活我，同時也在殺我。不，是小孩在養活我的，我不要騙了自己。

他彎下身，在鯊魚咬過的地方從魚身上撕下一塊肉，仔細咀嚼着，品味那緊密而多汁的魚肉，它的味道和牛羊肉一樣，可是並不發紅，也沒有渣滓。他知道在市場上一定可以賣出最好的價錢。現在既然沒有辦法使它的氣味不在海上散溢，艱苦的時候馬上便要面臨。

風還是吹着，却已經向東北偏了一點，這表示一時還停不了。老人向前看，却找不到任何船隻的船帆，船身和烟突上冒出的烟。大海中只有不時從船頭驚躍跳起分向左右逃遁的飛魚，和一片片的海草。他甚至看不見一隻海鳥。

他在船尾休息着，有時候從馬林魚身上撕下一點肉吃，休養他的體力。兩個鐘頭以後，他看見兩條鯊魚中的第一條。

「AY。」他大聲地叫。這個字是譯不出來的。也許一個人在壓得釘子鑽穿了他的手掌，進入木架的時候會不自禁地發出這種聲音。

「鯊鼻鯊，」他大聲說道。他看見第二條鯊魚的鰭正跟第一條的後面遊來。從那種棕黃色三角形的鰭和尾部

也許殺死這條魚算是一種罪惡。我猜即使殺死它是為了我自己的生計，為了供養許多人，也還算是罪惡吧。可是這樣說來，任何事都是罪惡了。別想罪惡了，現在想已經太晚。而且有人是拿了錢專門想這些事的，讓他們想去吧。你是天生的漁夫，就像魚生下來便是魚。聖彼得祿是一個漁夫，偉大的坎羅吉奧的父親也是一個漁夫。

可是他喜歡想和他有關連的事情，現在既然沒有書報，又沒有收音機，他便想得更多，繼續想着罪惡這件事。你不單是為了要買它的肉而活而殺死它的。他想你殺它是為了滿足你的自尊，也為了你是一個漁夫。它活著的時候你愛它，死了你還是愛它，假如你愛它，殺死它便不算罪惡了。會不會應該算是更大的罪惡呢？

「你想得太多了，老頭，」他大聲地說。

可是殺死那條馬可鯊你却很滿意，他想。它和你一樣也是靠着魚過活的。它不是那種專食死肉的賊魚，也不像別的鯊魚一樣，肆意吞食。它是美麗而高貴的，勇敢無忌。

「我殺死它是自衛，」老人大聲嚷道。「而且殺得直截了當。」

而且，他想，在某一方面看，每一樣東西都在殺其他

捕帶着的動作，他知道那是鯊鼻鯊。它們嗅到了腥味，過份的饑餓和興奮使它們蠢呆地盲目搜索，一會迷失了腥味，一會又找到了。它們已經越來越近。

老人將帆尾緊繫了，拴好舵桿，拿起了縛着刀的船槳。他只能輕輕地拿起船槳，因手已經受不了痛楚。他用手在槳上徐緩開合，讓它們鬆弛了。現在他緊握船槳，使它們耐住痛，不致於畏縮，鯊魚靠近來，他可以看見它們的扁圓像橢形的頭和尖白的圓胸鰭。它們是醜惡可恨的鯊魚，帶着惡臭，是殺手也是專食腐肉的殘貨。饑餓的時候，它們甚至連船槳船舵都會咬的。這種鯊魚會將躺在水面上睡覺的海龜手足咬去，餓慌了還會咬人，即使人身上不帶魚血和魚腥。

「AY，」老人說。「鯊鼻鯊。來吧，鯊鼻鯊。」

它們來了，可是並不是像馬可鯊那樣遊來。一條翻過身不見了，鑽入船底拉扯着魚肉，老人只覺得整個漁艇在顫動。另一條用狹小的黃眼睛看着老人，然後加快地遊過來，張開半圓的嘴對着大魚身上被咬壞的地方咬去。它那棕黃色頭上的線條明顯地露出來，背上腦袋連着脊骨的地方還有一根線。老人將槳上的刀插入線條交叉的地方。拔出來再插入它那貓眼形的黃眼睛裡。鯊魚鬆了嘴，吞下它

咬去的魚肉，沉下去死了。

漁艇還受着另一條鯊魚在船底咬咀大魚發出的震動。老人鬆了帆桁，讓船偏側了，將鯊魚露出來。看着鯊魚露了面，他彎過腰便刺下去，正碰着身上的硬皮，只能够勉強將刀插入去。這一擊不但震痛了他的手，也震痛了他的肩膀。可是鯊魚還是往上遊，很快的便露出了頭，老人等它的鼻子出了水面去咬魚的時候，再一刀刺中它那扁平的頭底正中，拔出刀來在同一地方又來一下。它的嘴已還緊咬着大魚，老人在它的左眼添上一刀，鯊魚還是不放。

「還不够嗎？」老人說，便將刀朝着鯊魚的脊骨和腦門當中插進去。這很容易的一擊，他覺得軟骨已經被他割斷。老人反過來，用槳板塞入鯊魚的嘴內攪動。鯊魚鬆開嘴沉下去的時候，他說道：「去吧，沉入海底找你的朋友去，也許它還是你的母親哩。」

老人揩淨刀，放下槳，然後縛好了帆尾的橫桁。破帆載滿了風，他又駕着漁艇航向歸程。

「它們一定咬去了四分之一的魚肉，還是最好的肉呢，」他大聲說道。「我希望這是一個夢，我並沒有釣上它。對不起，魚，每一件事都弄糟了。」他停下嘴，再不想着他的魚了。魚血已經流乾淨，現在它看來像是饒後的

銀板，條紋還是顯露着的。

「我不應該走那麼遠的，魚，」他說。「你我都不能走那麼遠。我非常抱歉。」

現在，他對自已說，去看看刀上的繩索弄斷了沒有，再去弄好你的手，因為接着還會有鯊魚來的。

「我希望這把刀可以換上一塊石頭。」老人看過藥尾縛刀的繩索，便說，「我該帶一塊石頭出來的。」你還應該帶許多東西出來，他想，可是你沒有帶，石頭。現在不是想你缺少些什麼東西的時候，想想靠着手頭的一點東西你可以做些什麼事吧。

「你給我太多忠告了，」他大聲地說。「我已經嚇膩了。」

船向前航行着。他用臂膀夾着舵桿，手泡在水裡。

「天知道最後那條魚咬去了多少，」他說。「不過它可輕多了。」他不願意想到魚被咬壞了的下半身，他知道鯊魚在船底每跳動一次，魚肉便去了一大塊。流下的血現在該在海裡誘上像公路那麼寬的一大群鯊魚了。

這條魚足夠養活一個人過多了，他想。別想這些，休息下來，弄好你的手，準備保護它剩下來的殘骸吧。和海面上現在散出去的腥臭味比較，我手上的血腥已經無關重要。

而且它們流血不多。割破了不會有什麼防碍的，流點血還可以使左手不致於再抽筋了。

我現在還可以想些什麼呢，他想到。沒有。我一定要什麼都不想，等候對付下一群鯊魚。我希望這真是一場夢，他想。可是誰說得準，也許一切可以順利度過。

先來的是一條鯊魚。假如有那麼樣一條嘴巴可以放進一個人頭的大豬，那末這條鯊魚遊過來便正和這樣的大豬走向食槽同一的情態。老人讓它咬上魚，然後將槳上的刀插入它的腦。可是鯊魚翻身時候向後抽縮了一下，刀把斷了。

老人安頓下來把舵。鯊魚慢慢地沉下去。本來他很喜欢看着鯊魚在海裡漸漸變小了沉入海底的情形，這時候，他甚至不去看它了。

「現在我還有魚鈎，」他說。「不過那沒有用。我還有兩隻船槳，舵桿和打魚棍。」

現在它們算是將我打敗了，他想。我太老了，不能將鯊魚活活打死。不過只要還有船槳舵桿和木棍，我還要盡力試試。

他又將手泡在水裡。太陽已經落得很低，前面只看得見海和天。風比以前又大了一點。他希望早些看到陸地。

「你疲乏了，老頭，」他說。「你心裡已經疲乏透了。」

直到日落的時光，才又有鯊魚來襲。

老人看見棕黃色的魚鱗順着魚血在海裡留下的腥路遊來。它們甚至沒有遂擺着追蹤搜索，它們在並排遊着，直奔漁艇。

他鬆緊了舵桿，綁好帆桁，從船尾拿起打魚棍。那是從一根折斷了的船槳鋸下來帶有手柄的那一段，大概有兩呎半長只能够用一隻手執着使用，他用右手拿牢了，曲着肘，看着鯊魚遊來。它們全是鯊魚。

我一定要讓第一條咬上魚，然後打它的鼻尖和頭頂，他想。

那兩條鯊魚遊近了。他看見靠近的一條張開牙咬入銀白的魚身，便舉高木棍，重重地打在鯊魚闊大的頭上。棍端像敲着堅韌的橡皮，不過也隱約像是碰到了堅硬的骨頭。鯊魚沉下去的時候，他又在它的鼻尖上加上一棒。

另一條鯊魚本來在附近逡巡着，現在也張大嘴遊過來了。它碰着魚闊上牙的時候，老人還看得見一塊塊魚肉從它的嘴邊跳出來。他打下去只擊中它的頭。鯊魚看着他，鬆了口，便遊開去吞食它咬下的魚肉。老人再打下去，却

只打到它身上的厚皮。

「來吧，斧鼻鯊，」老人說。「再游過來吧。」

鯊魚再游過來。老人盡可能高舉起木棍，等它咬上了魚肉的時候結實地打下去。這次他覺得碰到鯊魚的腦蓋了。他再在同一地方打了一下，鯊魚遲鈍地撕下一塊肉，沉下去。

老人等着它們再上來，可是都不見了。然後他看見一條鯊魚在水面打轉，却找不到另一條的踪跡。

我不敢說可以打死它們，他想。年輕的時候，我可以做到的。可是我將它們打傷了，任何一條都不會覺得好過的。要是有一根棒，可以用上兩隻手，我一定會打死第一條鯊魚的，即使是現在。

他不想再看他的魚了，他知道已經毀了一半。他和鯊魚搏鬥的時候，太陽已經入海。

「快天黑了，」他說。「天黑以後該看到哈瓦那的燈光。假如我太偏東了，便會看到那些新海灘的燈光。」

現在離岸不會太遠了，他想。我希望不會有人太惱掛着我。自然只有孩子是關心我的，不過我相信他一定有信心。那些老漁夫也會掛念我，還會有許多人，我住在一個好村莊裡。

拾 櫻

他躺在船尾，把着舵，等候天上出現岸上燈火的折光。我還有半條魚，他想。也許我够運氣將前半條魚帶回去。我總該走一點運的。不，他說。你出海太遠，運氣已經走了。

「別太傻了，」他說。「醒着把舵吧，也許你會碰上好運的。」

「假如有地方可以買得到運氣，我真想去買一點。」他說

拿什麼去買呢？他問自己道。我可以用失去了的魚叉，折斷了的刀和一双破手去買嗎？

「也許，」他說。「你試過想用在海上的八十四天去買的，他們還差點買給你了。」

我一定不要胡思亂想，他想道。命運是千變萬化的，誰會認識它呢？隨便他們開什麼價，我總得買一點。我希望能夠看到燈火的光，他想。我希望太多了，不過那是我現在希望着的東西。他設法弄舒服點來把舵，由身上受着痛苦，他知道自己並沒有死。

晚上差不多十點鐘的時候他才看見城裡燈火的折光。因為它們比較月亮出現得早，最初還不大看得清楚。現在它們照亮了半邊海面，風更大了，可以看到波濤在拍擊。

他不能夠對魚說話了，因為魚已經殘破不全。突然他有了主意。

「半魚，」他說。「你本來是整魚的。對不起。我出海太遠，將你我都毀了。可是我們殺死了許多鯊魚，你和我。還打壞了許多。你曾經殺死多少條鯊魚了，老魚？你頭上的劍嘴不是白長的。」

他喜歡想那條魚，要是它活着，會怎樣對付鯊魚呢？我應該將它的劍嘴割下來打鯊魚的，他想。可是我沒有斧頭，也沒有刀。

可是假如我有，綁在槳柄上該是多好的武器。這樣我們便可以合力打鯊魚了。要是晚上它們來了，你怎麼辦呢？你能够怎麼辦？

「打它們，」他說。「只要活着，我還得打。」

海上已經漆黑一片，四週却看不到燈光。只有風在伴隨着老人安穩地航行。他覺得也許他已經死了。他將兩隻手放在一起，摸着手掌。它們還沒有死，只要將手擡動，便可以感到痛苦。他將背靠着船尾，他的肩膀便會告訴他自己並沒有死。

我曾經許下願，捕到魚要唸禱告的，他想。不過我太疲倦了，現在還不能夠唸。最好還是將布袋拿來蓋着肩膀

他朝着燈光駛去，想着不久便可以進入內灣了。

現在一切都過去了，他想。鯊魚也許還會來。可是在黑夜裡，又沒有武器，一個人能够做些什麼呢？

他四肢僵硬，混身酸痛。入晚海上峭寒，使他的傷口和身上發痛的地方更難受。我希望用不着再打了，他想。希望不再打便是一種過份的希望。

午夜的時候他又打上了，這次他知道是一場無望的搏鬥。它們成群的來，他只看見魚鰭在水面劃下的線，和鯊魚在撲上來咬魚的時候身上閃露的磷光。他打着魚頭，聽着魚嘴咬噬的聲音。漁艇還因為它們在底下搶食而搖動。他拚命對他能够感受到和聽到聲音的地方打去，然後覺得有什麼東西扯着，將木棍拖走了。

他將舵桿從船舵上扯下來，雙手握着，一再的打下去。可是現在連船頭也有了鯊魚，它們零星地成群地先後撲過來，將在海底下發光的魚肉一片片地撕走。

最後一條鯊魚游過來咬魚頭，他知道一切都完了。鯊魚咬着魚頭的硬塊，一時扯不下來，他將舵桿一連串向鯊魚頭打去。他聽到舵桿折斷的聲音，便將剩下的一節刺過去。桿上有了戳進肉的感覺，他知道桿頭還是尖的，便一再的用力推。鯊魚鬆開嘴，翻過身滾開去了。這是最後來

的一條鯊魚，已經再沒有魚肉去餵它們了。
老人已經喘不過氣來，嘴巴裡還覺得有些奇怪的東西，甜，而帶着紫銅的味道。雖然不多，却使他也害怕了一會。

他將嘴裡的東西向海裡唾去，說道：「吃下去吧，饑餓。做夢去算你已經殺死一個老人了。」

他知道他終於還是無可救藥地打敗了。他回到船尾，發現剩下的半截舵桿還可以嵌入船舵的長鏢內使用。他將布袋圍好肩膀，再將漁艇把正了航線。他沒有思想，也沒有感覺，只像是一付空虛的軀壳。船已經很輕了，他盡可能保持沉靜，將它駛入港去。黑夜裡還有鯊魚來啃魚骨，像有些人會在餐桌上檢食麵包屑一樣。老人不管它們，也不管任何事情，只是集中注意力把舵。他只感覺到，現在漁艇沒有載重，駛起來又是多麼輕快。

它還是完好的，他想。它沒有毀壞，也沒有損失。除了這根舵桿，不過這會很容易弄好的。

他可以感覺到已經進入內灣了，還可以看見海岸一帶灘頭上建築物的燈光。他知道現在到了什麼地方，很容易便可以找到回家的路了。

無論如何，風還是我們的朋友，他想。然後又加上一

他就背着船桅坐着，看着眼前的路。一隻貓從路的另一邊走過，老人看看它，然後又看看路。

終於他放下船桅站起來，又拿起船桅扛在肩上，走上大路。在路上坐下休息五次以後，他才走到家門。

在茅屋裡，他將船桅靠牆放下了，黑暗中摸索到水瓶喝了一口水。然後他躺在床上，將毯子蓋過他的肩背和腿。他臉部朝下，睡在報紙上面，兩手伸直，掌心朝天。

小孩早上在門外張望的時候，他已經熟睡了。風已經刮得很大，帶有漂網的漁船都不能出海。小孩起來了，便像過去每天早晨一樣跑到老人的茅屋來。小孩看見老人還有氣息，再看到他的手，便開始哭泣。他靜靜地走出去弄咖啡。在路上他一邊走着，一邊哭號。

許多漁夫圍着老人的漁艇，看縛在船旁的魚骨。水裡站着一個人，捲起褲管，用繩子在量度魚骨的長度。

小孩沒有跑下去，他已經去看過了。有一個漁夫在替他看守漁艇。

「他怎麼樣了？」一個漁夫嘆道。

「在睡覺」小孩叫道。他們都看到他在哭泣，不過他不在乎。「別讓人驚吵他。」

「從鼻子到尾巴，有十八呎長，」那個量魚的漁夫叫

句，有時候是。大海也是我們的朋友，也是我們的仇敵。還有床，他想。床是我的朋友，我只要床，他想。床是偉大的，打過敗仗以後，你便會覺得它的舒服，他想。我還不知道它有多麼舒服哩。也不知道是什麼東西打敗了你，他想。

「沒有什麼東西，」他大聲說道。「是我出海太遠了。」

當他駛進小漁港的時候，平台飯店的燈光已滅。他知道大家都已入睡了。風不歇地加大，現在已經在呼呼地吹刮。港內還是平靜的，他將船駛離石岩下那一片沙灘地。沒有人來幫忙，他只好將船盡力推離了岸，然後走出來，將船在石上繫牢。

他卸下桅，捲上帆，縛好了便肩着船桅開始扒上去。直到這個時候他才知道自己疲乏的程度。他停了一會，回過頭去，從街燈散照過來的微光裡還可以看見那條魚的大尾巴在船後面豎起來。他看見嘴光了露出來像一條白線的魚脊骨，魚頭是一塊黑團，伸出來一支劍嘴，魚頭魚尾之間，一切都給人一種赤裸裸的感覺。

他又開步扒上去。到頂上他揮了一交，船桅壓在他的肩上。他躺了一些時候，試着想站起來，可是又支撐不住。

道。

「我相信，」小孩說。

他走進平台飯店，要一罐咖啡。

「要熱的，多放奶油和糖。」

「還要些什麼嗎？」

「不要了，過一回我再看看他能够吃些什麼。」

「好大的魚，」飯店老闆說。「從來沒有那麼大的魚。」

昨天你捕到的兩條也很好。」

「去我的魚吧！」小孩說道，他又開始哭了。

「你也要點喝的嗎？」老闆問。

「不要了，」小孩說。「告訴他們不要去打攪聖地亞哥。我等一會再回來。」

「替我向他們問好。」

「謝謝你，」小孩說。

小孩提著熱咖啡回到老人的茅屋，坐在他旁邊，等候他醒來。有一次看來好像他要醒了，可是又進入沉睡。小孩出去借了點火柴回來，好將咖啡烘熱。

老人終於睡醒了。

「不要坐起來，」小孩說。「喝這個吧。」他倒一點

咖啡到杯子裡。

老人接過來喝了。

「它們打敗我了，」他說。「它們真的打敗我了。」

「它沒有打敗你。不是那條魚。」

「不是它。真的，那是釣上它以後的事。」

「彼特列古在看守船和漁具。魚頭你打算怎麼樣處置？」

「讓彼特列古拿去剝碎了做魚陷。」

「劍嘴呢？」

「假如你要，你可以將它拿走。」

「我要，」小孩說。「現在我們要計劃別的事了。」

「他們搜尋我嗎？」

「自然，還出動了海岸巡防部隊和飛機。」

「在的大海裡這艘小漁艇是難得發現的，」老人說。現在有人在一起談話，用不着對着自己和海洋自言自語，又是多麼快樂。「我還念着，」他說。「你捉到些什麼？」

「第一天一條，第二天一條，第三天兩條。」

「很不錯。」

「現在我們又要一起釣魚了。」

「不，我的運氣不好。我再不會有好運氣了。」

可以發我一切的事情。你吃了多少苦？」

「太多了。」

「我去將吃的和報紙帶來，」小孩說。「好好地休息，老頭。我到藥店去弄點藥來給你敷手。」

「別忘了告訴彼特列古魚頭是他的。」

「我不會忘記。」

小孩出了門，走到鋪着珊瑚石的路上，他又哭了。

那天下午，平台飯店來了一群遊客。東風在港外掀起一片巨浪。一個婦人向海外看去，在水上空啤酒罐和死梭魚堆裡見到一根發白的長魚骨，帶着一個大尾巴隨着波浪在擺動。

「那是什麼？」婦人指着它向一個侍者問道。那條大魚的脊骨現在不過是丟棄了的垃圾，在等候波浪將它送出海去。

「鯊魚，」侍者說。他想解釋剛才發生的事情。

「我不知道鯊魚會有這樣漂亮好看的尾巴。」

「我也不知道，」她的男伴說。

大路的另一端，老人在茅屋內又熟睡了。他還是臉部朝下的睡着，小孩在旁邊看守。老人在夢到他的獅子。

（完）

「去他的運氣吧，」小孩說。「我會將運氣帶來的。」

「你家裡怎麼說呢？」

「我不管。昨天我捉到兩條。可是我們現在要一起釣了。我還有許多事情要學。」

「我們一定要找到一根好刺牙，隨時帶在船上。牙尖你可以用老福特車的一片彈簧葉子做。我們可以將它拿到關那巴古去磨。要磨尖了，不要浮火，不然便容易折斷的。」

「我的刀已經斷了。」

「我會再去找一把刀。將彈簧片磨好。要捱幾天大風呢？」

「也許三天，也許再長些。」

「一切我會辦好的，」小孩說。「好好養息你的手，老頭。」

「我知道怎麼治它們。晚上我吐出一點奇怪的東西，還覺得胸部什麼地方斷了。」

「將那個也養好吧，」小孩說。「躺下來，老頭。我替你把乾淨襯衣拿來，還去弄點吃的。」

「帶點我出去這幾天的報紙來，」老人說。

「你一定得快點好了，因為我還有許多要學的，你也」

拾穗月刊 第三十四期 四十二年二月一日出版

發行者 中國石油公司高雄煉油廠
總進分會拾穗出版社

編輯者 拾穗出版社

印刷所 高雄煉油廠印刷工場

訂閱 半年六期 十八元
全年十二期 三十六元

零售 新臺幣 四元
美金 三角
港幣 壹元伍角

經銷處——全省各大書店及報攤

本刊於三十九年五月一日創始發行

雪萊詩選

雪萊原著
荻 譯

雲

從海洋川流挹取水珠，
爲黑濁的繁卉灑上清露；
又爲午夢方酣的枝葉扶疏，
漫撒下陰影來作庇護；
日影中有花朵曼舞，
胸前抱持着搖曳的蓓蕾，
是吾翼下凝滴的甘露，
催起它們沈沈母體的倚偎。
冷電凝集是我在小試鋒鏑，
足下的綠野被變換了顏色，
看暴雨由空崩騰而降，
隆隆的是我底笑聲格架。

偉岸的松林受着了驚恐，
正慄慄地訴出哀怨；
我又把篩碎了的雪片，
將地上的山峯層層鋪遍，
當我在夜風環抱中沉睡時，
它們正是我潔白舒適的枕墊。
巖穴中被幽禁的風雷，
在掙扎又在怒喊；
我居處高空的絕頂，
坐着我底響導名喚閃電。
他導引我悠閒的行蹤，
蹈遍海洋與大地底上空。

這裡是原野遼闊，
那裡是河流縱橫；
捱過了懸崖絕壁，
聽到了溪水琤琮；
深紫色的海底，
有女妖向他逗弄風情；
他夢想在山間泉下，
能獲親心愛的女神。
天色展開蔚藍的笑靨，
由我去盡情陶醉，
却突然被他驚醒，
看他把雨點向下狂傾。
血紅的赤鳥從東方升起，
撒展開熾熱的毛羽，
光芒射上我底風帆，
晨星已向黯淡中隱去。
我彷彿地震後一座危岩，
嶙峋錯落地在空中堆起；

又彷彿天上一頭靈鷲，
舒展它金黃的一双巨翅；
當夕陽半墮的時候，
海上有寧靜的氣味在彌漫，
從穹窿極處的天宮內，
放下了絳色的一重華幔。
我收起了舒張的羽翼，
回去築在空間的巢穴，
如抱卵的白禽一般，
恬靜地在那裏憩息。

我笑看他們如一夥流螢，
在夜空中馳逐奔競。
我弛張夜風鼓起的帳幕，
任條條光柱向下照臨，
湖沼海洋都已杳無聲息，
處處被蒙上一層月色淒清。

風雷雨齊唱起得勝之歌，
天際長虹炫耀着五色繽紛，
我與麾下行過了這凱旋之門。
上空的日球迸射出彩絲萬道，
潮潤的大地也隨着鼓舞歡欣。

天上姮娥是人間仰望的皓月，
一身縞素越顯出光明澄澈。
夜半微風鋪開了我底毛氈，
待印上她滑步輕盈的足跡。
祇天使才能聞見的覺音，
掀動我帷帳的尖頂，
她擎着許多小星星，
閃閃地在她身後倏現倏隱。

我爲口神底寶座繫上赤練，
却將珠簾掩住月后底華蓋；
我慶幸地上沉寂的火山，
看星光不住地升沉流轉；
從這一海角到那一海角，
狂風爲我掀起了大轟轟；
高懸在暴怒的海面上，
我爲它建起一座棚屋，
群山宛如它底根根支柱，
遮斷了陽光底被覆。
我征服了太空中的一切，
座後鎮着霹靂的戰俘。

我是地和水孕育的掌珠，
也是太虛喜愛的寵兒。
在海和岸之間往來出沒，
善變的生命永也不會絕滅。
雨後晴空呈現一片清淨，
祇日色與氣流支起了蔚藍穹頂，
我含笑看自己率爾遁形，
但不久又從幽邃中冉冉上升，
如嬰兒脫離了母體，
如古墓突現的幽靈，
又收拾起一幅煙霞奇景。



金星牌

漆 磁 漆 噴 漆 油

香蕉水 凡立水

金星油漆噴漆製造廠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興寧街八巷八號

電話二三八〇六號

七佛里德利奇 黎善嶺風景

佛里德利奇 (Kasper David Friedrich 1774-1840) 是十九世作中德國最傑出的風景畫家。他善於對自然界的景物，作純客觀的描述，把一切細節，都纖細不遺地徹底表達出來，從他的風景畫中，我們可以看到有寫實主義的傾向，以及北方的浪漫的精神。他那清透緻密的作品，是對於表現主義的一種反動，而與日後在德國抬頭的新實在傾向相關連。我們從新實在主義畫家的作品中，可以看出，受他影響之處不少，從這一點，不難證明出佛里德利奇的偉大來。



是佛里德利奇三十八歲（一八一二）述的，是連綿起伏的重疊疊嶂中間蝕過的花崗岩塊陰陰，漫開着高山木，山巔奇聳的，是木葉盡落的枯樹殘枝，山谷間瀾佈着濃濃冷霧，滿幅的岫烟，使觀此畫者有「雲臥衣袂冷」的感覺。

八、柯樂：「仙女之

跳舞

柯樂 (Jean Camille Corot 1796—1875) 是法國的風景畫家，生於巴黎，幼時入呢布業習藝，深覺與個性相違，乃決心改習繪畫，其先師畫於密夏隆 (Michallon)，密死後轉授貝丁 (Victor Bertin) 門下。一八二五年，赴意大利，專攻古代名家傑作，並隨意大利的美妙景色，來培養其想像力。其後卜居於巴黎，但一八三五年及一八四三年時，曾重遊意大利，並曾遊歷英國、瑞士諸地，他的畫幅價格極昂，但柯樂並不以金錢爲意。他秉性純厚，的畫幅價格極昂，但柯樂並不以金錢爲意。他秉性純厚，朋友如有需求，每傾囊相助，他的早期作品，顯然受古典畫派影響頗深，運筆愜細密緻，作畫精確謹嚴，其技巧精湛，非他人所及，此時期所作風景常繪以仙女，益增縹緲出世之感。自一八四三年遊意歸來後，始改絃易轍，走出戶外，在巴比松等田野外作畫，是爲「巴比松畫派」。他的名作有「仙女之跳舞」、「佩春琪」(Paysage)、「夕暮」、「渡墟」，「基督受洗」等。

在柯樂的若干代表作中，最負盛名的一幅，就是這裏選刊的「仙女之跳舞」。這畫幅描寫一群仙女，在拂曉的森林中，以爲太陽的歸來而喜極欲狂，婆娑起舞。這裏我們看到有隨風搖曳的樹葉的灰綠色調，和婀娜多姿的仙女們的水晶雪膚相映，遠方開展的平野上有迷濛的輕霧在瀰漫，四隅更有一股平且味爽之氣沁入人心脾，整個畫幅，如夢如詩，如鈞天妙響，如塵外清音。柯樂畫作的優美，於此可見一斑。此畫現藏巴黎羅浮美術館中。



最佳
滑機油

●供應各
種品質最
優之煤油
產品歷八
十餘年



美孚公司

STANDARD-VACUUM OIL COMPANY

台灣省台北市 重慶南路一段一號

電話：四七三八

振豐木行

檜 杉 楠
木 木 木

台北市中正東路二段十五號

內政部內警台誌字五〇號登記證准許發行
中華郵政認爲第一種新聞紙類登記證二二二號



SINCLAIR

辛克力

創立 1888 年
ESTABLISHED

請 用

恐 龍 牌

各 種 機 油

能	延	長	機	械	壽	命
能	提	高	潤	滑	效	率
能	減	少	修	理	費	用
能	增	加	生	產	力	量

太 平 洋 煤 油 行

地址：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二十五號

電話：五一二九號

本期售價新台幣四元正